民國叢書

第三編

·72·

歷史·地理類

印尼社會發展概觀

王任叔著

二十世紀之南洋

丘守愚著

上海書店

印尼社會發展概觀

王任叔著

新世紀叢刊

印尼社會發展概觀

基本定價國幣三十圓
•外埠酌加郵運費•

著者　王任叔

發行人　徐伯昕

發行所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弄四號
香港皇后大道中五四號
星加坡吉寧街四〇號A

經售處　各大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初版

(158)S.·1—1000

目錄

第一章 緒言

——略論戰後印尼問題的重要——

如果按照列寧的說法：『帝國主義時期，是社會革命的前夜。』『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那麼我們似乎可以這樣理解：『帝國主義階段，是世界資本主義轉向世界社會主義的突變階段。』

但我們還須加以說明：這一突變，並不是像一般事物的突變，是短時期的。因爲這一突變本質上，是人類私有社會轉向公有社會去的突變。人類私有社會，自奴隸制社會開始至資本制社會爲止，幾乎有二千多年的歷史。在這一歷史過程中，自有它的突變階段，即自奴隸制變爲封建制，又自封建制變爲資本制。但整個過程用來對那社會主義的變革；那依然可以看作爲私有制的量的變化，是漸變過程。而漸變歷程的悠長，也決定突變歷程的長期性。同時，以全人類社會的規模來說，歐美已經發展到私有社會的頂點——資本主義社會。但在非亞兩洲，若干地區，還保原始公社的殘餘。因之，我們所謂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突變，——質的變化，也祇能指那在世界規模中的主導經濟因素而言。其副次的經濟因素，正如金屬中自有它雜質一樣。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後，資本主義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資本主義從內部爆發了矛盾。一九一四年便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其間產生了資本主義的對立物——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了。戰後世界發展的規律是第一，資本主義對立

物社會主義，把握了帝國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首先在蘇聯一國範圍內予以建成了。其次，資本主義各國內革命的局部爆發再次，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建成，國際聯盟成立了，再次資本主義從殖民地榨取中獲得再穩定有一度的上昇。再次，殖民地革命廣泛展開和被壓制。再次，資本主義接連的發生了經濟恐慌，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光榮勝利，遙遙相對。最後，終於在一九三一年爆發了九一八事變，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先聲。而世界大戰又從東方蔓延到歐洲，轉過來又從歐洲擴大到太平洋。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結束，即首先由歐洲德國的被擊潰，最後到日本的投降。

這一發展完全是適合歷史的法則性的，馬克思主義者早已主觀地把握了這一客觀的規律，反法西斯鬥爭的勝利是拿住了帝國主義最主要的一個環節，聯合一切力量首先予以粉碎，以便粉碎帝國主義的全體；史太林在戰略戰術中的原理，應用在這一客觀的歷史，展開了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爭的鬥爭，鬥爭便以此勝利了。

然而，帝國主義的環節並沒有全部粉碎。那麽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歷史規律，是否仍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一樣呢？我們從現實的情況來加以分析，證明歷史將決不重走過去的輪轍。若干的『回歸性』自然存在，但它必然向更高一個階段發展去的。

這現實的情況，用粗線條予以鉤勒，是這樣的：

第一，戰後的美國是無比强大了。它將所有世界資本主義的力量，都集中於一身。它造成了金元王國獨佔世界的形勢。但資本主義世界中的所有一切的矛盾，也集中于它一身。它不但有國內的階級矛盾，而且它也要担受了英國國內的階級矛盾，因爲英國的經濟已經成爲美國的附庸。它不但有對它自身的殖民地和附屬國的矛盾，而且也要担任了和它資本相結合的各國之對殖民地和附屬國的矛盾。而它又和社會主義國家及新民主主義國家形成極大的矛盾。

第二：戰後的蘇聯也是無比的强大了。它可能很迅速恢復戰時損失的生產力。戰後第一個五年計劃，已在指出蘇聯的生產將可超過戰前和任何一國的生產。這說明它現在已突破了一國社會主義建成的歷史規律，而變爲社會主義的廣域發展的歷史規律了。即在當前在歐洲已經建立了强大的屬於社會主義範疇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的經濟的友軍。這種以國家資本主義的建立和鞏固爲目標的新民主主義，正是和蘇聯新經濟政策時期的建設一樣。若照史太林的說法，那是社會主義經濟因素和資本主義經濟因素，在相互競爭中轉向社會主義去的階段；作爲這競爭的決定勝利的槓杆，便是重要生產工具的國有（土地、鑛產、銀行、交通及重工業等）和人民代表會議——或稱一院制——的集權。在歐洲，大體上說，將是趨向這一方面發展的。即使個別國家內偶然由於英美的資本進攻，發生『回歸性』的狀態，（例如法國）但不能阻止歐洲這一基本形勢的發展，若要在那里建立强大的反社會主義的陣線，那是沒落者的空想而已。

第三，在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的反帝鬥爭，比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是更大規模的全面展開了。那些民族的人民大衆的覺醒程度，比從前要高到不知多少倍；鬥爭的物質條件，也充分得不知多少。從日本法西斯和從帝國主義手中得來的武裝，已足夠殖民地人民支持一個時期的武裝抗爭。按照帝國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恢復其繁榮的規律，大半有賴於對殖民地的剝削。此次戰後，帝國主義能否穩定並恢復其繁榮，也要看半殖民地殖民地民族的獨立鬥爭的趨向如何。遠東爲戰後世界的重心，歷史又在指出這一個法則。

但再從現實的另一側面看：帝國主義國家要穩定其資本主義的世界統治，已改變過去的策略了。過去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和附屬國，不僅是資本輸出，而且佔領其土地，榨取其勞動力，採取一種非常明顯的奴役制度。此後帝國主義將運用其巨大的金融資本，扶植各殖民地國家的大資產階級，並將其資本與那些國家資產階級的資本相互結合起來，成爲一體。而

在政治形式上，則可允許其保有國家獨立姿態。印度菲律濱的所謂獨立，便是這一種意義上的獨立。（印度在戰爭中印度人的資本和英國的資本，在產業上已經成爲不可分解的一體。(一)在菲律濱美國的投資，一向是銀行資本佔第一位，工業資本次之，農業資本則很少。(二)而中國，今天正在這一意義上，將淪爲美國的獨占殖民地。美國正以中國爲獨佔的金融市場而進行侵略。印尼獨立鬥爭的出現，是否將沿着這一路線前進，即是否將經過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相聯合而建立其獨立的民族國家的路線前進呢？或者，有它另一個道路，這對於印度和中國人民大衆的反帝鬥爭，是有極大的影響的。

從以上這種粗線條的看法：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說：

所謂帝國主義向社會主義的突變，大約也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社會主義從資本主義的胞胎內生長，而形成爲資本主義所包圍，但終於突圍而出，成爲和資本主義勢均力敵的對抗的力量。這是資本主義的進攻階段，社會主義的防守階段。第二個階段，在全世界規模裏，資本主義及其附屬勢力，和社會主義及其附屬勢力，展開了拉据戰式的鬥爭；這就是相持階段。在社會主義方面，則採取防禦攻勢。而這里作爲社會主義決定勝利的因素的主觀努力方面，是反帝反資本獨佔的民族民主鬥爭的廣泛的展開和社會主義的生產飛躍的前進。客觀的條件，是存在於資本主義本身不可克服的矛盾

(一) 關於印英資本的聯合，密勒氏評論報有一篇非常正確的論文，即英國對印度經濟的新企圖。他的結論說：目前英國的經濟界對印度經濟發展的言論，都堅持需要一個獨立强有力的印度中央政府，這就是說，通過一個歸入英國統治範圍內的或者祇是跟英國保持密切聯繫的印度國家，才可以使英國在印度市場上的優勢能繼續下去。

(二) 曾見日人著的關於菲律濱研究一書，現因書名作者都忘了。不能舉出這數字。

——即生產社會化與生產品的私人佔有的矛盾，將引來它經濟的恐慌與蕭條。祇有經過上述主觀的努力與客觀條件的成熟，那才可以達到第三階段，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取進攻包圍的形勢。

今天遠東各民族反帝反資本獨佔的民族民主鬥爭之主觀努力程度如何，將可以決定能否阻止資本主義為挽救其經濟危機而發動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今日的迷識，將造成明日人類的慘酷的命運。遠東的三大民族，中國，印度，印尼，將成為今後世界和平與戰爭的奠基石，那並不是誇大的斷語。

因為，中國的問題是避免獨佔殖民地化的命運，展開對獨佔侵略資本，和官僚地主資本相互結合的反動頑固陣線底鬥爭。而代替它以國家資本民族資本之發展，去解放農民底土地的束縛，實行經濟民主化政策，建立各革命階層聯盟專政的民主政治。

印度的問題，如果名義上獲得獨立，將是從反大資產階級獨裁的鬥爭中來完成其澈底的反帝任務；而代替它以工農民主革命。英帝國主義和國大派的反動頑固分子，及出賣農民利益的回教聯盟某些分子，將是印度人民鬥爭的主要的對象。

印尼的問題是，要澈頭澈尾的完成一個反國際帝國主義的鬥爭。它的鬥爭的對象，不但是荷蘭帝國主義，而且是由荷蘭帝國主義作為中心而結合着的英美澳各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反帝鬥爭的勝利的成功，也就是印尼的民族革命與社會革命之相繼完成。印尼的反帝鬥爭，是今後世界頗為重要的一環。成功與失敗有關於人類和平與戰爭的命運，那怕不是過份的話。

維辛斯基在聯合國大會上說，印尼問題有關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當荷蘭被派為調解荷印的英國特使去莫斯科向史

太林辭行的時候，史太林輕描談寫地說：『上帝呵！你竟負担了這樣重大而困難的工作。』印尼問題的重要與複雜，在這二位的發言中已可概見了，但在中國似乎還很少有人注意到它。這使我不得不過着來草草寫這一册書。即使我的研究尚未成熟，一切的看法，也未必正確；但爲了它是有關於人類的命運的事業，便不揣冒昧與譾陋，姑且嘗試一下了。

第二章 印尼社會的簡描

第一節 印尼的自然地理

要明白印尼社會的結構及其性質，我們首先得從其地理環境與歷史發展二方面入手。關於地理環境方面，日本帝國主義的學者們下了很多的工夫來研究，而且出版了不少書籍。太平洋戰爭以前滿鐵會社曾出版過不少南洋研究叢書；太平戰爭以後這一方面的出版，更加增多了。所謂『興亞協會』『興亞經濟研究所』以及政府出版機關，幾乎都有各種各樣的關於南洋問題的出版物。不論它的觀點怎樣，但裏面正有很多材料可給我們的參考。我們在這里對於這一方面的敘述，想予以簡略。（但擬根據它若干材料，從我們自己的觀點加以分析。）我們在這里祇摘錄蘇聯維特威爾所著的世界經濟地理中一段，來顯示它的一般。

那書中是把印度支那和東印度羣島併作一章來敘述的。它的原文如下。

『印度支那半島是由亞細亞大陸東南的突出部分所構成的。（在中國的南海與孟加拉灣之間。）由它分出了窄而長的馬來半島，如同人手向南伸展着。這是亞細亞大陸的南部邊界，但不是亞細亞的末端。亞細亞的末端是在窄狹（七〇至八〇公里）的馬來半島以後的，叫做東印度羣島，別名馬來羣島。是地球上最破碎的部分，世界上大小羣島最大的堆集。

這種有着海峽迷途的宏大的海島世界，以及它們的內海，聯絡着兩個大陸，——亞細亞和澳大利亞，——並且分開了兩個大洋，——太平洋和印度洋。這里有如下的島嶼：大巽達羣島（蘇門答臘，爪哇，婆羅洲，西里伯斯）小巽達羣島，摩鹿加羣島，及菲律濱羣島。大島新幾內亞，自己的西部，隣接東印度羣島，它又和澳大利亞密地聯絡着。

政治上，整個東印度羣島和印度支那的大部分，是由大不列顛，法國，荷蘭，及美國的殖民地所構成。（在帝摩爾島上，葡萄牙有不大的領地。）只有印度支那半島上的暹邏是半獨立國，一部分處在英國勢力下；一部分處在法國勢力下。暹邏的面積有五十一萬八千平方公里，居民一千二百萬，京城在盤谷。

大不列顛的殖民地（加入在英屬的印度的構成中的緬甸除外）是馬來半島的南部，馬來聯邦和海峽殖民地以及婆羅洲島的北部。㊀牠們面積三十三萬一千平方公里，居民有五百二十萬。英國領有地最重要中心——新嘉坡，有五十一萬五千居民，位在鄰近馬來海峽到中國南部的出路那沿岸的海島上。

法屬有印度支那半島的東部——法屬印度支那，是幾個保護地（最重要是東京和安南）及交趾支那殖民地所組成的。面積有七十三萬七千平方公里，居民有二千一百五十萬人，中心是河內（東京）㊁

㊀舊日英分馬來半島爲馬來聯邦。及馬來屬邦。前者包括霹靂 Perak 雪蘭莪 Silangor，森美蘭 Sembilan，彭亨 Pahang。後者包括柔佛 Johore，吉礁 Kedah，玻璃市 Paris，吉蘭丹 Kelantang，丁加奴 Tinkan。後者土侯有若干封建權利。另有海峽殖民地，爲新嘉坡 Singapore，檳榔嶼 Penang，馬六甲 Malaka。現在英國白皮書，則除新嘉坡與婆羅洲北部外，一律改爲馬來聯邦。但本質上則是爲的統一管理，使馬來亞更殖民地化的。

在荷蘭東印度羣島裏，有大巽達羣島（婆羅洲北部除外）小巽達羣島（帝摩爾一部分除外）摩鹿加羣島及新幾內亞的西部總面積有一百九十萬平方公里，居民有六千一百萬人。而荷蘭領有地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有主要城市巴達維亞（居民四十四萬）的爪哇島。

美屬菲律濱羣島面積有二十九萬六千平方公里，居民一千三百萬人，主要城市是呂宋島上的馬尼拉。

正如上述，印度支那和東印度羣島，全體形成殖民地國家的巨大集團。牠們的總面積（緬甸不計在內）有三百八十萬平方公里。居民有一萬萬一千三百萬人。

印度支那的北部，幾乎都是多山的。山脈從北伸展到南方。其間有深奧的河流盆地（主要的河流是湄公河薩爾溫江，伊洛瓦底河二後者在緬甸）向南山脈分散了。河流的盆地擴大了，並且變成廣闊的平原。有冲積層土壤，有些地方變成沼澤，且容易浸水。

東印度羣島的地平面，是羣山和沿岸平原的結合。最有力的山區，在婆羅洲（直到四千一百七十五公尺高度）有

● 舊法屬越南（即印度支那）分五區，即交趾支那，東浦寨，東京，安南，老撾。大戰後安南已宣佈獨立，且得法國承認。安南一方面參加越南聯邦，另一方面參加法國聯邦。安南革命領導者胡志民氏正與法國擬訂條約，並擬爭取把交趾支那歸於安南去。

● 現在印尼人都自稱有七千島。而爪哇即佔五千五百島。大概依一九三〇年統計而推算，未必確實。爪哇人口的密度，每一平方千米三百三十人，爲世界第一位。

許多火山也有熄滅了的，也有活動的，常有地震。火山的崩裂，在爪哇及其他許多的島嶼上，形成高度肥沃的土壤㊀。

印度支那和菲列賓的北部，位在熱帶氣候性的區域裏。幾乎整個東印度羣島都位在赤道下的氣候地帶，均等地酷熱，而且一般是最潮濕的，（赤道恰好是把東印度羣島半中的切開）季候風的影響也使入了這里。牠在赤道地帶創出了不相應的乾燥的及潮濕的周期對比，對於農作，常因雨水量不規則性，而惹起危險但像英屬印度那樣的慘的乾旱事實上卻沒有看到。有許多河流，在季候風的雨水期，是強有力地擴大了的，成了灌溉及水力的強大的來源，無論在印度羣島或印度支那除去高山區域以外，都是豐盛的熱帶植物佔優勢，㊁在森林裏有許多高貴的樹類。很大的幅員，爲溫熱氣候的沼澤的叢林所佔去。

地下的富源極多，主要有錫，（在馬來半島及其他海島㊂）還有石油，（最多是蘇門答臘及婆羅洲）石煤鐵等。

關於這種地理上的概括，把印度支那和東印度聯起來看，那是自然經濟條件的相同有不可能分割之勢。印尼的老革命家丹馬六甲在他『巴里』（Pari）小冊子中裏把這些區域創造了一個名詞叫做『亞細利亞』（Aslia）他說：

㊀ 據達爾文同時的英國生物學家華萊斯考察，印尼火山山脈，橫穿蘇門答臘至爪哇又至小巽達峇里龍目之間經向西里伯斯羣島。至今蘇島馬達山的火山還是活的。

㊁ 東印度羣島馳名世界，即爲香料。如胡椒，肉荳蔻，丁香，桂皮等。此項出產以摩鹿哥羣島爲最多，故人有以此島名爲香料之島。
現在印尼最大的出口爲樹膠，甘比，甘門嬉及椰子等。

㊂ 此種島嶼即爲蘇門答臘南部近海的勿里洞及彭加。彼處中國人從事礦工勞動者最多。

『亞細利亞這個名詞是我們創造的。是亞細亞和澳大利亞兩個名詞的聯合。』

「亞細利亞這名詞，包括緬甸暹邏安南菲律濱馬來亞直到爪哇蘇門答臘婆羅洲西里伯斯摩鹿哥羣島小巽達羣島，最後到熱帶的澳洲。這里所謂澳洲，是其全面積的三分之一。是與三分之一的白人的澳洲和三分之一的沙漠分開的。現在歐洲人住的澳洲，是英國移來的犯人後裔的住區。這正和美洲的歐洲人移民一樣，在不斷的向外戰爭中消滅了或多或少澳洲原住民族。整個白澳，約佔全澳三分之一，約三百萬方里。在黑暗時代，歷史尚未用文字記載下來的時候，根據科學家的研究，亞細亞印度尼西亞和澳大利亞是連成一個的。同樣，那幾萬澳洲土人區域，那時還是游牧民族。他們的血統，也有混在我們印尼人身裏。熱帶的澳洲白種人不能繁殖，而在溫帶的澳洲南部他們却能夠繁殖。印度尼西亞和澳洲除上述共同點外，還有更重要的共同點。這重要的共同點，也和緬甸暹邏安南馬來亞北婆羅洲以及最後到菲律濱一樣，整個亞細利亞是處在同一的熱帶氣候，而且爲有名的季節風所控制的。……從一個世紀到一個世紀，所謂印度尼西亞——這個亞細利亞中許多民族的成員，事實上它那使用的生產工具，經濟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愛和平富感情）希望與理想相互間都沒有多大差別。換句話說，整個亞細利亞都有各部分生活的共同點。這次大戰以後的世界，它們之間是需要聯合與合作的。』

同時，據德國人種學者伯斯登(Bastain)的考察，所謂印度尼西亞民族，從生理構造的特徵說，那還散住在印尼以外的各島。西自馬達加斯加，北向菲律濱，並分佈到台灣。馬來亞不容說了，它和蘇門答臘直到今天還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印尼之在亞細利亞——我們姑且採用丹馬六甲的名詞——地理及其經濟之自然條件有不可分割的情形，已於上述可見一般。在我們對於印尼社會的考察，還是以舊荷屬東印度的範圍爲限，而有時則不得不涉及馬來亞。馬來亞和印尼

的分割，那是在英荷帝國主義分贓下造成的。

除上述地理環境及經濟之自然條件外，我們其次要研究的便是：

一，印尼前殖民地時期的社會；

二，荷蘭統治下的印尼社會；

三，印尼社會的結構以及其民族運動諸問題。

這裏，我們想儘可能依據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來加以分析。我們抱憾的是，我們的材料及學識還不十分充足，特別是關於歷史方面的材料。

第二節　印尼社會的一般

一•荷蘭：侵入是印尼社會的分水嶺

在馬克思資本論裏，關於資本主義的所謂原始積蓄，曾有如下的論斷：

『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美洲土著居民之被剿滅，被奴隸化，被埋於鑛坑內部；東印度的征服與掠奪之開始；非洲之被轉化為商業的黑人獵奪市場——這等等事實都表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這些牧歌的過程，就是原始積蓄的主要要素。緊隨此等過程而起的，是歐洲諸國以地球為舞台而展開的商業戰。那種商業戰，是以尼德蘭對西班牙的叛亂而開始，在英國及那各黨戰爭中爭取得廣大的範圍，並在對中國的鴉片戰爭中繼續向前進的。』㊀

荷蘭自對西班牙的叛亂以後，也就在印尼各地排擠了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勢力；而英國於對法國的戰爭中，又佔領了印尼的爪哇，代替了荷蘭人的統治（十九世紀二十年代）。這一段話的說明，是印尼成爲資本主義原始積蓄的重要條件，同時印尼的歷史的命運又在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掠奪中而被決定的。同樣的意義是，資本主義以印尼作爲其構成的一部分，而撑起了脊梁，而現在怕也要它自己作爲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而埋葬資本主義。

但荷蘭是怎樣進行對印尼的掠奪呢？馬克思還有如下的叙述：

「關於基督教的殖民制度，有一位專門研究基督教的威廉霍特（W. Howitt）曾說「世界各地所有所謂基督教人種，他們對於他們所能征服的一切種族所加的殘酷與暴行，非世界史上任何時代，任何兇猛，任何無教育，無情無恥的人種殘酷暴行，所可比擬。」荷蘭是十七世紀資本制度的標準國，它的殖民地經營歷史「展示了一幅極度無信義，賄賂虐殺卑劣的圖畫。」最有特徵的是荷蘭人爲要獲得在爪哇使用的奴隸，竟在西里伯斯島實施一種盗人的制度。(System des men chendiebstehler) 它爲此目的，訓練一批盗人的人。盗賊通譯者，販賣業者，是這種營業上的代理人，土著的王侯，是主要的販賣者。被盗來的青年人，在準備好用奴隸船送出以前，都是拘禁在西里伯斯島的祕密監獄中。政府曾在一件報告中說：「例如馬加薩爾這個城市，就充滿祕密監獄；最可怕的事實之一，就是那里充滿在貪慾與暴虐中犧牲的不幸者，他們被強制地與家人分離，並繫以鐵鍊。」荷蘭人爲要獲得馬六甲市，曾賄賂葡萄牙總督。一六四一年總督允許他們進入市內，他們立即衝進總督公署，爲節省二萬一千七百七十五磅的賄金，而把他殺

● 見讀書出版社版資本論第一卷下六四一頁

掠了。他們足跡所至，隨卽發生荒廢與人口消滅的現象。爪哇的本鳩汪吉（Banjoewangi）地方在一七五〇年，居民達八萬以上，至一八二〇年不過留下八千人，這實在是稱心的商業啊！』●

印尼在荷蘭這樣商品掠奪之下，自然促成了它社會的內部的變革，那是無疑的。我們把荷蘭的侵入，看作是印尼社會變革的分水嶺，便根據於此。

依照我個人的考察，印尼社會沒有像人類社會史一般發展的階段：原始共產制、奴隸制、封建制、資本制、——這樣一定階段的發展。它在每一次發展中，總成爲各種制度的混合體。正如我們通常所謂『殖民地社會，』那便是外來資本主義統治下的奴隸制社會一樣。印尼整個歷史，是一幅血淚寫成的一連串的異族侵略史，外來的封建統治促成它原始共產社會的解體，而建立了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農業共同社會——一種變相的奴隸制；而資本主義侵入以後，則又轉入了另一種變相的奴隸制。在上引馬克思叙述中『土著的王侯是奴隸的主要的販賣者，』便是說明了這一種秘密。因之我們爲概括起見，把十七世紀初頭，荷蘭侵入印尼土地以前稱爲前殖民地社會時期，以後稱爲殖民地社會時期。我們在這兩個時期中，來考察它細微的發展的痕跡，覺得也是一樁很有趣味的工作。（特別是在民族學上及古代社會研究上，印尼各民族的歷史，實在可提供很豐富的材料，但本編却不想在這一方面入手。）

二、一個理解印尼社會的鎖匙

● 見前述同書六四一——四二頁

要理解印尼社會，必須理解所謂「亞細亞生產方法的典型」，卽印度農業共同社會的形態。關於亞細亞生產方法的爭論，已經引起過中國和蘇聯學術界極大的興趣。後來似乎已得到結論，那是一種變種的奴隸社會。但這種變種的奴隸社會是怎樣形成的，我不知道有人加以說明過沒有。而我從印尼社會的考察中，似乎覺得是異族的侵入成爲它主要的因素。這且待以後予以例證。現在我們要明白的，那所謂印度的農業共同社會到底是怎樣的呢？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論到關於分工與製造業的時候，曾經有如下的描寫：

「太古的狹小的印度共同社會，有一部分還繼續存在到現在。這種社會的基礎，是土地共有，農業與手工業的直接混合，固定的分工。其分工，在一個新共同社會成立時，還是當作一定的計劃和設計來實施的。每個共同社會佔有一百英畝至一千英畝的面積，各成爲自足的生產體。生產物的主要部分，是用來滿足共同社會自身的直接需要，不是當作商品。所以生產本身也和印度社會全境以商品交換爲媒介的分工毫無關係。轉化爲商品的，祇是生產物過剩部分，但就在這過剩部分中也還有一部分，到國家手裏，才轉化爲商品。在印度自不可記憶的時代起，就有一定量生產物必須當作實物地租，而流入國家手裏。這種共同社會形態，在印度是隨地不同的。在最單純的形態上，土地是共同耕作的，生產物則在社會成員之間分配。同時，每一個家庭都紡績織布，以此等爲家族副業。在這個從事同種工作的大衆之外，我們還發現一個以一身兼任審判官警察官收稅官三種職務的「要人」；一個記帳員，他紀錄農業的一切收支並登記與此有關的各種事項；一個官吏，他處罰犯人，保護從他村來的旅客，並引導他到鄰村去；一個邊界巡查，他巡查邊界，防止鄰村的侵入；一個運水員，他爲灌溉的目的從公共貯水池把水分配到各處；一個婆羅門僧，他司理宗教的一切儀式；一個教師，他在沙地上教兒童讀書寫字；一個司曆僧，他以占星師資格，通告什麼時候適宜或不適宜播種與收穫，以

及其他各種農業工作，一個鐵匠，和一個木匠，他們製造並修理各種農具；一個陶工，他製造村民所使用的各種容器；一個理髮匠，一個洗衣工人，一個銀匠，有些地方還有一個詩人，在共同社會內他的地位是代替銀匠或代替教師。此十數人，由共同社會全體出費維持，若人口增加，則在未經佔有的土地上照樣成立新的共同社會。共同社會的機構指示了一種計劃的分工，但製造業的分工在那里却是不可能的，因為鐵匠木匠等人的市場是不變的，至多在共同社會範圍擴大時，由一個鐵匠一個陶工增加為二個三個。共同社會分工所依於調節的法則，在這裏是像自然法則一樣，且不可抵抗的權力發生作用。像鐵匠那樣的特殊手工業者，則以相傳的方法，在自己工作場的內部，不承認任何統制的權力，獨立進行專屬於自己的一切工作。這種自足的共同社會，是不斷的以同一的形態再生產；如偶然被破壞，也在同一地點以同一名稱再現出來。但其單純生產組織却給了我們解決一個祕謎的鑰匙。由此我們可以說明為什麼亞細亞諸國不斷解散，不絕重建，王朝也不絕變更，但亞細亞諸社會，却毫無變化，社會經濟基本要素的結構，不因政治風雲的襲來，受絲毫影響。』

同時在上述『這種自足的共同社會……如偶然被破壞也會在同一地點以同一名稱再現出來』的附註中，馬克思引了一段萊佛士（Thomas Stanfor Reffles）所著的爪哇史的話說：

『在這種單純的形態下，……該國居民不知生活了多少年代，村的限界，是很少改變的；雖有時被損壞了，或被戰爭飢饉疫病破壞了，但同一名稱，同一村界，同一利害關係，甚至同一家族，常常保存數百年之久。居民對於王國的解體

❶ 前述資本論第一卷（上）二八七—二八八頁。

或分裂，沒有任何概念；只要村能保持完整，他們絕不問自己所屬的村是隸屬在何種權力之下的，是受那一個君主支配的。其內部經濟是保持不變的。』

這可證明當萊佛士在一八一一年總督爪哇時，還看見過爪哇這一種農村共同體社會。而之後，却正是萊佛士在爪哇實佈了土地買賣與土地貨幣稅則，使爪哇的社會開始在實質上起了一度變化。

其實就全印尼來說：在婆羅洲達耶克（Dajak）民族居住區域，至今尚部分保存原始公社的形態。在蘇門答臘東海岸區，在一九〇〇年之前，還有不少地方保存農村共同社會的形態。如馬達(Batak)民族聚居區，特別是馬達卡羅(Batak Caro)中國人稱爲馬達山一帶的，據一位荷蘭學者⊖指出它那農村共同社會的解體是日里(Deli)農園開闢以後，棉蘭(Medan)成爲一個都市，去馬達山的公路打通了，貨幣經濟伸入該區而開始的。公路帶來了貨幣，農村共同體社會便被分解了。

但那位作者所描寫的農業公社，還不同於馬克思所描寫的。它還是原始共產社會的後期狀態，即氏族社會的狀態。它由若干家族建立一個農村。每一家族居住在一所大屋子中，約六家或八家。屋子的構造極爲簡單，左右二列，分隔成若干房間，中留一弄，各家夫婦佔居一個房間。另有不分隔的廊屋，設在大屋之後側，爲未成丁之男所居住，或住於議事廳中。另有小屋爲未婚之女子所居住。大屋外有穀倉。村中土地公有。每一家有自備之生產工具，共同耕種，而將種植所得，按丁平均分配。

⊖ 我曾在一册英文中看到從荷文雜誌上譯過來一篇文字，那正是一九四三年六七月間，我潛居棉蘭參加反法西斯工作，研究印尼問題。九月二十日日本大行檢舉，書籍寄大地書店全部遭受沒收。故作者名字業已忘却，原文亦不能記憶。

各家族共推一村長（Panghoeloe）主持村中司法及分配事宜，及對外交涉事件。罪犯並無獄室，將巨木鑿孔，置定其中，予以銷住，放之於村中集會的曠場上。❶兩村之間發生糾紛，則由兩村長於一定的會場上，召集村民共同討論審議。如兩方意見不決，即宣佈戰爭，各村各舉納督（Daloe）相互殘殺……這是完全原始氏族公社制的形態。直到五六十年後的今天在生產上已改爲小農制，土地由於過去的分領，變爲私有，而村中生活方式，却依然保持農村共同體的殘餘形態。據考察過馬達卡羅鄉村的人說：一村中有五六個或七八個的家族聚居，或者還更多。村的四周圍以竹牆，如城堞一般，四角均備大竹桶，儲水其中，作消防之用。村的出入口有大門一，邊門二。大門用大柱頂住，非大節日，不輕易開門。居民多從邊門出入，且有值更巡哨的人。正如中國古時所謂『守望相助』的情形。若依照不久的過去的情形，馬達族的『拉迦』（Radja 土王的稱呼）大抵管轄若干村莊，徵收一定的租稅，及地方司法事宜。每一拉迦區，有若干小市鎮，而各村莊都各自爲政的。我們從這情形中，可以推想到原始農業公社，轉變爲一封建土王下的農業公社——所謂變種的奴隸制的情形。

但我在蘇東拉拉斯大園坵旁邊一個破落的農村中所調查得到的❷則又有另一種奴隸制形態。

我住的是不上六十家農家的小村落，那是被園坵圍地時撇下的一角，過去鄉村的面貌是絲毫不存在了。村中村長舊爲王族，現在則是荒草與原生林的地主。據他陳述他父王時代，有比現在更大的土地。土地是屬於王族的。每到種植的時節，村民都來爲王族耕種。王族供給食宿。收穫以後，種植的人，可從收穫中分得一定的口糧。那些村民似乎沒有自己的經濟

❶ 此種家屋模型及原來型具尙保存於棉蘭博物館，惜今已焚去無遺了。

❷ 我在逃避日本人的追捕時匿居於此。

權利完全是過着奴隸生活。之後，農園開闢了，招請苦力。他們的奴隸爲農園所招收，便都逃完了。王族的生活便立刻衰敗下來。現有的土地，也成爲荒蕪了。另有一位七十歲的端古魯（Tocan Goeroe）❶識亞拉伯文。他說，五十多年前，那里若有外村人入境，即被捕獲，當作俘虜。或爲了吃，或送到市外去賣換鴉片，村長和那位端古魯都曾吃過人肉。他們都認爲胸脯肉爲最美味。在這些叙述中，又分明可以看出原始共產制向奴隸制轉變的形態。這種社會形態，現在不存在了。自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開始大農場設立以來，都一掃而光了。它們現在已成爲垂死的小農生產的社會形態了。

但在百年前或五六十年前，在蘇門答臘，還存在着兩種社會形態。第一種是聯省式的封建制，那是出現在蘇門答臘北部亞齊的。據印尼歷史作者說❷『亞齊國家分爲若干區（Lceak）每一區有一烏拉巴侖（Oeleebalang）握最大權力。在烏拉巴侖管理區內，又分若干小區。每一小區設蒙正（Mcekin）只依孟（Imeum）爲首長。依孟在以前不過爲一回教學者，是回教寺中的牧師。但這時（指一八七三年前後）已不再是管理宗教事件，而是成爲烏拉巴侖地方政府的代表了。烏拉巴侖指揮若干蒙正，直接頒發命令。每一烏拉巴侖約有五至七個蒙正。

『在大亞齊，即亞齊北部，有若干烏拉巴侖聯合成一起，名爲薩奇（Sagi 或譯方國）薩奇的首長，名爲薩奇大統領（Panglima Sagi）

『烏拉巴侖們或拉迦駐居於港鎮。他們叫做德古（Teuko）拉迦則稱爲東姑（Toeankoe）❸但拉迦並無實際權

❶ 即老先生的意思。

❷ Sadjarah Indonesia 的作者爲 Za[illegible]eddin Saleh 與 Anwardusky。

力，而烏拉巴侖則有極大權力」

這種社會的政治機構，也曾盛行於馬來亞的柔佛。因爲亞齊曾有一時與柔佛有密切的關係。但這裏有一非常值得注意一點。卽烏拉巴侖與蘇丹是從回教寺中的牧師，轉變爲地方政府的首長的。亞齊從十三世紀起，卽有回教傳入。最初回教徒深入鄉村，建立教堂，宣傳教義。之後，卽奪取了地方政權。將王國下農村共同社會的實權，操在回教徒的手裏。回教徒不否定過去皇國的統治，但削去了帝皇權力。而回教徒所以能如此組織這社會，一由於王國與農村沒有實際上經濟與政治的連系（除納稅以外，全是天高皇帝遠的。）二由於回教徒藉此聯合了鄉村，得以進行他商業的輸出入。所以各烏拉巴侖都住在港口。他們的烏拉巴侖區，就如商業的公司組織。在這種組織中，實在顯示了亞拉伯商人與土著聯合起來的侵略與剝削的形態。

另一種社會組織形態，却充分表現出以地方自治爲基礎的封建王國。這便是蘇門答臘西海岸米南加堡（Minang kabau）的社會組織形態❶。據加爵（L. Dataek Toemanggoeng Gadang）在一小册子中說：

---

❿ Teuko 有貴族的意思。Toeankoe 照巫文意思爲『我的老爺』，亦爲貴族。

❶ Minang 爲勝利　Kabau 爲牛。據傳當十一世紀前後，爪哇馬來王族爲爪哇馬迦巴葉所擊敗，退至蘇西從，又與馬迦巴葉追兵作戰，以雙方死傷太多，約定以牛戰決勝負。馬迦巴葉驅母牛出鬪，而馬來王則驅一大羣小牛。小牛見大母牛，卽擁入母牛腹下吸乳，母牛靜靜不動，卽告失敗。故名其地曰牛之勝利。但據我們觀察，該地印度教必早已傳入，牛耕已爲該社會主要生產方式。

『在古代,米囊加婆的部落,有自己的政府組織;卽它們自己管理政治,自己修睦鄉鄰,一切以習慣法原理進行。所以一部落的利益均歸其部落的成員。』

『依照習慣法,政權操在每一部落會議,或部落聯合會議。會議議員爲各部落之彭古魯(Panghoeloe 首長)之集合。此種會議,決定一切法令,施行於各部落。』

『誰如果被選爲彭古魯或王(Sjah 回教的王的尊稱)則必須按照一切現行法規行事。(卽如分肉分菜都需公平做到,)但大權則在會議中,不能任意決定什麽。在會議時不能竊竊私議,卽使重要人物,也是一樣。』

『會議首長必選擧彭古魯或議員中有名望有豐富經驗與智識而又年長者充任之。但其權力僅在於會議的領導,並非卽爲部落之首長。會議完了,其權力卽行取消。如會議要另選他人爲首長,不能加以阻止。事實上可說每一次會議,總另選一首長。』

這里,可見各首長集合的會議,爲最高立法機關,而各部落的彭古魯又爲行政首長,而彭古魯則又是人民選擧的。它是一種古代民主政治的形式。其中最大的特點,卽將立法行政合而爲一。有近於農村蘇維埃制度。

但這並不是說,這種人民會議之上,並沒有王國。王國依然存在,不過和這種部落祇有若干賦稅關係。這種部落不過作爲一法人單位似的去供應王國的要求。有如一個巨大的奴隸供王國要求而已。而它的內部依然可以發揚它民主精神,有時且可聯合共同抵抗暴政。

以上這種種雜多的社會形態,從低級的到高級的,都一貫着農村共同社會的基本法則。理解印尼社會的特質,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鎖匙。

第三章　前殖民地時期印尼社會

第一節　印尼社會的二階段

按照印尼的歷史來看，在一八七〇年以前，卽荷蘭沒有採取自由政策，獎勵國際資本投資開闢農業種植場以前，統一的印尼是不存在的。自十七世紀開始到十八世紀末，所謂東印度公司時代，荷蘭僅進行着商業的掠奪工作。在個別公司設立區域，有它政治管理和軍事鎮壓。但大半印尼的土地都在印尼蘇丹（Soeltan回教王國的王帝稱號）和拉迦統治之下，而且是各自爲政，相互爭奪，不相聯屬的。同時，那時荷蘭商業掠奪的範圍，比後來東印度區域爲廣，新嘉坡，馬六甲以至錫蘭都囊括在他的勢力下。直到一八一六年英荷協定訂定了，那才劃定「東印度」這一個區域範圍。十九世紀開始，荷蘭在印尼組織殖民地政府，主要着力於爪哇，馬都拉區，名之爲內領。外領各島僅設若干累昔丁（Residen）卽州長，或康拉羅（Control）卽縣長而已。其職務等於稅務司或領事。主要民政事宜，都交給當地王侯。（所謂土侯自治區）所以英荷協定不過是荷蘭宣佈了對東印度區域內的土地佔領，和軍事掠奪而已。印尼社會一直到二十世紀初期，還有不少地方保持其原始公社形態者，就因爲這個緣故。

但不論如何，荷蘭一登上印尼土地以後，商品經濟的觸角，像蜘網似的，以爪哇爲中心，伸展到各地，而使印尼境內各個部落社會，或急或緩，或深或淺地起了變化了。以荷蘭未入侵前，作爲印尼前殖民地社會時期來加以考察，這以後，作爲殖民

地社會來考察，還是有它妥當性的吧。

第二節　印尼民族的來源及其散佈情形

據一般歷史家的記載：印尼的爪哇境內，在幾萬年以前就有人類存在。爪哇人猿的頭蓋骨的出土，便是一個明證。但今日印尼境內的民族，已非此項人猿的遺裔。紀元前一千年，在印尼境內已有二種民族出現了。那便是尼格羅德（Negroide或譯小黑人）和韋特（Wedda）。這兩種民族可能是從前印度來的，不是最古的原住民族。這兩種民族現今已消滅了。但在馬來亞霹靂山地一帶，還有幾千的尼格羅德人。而在印尼境內，或者和後來民族混了血統，或者爲戰爭與自然的災難而消滅了。直到了紀元前五世紀，東南亞洲發生了一次民族大遷移事情；原因不明，或者是有別一民族向南方進攻，❶使住居於交趾支那柬浦寨及安南的民族不得不從原住地遠度到海外各地。這一民族移遷經過相當久時間，最後散佈到許多島嶼上定居下來，不僅散佈在現在印尼各島上，而且散佈到馬達加斯加，馬來亞半島，菲律賓，台灣以及澳大利亞。所以現在印尼民族，主要是後印度來的。而人種學家和歷史家所以稱他們爲印度尼西亞，即爲印度羣島的居民的意思。希臘文「Indos」即是「印度」，「Nesos」即是「島」，Indonisia 即爲上述兩字的連寫。但印尼民族是從後印度搬移而來的論斷，並非依據於書籍或碑石的紀載，而是依據兩民族的語言根源的相同，文化生活的相同，畜牧種植的方法的相同以及部落組

❶ 曾經見到日本人的考證，安南民族是從浙江紹興一帶搬遷過來；時間大約在晉南北朝以前的時候。這或者與這事無關，姑誌之以存疑。

織，宗教信仰的相同。這由於兩民族間的膚色，骨相，頭髮，眼目和習俗禮儀，都有相同之處。但按照社會科學的觀點來說，凡是社會形態處在同一階段的各民族，那生活習俗及生產方法有普遍的共同性，以此來論定民族的來源，並不可靠。即從人種學的觀點，以膚色骨相來追溯民族的來源，則因處在同一自然的環境下，那人們生理發展也會因適應程度而同一化，祇有語言的根語相同，是較爲可靠的證據。但今日的印尼語，正有不少梵文摻雜。由於印度的宗教，遍及於東南亞洲各地，印度語或已改變了其民族的原來語言。所以要從文字確實來斷定印尼民族是後印度搬來的，還未必十分可靠。

又據歷史家指出，這些民族，並非搬至一處固定安居下來，而是成羣結隊，有的沿海住下，有的深入山嶺，沼澤及腹地紛紛散佈到各島去的。但據我們的考察，印尼民族，恐非全自後印度搬來。以蘇島爲例：沿東海一帶大都住居馬來民族，亞齊及巨港沿海等地民族，大都使用馬來語，米囊加姆的語言，雖有變音，但同是馬來語系。而在蘇門答臘東部及其中部高地，又多爲馬達民族。其語言，照今日情形看來，雖然有一部分混合；而大部分則並非是同語根的。❶據我們推察，印尼境內，本有原住民存在，外來民族侵入後，便將沿海住民趕入內地或山林一帶。其後又相互混血。馬達族的語言，還保有它本來的語根。所以後印度移民時期，怕也是印尼民族和原住民族在各處發生過生存競爭的戰爭時期。

我們再從印尼現有各民族間的不同來看，而斷定印尼民族是從一個地方遷來的，還覺不妥。但今天問題的重要性，不

---

❶ 我們可以隨便舉幾個例如「失掉」「不見」印尼語——即馬來語爲 Hilang，而馬達語則爲 Mags，病 Sakit，而馬達語爲 Mae'，齒 Teloer，馬達語爲 Pira。但馬來人侵入後，馬來語在馬達語中亦有出現，如刀，馬來語爲 Pisau，馬達語爲 Piso。戰爭 Perang-porang 等就祇是音節的變化了。

在於民族的起源，而在於印尼民族到了今天，有沒有統一的特徵了呢？民族的統一的特徵是：一，有共同的語言文字；二，有共同的經濟生活；三，有共同的領土；四，有共同的社會心理狀態。印尼民族今天是否具有了這些統一的特徵了呢？關於這我們將在以後論及，這里還不能馬上提出結論。

第三節　印度人燃起了印尼歷史的曙光

在印尼的歷史中，印度人給予印尼的勞績，是不可蔑視的。印度人燃起了印尼歷史的曙光。但也把印尼的社會轉入到奴隸制社會。人類社會從原始共產制進入到奴隸制，是一件大事業，一項大進步；那是誰也不可否認的。印度人在印尼是完成了這一件工作任務。

我們考察印尼的歷史，不能不以爪哇，其次是蘇門答臘作為標幟。爪哇在紀元之前，據說，早已有印度的和中國的商船往來了。這由於地理的接近，那是推想而得的。但無論如何，印尼還有一種東西在吸引這兩國商船的到來。台敢爾（Dr. E. F. F. Douwes Dekker.）❶在他印尼歷史大綱中有一段說：

「經過了好多年代，氏族終於變成了大的民族。許多情況，都有進步，如商業貿易。這時我們的祖先，不再是物物交

❶ Douwes Dekker 是印尼萊勃（Lebak）的助理府尹。他曾以（Maltatuli）之假名描寫爪哇强迫種植制之殘酷的小說，聞名於世。而强迫種植制之取消，該書頗有力量。但在本世紀初期，近代民族運動起來的時候，也有一個同名的荷印籍人，曾發起過英秃靈黨，這一歷史的作者，怕是那寫小說的子孫。

換了。因爲已經知道使用「錢幣」。這就是鉛片上面雕着神像，皇帝像，或村莊。獸角，象牙，鉛錫，金子等等，已被作爲經營的東西。象牙和金子是從蘇門答臘來的，龜殼是從帝摩爾來的，因爲那時人們已經善於航海了。

『之後，爪哇的居民爲世所知了，因爲他們能淘煉金屬鑛物。許多金子與銀子出售到域外去。外人就把爪哇叫做『黃金之島』我們祖國本來早聞名於印度斯坦。因此有許多印度斯坦人到爪哇來經商。亞拉伯和埃及紀元前也已知道我們祖國的名字，首先因爲我國的土產輸出：如胡椒，香料和穀子。我國又從馬鹿哥得到丁香，肉荳蔻，肉桂。我國從此在世界上地位一世紀一世紀的重要了。

『外國把我國叫做爪哇。這一名稱實際上是外國商人所改稱的。約在第一世紀中葉，有希臘人叫伯多來摩斯（Ptolemeus）是伊斯甘特拉（埃及）的地理學家。據他意見：東方有一個島，有許多金子。島的都城叫做『彼叨城』❶那島的西邊對着一條細長的海峽。關於這種地理學智識，並不確實。祇不過從商人口中聽到我國名字而已。他所指的海峽，或係巽達。爪哇島被稱爲迦白第烏（Jabadiou）這名又改爲『爪哇第韋伯』（Jawadwipa）（印度語）。第韋伯是國度、島、和土地的意思（梵文）。『爪哇第韋伯』便是『爪哇國』。但據歐洲地理學家指出 Djawa 意義是稷（Djelai）。印度人是把稻看作是稷一類的。但在此間 Djawa 和 djelai 有不同意義。我們的祖先把我國叫爪哇，那是："Negeri Hjang" 或 "Negeri Djang" 意思是說『天選之國』『神之國』。古代有許多人給自己國度用這名字

---

❶ 『彼叨城』恐係今日馬來亞的甯䇹，是產錫區。海峽或係指馬六甲海峽。據記載，金子出自蘇門答臘。故其所指並非爪哇。或係將馬來亞蘇門答臘與爪哇併爲一區而言。

的。還有叫我們『伯利痕』(Priangan) 的『伯利痕』從『伯拉揚痕』(Parahjangan) 轉變出來的。(或者叫 Parwahyangan, Poerwahjangan) 意思是『神之國』(Negeri Hjang) 直到今天，我們的祖宗還常常說到 "Ejang, Yang, Jang, Djang, Tjang" 等等的名字。或者從前爪哇叫做 Noesa Kendeng 意思或者是『有限之國』(Batas negeri) ❶但以後此名已失傳了。因此便從 Parahjangan 改為 Priangan 因為 Hjang 是被人喜愛的，叫做『生命之稷』或『稷』(Djelai hidoep atan Djelai) 的。又從這叫法轉變為『稷萊國』(Negeri Djelai) 和『爪哇國』(Negeri Jawa) 了。』

在以上的引文中，印尼被世人所知的，是因為它有豐富的出產。金、錫、象牙、犀角、龜殼，以及稻稷。而爪哇的得名又在於稻稷。這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三點：第一，在古代的印尼❷種植稻稷的農業，在爪哇已存在了。第二，那時鑄鐵業，在上面敘述中似乎還不能斷定，但淘金和溶錫的技術，已經存在了。第三，交換已逐漸從物物交換部分轉變用金屬或象牙之類作媒介物了，這是否說爪哇社會已經入於封建制社會了呢？但這里有三個象徵，却是說明它還是農村公社制的社會。其一，作為交換媒介物的鉛片，上面刻的是神和村莊的形象，雖然說也有皇帝像的。但以村莊作為鉛片的印記。顯然是農村公社的證明。而且所謂皇帝——拉迦，就是保留在現在馬達鄉村中，它的管轄區不會比我國一個鄉區來的大。其二，在農村公社時代，一般是部落社會，它的『國境』是相互劃分得並不大的。所以爪哇過去是叫做『有限之國。』

❶ Batas 原義為限界，故譯為有限之國。稻田的區劃亦叫 Batas。

❷ 台戢爾的歷史，以紀元十一世紀以前劃作印尼的古代，十一世紀以後為中古。以下則未見續作了。

此外還可以作爲旁證的：其一，是那時候印尼還沒有自己的文字。其二，是鑄鐵業似乎在十世紀前後開始才有。固然，在二世紀開始，印度人已經改進了印尼的農業生產，或許鐵器已經使用了（如刀、犂、鋤等。）但這怕多半是外來的輸入品。

但台敢爾將印尼史以十一世紀以前期爲古代，是不妥的。據我們的考察，二世紀前，印度沒有在印尼建立王國以前，是處於原始共產制時期。這是印尼的黑暗時期。到印尼人建立王國以後至五世紀前後，印度人第一次出現的王國衰微了爲止，那是原始公社的氏族社會時期。直至六世紀前後，西利維迦耶王國出現於蘇門答臘的巴拉灣（巨港。）馬帶拉姆王國出現於爪哇中部吉都之北，印尼社會便逐漸轉入於農業共同社會的奴隸制了。這時候，奴隸制還因爪哇人的代替印度人的統治開闢了東爪哇孫陀王國而更擴大與深化了。之後，又在辛哥薩利王朝，馬迦巴葉王朝的更迭，奴隸制之上的封建王國竟擴大到全個印尼的區域。錢幣的出現，可能是在印度人第二次建立王國之時，而鑄鐵業的出現，則在孫陀王國建立的時候。因爲孫陀王國的建立者爲摩波孫陀（Mpoe Sendok）Mpoe 在爪哇語中是鐵匠的意思，Sendok 是杓子，鐵杓子已在那時使用，那是並不足奇的。因爲印度人已帶來鐵器。但據台敢爾考證 Mpoe 一字古代的意義爲 Kepala kongsi 即『公司頭領，』還可說是 Kenekmojang『老祖宗』因之，我們可以推想：他是鑄鐵業的一個師傅。他以某種因緣得建立自己的國家——奴隸主的國家。這推想怕是合理的吧。

但當印度人未侵入之時，印尼社會的生產工具，據那作者說，大都用的是石器。有石刀、石箭、和石斧（至今住在巴布亞上部的人，還使用石斧砍樹鑿船。）但也有錫鏃的箭頭。原始農業和畜牧業已經出現了。不過因爲印尼是熱帶的羣島之國，怕僅有一個很長的時期停留於採集經濟和漁獵經濟的情況下。宗教自然還是活物論的，（animisme）但已有某種定型的宗教觀念。這就是靈魂之說，普遍發生於各個氏族之間。據台敢爾的描述，在他們之間，首先能以靈魂之說，解釋人生現

象的，那便成了這一集團（Soekoe）的首長——僧侶。●凡集團遇到必要搬移住居時，必先由僧侶作法，與魂（Roh）通語，如得允許，即爲善地，準備定居。僧侶作法時，戴假面具，象獸形，這獸名華哈那（Wahana）是魂的乘騎。作法以後，如得允許，便起新居。首先須斵一巨石，鑿成一像，全身特顯生殖器（ariari）。以此爲魂的象徵。在此他們焚香和祈禱。當魂降臨的時候，祇有僧侶可接近『天國』。所謂天國，即石像建立之處。它是一村中的聖地，村莊則圍繞它而建立起來。其間又建立一村議事堂。但每一居屋，也須雕一『魂』的偶像。因之這大石像便爲村中衆魂首長，而名之曰旦痕（Dang Hjang）到了『旦痕』的偶像崇拜已經確立，那僧侶的統治權力便更大了。於是又有賽神之戲，即『華揚』（Wajang）。華揚，後又應用於每一家族生子及建屋之時。『華揚』（影子戲）的發展，即爲原始戲劇（即Lakon）。在爪哇字中祈禱爲"Semahjang"："Semah"爲敬禮，"Hjang"，即爲『魂』（Roh）。後變爲『神』，逐漸定型化了。原始宗教，就如此成立。接着一村中集體的生活法則，也形成起來了，生活法則在印尼叫『阿大』（adat）即習慣法。但此習慣法，並非一成不變的，如有不能適用時，便提出相反的法律。於原來習慣法上，或加以修改，或加以相反的成分。故名"adat isti' adat"。adat 爲舊法，isti 爲反對，即印尼語中的 Lawan，"adat isti 'adat"，即揚棄舊法的新法，但也保留舊法的成分，生活之自然法則，

●靈魂之說與中國相同，認人身中有靈有魂。靈常住人身內不去，離去，其人即死。魂則時離人身。睡時即離去。魂主活動與發生熱力，但必須與靈相合。如邪魂入身，即發高熱而病，人死時靈與魂均離去。魂則又來宿於其孩子之身。靈即散處於宇宙之間，待機化身爲幼孩。據印尼學者 Petrus. S. L. Wardkalengkonan（—1923）研究，古人之所謂魂，常觀爲生存於生殖器中。故一切原始民族都有生殖器崇拜之風。

即含有辯證的意義在 adat isti adat 一語中已可見印尼原始共產社會的變更與新社會之產生，其次，又進而爲自然現象的理解。關於太陽、月亮、季節、狩獵時節、種植時節，也漸漸有規定了。而又以此種自經驗得來的自然現象的解釋，托之於『旦復』之指示。這樣，印尼的原始文化便萌芽了。再由生產逐漸發展，而發生部落氏族相互的戰爭。由戰爭而產生部落的民族。印尼在這個時候正將走上奴隸制社會去，而印度人便侵入了。

印度人的侵入，開始由於個別商船的往來，停居於若干印尼各島上的港口。之後，則又以各港口的重要地區自己建立王國起來。在未建立王國前，印度人與印尼各部落土人是相互雜處的。同時，還因爲有中國和印度的商船往來，印尼人也有商船往印度和中國去。因爲彼時馬六甲海峽風浪極大，印度至爪哇航路常沿蘇門答臘西海岸經巽達海峽而至爪哇西部中部與東部。而爪哇去中國的商船，則沿加里孟登（Kelimatan——即婆羅洲）海岸前航。印度人來印尼的，大都爲第二階級武士貴族階級（Kshatriyas, Ksjatria）和第三階級商人地主工頭等平民階級（Waisja）。由於印尼的原始宗教觀念，結婚與生育的習慣，與印度大致相同，所以都能相互共居，而又雜婚起來。印度人一方面吸取印尼的黃金與白銀，學習跳舞，另一方面則教印尼人使用刀劍（鐵器從此輸入）學習文字。至馬帶拉姆王朝建立後（六世紀）爪哇有以梵文拼音書寫的文字，叫做『加章』文（Kawi）。這種文字，有的刻在石碑上，有的寫在石塔上。台敢爾關於印度人給予印尼社會的敘述有如下的一節：

『（自印度人定居後，）我們祖先的宗教，也改爲與印度教相適合，模倣各種神祇的稱呼。生活法則與文化逐漸趨向於細密。爪哇的舊文化，正確地推進……其中最大的影響，是識字和書寫……日曆、自然科學、天文學、數學、編織技術、造船知識與技術，都由政府指導而進步了。……這一進步還使我們祖宗有了私有財產，收獲的和獵得的都歸私有

但這一切都是從跟印度人共同聚居的社會中得到的。

這一文化的發展，和私有財產的出現，（自然不是普遍的而是限於與印度人共居區域的，）給予印尼社會的變革的影響之大是可以想像得到的。這是印尼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第四節　印度人在印尼建立了奴隸社會

大約在紀元二世紀前後，印度人在印尼土地上建立起王國來了。他們最初先把印度人聚居最多的社會來加以組織。每一印度人社會中委定一個頭領。這頭領，必須是純粹印度血統的。之後，此種頭領的管理權逐漸的擴大，而將印尼人各部落社會也放在它管理之下。因之成了王國。印度人對於印尼人就成為封建貴族階級。據一般歷史家紀載，在印尼土地上，有如下印度人的王國。

在蘇門答臘，現在巨港的對面有伯略華孟王國（Priawarman）。見之於中國歷史上的記載，但未詳其實際政情。

爪哇西部，現在婆谷（Bogor 即惹加爾答）有一石刻，曾記載過有一印度人皇帝名波那華孟（Poernawarman）曾開鑿一運河。那皇帝已是印度王國的第二十二代了。這一王國名為打魯馬國（Taroema negara）。（但在吉利汶也曾有打魯馬國，也許兩者是同一的。）這一王國於六世紀時，已不為世人所知了。惟在中國人的紀載裏，在爪哇中部，六七〇年有印度加林格人（Kalmgga）建立的加林格王國，這怕就是馬帶拉姆王國。

在婆羅洲的古打（Kcetai）有摩拉華孟（Moelawarman）王及其子亞西華孟（Asjiwarman）在峇里有波里（Paoli）王國。此外，如馬來亞及後印度東邊也有不少印度人王國。而每一國王的名字末後總是『華孟』（Warman

）兩字，這似乎可證明印度人渡來印尼的，大致為前印度南部人。

但這些印度人王國，對於印尼部落的關係，是並不密切的；正和荷蘭人侵入印尼的東印度公司時代一樣，專門從事於『商品』的掠奪，沒有注意到『商品』的生產。祇有印尼人和印度人共處的那些區域，其間生產和文化是部分提高了。生產關係成為直接的奴隸生產。不是共同居處——即非直接管理區域，由於政治——社會組織的影響關係，使原始公社發展了，成為氏族社會組織形態了。據我們的觀察，這時印度人的王國是建立在以下三種基礎上：（一）商品物資的廣泛的掠奪，（二）直接統治區奴隸生產的確立，（三）非直接統治區，貢物的勒索與搾取。關於第一點那是不必加以證明的。關於第二點，前節的引文已可證明了，奴隸的生產物的私有是生活費的供給的意義。但這些奴隸對氏族社會的居民說來，他就像有了一份私有財產，關於第三點，這從印尼語言中可以得到證明的。印尼人稱呼自己的兄弟親戚朋友都是稱作『蘇特拉』的，即 Soedara. 而印度的印度教，等級制度非常嚴明。它共分四級：（一）婆羅門（Kasta Brahmana），（二）貴族階級（Kasta Ksatrya），（三）平民階級（Kasta Waisja），（四）賤民階級（Kasta Soedra）此外又有不入等級的階級，梵文中賤民階級——奴隸，或農奴，在那時正是印尼人的自伙兒的稱呼，這便可證明印尼人是一律被印度人看作賤民階級的。這情形怕是印度人建立王國以後才開始的。一方面在直接統治區，以印尼人為奴隸，在非直接統治區，自然也一樣看待了。但如何去進行非直接統治區的剝削呢？印度人正也同荷蘭統治印尼一樣，以原來氏族公社的首長作為他們統治的代理人。這裏我們也可從爪哇語中找到證據，爪哇的貴族是叫做『韋沙』Waisja 的。這正是印度教的平民階級，以示印度人可以接觸的階級，而賤民則是不可接觸的。印度王國要掠奪印尼氏族公社的物資，必須通過公社的首長的手和他接觸，因之把他稱為『韋沙』了。同時，奴隸階級既不可接觸，但印度人住在印尼不能不與印尼女人發生婚姻上

關係，便也不得不指定一些人作爲他們的第三階級。爪哇皇族和貴族稱爲『韋沙』原因也存於此。

此外還有一個文字，可以證明爪哇奴隸制的存在。現在印尼人一般稱錢幣，叫做"Wang"。但爪哇人也有把奴隸叫做 Wang 的（見日本統治學監編纂的標準馬來語大字典）錢幣與奴隸成爲同一名稱，那決不是偶然的。奴隸的買與奴隸勞動，成爲積錢的條件。奴隸也就成爲錢幣了。這或者是印尼的公社，有時應印度人王國的需要，以公社的居民，抽去作奴隸勞動，以代賦稅。印度人向印尼人要"Wang"，印尼人便以『居民』去代替這一種居民，便成爲"Wang"的代替物，爪哇語中保存此字爲奴隸的意義，決不是偶然的。

印度人在印尼第一個階段所建立的奴隸制，不久又衰微而終於幾乎中斷下來了。這就在二世紀前後建立印度皇國以後到六世紀爲止這一時期裏。印度人的王國到六世紀後在歷史上失傳了。照理在奴隸制之上，必然會促進上層政治文化的繁榮與發展的。希臘的文化，便是希臘的奴隸主在奴隸生產之上，獲得了優裕的生活，使思想科學大大地發展起來的。但印度人的王國爲什麼不能這樣發展，甚至沒有若干文化成果遺留下來，使我們能知道他王朝的興替，文物制度的實際呢？那原因在於如下二點：

第一，因爲印尼的奴隸主——王國的統治者不是從民族自身爆烈出來的，而是外來的民族。這對于管理奴隸生產方面不能使奴隸主全面展開。而印尼本身社會向私有的奴隸制轉化的條件也未成熟。所以印度王國那些奴隸主們祇有把若干不大的直接統治區使它成爲奴隸生產區域，而在非直接統治區祇有以王國的武力加以鎭壓，通過首長進行若干『貢物』的掠奪而已。印度人王國統治下的印尼奴隸制社會在初期是並不發展的。它的王國不得不以搬移的方式來解救本身的困難。我們在歷史上祇看到在印尼的印度人王國常常此起彼落的情形，怕是這個原因。

第二，印度人王國對于印尼的氏族公社，既用間接統治的方式，因之使印尼氏族公社，一方面由于外圍的私有制的存在，和它給予社會內部的壓力，不得不被引上部分的私有制：即生產物簡單生產工具的私有，而保留了土地的公有和共同勞動制。另一方面，爲外族的强權的壓迫和索取便不得不以一個公社爲單位，來供應王國的需求，做王國的奴隸。它沒有或很少有公社與公社裏的交換，祇有公社對皇帝的供應。甲公社經過爲王國所管轄的市場而偶然有將物資流到乙公社去；但交換的中間人卻都是印度貴族。那些印度貴族商人或者是奴隸主，以奴隸生產而運輸到國外去或者從王國的統治者手中獲得其多餘物資而運輸到海外去。因之公社中不易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工藝用品，公社便不得不以公費來供養專門的手藝工人。這就成馬克思所描寫的農業共同社會的形態。這共同社會正是原始公社抵制異族侵略，用以自救的生產形態。

印度人王國不能在印尼土地上開出燦爛的文化之光，就在于印度人的封建的政治統治，和印尼的公社的生產經濟不相適應的緣故；即在印尼人社會中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相互適應的程度上，卻又加上印度的一層外來的剝削關係，（

一 例如建立在爪哇西部的帶羅馬王國，六世紀失傳，七世紀中中爪哇馬帶拉姆王國興起，有人認爲是帶羅馬遷到那裏去的。又如馬帶拉姆王國自稱爲『山地之王』（Radja Sjallendra）巴登榜（巨港）在五世紀建立了西利維迦耶王國。也稱爲『山地之王』，有人認爲兩國有血族關係，而西利維迦耶是從那裏搬來的，至今尚未確定。有人認爲是蘇門答臘某一部搬來的（見Ki Agoes Mas Oed 著的巨港史）這都可證明印度人王國，不能擴大它直接的奴隸生產，就非以侵略與搬遷作的王國爲繼續的手段不可了。

這種剝削關係是封建的剝削關係，）而愈發鞏固了它內部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結合，成爲完全自給自足的經濟體制了。

如果以上的解釋是不錯的話，那麼馬克思所謂亞洲社會進步的遲緩的歷史秘密是在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話，我們似乎還可以補充：亞細亞生產方式之所以發生，在于文化較高的異民族向文化落後的原來民族侵入的結果。正和現代資本主義侵入落後封建主義的社會，而使它成現代奴隸制——殖民地社會一樣。①

第五節　印尼奴隸制社會發展的關鍵

到紀元五世紀，印度人在印尼建立的王國，一般都衰微無聞了。西爪哇帶羅馬（Tarcema）王國到六世紀初頭，也不見于傳聞。據中國歷史的記載：紀元六七〇年時，在爪哇中部迦帕拉（Djapara）有一個王國，叫做加林格（Kalingga）大概是前印度東海岸加林格渡來的印度人建立的。但在爪哇迦帕拉，曾有過王國是無疑的。據可靠的記載，那里有過石城，有過象牙的王座，卜筮之術相當發達。米、藥材、肉荳蔻、象牙、犀牛骨及鉛、錫、金銀的貿易，相當繁盛。而這一個王國，是叫做馬帶拉姆（Mataram）的②這王國的土地包括吉都（Kedoe）——巴岸林（Bagelen）日惹（Djogja）到爪哇海岸（

① 我以爲殖民地社會，是奴隸制社會。不但帝國主義時殖民地廣泛進行奴隸販賣和奴隸勞動（買豬仔，契約工人制。勞動者一樣沒有人身自由。）而且資本主義的生長，正是因奴隸販賣，積蓄了原始的資本，到帝國主義階段，又以資本輸出推廣了奴隸勞動，按照辯證法的規律，封建制是奴隸制的否定，資本制是奴隸制否定的否定。資本制中包含部分奴隸制的存在是必然的。殖民地社會就是這一部分被保留下來的奴隸制。

巴加龍根 Pekalongan，三寶隴 Semarang，迦柏拉 Djapara）同時，據印尼的歷史記載●紀元六八三年，在蘇門答臘的巨港有西利維迦耶王國。這王國怎樣建立以前傳說各有不同。但在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日，巨港荷郡長巴登堡（Batenburg）在古都康山的河邊，（Soengai Kedoekan Boekit）一家住戶中得到一塊石刻，是印度字母拼的加韋文（Kawi）那大意如下：

『昔有一名迦耶拿沙（Djajanasa）的皇帝後裔，率領二隊人民隊伍，經歷艱苦的海上漂泊至一河口，（摩西河 Moesi）此二隊伍卽分向兩路進行。一由水路而進，一由陸路而進。此二路人馬都溯河而上，至一地建立一國家。時舊曆在（Caka, Saka）六〇五年（約西曆六八三年。）他們在那里種植沙糖、椰子、大竹及其他農作物。』

這說明西利維迦耶●王國是巨港以外的外來民族建立的。同書的作者認爲這一民族是蘇門答臘的另一部渡來的。但若干歷史書中却認爲同是印度渡來的。西利維迦耶最繁盛的時代是在十世紀前後，它的勢力直到中爪哇古都的南部古都

● Mataram=tanah air（祖國國土）Soemataram=Sumatara=tanah air jang Soetzi（聖德的國土。）

● 見 Sedjarah Palembang moelai sedari Seriwidjaja Sampoi kedatangan balatentera Dai Nippon, oleh ki Ag)es Mas'Oed 自西里維迦耶至大日本的巨港史）

● Seri 爲光榮，Widjaja 爲勝利，Seriwidjaja 卽爲光榮的勝利。從其建國的國號說，西利維迦耶必在艱難困苦的鬥爭中而獲得勝利的國家，它可解釋爲三點。第一，經過遠渡重洋而獲得勝利。第二，或與印度教鬥爭而建立佛教王國得到勝利，第三，卽爲對異族的侵略的勝利。西利維迦耶興盛時寺院佛教徒有來自各地，人數在一千人以上，中國古書稱三佛齊。

的北部即爲馬帶拉姆王國。但據另一歷史記載，在八世紀開始，西利維迦耶王國的皇帝名西利伯拉波特拉●（Seri Bajapoetera）他是馬帶拉姆來的拉蓋•彼南加侖（Rakai Penangkaran）的兒子。而馬帶拉姆的王族和西利維迦耶的王族都自稱爲橫沙舍侖特拉（Wangsa Sjailendera）意即山地的民族。

在以上的叙述裏，我們得到一個歷史的祕密：即這二個印度民族侵入到印尼來已經不僅僅是商人和武士，（即貴族和平民，）而且帶來了不少的農民。這二個王國幾乎都是在六世紀前後渡來的，都經過了五個世紀或六七個世紀的繁榮開始衰落的。他們既然都自稱『山地民族』，他們建立了王國以後，大約已經從事于自力的生產或以自己一部分農民和印尼農民混合起來而從事于生產了。這些農民，自然還是王國的奴隸。但因爲這樣必然影響了印尼社會裏農業生產的技術和方法。印尼各部落的氏族公社，眞正轉上到農業共同社會，怕還是在這時候開始的吧。

但這種混合印度勞動者印尼勞動者的生產組織，按照印度教的等級觀念是不被允許的。因爲蘇特拉——賤民階級是不可接觸的階級。這不但阻隔了兩個民族生產上的合作，或部分的合作，而且王國的奴隸生產基礎，有這種隔膜是不穩固的。可是，我們却又在西利維迦耶的宗教信仰和馬帶拉姆的宗教信仰上得到解決。

從宗教方面看，印度教——即婆羅門教，是印度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它是多神教，它一方面主張輪迴之說，另一方

● Seri 爲光榮，Bala 爲兵隊，Poetera 爲士著或親子。故可譯爲光榮的親衛隊。

● 或者正是印度奴隸制社會的上層建築。手頭找不到印度歷史，無法予以斷定。但這種上層建築是封建性的，因爲在奴隸制社會中，有共和國也有君主專制國。

面則敬奉三位一體的神，即婆羅門（Brahma）所謂創造之神；韋西怒（Wishnoe）所謂撫育之神。舍華（Siiwa）所謂智慧與破壞之神。這三位的神構成一體，而成爲"Trimurti"。但這三位一體的神祇，是和印度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完全相適合的。我們已經說過印度封建社會分四個階級，（其他尚有未入階級的，）即婆羅門——僧侶階級；卡斯特拉——貴族武士官吏階級；韋舍——工商農自由民平民階級；蘇特拉——農奴奴隸階級。婆羅門神象徵僧侶階級，主創造。韋西怒象徵貴族，主撫育。舍華象徵平民階級，主破壞與智識。這裏第三階級在其生活上必然更接近于第四賤民階級，那是無疑的。而馬帶拉姆王國是信奉舍華的。㊀這是值得注意的事。

其次，從印度傳到印尼來的宗教，還有佛教。佛教主張涅槃，淸靜無爲。又主張不殺生、素食；脫却輪迴之苦。那多半是統治者說教。但他同樣主張廢棄印度的等級制度。他主張四大衆生皆大平等。他並否定財產的私有慾望。那是封建政治統治下，而猶大部分存在的印度農業共同社會的意識形態的反映。佛教在紀元前六世紀由釋迦牟尼創立，但佛教因受波斯教和希臘教的影響，印度北部和南部教義便有分歧了。前者爲大乘，後者爲小乘，大乘讀神，小乘則否。大乘不主張人于生前即求

㊀馬帶拉姆王國在中爪哇時，信奉舍華，但後來據說是從中爪哇馬帶拉姆王國搬去的東爪哇孫多 Sendok 王國則又信奉華西怒。關於馬帶拉姆王國信奉舍華，台敢爾有如下的記載：『我們確實知道的事是，馬帶拉姆人民在八世紀時都與奉舍華。這從石刻與寺廟上可得到佐證。爪哇中部人們信奉舍華，爲時甚久。爪哇西部與東部則大多數人信奉韋西怒。我們已經知道，古時候人們認爲舍華能愛憐人們，而韋西怒即化身爲人類的皇帝。中爪哇許多寺廟是華舍神的，這因爲爪哇中部有許多人信奉佛教。舍華教與佛教無甚大差異，不過較爲粗雜而已。而基本信條則有一致，即對人類靈魂之說便是一樣。』

涅槃（寂滅）涅槃應在死後，小乘主張共同生活，相互援助，生前清心寡慾，以求涅槃。●大乘本質上實已對印度教——婆羅門教讓步妥協，承認等級制度的存在了。而西利維迦耶王國開初，便是信奉小乘佛教的。我們知道佛教流行于中國日本後，印度印尼與錫蘭，跟從者大都為下層人民。五世紀開始，便流入印尼；較婆羅門教為後。但流入後有不少婆羅門改宗佛教。據說那時在爪哇有古邢華孟皇帝，便是個佛教的宣傳家。他是印度加舍米爾（Kashmir）來的。西利維迦耶王國以佛教去聯絡印尼人，打破兩民族間的若干隔膜，因而繁榮了王國，使印尼奴隸制的社會——農業共同社會向上發展，怕也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

不論是馬帶拉姆王國，不論是西利維迦王國，由于內部宗教信仰的改變，使印度人和印尼人的民族間的隔膜消除了一部分，這給印尼社會以很大的改變。

第一：在王國的組織中，把印度人和印尼人的關係改變了。台敢爾如下的描寫馬帶拉姆王國的組織：

『馬帶拉姆王猶如天所授命的，國家為神之國的官員們，首先是由僧侶們所協助而成的。人民生活在和平的日子裏，從土地稅收的一部分付出賦稅；但皇帝負責保護人民。不是皇帝所有了人民的土地；但皇帝可以征役人民，和利

● 這自然是世俗的一般教義。佛教的唯識論，自有它哲學價值。例如唯識三性，第一為偏計所執性，因主觀的迷惑而不能認清客觀，見繩以為蛇，為繩蛇之主觀所迷惑。故第二為依他起性，故必須認清『他物』——客觀，而能確定真相。殆明辨後，繩必非蛇。於是再進而為第三圓成實性，即追求其繩之構成，乃以麻絲，始得其實相。對於宇宙事物的認識，必須首先擲却主觀把握客觀，再從客觀引申主觀之經驗，而深入其本質，其理實甚透徹。

用不爲人民所有的荒地同時又不能把人民和土地看作像私有財產在這國度裏依然有若干鄉村議會，作爲居民的代表；他們爲皇帝所關切。僧侶的職責在看護王帝的廟堂和寺院。他們還應該教育僧徒和信從者，這使人民開始進步了。」

在另一節裏說明馬帶拉娜王國建立的初期，則有如下的話：

「這國家的政府非常受人稱讚，所屬地方政府官吏由人民直接選舉出來。但爲王國所派遣之代政官所領導。」這就是說：（一）王國不否定公社的公共財產，（二）王國並不直接統治公社居民，及由公社而集合的屬領的主權。他們還有自選的鄉村代表會議，和屬領間自選的官員，而這鄉村代表會議，一方面對王國負供應之責，王國亦必須與以保護。屬領則又爲王國的代政官所領導。但（三）人民的信教者則由僧侶直接教育。一方面提高人民的文化，而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人民對王國的信仰。從以上三點看來，印尼人的自己社會組織，及社會立法，與印度人的王國之間，以雙重並行的辦法建立起關係來的。而自上至下直穿透這雙重並行關係的，便是自神權以至僧侶之深入民間，這就是封建王國在農村公社上建立起奴隸制來了。

第二，奴隸勞動以征役的方式進行。因爲祇有了以上那種政治組織關係，才能向公社中的居民抽取大批的勞力，而況又在僧侶的欺騙的宣傳與動員之下。直到今天，在中爪哇的婆羅布都衛（Boroboedoer）佛寺的宏偉，便是在印度也找不出的，●這必然是奴隸勞役的結果。

● 商務出版的黃素封著科學的南洋一書中有參觀該寺的紀載。

第三，宮廷文化也漸及于民間，人民裏面已有詩人、修行僧、和學者出現。印度的文學作品，已爲少數人民所傳頌。㊀

第四，特別値得注意的，是鑄鐵業已經產生了。台敦爾在印尼歷史大綱中有一節紀載如下：

『各朝帝王的名字，仍舊不甚明瞭。有許多名字祗有口頭流傳。爪哇民族還沒有寫下歷史的書，所有的書，經常是紀載宗敎的。』

『有一個人的名字是最聞名的，那便是摩波孫陀（Mpoe Sendok），看來，他先前是馬帝拉姆王國的某一領地的代政官，但後來却以爪哇東部的皇帝而出現。（或者就是達哈 Daha）確實從來沒有一個皇帝的名字會叫做摩波的，因爲這個詞兒的意義，照現在說就是「鐵匠」，但古時候則是「公司頭領」（Kepala Kongsi）㊁「爲人「聖者」的意思而原來意義，又是「老祖宗」。Sendok 是杓子合兩字而言，則又爲聖潔的杓子……。』

這里，我們可以推想得到：或者中爪哇那時，已有鑄鐵業的公司組織，或者這一位公司頭領，一方面是馬帝拉姆王國的領地代政官，而一方面則又是奴隸主。印尼本民族中的首長所以他能帶領一羣奴隸，照抄印度人建立王國的辦法，到東爪哇方面去建立他的孫陀王國。但不論怎樣，這摩波孫陀與鑄鐵業有關是無疑的。在鑄鐵技術進步情形之下，後來的辛哥薩利王國的興起，馬迦巴巽王國之向外侵略，都有其可能了。而同時印尼的奴隸制也更深化了。

㊀ 例如 Mahabharata 和 Ramajana 等。

㊁ Kongsi 一字即中國常寫的公司，日本譯 Company 爲『會社』，中國的西洋譯名多從日本轉譯，而此字獨譯公司。『公司』一名之出現於中國恐係從印尼文中傳過去的，或者由中國傳入印尼的。

第四，不論馬帶拉姆王國和西利維遮耶王國，都從事于國外侵略。西利維遮耶的國勢，東至中爪哇，西北向馬來亞，後印度等地。馬帶拉姆王國亦曾侵入于緬甸。他們曾展開過長時期的戰爭。

以上這四種事實，怕是使印尼從原始氏族公社向農業共同社會推進；同時，又是使以農業共同社會為下層基礎的印度人封建王國日趨繁榮的因素吧。

我們祇要看爪哇中部那些宏偉的寺院的建築，就可以推論到印尼奴隸制的存在。正如埃及的金字塔一般訴說過去埃及的奴隸制社會的光榮。但那時所謂變種的奴隸制——農業共同社會，怕還沒有像馬克思資本論中所寫的那樣完整吧。

第六節　爪哇民族政治權力的上昇

約在紀元九百四十八年，有一個新興的王國建立起來，那王國的疆域從泗水南部開始，到巴蘇羅恩（Pasoeroean）加迭里（Kadiri）或者直至峇里（Bali）那便是摩波孫陀（Mpoesendok）所創建的。他自稱為：全馬帶拉姆之王。他自己是崇奉佛教的。他是馬帶拉姆的一個官吏，到東爪哇後，自立為王的。他有很豐富的人生經驗，他的孩子和皇族相互通婚。他的孫子亞爾朗格（Airlangga）的母親，便是皇族。但孫陀王國一到亞爾朗格的時候，又信奉韋西怒了。從孫陀王國發展到加迭里王國，（中間經過亞爾朗格遮爾馬旺舍"Dharmawangsja"兩朝的繁榮）政治的封建更加發展了。但孫陀王國的出現，似乎是為印度人所奴役的爪哇民族自己政治權的上昇。

我們已經說過，印度人奴役印尼是以每一個農業共同社會作他奴隸的單位而進行的；而在這上面，扶植着各小王國

的勢力。因之，民族間的隔離很遠，印度人的王國，不能有堅實的剝削基礎，但自佛教和印度教的舍華宗的改宗以來，使民族間的隔離部分地減少了、而佛教的深入民間，又使印尼部落社會向前發展。於是發生印度皇族與被印度視爲第三階級的『韋舍們』有與皇族通婚的可能。這一第三階級，不是奴隸主，而是奴隸總管。他在民族的界限上，是反對印度人的統治的。摩波孫陀恰正是馬帶拉姆王國某一部落的首長㊀而這一部落不但農業生產已有很大的進步，各項手工，特別是鑄鐵業已經從印度人那里學得了。於是他們就搬到加迭里去建立自己的共同社會起來，同樣也稱號爲王，建國號爲達哈（Daha）並且展開商業：運銷印花布、紡織品、檀木、吉利斯刀、藤、席、硫磺、藥材、米和獸類。同時還抽取進出口稅，派代表至中國。㊁據台

㊀ S'endok 是杓子。或作碟子。印度皇族很少用這種器皿來作名字的。在紀元二世紀印度人侵入印尼做皇帝的，大都以華孟爲語尾（Warman），而馬帶拉姆和西利維迦耶兩王國皇帝的名字常有用 "djaja" 的。馬帶拉姆王國的建立者爲 Sandjaj。San=Sang 爲尊稱。djaja 爲勝利。西利維迦耶 Seriwidjaja 爲光榮的勝利）王國的建造者爲 djaja-nasa。Djaja 爲勝利，Nasa=nasab 爲血統民族。其後馬帶拉姆王國中有 Sirna（女皇虎子的意思），Daksja（舍字作語尾者印度人中極多見）Wawa（芳蘭），但很少以器皿作爲名字的。而孫陀之後裔又名 Airlangga。Air 爲水，Langga 或等於 belanga。Belanga 爲鍋子。印尼俗語中有 "Sendoek dengan belanga lagi berlaga"（杓子碰到鍋子，自有它的驕傲架子。）在這王族的取名上看來，顯然不是印度貴族的後裔，不過在西爾朗格之前爲 Dharma-wangsja。Dharma=Darma，Wangsja=Wangsa 前者爲『賜與』的意思，後者爲『貴族』的意思，即賜予的貴族，或天賜的貴族。它雖然模仿了印度人的取名方法，但還可以暗示這一王國的出身是從低下的一級上昇起來的。

敢爾說，加迭里王國的國土很大到一〇五七年，王國的城砦從茉利芬（Madioen）直到泗水和馬朗（Malang）；自林彭（Rembang）直到南部的荒嶺。此外又有多彭（Toeban）加羅逐灣（Oedjoeng Goloehpoen）作他的商埠。他那國家的組織，已經進入于封建制度了。台敢爾曾有如下的敘述：

「猶如一切亞洲國家一般，加迭里皇帝的統治權，被決定于法律。一切重要問題由會議決定。參加這會議的，爲宮廷的官員。吉迭里已有軍隊。法令不很重。監禁與牢獄，不被採用。盜竊常被處死刑；有損于共居的人民及爲非作惡的僅處罰金。罰金則償給損失者。宮廷日趨奢華，常服絲織品。貴族與大官常穿皮靴。皇帝出巡則騎華飾之大象。隨從騎平常的象。宮人騎牛。隨從都裝扮得五色繽紛，兵器雜多，在陽光下閃爍發光。

「人們喜穿印花布。男女均愛卷髮，住的大都是石屋或木屋，蓋以「亞答」衛生極佳。大節日則吹簫擊鼓與銅片（Gambang）● 而茄美朗（Gamelan）樂器則尚未出現。最高官吏有四位，聽命于皇太子。皇太子爲議會的主席。官吏俸給分給土地及其收獲。僧侶亦有爲官吏者。司教育、司法、警察、稅收和其他行政。

「在十世紀時，藝術文學已有進步。爪哇古文的詩有「羅婆耶那」Ramajana 亞爾朗格亦有 Kanwa 一書留世。爪哇文學家以詩人著名的有 Ardjoena wiwaka 王國不斷進步，摩訶婆羅多印度敘事詩（Mahabharata）

● 在這種經濟發展的情形下，我們把 Mpoesendok 解釋爲公司的頭領，或解釋爲鐵工專家，都可以，因爲所謂中世紀的商業和手工業本來是相互結合的。在農業共同社會之上建立基爾特式的制度，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 Gambang 用二十四塊不同的銅片，安置架上，用錘擊之。

已被譯出石像寺院居屋之建築亦有進步。』

另在沙里寫的印尼歷史中有如下的記載：

『寺廟的外形與爪哇其他地方不同。爪哇中部之寺廟，類多供奉神象，東部則爲歲葬的祖廟，其建築程序大約如下：開始將皇帝的屍體焚去。取其灰放之于鐵箱中。鐵箱爲內方形，中有九孔。皇帝的骨灰，由孔中放入，然後塞以金鋼鑽面，以其他物品再於地上掘洞，將鐵箱放入，蓋以泥土。即在此墓穴上，鑄置一像，像死者生前之貌，而在像豎立處，又建一屋即成寺廟。』

在這里，我們很可以看出封建政治的特色。特別是皇帝的陵墓，代替爲神廟，這就是神權政治向皇權政治的轉移，這是由于鑄鐵業發展，人類克服自然，力量增大的必然現象。但這種封建政治無疑是印度的和中國的模倣。●而且它是建築在商業掠奪的繁榮上面。生產力的改進，農村的土地是否私有化了，還是問題。如果讓我們從後來的事實推算上去，那麼在印尼土地村有，是荷蘭人入侵以前的特徵。所以這種王國的繁榮，依然是建築在奴隸勞動——如大臣分封土地作爲薪給，無異爲一奴隸主——和農業共同社會的生產方法之上的另一方面它又是基於物資掠奪的貿易而繁榮起來的。

印尼自族人的興起建立了奴隸主的王國，那是使奴隸制益發深化的。他們一方面自然是不斷的向外發展和侵略，首先是征服了西爪哇。西爪哇自帝羅馬王國衰落後由巽達人自建巽達王國，約在十世紀至十一世紀。這王國疆域似以波谷爾爲中心，南北以哈里蒙山脈（Pegoenoeng Halimoen）至孫加波華那山（Goenoeng Sangaboewana）爲止。

● 在馬來亞，皇帝騎象出巡時大都穿黃衣戴黃綢傘，更與中國相同。

但據石刻的記載，(一〇五〇年)用的都是爪哇古文，不是異達文。這也許是東爪哇王國向異達侵略的歷史證件。其次，在十一世紀(約一一二九年)哈達王國又和中國通商依中國慣例分封爲王。再次，又通商到非洲東部，將印尼的出產去換取靠近馬特加斯加島非洲東部的生鐵。生鐵爲哈達王國的急需之品，已可見他那奴隸生產的廣泛了。而最值得注意的還有二件事：其一是哈達王國已採用紅白國旗，紅表示生，白表示死。紅白旗表示『生死永結爲兄弟』的意思。這顯然已從以禽獸及其他生物爲標記的氏族旗幟（有圖騰意味的）而進到表示民族團結的國家形式了。其二乞于原來的農業共同社會的生產勞動以外，還輸入奴隸，廣泛使用奴隸勞動。台敢爾有如下的記述：

『在其他國家的港埠，也還可以看到爪哇的船隻。如東北岸這種船隻以爪哇小船形式巧妙而强固地裝配而成。……在那時候有如此遙遠的航程，用普勞烏(perahoe)來航行，那是很可驚奇的。它一定造成相當的大型，因爲那時商業已經進步，教育和滿足人類欲望的智識也已經增加了。大約已經有金子從非洲運來，有麝香從非洲北部運來。沙法拉鐵(Besi Safala)是摻和外國的鐵的，這種鐵就用它來製造波紋型的吉利斯刀和別的犀利的武器。因此，爪哇刀劍便聞名於其他各國。還有黑人奴隸也載來爪哇。爪哇自己民族不再在自國度裏做爲奴隸了，因爲他們已經很勇敢仁厚，文化也高了……黑人或者被賣出去，或者爲皇族服役。他們或者成爲奴僕，或者警守皇宮，輸出的土產有各種各樣的：如米、胡椒、印花布、糖、和自磨鹿加來的藥材。』

在這里，哈達王國已經使用外來民的奴隸，而且有販賣奴隸的事實。但對本國人民已經減少作奴隸用的人。這便可證明過去印度人統治印尼一方面直接使用奴隸，另一方面以農村公社爲奴隸單位，而現在卻廢除同一民族同胞作直屬的奴隸勞動制度，而以黑人代替了。因之農業共同社會便更形鞏固起來。而對王國封建貴族方面也不至因爲奴隸勞役抽派

得過多使生產力減低這麼一來，農村公社因勞動力不缺乏可以增加生產，對王國的供應量必可增大，於貴族們還是有好處的。同時還可證明哈達王國的創國者是爪哇人，卽使他和印度人的血統上已有相混，但他不爲純粹的印度人已可斷定。印度人王國大約中止于馬帶拉姆。因爲宗教與文化的溝通使印尼人沒有從奴隸革命中來轉變異族統治，却以印尼部落統治者的上昇的和平轉變方式，來完結異族的統治。因之印尼社會基本上的特點——卽農業共同社會形態的變種奴隸制——也沒有根本的變革。

第七節　奴隸的政變與奴隸主王國的擴大

印尼歷史的黃金時代是開始於十三世紀二十年代馬迦巴葉王國（Madjapahit）❶的建立。但馬迦巴葉却是由辛哥薩利王國嬗變而來的。辛哥薩利王國的建立有如下的一段記事：❷

『在多馬彼爾（Toemapel）那里（在馬朗(Malang)相近，那時是武士階級名東古爾亞美東（Toenggoel

---

❶ Madjapahit 王國的創建者爲 Raden Widjaja 他是辛哥薩利王國加爾泰那加拉（Kertana Gara）的女婿。當辛哥薩利王爲屬都拉代政官亞利亞·維拉拉迦（Aria Wiraraja）所弒後，他避居於瑪迦卡爾特 Madjakartio 過着臥薪嘗膽的生活，故後建國時定名爲馬迦巴葉，因巴葉爲苦，馬迦則截取其避居地之名。

❷ 見一九四〇年出版的雜諾定沙里（Zainoeddin Saleh）和亞華爾杜斯基（Ouwar Dusky）共編的印尼歷史（Sedjarah Indonesia）

Ametoeng）做代政官的，他執掌政令。他和一個女皇名叫金台台斯（Ken Dedes）的，共襄政事，金台台斯不僅以美貌馳名，而且在人民間認爲她是能給予人們以幸福的女人。

「那時，在某一村莊裏，住着一個名叫金阿六的（Ken Arok; Ken Angrok）●這人社會地位極低，但他是個行動奇異的人。怕也因爲這緣故，使歷史改變了。這將當金年輕時經歷了各種各樣的特別經驗。他做過小偷、大盜、賭徒、和殺人的兇手；他的行動擾亂了部落與鄉村間的安寧。因爲他那突兀而又非常勇敢的行動，使下層人民都把他認爲是峇西怒神的化身，金阿六自己也相信他將不久被神召至很高的地位，那時他聽到人們說：有一個女子將會給人以幸福；祇要能好好地利用她。所以他決定了步驟，開始要爲這迷信所造成的夢想而奮鬥了。

「金阿六用了一點計策，得以接近東古爾亞美東。他拿了一把古利斯，自稱爲有魔術的仙人，把這不幸的代政官東古爾亞美東殺了。●不一回兒再用了一點手段，又和金台台斯結了婚，這樣他便奪取了多馬彼爾的代政官的統治權。

●台敢爾的印尼史中寫作 Ken Aroko。

●金阿六的行動有如中國下層社會的白蓮教徒所爲。我很懷疑金阿六是爪哇人，從他的名字上看，顯然是中國人。也許是中國的海盜，住居於爪哇民間，而成爲爪哇人了的。還有一個證據可以幫助我這種推想：即他的妻子名字之上，都加一個金的姓氏，他第一個奪取的女皇名金台台斯。（Ken Dedes）台台斯也許是本名，金姓怕是後來加上去的。因爲他第二個妻子叫做金烏孟（Ken Oemang）。（關於這，沙利的歷史上合爲一人，並無此人名。台敢爾的歷史上却明白指出。）同樣也

因爲這一獲得還不能滿足金阿六的欲望，他便接着尋取擴大政權的方法。終於他起義反抗加迭里王加爾泰迦耶（Kartadjaja）卽在多馬彼爾自稱爲王。恰巧這時候，加爾泰迦耶和印度敎僧侶發生爭執，僧徒們與金阿六聯絡，共同反抗加迭里統治，劇烈的戰爭便展開了。在甘答爾（Ganter）附近，加迭里軍隊爲金阿六的隊伍所擊敗。加爾泰迦耶逃亡爲苦行僧。金阿六自號拉迦沙（Radjash）（意卽光欲之火。）將加迭里皇宮搬至多馬彼爾至一二五四年改國號爲辛哥薩利（Singosari）……』

此後，他又被金台台斯前夫之子所篡殺，而篡殺者又被篡殺，幾如中國春秋時的國君相互篡位一樣，但到第五傳加泰那格拉王（Kartanagara）時，國運便大大昌隆了。

据台敢兒的紀載，認爲金阿六仍是傳說中人物。金阿六（Ken Arok）是聖潔之靈，也就是韋西怒（Rohjang—soetji, Ialah Wishnoe）因爲他的緣故，人民都還信奉韋西怒。而加爾泰迦耶已不信奉韋西怒，所以人民蠢起反叛，將國王擊敗，逃亡後自殺。（一說作苦行僧。）所謂 Ken Arok 也許是人民中推出來的皇帝，意思就是說，敬愛的皇帝，我們的天皇。所謂 Ar 也許是 dapoer（竈）也許是 Oetoesan（代表，）也許是 Jang pertama（aria）——至高至上的稱呼。總之是韋西怒的化身。

但不論前者把金阿六作爲眞實的歷史人物來看，後者作爲傳說中人物來看，而奴隸反抗王國的叛亂，却是這事實的

加上一個金的姓，二個妻子的姓，決不會如此湊巧的，阿六還是按照中國的習慣要從夫姓，但其子則並未用姓，誌之姑作參考。

本質的一面。我們已經知道印度教中韋西怒是撫育飼養之神，人民爲國王不信韋西怒而激起人民的反抗，那就是奴隸們的生存已經得不到保障，他們爲求生存而起反抗，以韋西怒的撫育之神爲表誌，共推一個首領反對暴君這樣的事，也可以推想而得的。

幾乎在同一時候，蘇門答臘南部那西利維遮耶統治區域，㊀也曾遍發生奴隸的反叛，台敢衛有一節如下紀述着。

『當八世紀的時候，爪哇人和印度人已經佔領了彼爾嘉（Pertja）㊁名之爲蘇門答臘（Soematram atan Soematarām『聖潔的土地』）包括巨港（Palembang），南滂（Lampoeng）直至彭姑魯（Bengkakoeloe），在巴登哈利（Batanghari）築着堅固的堡砦，又圍以石城。在那里，人們和一般「强盜武士們」同住着商人旅客均裹足不前。境內被掠奪的人民，都通過巴登哈利，還往馬來人的境內。那馬來人的國家便是米南加堡（Menang-kaban）和巴格龍揚（Pagarroejoeng）。

『强盜武士們都住居於城砦或市區中，他們非常勇敢，猶如小皇帝，蹤跡遍於那大河（即摩西）的流域……。』

這里所謂『强盜武士』（Satria Perampok）據我看來，正是反叛的武裝奴隸，也許是王國徵集來的保護皇宮的

㊀ 據歷史紀載，西利維遮耶全盛時代，却在十世紀。他首先征服巨港，對面馬來人王國，那便是在占卑那裏的。這是七世紀前後的事。他之後，向爪哇中部的 Kedoes 發展。Kedoe 之北爲馬塔拉姆王國，其南即爲其屬地。他的兵力征服過馬來亞若干王國，征服過柬浦寨，還直到前印度某些地方。

㊁ 蘇門答臘舊名。

奴隸。在蘇門答臘西部，印米囊加姆那里，不爲印度人王國所管屬的人民還處在原始公社的生活中。他們是比較以農業公社爲奴隸單位而進行剝削的區域就來的安靜了。而在西利維迦耶統治區內，及各屬領農村公社因壓迫剝削加緊，或告分散，或與王國脫離，因之出現了强盜武士階級。實際上，那些所謂『强盜武士』便是反叛的武裝奴隸和小王國的統治者的結合。

但東爪哇奴隸的反叛利益並不歸于奴隸本身，正如中國元朝時流氓無產階級的朱元璋利用農民叛亂奪取了政權依然更殘酷的剝削農民建立封建統治一樣。辛哥薩利王國還是沒有把社會制度有什麼變革過，却是在內亂與外患之間中興了辛哥薩利王族的外戚馬迦巴葉王國。(一)

這一奴隸主的馬迦巴葉王國，一樣憑倚對外貿易和物資掠奪而興盛起來的。在一三一四年時，他又和中國修好通商

(一) 辛哥薩利王國傳至第五代，爲加爾泰那格拉王，那時王朝昌隆，國王自身很愛好文學藝術，與廷臣亞拉岸尼 Aragani 日惟喝酒賦詩。國王亦著有 'Radjapati Goendala 論世界與人類的起源。後爲達哈國王（臣服於辛哥薩利的）及分封馬都拉的大臣亞利·韋拉拉迦（Aria Wiraradja）發動宮變而被殺。時辛哥薩利王之婿來廷維迦耶適征馬來王國（在蘇島占碑）回來，不得已避居馬迦加爾都一小村中，表面與亞利韋拉拉迦修和。初，當加爾泰那格拉時中國元朝忽必烈曾遣使索貢，他侮辱來使，鯨其面使返。忽必烈憤欲報復。當宮變時元兵二萬，船一千艘至爪哇侵略。來亭維迦耶乃借元兵擊敗亞利韋拉拉迦而自立爲王，繼又出計擊敗元兵，俘獲兵船不貲。關於馬迦巴葉所俘之兵士及船隻情形如何，無法考查。但此項俘獲實爲馬迦巴葉王國後來向海外擴展的武力，似乎可以想像得到的。

了。

『一三一四年忽必烈汗死了，繼位的皇帝並不怎麽歡喜戰爭，他設法和爪哇聯絡通商，不久之後中國與爪哇通商關係就恢復了。

『這一貿易收獲極大，許多爪哇後裔。做了財主。貴族也。做商人。航業進步，一切經營得到新的方法。許多人經營土產，出售中國使中國與爪哇均獲利益，特別是中國的優秀文明得以散播我國，藝術文化，漸成精緻了。

『且自中國學得養蠶製絹方法，經過不多久時候，不再僅是中國絹的輸出，而且有我國自製的絹了。財主們又得買入高價而美麗的衣服，如撒丁布、絹布及其他，人民亦已採用來自中國的陶器和碗碟。

『中國商人，又帶來本國的及日本的青銅器，和馬六甲的婆羅洲（古稱九林馬登）的金銀。多彭（Toeban）錫達育（Sedajoe）勞瓦斯（Lawas）和張古（Tjangoe）等商港，益臻進步。土地的出產，有米、胡椒、花生、和藥材。用大堆棧屯聚起來。馬、牛、象、鸚鵡、孔雀有不少輸去中國。紡織業專事印布與製絹，治鐵業則鍛冶銅器與武器，還勤事於金銀器珠寶細工，及其他的鑄造。席子、籐器、象牙、犀角和包殼木器、雕刻，都有輸出。爪哇的硫磺最為中國所需要。因此國富日增，進出口關稅收入益多，外國商船在國內港口觸目皆是。』

商業的繁盛足以刺激國內的生產，中國在這方面確予爪哇以相當發展。但這是否是說爪哇社會的生產力將會衝破原來的生產關係，而向前發展了呢？即爪哇的農業共同社會是否將分化，而成為地主經濟或小農經濟了呢？但作為這里的一個條件，是貨幣地租或貨幣稅在爪哇社會內是否存在。據我們知道是並不存在的。同時，金銀固然可作價格的尺度的貨幣來使用，但似乎更多是以金銀作為器皿而出售，對中國及各國的貿易似乎還沒有匯率制度，還是基於物物交換的原則

上。㊀其次從輸出入品種類看，作爲生產工具的器物不多，作爲增加貴族富人享樂的日用品，和作爲侵略的武器的原料，却比較的多。其次手工業是確實提高了。爪哇今日的磁器業必然是那時起繼續改進的，但絲織業現在我們不能在統計數字中看到，也許中斷了，可見那時並未普及於民間。而最主要的手工業，恐還是船隻和武器的鑄造。這一切都可以看到爪哇的封建統治及其商業經營，和農村生產，是兩不相連屬的。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是變種的奴隸制，便由於外來强制的政治形態與內部的經濟結構其間沒有決定的關係。封建王國與農業共同社會宛如兩個世界。

但爲了貴族的享受，必須加緊對外輸出的索取，因之王國祇有加强內部的鎮壓與對外的掠奪中才能獲得穩定。馬迦巴菓王國自來廷維迦耶去世以後，全賴一地方長官出身的軋迦馬達（Gadjah Mada）採用强權政治，得以强固起來。關於這，我們可以從下列四方面看出。

第一，他鎮壓宮廷政變，防止相互篡奪；第二，他又改宗佛教，懷柔人民。來廷維迦耶以前辛哥蔭利王國時代已信奉印度教，但他又使宗教與政治分離；第三，他努於裁定人民叛亂和奴隸的反抗。軋迦馬達就因爲以、裁定奴隸叛亂被擢爲王國的首相，並掌握軍權的。第四，重整封建統治，建國建軍擴大侵略，實行封建帝國主義政策。在他那時候被征服土地之廣，包括今日整個印度尼西亞及馬來亞的領域。

據台敢爾記載，軋迦馬達極得皇帝的歡心，政府組織共分四部：殖民部、軍事部、內政部、司法部。而軋迦馬達則總轄四部。

㊀ 萊宗斯在他馬來羣島的遊記中，他指出一八五六年前後，在摩鹿加羣島及巴布亞等地，貨幣是不通用的，他經常以布疋和烟草作爲貨幣，而兌換土產。這可以推想到那時爪哇貿易的情形。

宮廷事宜由皇太子執掌，商務由商務部長（港督長）管轄，海軍有大將節管，司法則由國王與司法部長及法官執掌，而這一切事宜則在警務部領導之下。國家領土分爲兩部分，一、國內本土——內領，二、國外屬地——外領。中央政府下設省長、縣長、鄉長。官吏不僅執行民事，且兼任軍警。每一區域內抽壯丁訓練爲士兵，一鄉長有兵士二百人，一縣有一千人，一省有一萬人。鄉長如一尉官，縣長如一校官，省長如一將官。而這些軍政人員却又隸屬於馬迦巴葉內領各屬國的皇帝（Radja）㊀但其大權又歸屬於全國總司令。有許多行政區，則由軍部直接管理，名爲 Toemenggoeng（軍政區）。政府費用皆由稅收支持；僧侶担任收稅任務，但此項僧侶不能參與宗教事宜，意在使政府與宗教無任何關係。僧侶猶需看守歲寨，及各項公共建築。因此他們常得分封的土地。他們得從此種被解放的村鄉收到全部或一部分稅款。他們又有教育人民的義務。

皇帝從土地收穫中，抽取百分之十。土產積聚於大棧房中。㊁這就是土地稅。此外，又有路稅、河稅、堤防稅、貨物進出口稅、碼頭稅以及各項企業稅。又有强迫勞役，爲政府修路、築橋、建造棧房。一切稅收進行得很好，並未發生任何事變。戰爭費用則由被征服國負担。因此大興土木，王宮與寺塔建築得非常美麗堂皇。京都圍以石城，城門鐵鑄。市鎮宮場，整齊秀麗。每年閱兵一次。宮場旁設競技場，會議堂，塔及官吏居宅。又有一大會場，爲節日舉行宴會游藝之用……總之一切是極盡了繁華。

這完全是封建帝國主義的政治（或稱軍國主義的政治）的寫照。這裏有幾個特點：第一，是全國土地名義上已宣佈爲國家所有了，征什一之稅。第二，是各農業公社之上有國家的軍政長官，而軍政長官又被節制於屬領小國的國王，小國國

㊀ 這顯然還沒有將屬領小國的封建主權力廢去，而完全代之以郡縣制。

㊁ 即此可證明還是實物地租。

王又復被節制於全國總司令，總司令又是馬迦巴葉國王的臣屬。這是雙層積疊的國家組織，目的在於加緊剝削，並保留其舊有生產形態，及增强直接的奴隸勞動。第三，交通路的開闢爲便於商業，而河防的修築則又是便於灌漑，這是足以刺激農業生產。但則因實物地租與勞役地租阻止商業對農村發生分化作用，而土地的村社公有，灌漑給予農產品的增加，還是爲的國王的稅收而已。第四，他爲對內高度的榨取，和對外武裝掠奪來維持他的貴族統治，他便廢止宗敎爲直接統治的手段，而代替之以軍事。同時他似乎還有二種可能發展趨勢，這便是第一，以軍事控制征收土地什一之稅，打破農村土地共有制，轉變爲國有。再在國有的外衣下，使土地實際上變爲私有。第二，以商業的掠奪增强貴族商人的勢力，與土地貴族私有制相結合，而將封建領主變爲國家的官吏，造成商人、地主、官吏三位一體亞細亞式的封建制。

我們從軋迦馬達的政治措施中，可以看出他這一種政治理想的存在。這也許是馬迦巴葉王國和中國通商得很久無形中得到了一種影響。但這裏也有如下的矛盾、(一)爪哇境內附屬國與王國的矛盾，(二)殖民地與王國的矛盾，(三)宗敎與軍事的矛盾，(四)農村過低的生產力與軍事法西斯的榨取的矛盾，(五)商業貿易與關稅壁壘的矛盾，(六)農村勞動力與軍事的及公用事業的征役的矛盾，(七)自由商人與封建貴族的矛盾。在這裏附屬國、殖民地、共同社會的農民、僧侶和奴隸勞動者、半奴隸勞動者、便將會全部反對這軍事集權的封建王國了。

這些矛盾無疑是阻止了上述可能發展的趨勢。同時在其經濟結構上來考察，有二個原因使它這種轉變爲不可能。

第一，是實物地租和勞役地租是祇有加强奴隸制生產，而不是否定奴隸制的生產，因爲：

「在奴隸制度支配或剩餘生產物由封建領主及其扈從所消費，而奴隸所有者或封建領主又爲高利貸所困的限度內，生產方法不會發生變化。不過勞動者會受到更苛刻的待遇，負債的奴隸所有者或封建領主會榨取得更厲害。」

馬達巴業王國雖然想以灌漑業加强而造成農村剩餘品的增加但修河築堤的奴隸勞役却又減少農村的勞動力。卽使偶因這種生產有利條件增進而增加了生產，但也不可能造成作爲自由商業發展的前提的農村的繁榮。這些剩餘品却祇增加了封建領主的收入而已。

第二從其道路的修築，關卡的林立情形看，都市商業和都市產業似乎有相當興盛了。這很可以促進實物地租轉變爲貨幣地租並從而轉上土地的私有制。但奴隸制度下的奴隸勞動勞動力不是一種商品，因爲它不是依据自己的需要或者以工銀形態或者以實物形態而出賣；他不能像工人和農民一樣將勞動力代置于商品中，自己又是這商品的販賣者而促進商品的流通。因之，在奴隸制之下商品與勞動力之流通，祇依賴。物理。的。直接。的。强。制。這里自由商人祇依賴于都市和王城之間貴族間的交換。而物理的强制，相反造成貴族商業掠奪的加强，和對農業共同社會徵收的加重。使貴族封建領主的享樂擴大，作爲王國的繁榮的點綴——一切建築物的豪華程度加甚而已。

瓊斯在經濟學教程中曾給亞細亞國家一個綜合的描寫，他說道：

「在過去時代，這些亞細亞國家在供給行政上、軍事上的支出以後，尙有剩餘的生活資料，可以用在美觀的和實用的土木工程上。他們這種建築工程，幾乎把農民以外的一切人民的手和腕都支配了。盡握在君主與教主手中的剩餘生活資料，都充作了手段而在國內各處樹立壯大的紀念建築物……。巨像與大批建築材料的運輸，會使人驚奇。在這種搬運上，幾乎盡是毫無憐惜地對人類勞動的濫肆征用吧了。勞動者的人數與勞動者努力的累積已經夠完成這個目的了。我們看見了巨大的珊瑚岩，從海底堆成爲島或陸地。但其構成分子，却是微小的脆弱的，不足道的東西。同樣，亞洲各帝國農民以外的勞動者，祇有個人的肉體力可用在工作上。但他們的人數，却是他們的勢力。那種至今仍使我

們稱奇不置的遺跡，所以能夠發生，即因各該帝國的君主和教主，有指揮這大事人的權力。這種種事業，所以有成功的可能，即因給養他們的生活資料，累積在一個或少數人手中。』

這就是馬迦巴葉王國的一個速寫。然而這樣國家，馬克思指出它社會的特徵有二點：即它一方面是以生產條件的共有爲基礎，他方面以各個人不脫離種族或共同社會的臍帶（像各個蜜蜂不與蜂房分離一樣）這樣一個事實爲基礎。這一種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奴隸制本質，就是如此。

這樣的王國，一到外來的商業阻止了它掠奪的道路，它就必然粉碎了。馬迦巴葉王國，到十四世紀末年，哈耶華羅逝世後（是軋迦馬達當政的）便衰落了。到一四七八年便告程亡。

第八節 商業競爭的興起與王國的分合

在十三——十五世紀時期，環繞着印尼的商業競爭，漸趨于激烈化。那時，有三種外來的商業勢力，在動搖馬迦巴葉的掠奪市場。其一是中國的，其二是回敎徒的，其三較後一點的是西方的。

第一，中國的商業，首先掠奪了馬迦巴葉的商業基地，据沙利的印尼歷史記載，『當一三七七年，巨港（巴拉灣）——這西利維迦耶的首都，本已爲馬迦巴葉所掠奪了的。西利維迦耶王國業已衰亡，但它終於又成爲中國海外開發的集中地。馬迦巴葉王國並不留意西利維迦耶王國的運命。又在這以前，即一三七〇年，婆羅洲西部，也變爲中國海外開發地。當地王國曾企圖脫離馬迦巴葉，未獲結果。但至一四〇八年，它終於脫離了，受中國皇帝的冊封（藉以對抗馬迦巴葉）。跟着巨港也入貢中國成爲藩屬了』。

商在這以前約在十三世紀的時候，蒙古人佔領了中國，並在印度日里（現新德里）建立蒙古帝國。意大利人馬哥孛羅，經過蘇門答臘亞齊時，曾指出那里和馬六甲之間的中國商船，往來的極多。特別是馬六甲爲國際商業集散的地位，一天天顯得重要；馬迦巴葉王國，又不能控制這馬六甲海峽的貿易，祇還在封建的徵收（納貢）與原始掠奪的方式中進行貿易，那是一定要被擊敗的。

第二，回教商人的活動，又從根底裏來粉碎馬迦巴葉王國商業掠奪的基礎，他從兩方面入手：一方面爭取商業基礎地。另一方面，從事於屬領的封建領主的活動，提高貴族商人間的斗爭，企圖發展商業資本，建立一個統一的封建王國。

回教商人首先是從宗教入手的。在十三世紀的時候，亞齊的彼爾拉（Perlak）卽巴西（Pasei）已有回教徒出現；在以前回教商人已出入于馬六甲海峽。但在那時，回教商人就在亞齊建立根據地起來，這裏的主要人物，亞爾•馬里古斯•沙利（Al-Malikces Saleh）他是來自印度康貝（Kambay）的富商，而巴西那里又是亞齊的大商埠，他首先和彼爾拉王的女兒結了婚。回教的傳教方式，凡親屬中有一人信回教的，全家屬必須改宗。而皇帝有改宗回教的，則所屬人民必須都改宗。從宗教到政治，再到商業權的奪取，就是回教商人的策略路線。

不用說，在爪哇王國由於商業掠奪繁榮了，貴族與城市居民的生活意識，也必然改變了。因之，對於舊日爲宗教所束縛的習俗，便覺不滿。印度教與佛教，一般是農業社會的產物；一般禁止利潤剝削和高利貸，就不如回教主張商業營利的正當性。回教是商品經濟社會前期的產物，謨罕謨德一手執劍一手說教，象徵商業掠奪的意味，而商業應具有的冒險性也反映

❶ 明時，巨港有中國人的鄉村，儼然小王國。其王受明朝帝皇封爲港督長。

在回教徒的精神上，馬迦巴葉王國在這一形勢下，便非代之以回教爲國教不可了。

回教徒首先主張私有財產自由的權利，這是足以破壞原始共產制或奴隸制的社會的。我們沒有材料明白它首先在亞齊分解農村的情形，但知道由於回教的輸入馬迦巴葉的屬領，便自行獨立了。封建領主將一部分貢物轉化爲商品，而出售於市場（如馬六甲·臺馬斯克，Temasik 即新嘉坡等處）。馬六甲繁榮起來的時候，一四一六年，馬六甲王也改宗了回教，抵抗爪哇勢力，自己和中國印度通商。回教商人首先將巴西與馬六甲連接起來。但到一五一一年，馬六甲入於葡萄牙人之手，回教商人不能予以抵抗，便向蘇門答臘西部發展。後再轉入巴拉湧。另一方面在巴西的回教商人（Maulana Malik Ibrahim）又去爪哇西部，再到爪哇東部。終於會合了由巴拉湧進入爪哇的回教貴族商人。㊀在爪哇分解了馬迦巴葉王

㊀ 丹馬王國的創立者爲拉定巴泰（Raden Patah）。他是馬迦巴葉的最後一代王帝的兒子。他是加爾泰波米 Kartaboemi 的孩子。加爾泰波米有二個妻子。一個是中國女人。兩個妻子之間常發生爭執。那個中國妻子在懷孕時便逃到巨港去了。她寄居在巨港的亞利奧大馬爾（Ario Damar）那裏。亞里奧大馬爾是加爾泰波米的兒子。她在那裏養了拉定巴泰。後來那中國女子又和亞利奧大馬爾結婚，生子拉定古孫（Raden Koesen）。拉定巴泰回爪哇後得分封平特拉。改宗回教。（見沙利樅的印尼歷史。）又台敢爾印尼歷史大綱六〇頁指出拉定巴泰建立丹馬國後，各領長官（Goebenoer似係馬迦巴葉王國派至屬領之駐領官一類人物）也擧起劝和了。台敢爾的印尼歷史大綱還有如下的紀載。『Maulana Malik Ibrahim 或者是波斯人，也是一個商人，他對回教散布非常努力。他首先從西爪哇到東爪哇格利西傳教，許多有錢商人都信了他的教。後來馬迦巴葉宮廷中亦有人進回教……有六個回教徒一同工作……。他們有如神的代表。住在內地

國，建立了丹馬王國（Keradjaan Dermak）

但回教商業對於共同社會的影響怎樣呢？這在商業不很繁盛的區域發生如下的影響：

『一三四三年，米囊加娲的國王是亞締查華孟（Aditiawarman）看來那國王還願和馬迦巴業發生親屬的聯系…這王國還沒有爲亞齊的回教所征服，即使回教已在那國度裏有了勢力……因爲是外邊的人不易進入國境（許多是山地。）但沿海岸一帶，則已有許多人和馬六甲有聯系了。以前那路徑是由占碑和巴拉浮到馬六甲，現在則改至甘娲巴爾河（S. Kampar）和舍克河（S. Siak）了。米囊加娲人在馬來亞建立了一個部落，即森美蘭。於是回教勢力從蘇西海岸一帶和馬六甲二方面衝入這國度內來。這使它內部的生活法則自"Adat perpatih dan adat ketemanggoengon"改變爲"Adat bersendi sjarat, Sjarat bersendi adat" ●

『但印度教的精神沒有很快消滅，而且祗讓回教在旁起作用而已。以前國王爲一國唯一之首長之後，在國王之外，還有二個王，在巴華地方有禮王(Radja Adat)在松波古陀斯有法王(Radja Ibadat)並設四院長，（Balai）即總理，（Bendahara）守護習俗禮法。大教主（Indomo Indera Maka）宣傳印度教，沒司法官，（Toean Kadi）爲回教的首長，船務長，（Machoedoem）爲辦理對外貿易和搬遷事務。（後移至森美蘭去）……』●

的人未必信回教，但如果貴族一信回教，那些人民自然容易了。」

● 前者意爲『禮基於忠順與敬神，』後者意爲『禮依於法，法依於禮。』

● Hamka 作的回教精神。

這裏可以看出回教商業，給予以共同社會爲基礎的封建王國如何想保持它封建奴役權利而使共同體的人民依循回教商業路線，向外發展而去。這結果自然使對外的商業獲得，（還不同於軍事的商業掠奪）轉使共同體在更高級的形態中，鞏固起來。在十八世紀米囊加姆的伯逵里戰爭（新舊教之戰）在這裏就有它的根源了。

米囊加姆的回教徒就以向外發展，而不破壞原有的社會組織爲前提，從事商業勢力的擴大。他們的踪跡，散佈到巴拉滂，還散佈到完全處於原始宗教的民族裏去，如西里伯斯的臥亞（Gowa）故都。即今之馬加撒摩鹿加的推那帶（Ternatte）等處。●

由米囊加姆社會的變化，來推想亞齊社會的變化，那裏的農村共同體社會，怕已經逐漸破壞，封建貴族的實際政權，已落在回教商人的手，回教商人在港口建立了商埠，與農村生產直接相結合，另一方面則又利用封建貴族，作爲農村的控制力量，暢通農產物的流轉。這在十九世紀末期亞齊反荷戰爭展開，那時的社會組織狀況，已經是封建社會制，這一點上，可以作證明的。不過因爲回教的一神主義和平等觀點，使那共同社會的民主精神，還保留下來，而土地共有制，怕自回教進入後已經分化了，●特別是回教是尊重財產私有權的，這是給奴隸走向自由農民去的一種很大的刺激。

● 據亨佳託歐，米囊加姆有三位拉督，到西里伯及摩鹿加傳教。那二地爲香料出產地，其目的即在經商。米囊加姆爲馬來民族之一支，民族的素長，是善於經商和航海的，那三位拉督即 Datoek ri Bandang, Datoek Patimang, Datoek ri Prio。

● 十三世紀時，馬哥孛羅到亞齊，他見到市上中國的錫幣已經很通用。貨幣的通用是自由商人分化農村一個手段，如果封建

在爪哇馬六甲的回教商人，不斷的進來活動，而和當時的貴族聯合起來，他們每在一個商埠裏，就有一種宗教的組織，實際上則為一種商業組織。這種組織像王國中的小王國似的，紛紛成立起來。如近在泗水的亞姆貝爾（Ampel）有拉督達拉菲蒂（Ratoek Darwati）和其叔父拉定拉馬（Raden Rammat）聯合自稱為松南亞姆貝爾。（Soenan-Ampel）其子在多彭（Toeban）稱為松南彭南。（Soenan Bonang），另有一子在達拉迦（Dradjat）近錫大耶（Sidajoe）的，稱為松南達拉迦（Soenan Aradjat）還有格利西（Grisse）一個有錢寡婦的兒子自稱松南吉利。（Soenan Giri）又有松南古都斯（Soenan Koedoes）在三寶壠（Semarang）松南加里迦軋（Soenan Kalidjaga）靠近丹馬（Damak）而松南亞姆貝爾的女兒是嫁給拉定巴泰的。其後拉定巴泰又組織了丹馬回教國，而這種松南（Soenan）作為爪哇皇族的尊稱，怕就是那時候開始的。Soenan=Soesoehoenan=Soehoenan=Djoendjoengan; Djoendjoengan 是戴頂的意思，另一種可解釋為負載貨物，因爪哇習俗，人運貨時都是頂在頭上的；另一種可以解釋為服從，所謂『戴德』是也。這種自稱『松南』也就是有別於拉迦，為貴族商人獨佔一個市場的稱號，這分明說出了回教分化了封建王國的祕密。

終於拉定巴泰以平泰拉為基礎，建立了丹馬回教王國，自稱蘇丹。從商業市場的獨占又進而為政權的奪取，這是必然的趨向。他和亞姆貝爾古都斯聯合起來，於是更促進馬迦巴葉王國的動搖。自平泰拉到泗水各地方長官——駐節官，都羣起仿效，各自獨立，而又為丹馬王國所征服。丹馬王國除爪哇西部外，盡歸所有，這是一五二〇年的事。

權力下的奴隸勞役，及實物地租，不積極擴大，農村必然會向土地個人私有制轉化的。

但一五一一年葡萄牙已經奪得了馬六甲。於是在馬六甲和巴西的回教商人，便向爪哇西部開發那裏是胡椒大量出產的地方。回教商人便在那裏消滅了印度教王國，由松南古能迦蒂（Soenan Goenoeng Djati）一個亞齊的貴回族教徒，統一了勿丹，商業造成爪哇王國的分裂，也造成它的統一。

第三，可是那時印尼海外的商業，已有西歐勢力登場了。回教商業不能與之競爭。雖在亞齊，勿丹拒絕了葡萄牙人勢力的侵入，但回教王國因爲海外商業不能與人競爭，必須加緊內部的剝削，才能維持貴族商人的市場，及其生活水準。所以丹馬國建立後，即於一五一三年由拉定巴泰的兒子第巴帶尤奴斯（Dipatih Joenoes）帶領了九十隻戰艦，這些戰艦還是用土油行駛的，（爪哇人自己製造的）裝上土砲❶及一千二百隻小船，駛到馬六甲海峽，進攻葡萄牙人。不幸遭遇失敗了。這一商業重鎮不能獲得，於是商業的內部競爭又展開了。丹馬王國不久因爲內亂而分裂，但在一五二一年，爪哇外圍的商業競爭，又有西班牙人出現，他們相互之間爲商業掠奪從事戰爭。之後，又有荷蘭人出現，因之爪哇貴族商人——有一個名字叫迦谷丁古爾(Djoko Tingkoer)的，以松南吉里爲基礎，建立了巴讓王國(Padjang)之後，到採諾巴帶（Senopati）又統一了爪哇中東部，建立了馬帶拉姆王國，這馬帶拉姆即現在的日惹。直到荷蘭登上爪哇的土地漸被削。

在以上商業競爭與政治鬥爭過程中，除亞齊及米囊加姆使王國的社會基礎似有變更外，而在爪哇，幾乎看不出這痕跡，即下層基礎的農村共同體幾乎很少受貴族的商業競爭的影響。而由於農業共同體『抗敵素』的强固，（除一次對外戰爭的徭役勞動外，奴隸勞動似乎又輕減了）流出市場去的剩餘品不多，引起了內部不斷的戰爭，倒似乎是事實例。

❶ 見合致爾印尼歷史大綱。

第九節 前殖民地時期印尼社會的總結

從以上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把前殖民時期的印尼社會看作是從原始共產社會走上了奴隸社會的一串整個的過程。如果把它劃分階段，那可以從它有歷史紀載以來，分做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大約自二世紀開始到六世紀爲止，那是印度人侵入印尼建立了封建的王國，在若干區域直接創立了奴隸制，同時却使更大的區域促進成爲民族社會跟王國建立了奴隸的隸屬關係。

第二階段自六七世紀至十世紀前後爲止，那是印度人以新的宗教（佛教與印度教的舍華宗）打破了民族的界限，加深對於印尼農業氏族的奴役制度，而使印尼社會發展爲組織比較完全的農業共同體形態，成爲變種的奴隸制社會了。這一階段，僧侶、印尼氏族的首長，成爲這一社會基層與王國連接的槓杆。

第三階段，是九二九年起摩波孫陀建立了印尼人自己的王國，打破了民族的隔膜，奴隸制便不斷深化；同時政治的封建制也不斷提高。奴隸的汗血上燦爛的文化之光也發放了。爪哇的宏偉的建築，是說明着直接使用奴隸勞動的範圍的擴大。這到了馬遮巴業王國哈耶華羅王的時候（一三五〇——一三八九）已有把這農業共同社會形態的變種奴隸制，轉上封建制的趨勢了。但商業掠奪的展開，回教商業的流佈，使動搖共同社會的直接奴隸生產勞動範圍又縮小，而還保着農業共同社會的形態。如果回教商業不受西歐商業的打擊，它將會分化農村，走上農業自然經濟的封建制，有如回教商業在亞齊個別區域所出現似的。但回教商業受了阻止後，商業的自由形態又變作了掠奪形態，使農業共同社會像水藻似的在强烈的陽光下乾癟，保持其不爛（即不分化）的狀態繼續下去了。

作爲這種社會的特色的，第一，便是異族的奴役統治造成了印尼民族生產發展的阻礙，和生產力的低落。第二，便是政治的封建制，和生產的原始形態構成了變種的奴隸經濟。但政治制度與生產體制，除以奴隸勞動的自然形態，使相互間發生影響外，却是各自平行的發展着。政治的發展主要依賴於對外的掠奪，其次依賴於對內强制的榨取。而農業生產却依賴於土地的公有，與掠奪剩餘的物品尙能供給共同社會成員之勞動再生產。因之，生產的發展是非常遲緩的。然而第三個特點，我們不曾在上面提及的，却也必須再行提出；那便是熱帶的自然的豐饒，也是使這社會生產不發展，奴隸主可以進行殘酷掠奪與榨取的原因之一。這一自然條件，正也是變種奴隸制有這麼多悠久的年代可以繼續的原因之一。❶因爲在這熱帶的自然的豐饒情形下，供給剩餘勞動與剩餘生產物的可能性極大。它可以在單純再生產情形下，不斷繼續下去。如果直接使用奴隸的生產不擴大，這種農業生產方法也常常不會起變化，這在以後我們考察大農場生產起來的時候，而印尼的小農生產並沒有急遽的變遷，幾乎是並行發展着似的一個事實上，也可用這一因素來加以說明。

然而我們還不能忘記一個事實，卽全印尼境內除爪哇外卽在十六世紀還有不少地方或者還是原始共產社會以前期，或者還是氏族社會呢！

❶『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成立，以人類支配自然爲前提。過於豐饒的自然，使人類依賴自然，像兒童依賴引繩一樣。這種過於豐饒的自然，使人類不把發達自身當作自然的必要。資本的母國，並不在草木蓊然繁茂的熱帶，而是在溫帶地方。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並照自然變化環境，刺激人類，使其慾望，能力，勞動工具與勞動方法多樣化的，決不是絕對的土地豐饒性，寧可說是土地的差異性，是土地自然生產的多樣性。』資本論第五篇第十四章四二〇頁

第四章　荷蘭統治下的印尼社會（上）

第一節　荷蘭統治的三階段

異族的侵略與剝削，阻止了自己民族內部的正常的發展，使社會生產在兩種曲線上進行；或者說，在兩種力量時斷時續的鬥爭上進行；並使在一個民族領土內分成二個幾乎完全隔離的生活世界。這便是印尼前殖民地時期的社會的特質，也是殖民地時期社會的特質。但這正也是變相的奴隸制的寫照。

荷蘭自一五九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第一次登上爪哇西部的勿丹（Bantam）到一五九八年——一六〇一年第二第三次登上勿丹，這以後東印度公司商業獨占底殘酷的染血的畫面，就展開在印尼人的面前了。直到一八〇〇年東印度公司正式宣告結束，這是第一個階段。

這一階段與荷蘭人以商業獨占的目的，一方面對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之後，還對英國人展開劇烈的鬥爭；另一方面，則以軍事政治向印尼各王國進行物資的掠奪，與對印尼人民勞動力的全部佔領。這可以說是荷蘭對印尼展開殘酷的商品（這商品還包括奴隸）侵略的時期。

十八世紀末葉，尼德蘭人民反對威廉·奧蘭斯基（William Oransky）及其商業——高利貸寡頭政治的運動，跟法國共和派聯合起來，終於發生了政變，這是一七九五年的事。政變帶來對東印度公司的劇烈攻擊，於是在一八〇〇年宣佈

爲東印度公司所征服的土地，歸於國家。尼德蘭入於法國拿破侖的兄弟路易·旁那巴第（Louis Bonaparte）統治之下。路易便派丹台爾斯（Deendels）爲印度尼西亞的總督，建立起殖民地政府來。其間又被英國一度掠奪，但從這時起，到一八七〇年爲止，那可說是荷蘭對印尼展開封建剝削，實行半奴隸制的時期，這是第二階段。

這一階段裏，印尼的領土被英荷帝國主義分贓之下劃定了。荷蘭對爪哇馬都拉實行强迫種植制——集中剝削；對外領則以政治軍事布開商品經濟侵略的網，進行掠奪，印尼共同社會的封建護牆逐漸被打破了，人民經濟生活陷在極端的苦痛時期。

一八七〇年後，强迫種植制的剝削，使荷蘭的資本主義得以重建。自由思想階級在荷蘭抬頭了。同時世界資本主義已正式進入於帝國主義階段，荷蘭便採取了自由政策，開放了印尼的門戶，歡迎各資本國家的投資，從這時起到一九四二年三月間，日本登上了印尼的大陸，正式結束了荷蘭的統治爲止，那是第三個階段。

在這一個階段裏，印尼已經不再是荷蘭單獨一國的殖民地，而是各帝國主義的投資市場和殖民地了。

我們就想這樣分期，來考察印尼的社會的一般發展及其變化。

第二節　十六世紀末的印尼諸部落略述

荷蘭未登上印尼土地以前，在爪哇有二個王國，還是相當强大的。這就是（一）佔有爪哇東部中部的馬帶拉姆王國；和（二）佔有爪哇西部的勿丹王國。勿丹與馬帶拉姆以古帶爾姆（Tjitaroem）河爲界，循蓋第（Gede）薩拉（Salak）山脈而至文古普斯灣（Wijnkoopsbeei）。馬帶拉姆王國爲孫諾巴蒂（Senopati）所建立，其間馬都拉和古利汶蘇丹屬

謀獨立，但沒有成功，而吉利汶後來成爲馬荷拉婚王國的屬領。

在勿丹的東面一角，仍有一個印度人王國不屬於勿丹蘇丹，即巴侖彭根（Balambangan）也就是今日的巴達維亞。但勿丹蘇丹即已統治了蘇門答臘的南滂（Lempong），這是一個非常富庶的區域。

葡萄牙人侵入印尼以後，爪哇商業一落千丈，馬荷拉根王國再也不能與之抗衡了。但在爪哇則祇許三處可讓葡人登陸經商：其一即勿丹，其次爲爪哇東部格里西（Grisse 在馬都拉海峽之上），其三爲巴那龍根（Panaroekan）。

蘇門答臘那時已分做很多小王國，其間以巴拉滂（Palembang）即巨港和亞齊（Atjeh）爲較大。巴拉滂又分爲二國，即占卑（Djambi）與英特拉蓋利（Inderagiri），而亞齊王國在那時疆土極大，以哥答拉迦（Kota Radja）爲國都。它從柔佛國的手中奪取了日里（柔佛在馬來亞，日里在蘇島東海岸）又征服米囊加婚王國，逼其每年入貢，這正是在亞齊建立了回教王國之後。

此外，如蘇島婆州（Riouw）一帶，亦爲回教勢力所侵入。國王大都與馬來亞有關係，祇有中部蘇門答臘馬達人區域，回教勢力並沒有深入，居民都還處在原始共產社會，信仰原始宗教——拜物教。

同時印度教在爪哇爲回教消滅後，僅保存於峇里，印度人往來於峇里經商的也不少。在十六世紀時峇里分爲九個部落，各不相屬。

彭逢島（即摩鹿加羣島之一）在前即有二個『共和國』（見台敢爾的印尼歷史大綱。意指在原始共產社會之上的部落組織）國家政事由人民會議（Rapat Oemoem）立法進行，依據人民的要求，制成法律。社會習俗則與爪哇無甚差異。一六〇五年荷人始佔有其地。

米那哈薩（Minahasa）在長久的時間裏，還是信奉萬物有靈的原始宗教。後有僧侶出現，社會稍示進步。它由四個氏族，（Empat manga：To'mbeloe, To'nesa, To'mpakwa, To'laner）建立一個『聯邦』，共同抵抗蒙古陀王（Radja Mongoedoe 或係西里伯斯蒙古陀火山一帶的王國）的侵略。這聯邦的名字也就是米那薩（Mineasa 後訂變爲 Minahasa）他們又共同抵抗西班牙人的侵入。氏族的聯合組織猶如共和國，沒有國王，但似乎有貴族階級。其實也許是氏族的首長。

所以，即在十七世紀之初，除爪哇與蘇門答臘外，各島尙在原始共產社會時期。以這樣的社會不可能抵抗資本主義勢力之侵入，那是很明顯的事。

第三節　荷蘭未登場前印尼西方勢力的一般

在荷蘭企圖獨占印尼香料貿易，因而向印尼加緊其侵略之前，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已經在那里獲得若干的商業根據地了。如果讓我們給它一個素描，大致如下：

十五世紀末年，歐洲產業逐漸發達，主要是手工業工場發達了，因之商業便也爲資本主義造成原始積蓄的條件，向世界規模開展商業營利的競爭，最好的商品便是香料，那便是出自印尼的肉豆蔻、丁香、胡椒、咖啡。它們歐洲市場，非常刺激商人們的利慾，來印尼貿易成爲歐洲人迫切的熱望。一四九八年，由葡萄牙人佛斯科逵•加馬（Vascoda Gama）領導一隊艦隊，繞過好望角發見了通印度的航路，這才開了葡萄牙人向東方發展的先河。當時的葡萄牙人都很嫻熟於航海，爲利用其戰鬥力與航海術，在一五一一年便占領了波斯灣的奧爾姆斯，前印度的古亞及馬來半島的馬六甲。他們不惜極大的

犧牲，掌握着紅海至南中國海的海上霸權。一五一三年，它又擊破了爪哇對馬六甲的進攻軍。於是又向印尼領域邁着巨步踏進。

葡萄牙在遠東擴張其經濟權的主角，是亞爾復梭·亞爾布庫爾克（Alfonse d Albuquerque）。他在第二次印度總督的任上，運用外交及戰術，借口亞拉伯人與葡萄牙人的衝突，占領了馬六甲。馬六甲當時是遠東唯一的物資集散地，是遠東商業的中心地帶。

之後，葡人又占領名爲香料之島的摩鹿加羣島的安汶。一五二二年，利用推爾那蒂(Ternate)和蒂陀爾(Tidor)蘇丹的鬥爭，與推爾那蒂蘇丹訂了條約，獲得在那里建築城和獨占香料貿易的權利。

一五二二年西班牙人也迂迴了好望角來到摩鹿加羣島，想參加這一有利的香料貿易。派出商務員到北婆羅洲蒂陀爾各地活動。但不久爲葡人所捕獲。葡萄牙人又妒忌西班牙人對土人勾結，紛爭不時引起。一五二九年西班牙得到葡萄牙人一部分補償金，便退出了印尼領海的貿易。一五四六年向北進發，佔領了菲律賓羣島。

這時候葡萄牙人已經佔領了南洋廣大的地域，但其故國國力消耗，海軍力量不足，沒有多大發展。一五八〇年歐洲本國爲西班牙所併呑，貿易權便也不易保持；馬鹿加羣島落於西班牙人的手。

在這以先，佔領了各國商品集散地馬六甲的葡萄牙人，曾企圖伸入亞齊的巴西及爪哇西部，並不見得十分成功。之後，通過從爪哇來馬六甲的爪哇貿易業者，得在爪哇沿岸都市發展了交通。東部爪哇各港便大大地發達了，而西部爪哇各港又爲馬六甲海峽所控制，於是各國商人就經由巽達海峽繞道到蘇門答臘，這使蘇島南部各地也提高了商業的地位。

荷蘭人就在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佔領了印尼各商業港口之後，於一五九五年作第一次的印度航行。

第四節 荷蘭的侵略陣營

十八世紀以前的商業，是與盜掠制度完全相連結的，沒有一個出現商船的港口海峽不會沒有相互間的掠奪的。因之，它必然件來了戰爭，它必須是武裝行商。

荷蘭人第二次——一六〇一年——向印尼航行的結果，得到了純利百分之四百，這刺激了荷蘭全國人士的渡航熱。但武裝行商決不是小資本的公司組織所能負担的，而由於香料紛紛競相購入，價格不免增高。即使歐洲有好市場，若儘讓小資本的公司相互競爭下去，那是仍舊得不到好處的。再說，在印尼『先我而至者』已有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這是荷蘭强大的對手。

自一五九五年，荷蘭福安孚萊公司第一次試航以來，接着有原公司於一五九八年第二次航行。繼起的於同年有孚爾綏公司，采茲德爾孚公司，南荷公司，孟加里公司。至一五九九年，又有佛蘭達公司。一六〇〇年有巴拉湧公司，綏萊銳公司，一六〇一年有亞姆斯特姆公司，台姆錫蘭公司。而這林立一般的小公司，相互間又展開激烈的競爭，不但使『賤買貴賣』的貿易目的不易達到，而且因各公司與對當地士人貿易方法態度的不一，造成當地士人極壞的印象，容易招來對荷人的毀謗和仇恨。㊀

㊀ 一五九五年荷人第一次登上勿丹，因大官們對勿丹人態度粗暴，勿丹人便將霍特曼以外重要船員逮捕了。結果出了四千五百盾的贖金，才獲釋放，並迫荷人出港。

商業本身指示了荷蘭人一個規律：銷除競爭，相互聯合實行武裝獨佔。政治界人物如文·亞爾登巴爾納韋爾（Van Oldenbarneveld）便出來號召『爲要發展東印度貿易，荷蘭本國及各小公司必須聯合一致成立大公司，吾人必須如此方能驅逐葡西人之勢力，吾人決不能傍觀葡西貿易之衰微。』一六〇一年公司聯合組織法案，提出國會通過。起初尚爲亞姆斯丹特姆商人所反對，但終於一六〇二年接受國會的協助，於三月間成立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 Indische C.）這一官營商業公司便在印尼展開戰鬥的雄姿了。

東印度公司本來是有限公司，它唯一的目的是在追求投資者所希望的利潤●然而爲了利潤的增高，必須實行獨佔。獨佔必須武力，於是又有對領土佔領的必要，對土人的政治的管理的必要……公司一開始便孕育着這必然會發生的因素。公司的資本共六四二四五八八四盾，在荷蘭各重要城市設立六個商業會議所。政府給予這公司以特許的權利，它有二十一年向東洋貿易的獨占權，印度洋航行權，宣戰媾和權，領土獲得權。並在此二十一年中，一切荷人，西起好望角東止馬柴蘭海峽，均不得貿易。此外公司還得用政府名義，與東洋各國領主締結條約，建築城塞，並總督其他一切社員。公司就掌握了荷蘭整個國家的權力，實行『貿易即戰爭』主義。公司便這樣指揮着海陸軍進入到印尼領海和領土來了。

公司以六個支部選出七十三名的理事，複選十七人組成委員，成爲最高的決定機關。這機關曾發給提督樊華爾韋克

●當時投資公司的人並不限定數目，故有投資至七八萬盾左右者。中有富商伊柴克·萊美爾除以自己的妻子及二十三個孩子的名義投入資本以外，自己又申請了五次加入的資本共九萬七千盾。亞姆斯丹特姆市長豪尼爾·巴姆還爲他的女僕二人各投資五千盾。這情形竟像打彩票似的留傳爲千古佳話。

（Van Waerwijck）如下的訓令：

『荷蘭航行東印度之公司船隊，在今日，我們共同的敵人西班牙及葡萄牙對我們所施一切不合理的措置，訴之於殘暴的手段阻止我們荷人之雄志的現狀下，——如他們二囘從海上攻擊我們的勿丹市區，我們收買安汶及摩鹿加土人的土產時慘遭他們虐殺，此種經驗已日多一日，——並鑑於他們企圖致送賄賂，唆使土侯及領主對我們荷人之反感，我們爲保護荷人及友邦國民，並各地土人，並爲期東印度貿易之促進與安全，必須對西班牙葡萄牙人採取攻擊的戰略……。』

公司在這種訓令之下，最初在各地建立了商館，如格里西（Grisse），柔佛（Djohor），巴丹尼（Patani），勿丹（Bantam），馬加撒（Makasar）惹加爾答（Djokarta）和迦巴拉（Djapara）等地。接着從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手中奪取了摩鹿加佔領了安汶，又利用武器順次占領出產香料的各島，終於造成香料貿易的獨占形勢，接着再在這些島嶼上驅逐了葡萄牙人，和領主締結通商條約，禁止他們和其他各國人貿易，俾使物品的價格得以壓低。

公司在一開始若干年中，那收入的利益真的非常可觀，自一六〇二年至一六一〇年止，平均不下百分之三十二·五。八年後，第一囘的紅利便得百分之七五。一六一一年爲百分之五〇。一六二五年以後平均在百分之十八。●

在一六〇七年公司委任孚爾霍姆爲提督，指揮船隊出征時，公司又發給如下的命令：

『勿丹與摩鹿加羣島，是我們狙擊的目標。本公司嚴命貴提督，應特別注意在上述島上之丁香與肉荳蔻的生產。

● 此係見於日人的統計，但印尼歷史却說在公司的整個時期，紅利之分配爲百分之三千六百。」

佔領該島領之法，或以武力，或以條約，惟貴提督之努力是賴」

公司佔領安汶並由葡人手中奪取其佔領地推得那帝島，均利用葡人與土人的紛爭。其設立商館於勿丹，即以驅逐與荷爲敵之英國人爲對象。徒以在歐洲方面，英荷兩國之友好關係未破，還沒有展開公然的鬥爭。故在這個時期裏，惟努力於壓迫其二大敵人，葡人與西人。其他爪哇島內則利用王國間的反目，和都市間的衝突，以大艦隊與武力壓迫土人進展貿易。

至一六〇九年，十七人委員會又命令彼得波斯（Pieter Both）爲第一任總督並設立一個以五人構成的印度參事會協助他。各地不但設立商館，並且建要塞、碼頭。一切船隊均歸總督節管指揮。總督之權非常之大，監督社員營私，監視土侯及土著官吏之思想行爲，探查來日可設置行政管理之海軍基地，並企圖香料羣島之全部佔領。波斯就任後不久，率領十一隻船隊到達勿丹。其間有僧侶、工程師、及婦人三十六人，這分明顯示了佔住的意向。那時荷蘭的總督署，即設在安汶。

一六一四年波斯總督的後任，爲蘭斯特。約一年後公司又委任駐摩鹿加羣島的特克爾勞倫斯萊亞爾爲第三任總督。彼時摩鹿加羣島英國人勢力逐漸抬頭。萊亞爾爲努力於驅逐此項勢力，將爪哇事務交給前任總督時代貿易總長並參事會參事哥昂（Jan Pieterssoon Coen）担任。

當時勿丹英國人勢力加強，兩國關係逐漸惡化。哥昂認爲惹加爾答——即今日之巴達維亞——可作荷蘭永久根據地。即於一六一〇年從勿丹撤至惹加爾答。改造商館，建設城塞。依實力與計劃，爲驅逐英人之準備。但當時英荷之爭，不僅在勿丹惹加爾答一帶。在荷領的安汶及蘇門答臘沿岸英荷二國商業競爭非常劇烈，事態已經十分嚴重了。一六一九年哥昂被任命爲總督，即與英人宣戰。禁止英船停泊於彭達、安汶、摩鹿加各地。同年五月荷人以惹加爾答爲根據地，進擊英國各貿易基地，大敗英人。七月英荷成立和議。這時英國祇有二十八隻商船，而荷蘭已有八十三隻商船。東印度海上的貿易大權自

然掌在荷蘭人的手中。

一六二一年三月，惹加爾答改名爲巴達維亞。市容更加整飭了。人口在五年間，自二千人增至六千五百人。並沿海建築了鞏固的城寨。城內設市政廳及公司事務所。另一方面確定英荷關係，訂立二十年協定。內包爪哇胡椒英荷兩國共同買入，其利各半；摩鹿加香料貿易，英國不能越出三分之一等。

在哥昂任內，創造了彭達島一頁黑暗的歷史。彭達土人，爲拒絕依照契約拋出香料，而願將高價賣給英國人時，哥昂即佔領其地，並捕獲七百八十九人，送至巴達維亞。其中領袖們大部分被虐殺了。餘則充作奴隸。許多當地土人逃入深山，輾轉死亡。哥昂即將公司一部分職員，送至彭達島，栽培特產肉荳蔻等。其收獲物以一定的價格讓渡公司。奴隸勞動首先在彭達島實行了。彭達島有一萬五千住民，由於哥昂這種措施，或被殺戮，或終身淪爲奴隸，沒有一個自由的農民了。

一六二三年初，卸賓蒂爾（De Carpentier）繼任總督。在他的任期內，即在巴達維亞開始抽取人頭稅(Balasting)。並在安汶發生了一次殘酷的虐殺。❶引起英荷極大的摩擦。這時英國在爪哇惹加爾答尙有商館，後即撤退至勿丹。一六二二年卸賓蒂爾開始與馬帶拉姆王國修好。一六一九年在馬帶拉姆王國領土內多彭（Toeban）的商館，爲馬帶拉姆人掠奪。一六二三年荷人征服了馬都拉。一六二四年允馬帶拉姆王國之請，以增多土產爲條件，征服泗水。一六二五年，征服婆

---

❶ 一六一九年有若干日人爲英人工作，以事被捕拷問之後，知有陰謀暗殺當地荷人長官斯賓克（Herman Van Spealt）的企圖。於是有十英人十日人一葡人被判殺頭。印尼歷史有一木刻，將犯人四手脚釘在架，在他斫下的頭上，灑以火油焚燒。除活犯則跪跽在前，殘暴之狀，不忍卒看。

羅洲西部，隸屬於公司。

一六二七年，哥邦重任總督下車伊始，即遭勿丹人圍攻。接着又有馬帶拉娒人民軍自東邊進攻。哥邦死守孤城，竭力抵抗，終於因爲馬帶拉娒缺乏軍糧，不繼而退。一六二九年馬帶拉娒人第二次進攻，但又因疾病流行，仍告失敗。哥邦在此次作戰中死亡，時在一六二九年九月二十日。

一六三六年台曼（Antonic Van Diemen）繼任總督，可說是東印度公司的黃金時代。巴達維亞城市更形繁華，中國人的製糖業，此時也抬頭了。巴達維亞人口已上九千人，內有三千爲荷人。他並編纂公司最高委員會及總督所發之法令爲一書，名爲巴達維亞法規，後成爲東印度法典。

這時搜括詳盡之摩鹿加羣島的人民，羣起反抗了。農民飢餓無食，商人遇被走私，求食安汶，但又遭法禁，各地每時每刻都發生騷動。公司負責人一無辦法。台曼親至摩鹿加鎮撫，漸告平息。

因之，荷蘭不得不再擴大獨占權，準備掃除葡萄牙人勢力，首先清除了錫蘭島的葡人。其次，進攻馬六甲。一六〇六年第一次聯合中國商人共同進攻，未得成功。一六三二年再行進攻，仍舊失敗。到這時——一六四〇年又大舉進攻了。聯合柔佛蘇丹爲內應，並以欺騙的手段進入葡萄牙總督署，刺殺總督，方才奪得了馬六甲。

但在另一方面，爪哇貴族的反荷運動也展開了。由馬帶拉娒國的大皇帝領導發起來的杯葛，禁止爪哇人賣米給巴達維亞。杯葛相持好久，至一六四六年大皇帝之子亞孟古拉（Amangkoerat）始與荷人訂約。荷人應允爪哇人得在任何處經商，包括摩鹿加在內，巴達維亞亦得派使至馬帶拉娒以資聯絡，米禁始開。

一六三三年公司與勿丹人作戰。勿丹人反對荷人的各項苛虐的法令，至一六四五年勿丹人的反對運動暫告平息。

一六四五年台曼死後，由卡里爾·林尼爾斯（Karel Reineers）繼任總督，摧毀那帝及安汶人民又起來暴動了。因爲那里荷人官吏嚴禁黑市，並毀去丁香園減少生產，提高物價。荷人官吏弗特斯爾（Vlaming Van Oudshoorn）以極盡殘酷的手段，消滅了暴動。

一六五三年麥祖却爾（Maetsuycher）繼任總督。他再行擴大商業專利，自非洲南部沿印度至中國南海，直至日本都有荷蘭商館設立。最後又與在錫蘭和葡萄牙人宣戰，將葡人一切財產盡行掠奪。至一六六一年，荷葡兩國媾和，遠東所有葡人財產已盡歸荷蘭所有了。一六五八年，巴拉滂蘇丹率人民起義，掠奪荷人商館，發生了劇烈的戰爭，後又修好重建商館。一六〇七年之前，公司已於蘇西巴東設立商館。蘇西這時爲亞齊的屬國，蘇丹伊斯康達爾（Iskandar）統治區直達英德波拉（Indrapoerar）一六五六年馬加撒與公司發生大戰，馬加撒王哈桑諾定（Hasanodin）反對公司在摩鹿加之商業專利權，並不許荷人在馬加撒設立商館。因與摩鹿加人聯合起義，卒將荷人擊敗。一六六〇年荷人又自巴達維亞派兵征討，依然失利。第三次（一六六六年）荷人派斯片爾孟（Speelman）率大軍進攻，並與武吉斯王阿羅巴拉加（Aroe Palaka）聯合進攻。哈桑諾定卒告失敗，遂訂屈辱條約。馬加撒認公司爲保護人，割讓弗羅萊斯（Flores）和松巴華（Soenbawa），開放馬加撒商埠，馬加撒人一律停止與摩鹿加貿易，荷蘭出入口稅都要免去，馬加撒一切堡壘均行毀棄，賠償戰費計奴隸二千人，銀幣（Ringit）二萬五千。至一六六九年哈桑諾定又復展開鬥爭，又爲斯片爾曼所征服。於是即以亞羅巴拉加繼立爲馬加撒皇。

在以上的叙述中，東印度公司的商業獨佔，是在擊退西歐的勁敵，剿平當地領主及人民的叛亂中獲得的。荷蘭在這七十餘年中，爪哇外國的『殲滅戰』是大大的成功了。商業獨占的規律，不但僅僅消滅反對勢力爲止，而且還要擴大奴隸勞

勤的生產，使那些被佔領的土地上的人民的勞動，全部成爲無報償的供獻出來。在東印度公司前一百年間，他對印尼進行其商業獨佔的方法，大約有如下的三種，而軍事征服的索款賠償的方法，還不算在內的。

第一是 Contingent 也可叫做分租制。實行那種制度的地方，大都已爲公司所征服了的，政府對於居民沒有一定的租額，視其土產收穫的多寡，抽成納公司。還有如實物地租，彭達島就是一例。

第二是 Verplichte Leverantien 也可叫做强迫供應制。實行這種制度的地方，大都並非完全征服，而爲附庸國，其最高統治權力依然操在公司手中。而此種附庸國和皇族們，大都已與公司訂立專利條約，每年要供應多少數量的土產。公司爲欲附庸國切實履行條約義務，每取劇烈手段，責令其將預定貨物照約繳足。而附庸國的王公們自然祗好誅求於人民了。然，貨物也訂定一定的價格，但價格均極低廉。而且貨價轉入王公之手，人民是否得到剩餘品和榨取品的報償還是問題。而公司爲要貫行此項强迫供應，就得派大軍駐紮那里，以資鎭壓。這就如安汶與摩鹿加。

第三，凡是獨立的王國，公司則儘量和他們聯絡，交好，增强公司勢力，伺機再圖侵佔。而在公司政治軍事尚未能全面控制這些地方和國家時，則實行一般的商品貿易。這在一六七〇年以前，爪哇各地，大致如此。❶至於東印度公司『極度無信義，賄賂，虐殺卑劣的圖畫』，我們還不可勝計呢？即就以上三點經濟剝削意義上說，荷蘭是在印尼第一，加强了奴隸生產，擴大了奴隸勞動（與馬加撒訂約二千個奴隸作爲賠償。）第二，是使軍事的掠奪增强了共同社會的負担，貴族王公坐收部分的利益。第三，則以商品經濟控制了一切自由區域，使貴族商人加强對人民的榨取。東印度公司的侵入，已使印尼農家共

❶ 參看沙利編印尼歷史。

同社會發生動搖，怕是事實吧。

第五節　爪哇反帝反封建鬥爭的展開

荷蘭對於爪哇的侵略，主要是採取第二第三種方式。他一方面強迫勿丹依照條約供應物資，另一面則向馬帶拉娉用聯絡分化的手段搜集物資。但同時在他一切商館設立的地方，和巴達維亞，卻擴大着奴隸勞動。所以那結果必然造成四種現象：第一，封建領主必然加強對農民的榨取，共同社會農民不勝負担，造成生產窒息狀態，發生了奴隸叛亂和暴動。第二，小貴族，商人和自由商人失却了商業自由，必然聯合起來反對東印度公司這種商業獨佔政策。他們或者聯合貴族領主，或者聯合人民，展開劇烈的鬥爭。第三，香料貿易品的生產，和共同社會農民需要的生產，越來越造成分工的現象，封建領主，甚至於可能把若干出產香料的農村，轉變為全面的奴隸勞動。而若干不宜於種植香料的共同社會，轉而更鞏固其自身的體制。第四，鄉村隸屬城市的關係越來越密切，自由商人的活動地盤也比較地增大，華僑在這里獲得了他發展的路途。——但人民有時又受封建領主的限制而感到不平，他們反封建和反帝的意識也就此生長了。

一六七四年以來爪哇的一連串暴動起義的事實，便有上述的原因存在着。

一·一六七四年帶羅諾·迦育(Taroeno Djojo)的起義

一六四六年公司曾與馬帶拉娉國王亞孟古拉第一訂約。代表封建貴族商人利益的亞孟古拉，以公司允許爪哇商人的活動，便與公司和好了。但商業的相互活動展開，公司的勢力必然更深入馬帶拉娉，使貴族商人大受壓迫；大貴族則將轉

入於寄生公司身上的一個階級去這就造成貴族商人與封建領主的分化。到了一六五二年，公司又要求訂立新約。在這新約中，訂定公司與馬帶拉姆以吉泰羅姆河（Tjitaroem）爲界，但在那河的南塘伯里嗄根（Priangan）區域，還沒有協議歸誰。這時候公司便派代表和亞孟古拉第一商議，自然帶有強制性質。這引起了人民辱國失土的憤恨。且由於亞孟古拉對人民的榨取時刻加深，於是在迦育的號召之下，反帝反封建的起義便展開了。

帶羅諾迦耶是馬迦巴葉的後裔，一個有很高理想的人。被稱爲「Leer man」（有主義的）。是從馬都拉來的人民，都歸向他。他是事實上的「拉迦」。有許多的信從者。首先全馬都拉人民都信仰他。他們都不滿意馬都拉行政官扎克拉寧格拉（Tjakraningrat）的對荷蘭的趨奉。他和格里西（Grisse）的回教大學者聯絡，因爲在亞孟古拉第一的統治下，回教已受到了很大的威脅，封建領主與回教商人的利益發生了衝突。他又得到亞孟古拉第一的兒子亞第巴帝亞蒙（Adipati Amon）的協助，因爲他反對他父親的作爲。他又得到一個馬加撒的大勇士，這是全爪哇聞名勇猛的人。他們當公司代表離開後，便訂下『同盟起義』。他們還到勿丹去聯絡那里人民，領袖是蒙特馬那羅（Montemanaro）不幸蒙特馬那羅與蘇丹意見不合，一切馬加撒人都被逼離勿丹而到爪哇東部來了。在這個時候，迦育已打下了馬都拉，即發兵來爪哇。亞孟古拉第一也像亞洲各國無恥的封建領主一樣，乞援於公司。公司初起不允所請，讓爪哇戰爭揭開了後，再等機會但馬加撒人是更反帝的，因爲他們大多是商人和被迫離土地的農民，他們破壞了並掠奪了在東爪哇一帶的荷蘭的商館。因之，公司派去一聯隊兵士。公司雖然擊敗了馬加撒人，但爪哇東部和中部已全入迦育手中。人民響應起義，公司本身受到威脅了。公司乃派遣司令官斯片爾曼（Speelman）出征。最初斯片爾曼企圖與迦育訂立和平條約，爲迦育所拒絕。公司即與亞孟古拉商議，由馬帶拉姆負担戰費，並割讓若干土地給公司，以此爲條約，對迦育發動戰爭。迦育軍隊向城市進攻，掠

奪了王城，一切所有的皇族及馬迦巴葉王族都搬到吉迭里去。亞孟古拉逃到巴達維亞去。亞第巴帝亞蒙（Adipati Amon）便即皇位，稱亞孟古拉第二。但他又不為人民所擁戴。其兄彭吉蘭波加爾（Bangeran Poeger）自立為帝。亞孟古拉第二赴迦巴拉（Djapara）。和斯片爾曼訂立屈辱條約，承認亞孟古拉第二為馬帝拉姆皇帝，公司得在馬帝拉姆自由經商並開蘭彭（Rembang）為商埠。公司進口貨不抽稅，吉老橫（Kerawang）和伯里恩根（Priangan）的一部分割讓給公司，三寶壠割讓給公司。全爪哇沿岸，作為公司戰費的抵押地。直至馬帝拉姆能夠償清戰費為止。

但這並不為那時的總督麥祖吉爾所接受，因為這條約和公司最高當局計劃相抵觸。而且迦育兵力又不可慢視，勝負之數未卜，於公司是很不妥當的同時全爪哇回教徒都反對亞孟古拉第二和公司親善，也是使公司不得不加以考慮的。

先時勿丹人民已與公司不斷的發生戰事。一六五六年的戰爭，至一六五九年始平息。勿丹是爪哇最早與回教商人發生關係的地方，同時也是西歐商業勢力最早伸入的地方。那裏又多香料出產，封建領主與自由商人的利益尙稱一致。農民已部分轉入交換價值的生產中，所以那時蘇丹亞杜爾弗泰（Adault Fatah）極為人民愛戴。他有復國的理想，他想恢復回教商業自由的原則，願與英法共同通商，至此，他便和迦育聯合起義。亞孟古拉第二益發沒有復位的希望了。

公司總督麥祖吉爾逝世。代替的是里克羅夫樊貢斯（Rijkloff van Goens）。他明白勿丹蘇丹的企圖，便召回斯片爾曼去鎮壓勿丹的反抗。又派一強大軍隊至爪哇中部，由胡特（Hurdt）和馬丁（De St. Martin）兩人統率。公司利用武吉斯・亞羅巴拉加王的軍隊，抵擋勿丹人民軍的進攻，但這項武吉斯軍後又被派至爪哇東部。他們從迦巴拉直向前進攻，終於擊潰了迦育軍隊。迦育出走，公司搶回馬迦巴葉故都，其後即由亞孟古拉割讓給公司；但亞孟古拉仍不安於位。人民不斷攻擊他，干涉他一切行政。這自然是關於封建地租方面的。迦育又二次發動戰事，為武吉斯・亞羅巴拉加所敗，就逃

被殺。而勿丹的起義，也爲斯片爾曼所平復了。斯片爾曼到貢斯去職後，他便繼任總督了。他是公司中最善征的將軍，但他每一次成功都利用叛徒亞羅巴拉迦的軍隊。這一歷史的罪頁，造成現在武吉斯人還常常反對爪哇的民族統一運動。

這一次全爪哇反帝起義，無疑是回教商人底最後的掙扎。他們一方面反封建領主對帝國主義訂立屈辱條約，限制他們商業的發展，但另一方面又恢復了其自己的封建主義的政治，因此，不能適合全體農民的要求，所以反帝鬥爭不能擴大而堅持下去。但在他們的鬥爭中已使封建領主及帝國主義幫兇（如武吉斯皇）的面目都暴露了。這使人民覺得祗有基於自己力量，才能澈底反帝。歷史給予爪哇人民的教訓，就是如此。

二• 奴隸暴動與奴隸主的叛亂

公司在他發展中，已暴露了自身的矛盾；公司內部的虧欠已日深一日了。斯片爾曼被撤了職，荷蘭本國方面派約翰康孚斯（Jahannes Camphuijs）繼任總督。這是一六八四年的事。

這時有一個奴隸出身的梭拉巴第（Soerapati），他是峇里人，被徵到巴達維亞當奴隸。之後，又當警察，並升爲軍官。但他與勿丹的大蘇丹聯合起義了。他反對公司進攻伯里恩根。之後，他又去馬帶拉姆。康孚斯總督爲催促馬帶拉姆的借款曾派馬腰•戴（Major Tak）㊀前去，有七十名兵士爲梭拉巴第所殺。梭拉巴第並至巴梭瑠恩（Pasoeroean）建立

㊀這恐怕是個中國人，中國人在一六一九年便有甲必丹制。甲必丹制是荷蘭人組織中國人作爲侵略和剝削的工具的。爲公司徵收租稅，正是這些人工作之一。

一個小王國。之後，領十日大，直到馬朗（Malang）和吉迭里。

亞孟古拉第二去世後，其子麥斯王（Soenan Mas）即位，爲亞孟古拉第三（Amangkoerat III）。他是個非常勇猛的人，和其叔父波吉爾（Pangeran Poeger）不和。但波吉爾另有一派勢力，一些大貴族們附和他，等到麥斯與梭拉巴第相聯合時，波吉爾便自立爲蘇丹，稱巴古•波華諾（Pakoe Bowono）。於是發生了內戰。麥斯逃到梭拉巴第處，要求援助。公司聯合巴古•波華諾軍隊跟梭拉巴第軍隊大戰；卒將巴薩羅恩擊敗，麥斯王被執解至巴達維亞充軍到錫蘭島。但戰爭至一七一九年始告平靜。

在這一次反帝鬥爭中，由奴隸出身的梭拉巴第，依然是代表回教商人和封建主義的思想，而展開鬥爭的。但以一個與爪哇人民毫無相關的人，而能以部分武裝，即在馬帶拉姆王國中輕易地得到許多領土，這一事實便說明封建王國和共同社會中間疏隔的距離。帝國主義越向爪哇侵入，封建領主的寄生性質越發擴大，因之封建領主和人民的聯緊也越遠了。封建的貢稅變爲共同社會仇恨的拋出。這便造成誰都可以來領導他們做皇作帝的形勢。

到了一七二一年的時候，又發生一件奴隸主謀叛的事件。但其中有若干奴隸向公司告發，這才知道奴隸主彼得•愛爾貝婁爾（Pieter Erberfeld）有一個計劃，他聯合同黨，企圖殺害歐人領袖，統治巴達維亞。於是彼得及其同黨都被捕砍頭了。其中有一爪哇人名加爾泰特拉（Kartadara）。彼得家被毀去，祇留一牆，把他的頭蓋骨放在那牆上。至今這紀念物尚留在巴達維亞牆上，並有文告不許任何人於其地建屋或種植什麼。彼得被殺時，已六十歲了，據說神貌自若，毫無懼容。這證明其陰謀是確實的了。

但這件事歷史家認爲彼得與總督間（Zawarde Kroon）有財產上的爭端，因而發生的。在我們認爲那正是公司的

獨佔貿易與自由商人及奴隸生產所有者間的矛盾的爆發。東印度的獨占貿易的性格，是必然反對非公司所屬的奴隸生產和獨立的自由商人的，除非那商人能作爲公司貿易的買辦。消滅反對獨占傾向的工作，正是公司最大的任務。彼得的遜骨怕在說出這一歷史的祕密。

三、「中國革命」㈠與反奴役的戰爭

荷蘭在侵略印尼的每一階段中，都大量吸取中國人的勞力作爲他侵略力量的滋補。到了一定的時候，那種力量成爲他反對力量了，他又予以斷然的消滅。

自十七世紀初到十八世紀中葉，中國人爲荷蘭帝國主義所盡力的，大約分做如下的方面：其一，培養中國小商人，作他商品經濟的觸鬚，深入印尼鄉村，建立小商店，收買土產，推銷日用品；並帶收地租。（强迫種植制執行後這一作用更發展了。）其二，是利用中國商人的積蓄從蔗園的開闢與製糖業的確立中，擴大奴隸生產。其三，是吸收中國剩餘勞力，幇同都市的建築及手工日用品的製造。因之中國人進爪哇的越發多了。卽就巴達維亞說，到十八世紀初，已有一萬多人。遠在十七世紀初——一六一九年——哥昂爲動員這支「中國的勞動軍」或者說是「侵略的別動隊」，在中國人中選取蘇平江（So Beng Kong）爲甲必丹（Kapitein）。這以軍隊大尉的名義，給華人領袖，就可見侵略者動員這支別動隊的意義了。他是華人中內部事宜的担當者，是中國人的包工頭，也是荷蘭經濟政治的先遣隊。

㈠沙利編的印尼歷史稱紅河之役爲「中國革命」。

因爲巴達維亞中國居民的增多，於是失業者也跟着出現了。社會秩序不免不安。勞動力的過剩便使荷蘭帝國主義想用政治權力將那些勞動力所有者轉化爲奴隸出賣。這種奴隸的出賣，勞動力的掠奪的事，在東印度公司已行之有素的。

一七〇六年，政府下令掃除中國人失業人員，予以種種入口與居住的限制，但並未見效。中國失業農民手工藝者還是不斷地祕密入口。於是在一七二二年政府下令禁止中國游民住在巴達維亞，並予以全體逮捕。據說這一批人中，一部分是遣送回國，一部分則送到彭達島和錫蘭這些荷蘭奴隸生產的王國去。還有遣送到南非那里公司經營的香料園中工作的。除非中國人確有職業或請得了居住證的，此外一律被逮捕了。

但政府官吏趁此機會，爲發給居住證，便大索賄賂。而失業的洪流仍未止，盜竊之事，不斷發生。至一七四〇年七月，政府最高當局認爲此事爲一切中國人所策動。因此如無居住證者全都逮捕，加以手鐐拷問，擬發配至錫蘭作工。這使中國人騷動了，謠言蠭起，盛傳此項被捕者，將投入海中了事。政府漠不關心，並將其中中國善良居民並富翁都擬發配到錫蘭島去。

十月，中國人準備鬥爭。政府聞訊，即唆使歐洲下層人及兵士和奴隸，全體武裝，向中國人進攻。戰鬥繼續了七日七夜，中國人被殺被擄，居屋被毀者不可計數。總計被殺者有好幾千人，財產則全部蕩盡。拋屍巴達維亞河，河水爲紅。故今日中國人以此役名爲『紅河之役』。

政府並未制止此種屠殺行爲，且將關在牢中之中國人盡行放出，俾使暴徒得一一予以虐殺。這一來，巴達維亞便沒有一個中國人和富翁了。據說巴達維亞也就平安下來，但巴達維亞是不能沒有中國的血汗去滋養他的，事後中國人又被允許進住，以繳出武器爲條件，並集中於一處，即今日之所謂『中國村』。

但此次『中國革命』並未停止，而且蔓延到爪哇中部去。同時公司也爲了這事件，總督凡爾却尼爾與公司參事會委

員之間，發生了意見和衝突。其中領導者爲樊•伊姆霍夫。雙方直控至荷蘭本國。凡爾邦尼爾被召回，中途被逮，解回巴城囚於獄中，等待開審，事經九年未決，總督死於獄中。

一七四三年伊姆霍夫就任總督，但因此事件，散居於爪哇中國人便進行報復。他們到處發生騷動，攻擊荷蘭商館，並殺戮歐人。中爪哇一帶如蘭彭（Rambang）遡那（Djoena）等城市，荷蘭商館被掠奪，荷人被殺了。之後，中國人民軍又進攻三寶壠。騷動發展之後，不少爪哇人參加其中。馬帶拉姆王鮑華諾第二見荷人勢力日削，自己的人民與中國游擊隊相互聯合，聲勢極爲壯大，中爪哇荷人地位動搖了。連馬帶拉姆加爾泰棱拉（Kartasoera）之荷人城砦商館也被攻破了。他便和中爪人民軍聯合起來。公司乃整備力量，派兵進剿，又得馬都拉行政官却格拉寧格拉（Tjakraningkrat）之助，進兵馬帶拉姆。

鮑華諾第二，見中國游擊隊及爪哇人民軍勢力漸減，又復投向公司。爪哇人民大不以爲然，堅持與中國游擊隊聯合，反抗到底。因將鮑華諾驅逐，舉麥斯•加侖第（Mas Garanti），即被充軍至錫蘭的麥斯王之孫）爲帝。於是印尼與中國兩民族人民的反奴役鬥爭，更廣大地展開了。但最後，總歸失敗。公司勝利後，又從鮑華諾第二得到了若干土地。

四•馬帶拉姆的覆亡

馬帶拉姆封建領主，在執行東印度公司商業獨佔政策過程中，無疑增加了享樂的生活和財富，因之皇族間爭嗣與爭封地的鬥爭不斷的繼續着。而爭嗣之戰却已發生了兩次。第一次在一七〇四到一七〇八年。第二次在一七一九到一七二三年。但到一七四九年，這內戰又爆發了。

那一年，因爲有一位封建主名麥斯沙第（Mas Saidi）的，他常常干涉巴古·鮑華諾第二的行政安全，因之鮑華諾第二即令他的弟弟孟古·波米（Mangkoe Boemi）去鎮壓麥斯沙第的擾亂。約定這事成功後，將分封土地給他。事後爲大臣所阻，鮑華諾第二廢棄約言，造成兄弟間的不和。

突然有一天，東印度公司總督樊·伊姆霍夫竟到宮廷來調停他們間的爭執。但總督似乎故意在用些奸計，當他們會議中略有爭執時，而斥了孟古波米，激怒他。他就離開宮廷，聯合不滿於皇帝的人們，並麥斯沙第起義了。鮑華諾第二在這戰爭的年頭（一七四九年）裏死去了。

但當他未死之前，他召爪哇北海岸公司總理樊·霍痕特爾夫（Van Hohendorff）到王宮裏密商，他要他決定馬帶拉姆王國的運命。在鮑華諾第二認爲，如果王國爲孟古波米所得，寧給東印度公司。等到鮑華諾去世後，巴古·鮑華諾第三即位，但已不是獨立的王國，而是公司的保護國了。

因此，爪哇人民痛國家的覆亡，而更同情孟古波米。他們大大地集合起來。雖然這戰爭表面上看來是叫做爭王冠之戰（Perangberebaet Malekola），但實實上仍帶有反帝性質。他們雙方軍隊在波谷華特河（Bogowonto）的附近展開戰爭。孟古波米軍殲滅了公司的軍隊，司令官克萊兒克（De Clercq）被俘而死。勝利後，孟古波米收復許多失地。不幸的是起義軍中又發生內爭，孟古波米與麥斯沙第爲了權利相互不和了。公司於是向孟古波米提出和議，分馬帶拉姆爲二部分，一部分屬於鮑華諾第三，一部分屬於孟古波米。鮑華諾第三自然接受了。但孟古波米最初拒絕一切建議，之後又被迫接受。於是馬帶拉姆王國便分爲二部分，一爲梭拉加爾答（即梭羅）屬於鮑華諾第三，一爲迦耶加爾答（即日惹）屬於孟古波米。而二王國均爲公司的保護國。

但麥斯沙第因一無所得，仍繼續鬥爭。至一七五七年又得分封麥斯一塊土地即沙拉蒂加。(Salatiga) 號稱孟古內格羅王 (Pangeran Mangkoe Negaro) 封建領主利用人民的血肉來爭取自己的地盤，這正也如亞洲一切王國一樣。但馬蒂拉姆王國便從此全部滅亡了。

五• 勿丹的騷動

和馬蒂拉姆王國一樣的運命，也落在勿丹國上。公司一樣是內爭的幕後發動者。

蘇丹柴諾爾•亞利芬 (Zainael Arifin) 爲其妻所迫，要把太子古斯蒂 (Pangeran Groesti) 放逐國外去，另立次子佛蒂馬。(Fatimah) 這事爲公司所知，公司的黑手便伸入了。公司當古斯蒂來向他們控告其中委屈時，便把他逮捕起來，放逐於錫蘭。蘇丹亞利芬也被逐於安汶而死。佛蒂馬便接受勿丹的統治權。

但勿丹的人民對這宮廷的喜劇，覺得非常痛恨。全部拒絕佛蒂馬一切行政，實行抗租。而且爆發了起義。佛蒂馬求兵於公司，但起義的人是得到了好幾次的勝利。

騷動被壓服了以後，勿丹實權已入公司之手。自一七五〇年起一切行政均出自勿丹公司長官約可摩西爾 (Jacob Moseel) 之手。公司爲欲平息民心，又將佛蒂馬及其同僚放逐，請回太子古斯蒂，並立故蘇丹亞利芬之弟爲臨時的蘇丹。

勿丹自然也訂約承認爲公司屬國，並割讓土地 (一七五二年) 但勿丹人民暴動却還繼續了好多年。

勿丹的人民鬥爭往往表現爲自動自主的性質，這和馬蒂拉姆的人民鬥爭往往由封建領主和貴族商人所領導的，其間有很大的不同。這說明一樁事實：勿丹的自由商人與自耕農已有一部分勢力了。但是因爲在封建領主的出賣下，帝國主

義勢力的强大，人民還是不能得到勝利這正是殖民地人民可悲的命運

第六節　東印度公司的歷史命運

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走向獨佔帝國主義，就成爲資本主義的掘墓人。而商業資本則從商業掠奪走向獨占，形成資本主義的原始積蓄。但原始積蓄的過於豐盛，資本的惰性轉上商業高利貸的階段，反而做了工業資本發展的障礙。這樣的一種歷史命運，分明寫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時代的命運簿上。

荷蘭在東印度商業的獨佔情形，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所謂原始積蓄』一章所寫者：

『殖民制度像溫室一般，使貿易與航海業成長。獨占公司是資本累積的强有力的槓杆。殖民地對當時在萌長中的製造業提供了市場；更依市場的獨占引起加强的積蓄。在歐洲外部直接由刼掠、奴隸化、殺戮等手段所蓄積的財寶，都流到母國轉化爲資本。首先給殖民制度以充分發達的荷蘭在一六四八年已達到商業勢力的頂點。它對於東印度貿易，對於歐洲東南部與西北部間的商業，幾乎全部獨占着。它的漁業，海運業，製造業，都凌駕於一切其他國家。荷蘭共和國的總資本額，恐怕比歐洲其他諸國全體的資本還要大。』但居里希（Gulich）忘記補述的一件事，是在一六四八年把歐洲其他一切國家的民衆綜合起來，還不敵荷蘭民衆那樣工作過度，那樣貧困，那樣遭受兇暴的壓迫。』然而相反的一個規律，則是又爲下一目的所說：

『威尼斯盜掠制度上諸種卑劣的行爲，就是荷蘭的資本財富的祕密基礎之一；因爲威尼斯在瀕於毀滅的過程中，曾對荷蘭貸與巨額的貨幣。英國對荷蘭的關係也是如此。在十八世紀初葉荷蘭的製造業已落在人家後面好遠了。

已不復是一個優越的商工業國家。由是，自一七〇一年至一七七六年，荷蘭的主要營業之一，就以其大的資本貸與他國，特別是貸與英國——它的有力競爭者。』資本的原始蓄積所造成的惰性，就是如此。封建階層與大商人的食利生活不必全賴製造業上取給。掠奪所得的利潤較之製造業更爲有利，這便鬆懈了製造業的發展而轉向高利貸了。

東印度公司的沒落主要由於這一歷史的法則。而且由於這一歷史法則，再決定了荷蘭殖民地的運命。如果荷蘭要以一個工業國家的姿態出現，那麽對印尼採取農業自由政策，從而分解了印尼的農業共同社會，還是不可能的。荷蘭的商業高利貸資本要轉上工業資本，還須對殖民地一個更高度的長期的榨取。這便成爲東印度公司結束以後，強迫種植制實行了這一歷史規律之實現。

在東印度公司時代，荷蘭對舊有商業勢力的擊破（對西班牙與葡萄牙）對新來商業勢力的排擊（對英國），那真如我們上面所記述的已極盡了海盜們的能事。但在他獨占了印尼商業專利之後，對印尼內部的榨取又是怎樣呢？海來立庶（Emil Helerich）在荷印拓殖制的研究中●說：

『比之於英國的東印度公司來，則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是祗以政治力量榨取土人的收穫的；除些少例外，幾乎不曾企圖過自己資源的培養。公司獨占了東印度貿易，從沒有經營過基於一種私人創意的事業。耕作專賴土人之手。公司自己也沒有從事栽培的企業。指導土人的，祗有强制。以低廉的代價收買土人的產物。當時代表的產物香料，祗局限於安汶，彭達這些三二個島嶼。其外，爲要撲滅香料的栽培，還特別組織遠征隊，而又在這些島上的商館，不絕地調節在

● 係轉譯自日人淺香末起南洋經濟研究之摘錄。

土人的栽作面積和產額。爲了生產的增加使香料在歐洲價格下落，便實行生產的毀棄。因此，常常引起土人的暴動。香料以外，如咖啡、甘蔗、印度藍，也不會自發地進行過有組織的合理的栽培活動。祇賴橫征暴斂的榨取。如果農民的收穫量稍爲過了一定的水平，就毫無容赦的限制生產。公司就祇以一個唯一的農產物的購買者出現，荷蘭是唯一的市場，

在這里，商業的獨佔，不但沒有改變了被剝削民族的農業生產，而且破壞它生產。一方面，又將其過剩的勞動力轉化爲東印度公司商埠興築的奴隸勞動。這在公司和馬加撒王訂立的條約中，已充分說明了這件事。但在這樣限制生產，破壞生產的情形下，是否減輕了土人的賦稅的負担了呢？絕對沒有。破壞生產是爲維持歐洲市場香料的價格，而賦稅的徵收，却爲了增大公司的收入。這種賦稅是公司對土人無償勞動的吸取，擴大這一部分無償勞動的收入，正是壓低勞動價格的手段。破壞生產無異于壓低勞動價格。據日人井出和太指出：『公司的收入基礎，在于貿易利益的獲得。凡是政治力所及的地方，都徵收租稅。從歐洲人方面以現金徵取遺產稅、死亡稅、兵役稅、與財產登記稅，這種種的直接稅，並徵收關稅、印花稅等等的間接稅。在土人方面則課以市場稅、入市稅、及椰子酒稅等的消費稅，更有作爲直接稅的，是在一定區域內課以一定的人頭稅。一七七三年對一個地方的村長課以六百盾以上的法外稅額，而當時的米價不過二十五盾一噸。這種稅金實在是苛酷極了』。因爲那時印尼農民大都以米作稅，所以在這種情形下，印尼共同社會的農民落入于怎樣的命運，是可以想見了，如果讓我們予以概括，那有如下三個特徵

第一，印尼農民如居住在公司直接政治力達到的區域，他就須以實物的部分——大都是米——作爲無償勞動而供給予公司。

第二，而印尼農民在他已經放下了勞動力去的若干種植物上，被强制的破壞，也作爲無償勞動而損失了。但於他僅有

的部分的生活物——勞動量上，則又抑低其價格，再擴大其無償勞動的部分。

第三，勞動力的過剩又轉化為直接的奴役，城市奴隸勞動的擴大，彭達島奴隸生產的建立，都說明這一事實

在『生產仍未脫離低級的奴隸勞動，徭役勞動形態的民族，一經捲入為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所支配的世界市場，而以生產物的國外銷售為主要利害關係時，則在奴隸制度、農奴制度、野蠻虐待之上，又會發生過度勞動的文明虐待。』㊀印尼人民就落入在這一命運裏。

因之，招來的便是農業共同社會的經過一度半生不死的乾癟狀態，而非予以破壞不可了。

『流通過程的獨立化，表現了一種兩重性，一方面，它表示了流通仍未能支配生產，卻不過是生產的條件。他方面它又表示了生產過程也未把流通過程吸進去當作生產的一個因素。』㊁

在異族商業資本控制下的販運業，就表現為流通過程的獨立化。但這獨立化的流通過程終於能吸取生產品而被流通出去，那是靠第三者的結合。這便是帝國主義強制的權力。它或表現為軍事的壓迫，或表現為封建的附庸的榨取，公司主要通過封建附庸，而將帝國主義的對外貿易和印尼共同社會的諸生產部份結合起來的。封建附庸則又採取了共同社會所應得到的低賤的勞動報償這部分做他貴族的享樂資本，這正是公司設計使之獲得的，而印尼人民卻是在這全面的無償勞動之下過着採擷身邊的野草（自己僅有的使用價值生產部門）牛馬一般的生活着。前述的印尼人民的起義鬬爭，

㊀ 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編第八章一七七頁。

㊁ 同上第三卷第四編第二十章二五七頁。

即使大半是在貴族商人或封建領主領導之下而展開的，但他們奔赴這一些起義，就決不是偶然了。這是奴隸的盲目反抗。

東印度公司的滅亡，是在于商業的獨佔，從來不曾造成過印尼人民的生產方面的有利條件，增强印尼人民的購買力，轉而促進荷蘭的商業資本大踏步向工業轉化；使公司不但有印尼農產品的國外市場，而且有荷蘭工業品的印尼的國內市場。東印度公司興起于商業的獨佔，但也滅亡于商業的獨占，這是主要的原因。這是東印度公司歷史的命運。㊀而在這情形下印尼民族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不但延緩了二百年，而且走上死滅的路上去。再加上繼此而往約七十年的强迫種植制的推行，印尼民族沒有像美洲的黑人那樣被消滅得將近于完盡，那眞是十分幸運的事。

㊀ 許多人把東印度公司的崩潰歸罪於公司職員的舞弊。他們指出許多事實。月薪七百盾的總督可以拿到一千萬盾歸國。四十盾一月的職員位子可以出賣三千五百盾價格轉讓別人。吉利汶一個六十盾月薪的職員被控年收七萬五千盾。總督年收入三十五萬盾。不錯，這是事實。但一切超經濟的剝削，却正是造成這一事實的無償勞動的掠奪過程，也是當事人混水摸魚的好機會。也有人以爲公司的倒閉是在他掠奪過程中，土地之利已盡了。這並不是的。印尼土地之利並不完盡，否則何能繼續七十年的强迫種植，又何能大闢農場？而是無償勞動的擴大，不能造成印尼國內一個比較廣泛的購買市場，使公司貿易不能在擴大流通中生長。

第五章　荷蘭統治下的印尼社會(中)

第一節　殖民地政府建立後七十年中的印尼社會

在荷蘭東印度時代，印尼的共同社會基本上還沒有破壞；但無疑的，它比較前殖民地時期已經加重了剝削的負担；它提供了帝國主義的利潤，也提供了封建領主的享樂財富。無償的奴隸勞動，基本上是全面擴大了，於是在共同社會生產形態下無償勞動的廣大提供，成爲不可能了。東印度公司的商業掠奪政策便也祇好停止了。

歷史指出帝國主義者的一條道路，那便是撤去這封建的樊籬，使對奴隸勞動的剝削，成爲直接的形式，加大剝削到的勞動量；同時使封建階層退守一隅，變成爲帝國主義所豢養的動物園中的奇獸。這是一條道路。

但要走通這一條路，還得繞上一個高坡。那便是將共同體破壞，使共同體的農民，一個個孤立起來，而由國家給予以一定的土地，在那土地上來進行剩餘勞動的剝削，並以强制的力量把農民的必要勞動儘量縮小，全面轉化爲剩餘勞動。

殖民政府建立後七十年中的印尼社會便向這一條歷史的道路走去的，那是半奴隸生產的社會形態。這一時期，幾乎也經過三個階段：即第一，軍事强迫勞動階段，第二，土地解放階段，第三，農奴制確立階段。

一•尼德蘭政變與印尼的地位

十八世紀末的法國革命，遭遇了反動的歐洲的反對，這時間，荷蘭——尼德爾作了英法鬪爭間的舞臺。印尼也被作爲國際鬪爭舞臺的一角了。印尼作爲英法鬥爭的舞臺已不如過去一般僅爲商品貿易的掠奪，而走上帝國主義殖民地的分割的節目了。

尼德爾的資產階級共和派，是反對尼德爾威廉元首的商業—高利貸統治的。資產階級的共和派逃避到法國去；成立了巴達維亞營，由丹吉爾斯（Daendels）指揮。一七九三年法國向荷蘭宣戰；一七九五年尼德爾實行政變，共和派得到勝利，威廉逃到英國去。而法國十月革命的演變，其影響也便伸入到荷蘭。一八〇六年拿破侖兄弟路易作了荷蘭的國王。尼德爾參加對英國的大陸封鎖，但印尼却爲英國所進襲。

東印度公司宣告結束後，荷蘭政府派了愛勞（Elout）和格拉韋爾（Grasveld）來東印度計劃建立殖民地政府。但他們中途又被召回，改派丹吉爾斯（Daendels）爲印尼總督，那是一八〇八年的事。這時遠東的商業航運全操在英國人的手裏，印尼與荷蘭本國的直接貿易幾乎全部斷絕了。這對于荷蘭本國成爲極大的損失。

英國在這時企圖奪獲印尼是非常明白的，但因爲威廉逃到英國，爪哇和荷蘭元首的聯絡未斷，英國也不便下手。而在一八〇八年一月丹吉爾斯登上了爪哇以後，這情形便完全變更。英國東印度公司便對爪哇積極展開征戰準備。丹吉爾斯把爪哇完全放在軍政統治之下了。

二、爪哇的軍政統治

丹吉爾斯是拿破侖的弟弟路易所選派的。派他到印尼來目的是在守衛並保持這荷蘭（事實上已改爲法國了）的

殖民地丹吉爾斯的主要任務在于鞏固印尼統治中心的爪哇。

丹吉爾斯的權力已如荷蘭的國王的代表，他不但負有履行荷蘭國王命令的義務，而且賦予了便宜行事的權力。軍事獨裁的統治在爪哇又第二次出現了（第一次即在軋迦馬耶時代）他的工作從兩方面入手，即整軍與肅政。

首先第一丹吉爾斯必須完成爪哇鞏固的防務。因爲到這時爲止，各島商權與政權，實際上已落在英國人手中了。丹吉爾斯從爪哇人中抽徵兵士，並設立兵工廠於泗水，設立大砲廠於三寶壠。他又在各地設立警署，建立陸軍病院，和軍官學校。他還關築了一條公路，從爪哇西部直通爪哇東部，自亞依爾（Anjer）到巴那羅根（Panoroekan）爲止，足足有一千公里。這公路便叫做大郵路（Groate Postweg）這條路費去了不少的金錢，也犧牲了好幾千爪哇人的生命。但它對於軍事與商業的意義上說是非常之大的。

丹吉爾斯整備了陸軍以後，又着手整備海軍。因爲歐亞的聯絡已斷，戰艦不能從歐洲開來，他便製造巨大的伯勞島（Perahoe）裝備武器，充作軍艦。丹吉爾斯又開闢軍港於勿丹海岸和馬都拉海岸以資防守。

其次丹吉爾斯着手肅政。他首先掃除政府中貪污與舞弊。公務人員除薪給外，不許有『外快』。接着廢去蘇丹拉迦和村長等代理征收稅賦制度，由政府直接征收，全部充作國庫。他廢除所謂國家貨幣與人民貨幣的兌換的麻煩。設立了一個會計機關（Algemeene Reken Kamar）這種措施似乎可以減輕爪哇人民的負担，而且使爪哇人民生產品有了直接的市場，但因爲軍事的需要，所謂分租制和强迫供應制（Contingenten-du Verplichte Leverantie）仍舊繼續下去。事實上地租的征收反而更增加了人民的負担。

丹吉爾斯把爪哇政治組織改爲中央集權制。他限制過去那些省長縣長等等的自由權利。在巴達維亞建立總督署，一

切命令都由巴達維亞發出。爪哇分爲九區，每區設一歐人駐劄官，執行巴達維亞命令，爪哇人民都得受各區駐劄官和土人下級官吏所管轄。

他並設立法院，土人有土人法院，依照習慣法原則審判。歐人則另立法院，稱爲最高軍事法庭。對於宗教則採取自由政策。以前東印度公司時代禁止耶穌教和基督教向土人宣傳的事，現在則開放了。政府下令不准侵犯任何人宗教信仰。而且從那時候起，印尼有了一家報館叫做『殖民地新聞』的（Coloniale Courrant）由荷文發行，須經過很祕密的檢查方能發行。

這措置，自然使丹吉爾斯和印尼土王的關係日趨惡化了。首先勿丹蘇丹和他發生了衝突。丹吉爾斯爲要建築勿丹北部美橫(Meenwen)軍港，强迫蘇丹供給二千勞動者。蘇丹深恐人民的反對，不予執行。因爲建築這海灣的時候，勿丹已供應了一千五百名勿丹人。爲了過度勞動，他們全部死亡了。丹吉爾斯因此即進軍攻擊勿丹。將國王權力放到荷蘭國王統治下蘇丹被流放到安汶去。其次，對於日惹和梭羅二個附庸國，也以同樣方法對付。梭羅的松南，日惹的蘇丹，都感到自己權力削弱的悲哀，一切都需聽命於歐人的駐劄官。他們已經不能忍受了。因之日惹的蘇丹和梭羅松南共同聯合，把國境封鎖起來。丹吉爾斯兵臨國境，迫日惹蘇丹哈孟古·鮑華諾第二退位，由其子繼承。日惹若干區域和梭拉格答（梭羅的一城市）又落入於荷蘭手中。廢皇鮑華諾被禁宮，懷恨在心，密與英國勾結，準備內應。

丹吉爾斯在這一切設施中最感困難的便是經濟。他需要許多錢。因之，他將伯綠波林谷 Probolinggo 那一區大批土地，以一萬林吉（Ringgit）賣給中國人姓韓的（Han Ti Ko）同樣，還給他封建特權。在那一區居住的爪哇人都得供給這地主封建勞役。爪哇人甚至沒有人身的自由，正如俄國的農奴。丹吉爾斯即以此項金錢作爲準備金，發行鈔票。因爲人

民缺少信用，他便用强迫手段。他自己又借墊五萬林吉，支持那鈔票的流行。但他還是到處籌錢，終於又開設鴉片館，公賣鴉片，賣行米糧專賣，開設抵押的當舖。㊀

當丹吉爾斯在爪哇整軍肅政之時，另以强大軍力守住安汶，藉資分散英軍的進攻。但安汶守軍上校斐爾士（Felze）終不能敵，安汶為英方佔領，斐爾士即為軍事法庭處死。至一八一〇年和一八一一年間，英人企圖進攻爪哇，因為丹吉爾斯在，尙不敢輕易從事。剛巧一八一〇年荷蘭王國消滅了；荷蘭歸併於法國。路易放下王冠，凱撒拿破侖掌握了全法國的統治大權。一八一一年丹吉爾斯便被召回，另選約生斯(Janssens)總督印尼。約生斯僅握政四個月，九月間便遭英軍艦的攻擊，約生斯守住Meester，又被逼退至三寶瓏。這時梭羅的松南，日惹的蘇丹，便起來響應英軍，迫他便不得不投降了。於是訂立英荷的停戰協定，那協定包括了如下幾點：

一、全爪哇割讓給英國。二、一切荷人軍隊全體當作俘虜。三、英國不負責荷政府時代的借款責任。四、荷人官吏願繼續工作者英國必定錄用。

在這一個軍政統治時期，爪哇社會的變動，是可以推想的。

㊀ 荷蘭人的當舖業曾有一時是由中國人承包專辦的。爪哇華僑以當舖業起家的不少，蘇東棉蘭現在的大地產商所謂『張亞非房產公司』原來是一個工頭出身的，後以承包當舖，家產達三千萬。不幸於某一次投機失敗後，本人自殺，宣告破產。遺產淸理尙欠爪哇銀行一千五百萬。以房產抵押抽利償還。張某並以建築潮汕鐵路而得淸帝賜官，至今尙有大夫弟等留存。

第一，爪哇人民經濟不復以一共同體爲一單位，而是全面結合起來了不但人民的錢幣和國家錢幣的限界已去，而作爲中間結合力量—商業輸出貿易和土地生產的中間結合人—封建階層的樊籬也大部分撤去了。

第二，土地的私有過程已經開始雖然分租制與强迫供應制還存在，但這怕祇限於梭羅和日惹二个區域。工銀勞動和農產品的流通市場也出現了。雖然軍事徭役還有許多是無償的奴隸勞動。

第三，近代的軍火生產已部分出現，泗水的兵工廠，三寶壠的大砲廠，以及軍港與軍艦的建築技術，—近代的科學生產方法，部分輸入了印尼了。

第四，近代的國家組織也漸具端倪了。法院的設立，與行政區的劃分，以及第一種新聞的出現。

然而，這些變革一方面僅應於軍事的需要，一方面又爲時極短。印尼人民則仍舊大部分處在奴隸勞動與農奴勞動之下。這歷史帶來的改革都不是印尼人民的幸福。

三、萊佛士的改革政策

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成立於一六〇〇年，直到一八五九年。而那時又掠取了爪哇。英國的殖民地從前印度擴大到印度尼西亞。這時候英國的印度總督明特子爵(Lord Minte)坐鎮在加爾喀答，他統治印尼的政策，對於印尼的外領如蘇門答臘和摩鹿加等，並無若何更變，一仍荷蘭舊貫。不過仍以那些地方成爲商業基地吧了。但對爪哇，英國人似乎寄予以特別的理想。

萊佛士(Raffles)卽以副總督的身分登上了爪哇的土地。一个奪取印尼的策劃者，他在未進攻爪哇之前早致書巴拉

滂的蘇丹，策動蘇丹起來反對當時荷蘭人的州長。但巴拉滂蘇丹還是在巴達維亞已經給英國佔領了後（一八一一年）才發動了一次反荷戰爭。❶

他第一步對爪哇的工作，便是削除封建領主們的權力。一八一三年，他首先廢除了勿丹蘇丹職權，讓他接受英國的年金過活。這勿丹王國是一五六八年由蘇丹哈森耶定建立的。在丹吉爾斯時代王國的主權已經失墜了，他接着又把同樣的命運落在吉里汶蘇丹身上，吉利汶改爲直接管理區域。

萊佛士這政策在中部爪哇便遭遇了困難。梭羅與日惹二个附庸國，是曾從丹吉爾斯的鐵腕下掙扎出來的，宣告獨立了。而現在又必須來抵住英國的鐵腕。英國的軍隊由上校吉爾來斯不統率，向日惹推進。腐敗的封建主的軍隊，無法抵抗英國精銳之師，日惹便被英國擊敗了。萊佛士的軍隊照常把皇宮內一切財富掠奪殆盡，蘇丹綏波(Sepoeh)被捕了。蘇丹綏波是由丹吉爾斯提升的。當時丹吉爾斯逼使老蘇丹退位，囚居宮內。現在萊佛士又將老蘇丹請了出來當作一个傀儡來號召，改號爲哈孟古・鮑華諾第三 Hamengkoe Boewono III，並由英國奪去了日惹許多土地。萊佛士在日惹區域中又建立了一个小王國如同梭羅區城中的孟古納格拉(Mangkoenegara)一樣，那新的小王國叫做巴古亞藍姆(Pakoe Alam)由馬帶拉姆貴族的後裔諾托・古梭摩(Noto Koesoemo)作這小國的國王。到了一八一二年，在從前馬帶拉姆的領土內就有四个小王國。都臣服於英國，而相互間不斷發生磨擦。這正是『欲有取之必先予之』萊佛士的民族分化政策的表現。

❶ 參考 Ki Agoes Mas Oed 的巴拉滂史。

棱羅的松南一樣感到萊佛士的鐵腕的威脅，便不待英國的進兵，訂立了屈辱條約，割讓了不少土地。之後，巴拉蒡蘇丹又以一八一一年與荷人作戰時曾殺死不少歐洲人而被萊佛士所懲罰了，蘇丹被鞭打後，一樣割讓了土地給英國。

接着萊佛士在爪哇來了一次大大的改革。他首先把爪哇分爲十六州(Residentie)，設一土人州長，而由一羣歐洲駐紮官輔佐他們。他廢止分租制與強迫供應制，並宣布土地國有，人民耕種土地應向政府付貨幣稅。稅則看土地的肥瘠而定，約在生產品四分之一或一半之數。因爲那時的土地註册並未完整，而農民又沒有土地私有的習慣，征收便以鄉村爲單位而進行。在個別的場合，征收還有以整個農業共同社會爲單位而征收其總額的。同時，又因貨幣尚未十分通行，也有以米折算付租的。

在這以前貨幣地租在爪哇並不曾實行過，他們大都是以實物繳稅，當作對皇帝或國家的貢納，無所謂地租與否的。卽在丹吉爾斯時代，所謂地租也僅是實物地租。之後，土地註册已經完成，許多爪哇人便有私有土地了。農民也一一繳付貨幣地租了。

但萊佛士的貨幣稅則並未在全部爪哇實行過來，例如伯里恩根(Priangan)和爪哇西部，農民還依舊被逼種植咖啡。這一強迫咖啡種植，對於政府是比征收地租更爲有利的。因之，如有適合於這樣種植的土地，人民還必須被迫而種植。所以強迫勞役(Radi)制度，在全印尼範圍中也並沒有消除掉一切修路築橋等公用事業的義務勞役制，直至荷蘭被日本逐出以前還是存在的。

其次萊佛士又下令取消奴隸制度。如有人蓄養奴隸的，必須付特別稅。一般說，奴隸販賣是被禁止了，但奴隸制全盤廢除，却還沒有做到。

再次，改善司法制度。他計劃於每一州中設一地方法院，審理土人事件，設高等法院三處，一在巴達維亞，一在三寶壠，一在泗水，審理歐人事件，他不准於檢察時實行刑訊。政府且握有特赦權，並細心檢察一切判案。

更次，萊佛士又整理貨幣政策。他發行鈔票，首先贖回丹吉爾斯所發的鈔票之後，他又出賣土地，或賣給個人，或賣給公司，以作貨幣準備金。他實行食鹽專賣，並先許人民納稅釀酒。他又整理進出口稅。

最後更值得一提的，萊佛士對於印尼科學的研究可謂不遺餘力。他自己將考察研究所得寫成一冊爪哇史。他還設立了一巴達維亞執行科學協會（Bataviaasch Genootschap Van Kunsten en Wetenschappen）這是萊佛士予以極大的幫助而建立起來的。

但萊佛士任何設施都適合他本國的利益。英國在十九世紀初期早已走上工業資本主義的道路。工業資本需要商品銷售市場。印尼的農民如果尚在共同社會，土地村社公有，或封建主領有之下農民沒有私人的經濟活動，商品銷售市場是不能開闢的。而作爲商品推銷的手段的，必須有賴於貨幣。貨幣地租的實行，土地國有與私人購買，封建領主權力的削除，都是依循這一個目的進行的。就是他對於印尼文化──科學與藝術的研究，也不過是在探求出建立一個更適合於獲取資本主義的利潤的殖民制度吧了。當他實行貨幣地租以後，英國工業品首先是紡織品是大量輸入到印尼來了。爪哇原始的手工業便大受打擊。在四年裏面英國來爪哇的船隻增加了十倍，外國資本也開始侵入到農村，搶到爪哇土地上的了。

這以後，印尼社會特別在爪哇是積極走上農奴制度了。雖然在荷蘭恢復統治以後，奴隸勞役又被擴大，但大體還是在農奴制生產形態上進行的。

四・強迫種植制的實行

在拿破崙帝國崩潰之後，尼德蘭又恢復了獨立。在溫那(Vienna)城與斯登里大帝(Keizer Oostenrijk)和各皇族衆議怎樣來組織一個新的歐洲，適應這新的世界大勢。一七九五年囚禁於國內的威廉第五被封為荷蘭國王決定和比利時聯合組織一個國家，並收復了殖民地。

一八一四年英荷雙方在倫敦開了一次會議，決定除掉錫蘭南非及前印度若干地區如南美北海岸以外，所有殖民地都由荷蘭收回。爪哇的萊佛士依然沒有放下他侵略的野心，給予英國政府以不少的暗示，決不能將這東方之寶的爪哇讓出。但英政府並沒有接受他的意見。萊佛士於是卸去副總督的職務，而進入於蘇門答臘，在彭姑魯州（Bangkoeloe）有，人譯作明古憐想來牽制荷人在爪哇的勢力。

荷蘭恢復了印尼殖民地之後，那就首先碰到比較自已更有力量的競爭者英國。第一，荷蘭的製品不能跟英國機器製造品相競爭。第二，歐洲人所組織的種植園，又處處佔了咖啡的强迫種植的上風，有更多的出產。

同時荷蘭也碰到了，印尼國內的競爭者日惹與梭羅已經將許多土地出租給歐洲人開闢農場了。封建領主們早已在這里收到了租金。同時由於這種農場的開闢，地主身分的封建領主，又有很大的利益。農場經營的資本家更不用說了。他們便企圖用種種方法來打擊荷蘭各種政策的進行。但荷蘭為要打擊種植園的競爭，便不得不首先禁止外國企業家向封建領主和官吏租借土地。同時又重新恢復了强迫勞役，强迫供應的各項舊制，使爪哇的人民又套上舊日的枷鎖。在封建主與人民雙重不滿下，這便爆發了一八二五年—一八三〇年的戰爭（詳後。）

古柏爾在殖民地保護國新歷史中指出這一時期荷蘭資本的鬥爭情形.

『希望保持萊佛士政策的荷蘭工業資本家代表們脆弱的呼聲，在贊成「公司制度」一派人襲擊之前不支了。

尼德蘭的商業——高利貸寡頭政治企圖用恢復獨佔制度和强迫勞動制來克服外國的競爭。國王威廉第五也傾向這一點。根據尼德蘭王國的憲法，管理殖民地的特權是屬於他的。一八二四年依照威廉的發動，尼德蘭貿易公司產生了。國王是主要的股東，他保證別的參加者有固定的收入。但即使如此，在初期也沒有得到實際的結果。關稅的保護政策也無濟於事。因爲根據一八二四年與英國簽訂的條約，尼德蘭對英國商品稅率規定不得超過荷進口品的捐稅一倍以上。爲要不破壞對英的條約關係，荷蘭商品不得不課征到百分之一二·五。荷蘭當局就很快地消滅了萊佛士計劃。在保留貨幣地租的條件之下，從前許多自然形態的勞役被恢復過來，咖啡强迫種植擴大了，並禁止外國的企業主向封建主及官吏租借土地……」

强迫種植制就在這關鍵下非推行不可了。力量微弱的自由主義者如愛勞（Elout）等的計劃是不可能阻當這一歷史的趨勢的。㊀當在一八三〇年强迫種植制尚未爲波馬（Van der Bosch）執行以前，政府却在繼續擴大奴隸勞動，即除貨幣地租以外，徭役、分租、强迫供應依然繼續着。但中經一八二五——一八三〇年爪哇人民的起義，印尼殖民政府竟耗去了二百萬的國帑，事勢所趨，非更加强制例不可了。所以一到一八三〇年以後，那强迫種植法令便公布實行了。

㊀ 荷蘭復興後，即派三人委員至印尼。那就是 Elout, Van der Capellen, Buyskes 他們主張殖民政策應以當地人民生活改善爲前提。除伯里恩根咖啡種植外，强迫勞役應該廢止。商業應採自由貿易政策，以資本力量推進印尼之工農業。但因爲荷蘭國庫空虛，負債累累，不合那時荷蘭本身發展的要求。但這種自由主義政策無疑是荷蘭工業發展了以後的一種引導力量，用以推翻强迫種植制的。

這制度規定全體農民在自己耕種的土地上，以五分之一種植政府所指定的種植物。那就是甘蔗、咖啡、印度、藍烟艸。種植物全數收穫，應交給政府代替貨幣地租。

而保留農業共同體的區域，也必須劃出一部分地方種植指定的植物。這麼一來，從前貨幣地租下解放出來的農民，又被放到奴隸勞動上去。但如果爪哇人民沒有種植五分之一的土地的指定種植物，那就以一年五分之一的義務勞役來代替地租，但在實際情形下由於封建官僚的特權的擴大，地租也並不曾廢止的。㊀

這制度立刻爲爪哇的封建主及下級官吏所歡迎，他們彷彿又恢復了過去的封建的特權，和帝國主義的剝削機構緊密結合起來。在他們的管理區下，如果能繳足政府指定的分額，他們便有便宜行事的權利。因之，他們的職位世襲權被鞏固了，他們有廣大的土地來逼使農民履行這義務了。他們甚至强迫農民將種植稻粮的好土地，讓出來種植咖啡等等。如果農民不能繳出他一定的分量，他便得把自己的勞動日讓出來，爲這些特種植物而勞動。而且因爲這些特種植物歐洲的市場極好，封建官僚們又用權力强迫農民在他自己分得的土地上勞役。這些封建官僚們又得荷蘭政府的鼓勵，給以種種古舊

㊀ 據日人井出和太在南洋開發史紀載，政府之制度約有如下幾點：（一）代替以農民收穫一部分交納政府的，是以在一定量的土地之上予以耕作，而將此一定量土地上所產生之生產物全交政府。（二）爪哇農民之主要耕作物爲米，但是米不是輸出品，於政府沒有價值。依此制度，廢止米之種植，而生產政府所指定之耕作物。（三）依照過去看來，農民地租約爲收穫五分之二。依本制度則政府要農民提供五分之一的勞動即足。（四）收穫量亦有規定減少時，如錯過不在農民，政府不加過問。因之，其減收數如由耕作者自行補足完納，此項數量政府酌予代價。

的衙頭，出行時有許多隨從，並有特種奴隸爲他們張着斑斕的傘子，形式與顏色各自依照他們的官銜，用此於威脅可憐的農民。他們還得在自己治理區內抽取總額中一定的成數。他們華麗的住宅，也就在爪哇農奴的血肉上建築起來了。

還有爲了製糖和製印度藍，農民被征到離村三五十公里之外的工廠上去工作，這些工廠是荷蘭工廠主與政府訂約創辦的。建築海港和城堡的工程，政府又在不斷進行。強制勞役一樣不能放鬆，甚至農民沒有一個時刻有離開農村的自由，如果沒有得到當局的允許，而離開農村，那便有生命的危險。直到今天我們所接觸到的爪哇農民的那付恭順樣子，幾乎可以看出他們祖先留給他們的強迫種植制時代的奴役的悲哀影子。

在荷蘭大暴君變化爲成千成百小暴君的統治下，爪哇農民不是死亡就是反抗。個別區域的起義不斷發生，他們焚燬糖蔗種植園和製造廠。他們成千的向歐洲官吏控訴。但他們都被無情地鎭壓下去，或者虐殺了。從一八四九年到一八五〇年間，爪哇中部三寶壠州，丹馬和格蘭婆根兩縣遭遇到大飢荒，餓死的人在三十萬以上。而在荷蘭本國，最初的三年（即一八三三年）就在國庫上純獲三百萬盾。直到一八七〇年爲止，總純利有九萬萬盾，償清了所有國債，而又把荷蘭國內的鐵道四面鋪設起來。工業資本主義在荷蘭抬頭了。但這都是那時還不上一千萬的爪哇農民的勞力的提供呢！一個勿丹南部來勒（'Lebak）州的荷蘭副州長叫做台敦爾的，用 Multatuli （這個字就是「我苦痛得夠了」的意思）寫了一冊小說叫‘‘Max Havelaar’’描寫那時爪哇農奴悲慘的情景，使荷蘭國內人士大大震動起來。若干開明人士起來反對這種制度。國會中提出大憲章的修改案。規定國家元首必須依政府法規行事，國家元首要負起殖民地財政責任，總督每年必須向元首呈報告書一次，那是關於殖民政府情形的。這使荷蘭國會有機會注意到殖民地了。

之後，荷蘭國會想消除這種對殖民地的純利政策 （Batige Saldi） 因爲總督權力所在，法律不能限制，終於沒有

實行在總督羅迦生(Goebernoer Djenderal Rochussen 一八四五——一八五一年）的時代强迫種植稍爲减輕一點；但並非制度上的改革直到台斂爾小說一八六〇年出版以後，這才喚起荷人對殖民地本身利益的注意。到了一八七〇年除咖啡種植外此外强迫種植制總算取消了。並頒佈了土地法令：(一)印尼的土地不得售與外來民族；(二)外國人可向政府租借土地，以七十年爲限。這便是荷蘭帝國主義準備利用外資來開發印尼土地的開始；但也是帝國主義擴大印尼剝削面積的開始但人們都把這叫做自由政策呢？

第二節　爪哇人民的起義與外島的征略

在强迫種植制還不曾實行之前，中部爪哇的人民曾以反叛的王子第博·尼格羅（Dipo Negaro）爲首發動了廣泛的起義。這起義失敗後，於是荷蘭便加緊一步的壓迫，實行了强迫種植制。

在萊佛士的政策下，農民已從共同社會的奴隸生產中部分的解放出來，但荷蘭恢復統治權後，地租以外，一切仍如舊貫。而可以讓他們喘息一下，共同分嘗甘苦的共同社會，又有些被失却了。這是使爪哇人民不能忍受的。爪哇人民便到處發生了騷動。

其中更增爪哇人憤怒的，又出現了一新的剝削階級。政府的租田經理、關稅和內地稅都包給了中國人來經手。中國人在工作中常常敲詐爪哇無知的人民，爪哇人民在種種的壓迫下，早已準備反抗；皇族們及貴族階級乘此挑動人民，想從荷蘭人手中奪回政權。恰巧在一八二五年荷總督卡貝侖（Van der Capellen）他下令禁止歐洲人向爪哇人租借土地，因此歐洲人就向封建主索還定金，但他們早已將此項定金花在豪華的生活上了。他們爲了覓取金錢，便一級級的向下級推

取，最後又得由人民負担損失。

第博•尼格羅想覓取一條解除人民苦痛的路子。他離開了王宮，獨自居住起來。他常常與人民生活在一起，因之得到人民非常的敬仰。他幾經深思熟慮，終於決定起義。他組織一支武裝隊伍，選一個十八歲青年爲隊長。這是一個非常勇敢的青年，叫孫都•亞里•巴含（Santoe Ali Pasja）。

一八二五年起義隊伍指向日惹。許多歐洲人與中國人被殺掉了。封建領主恐慌了。嚴加防護。日惹的堡砦不會被攻下。巴達維亞派台科克將軍（De Kock）進剿起義部隊。但因荷軍大部分在外領各島，不易調動，幾次沒有取得勝利。

起義隊伍統治區域日形擴大。第博•尼格羅的追隨者也日見其多了。首先有回教學者馬迦（Kyaji Madja）參加。之後，有日惹以外的許多人民參加。更後；又有孟古波米（Mangkoeboemi）與鮑華諾第五（Boewono V）之協助。

荷蘭軍於是採取碉堡政策。凡每一從起義軍手中奪過來的鄉村，都建築一個碉堡。步步爲營。縮緊起義部隊。使起義隊伍地盤越來越小，第博尼格羅動搖了。他不作突圍之計，而欲與荷蘭講和。從此內部引起分裂，首先孟古波米於一八二七年投降了荷蘭。孫都也離第博•尼格羅而去。第博•尼格羅在與荷蘭和平會議中，被捕放逐。起義軍於是也逐漸潰散了。這是一八二八年的事。自起義失敗共有五年。但荷蘭的損失計國帑二十萬盾，兵員一萬五千人。荷蘭政府便不得不更加緊剝削，擴大侵略。加緊剝削的方法，便是在一八三〇年開始實行強迫種植制（Cultuurstelsel）。擴大侵略便是依一八二四年英荷協定所規定的印尼領土範圍，鞏固它外島的統治。

在一八四五年羅却生（G.D. Rochussen）總督沒有到印尼來以前，外領各島的政治大都在部落王國的土王的手里。在這裏，任何一個帝國主義者的手爪，都可伸了進去，奪去荷英協定中所分賦而得的宗主權。這是荷印總督第一椿應

加注意的事。等到羅却生一接任總督，他的目光就注視到外島在那里，荷蘭政治地位是在動搖着。特別是一八三八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一職員詹孫•白羅克（Jams Brook）登上了婆羅洲北部，利用馬來王公間的鬥爭及沙勞越的達雅克（Dajak）人的起義，從土王哈辛（MD. Hassin）取得拉布安（Laboean）一個小島，建立了一小塊殖民地（一八四六年）這里現在已是英國最大的煤站了。同時，白羅克成爲沙勞越王國的公爵，統治它直到太平洋大戰的爆發。

荷印總督因之便向尼德蘭提出建議，鞏固荷印的國防。這建議並未得到殖民部的同意，但祇同意他增派荷印兵隊去監督各地土王的統治。因之，荷印政府又復整備軍事了。

那時在蘇門答臘的情形也非常可以憂慮。它不論在亞齊，在巴拉澇，在彭古侖和蘭澇，處處伸入了外國的『侵略勢力，』而且奴隸販賣的事情也到處在展開。荷印政府祇能被動地來應付這些事變。一八五六年，荷印政府以大刀闊斧的手段廢除了蘭澇的蘇丹，把它放在直接統治之下，鞏固了荷蘭政權，於是它又向碩克（Siak）伸入勢力去。

那時碩克的蘇丹在兄弟間發生了衝突。他請來了英國人韋爾生（Willson）做幫手，穩定了自己的地位，但因此，韋爾生竟做了碩克的事實上的國王。蘇丹深感壓迫，又求援于荷印政府等到荷蘭和英國提出交涉之後，韋爾生才被驅逐。一八五八年荷蘭與碩克就建了正常的關係。還在相互間簽訂了協定。碩克承認荷蘭的主權，荷蘭擴大了碩克蘇丹管理區域，直伸入到今日蘇門答臘的東海岸。自亞沙漢至昔里冷都包括在碩克的領土中了。荷蘭則設立一州長（Resident）于孟加里斯作爲碩克王國最高的統治者。

蘇門答臘的東海岸，十六世紀時，有二個王國。其一是亞羅（Aroe），大概是現在直落亞羅。其一是加昔（Gassip，）就是今日的碩克，之後，前一個王國便不爲人所知，而日里則由亞齊王族建立了一個王國。其地與昔里冷相接。到這時候，亞

齊回教勢力，因商業上受到西歐勢力的打擊，「殖民地」的聯系自然漸漸鬆弛，以老武漢爲港口的日里已成爲英國商業的寄港，荷蘭和碩克訂立協定後，它就向蘇東作前進的根據地。這一協定正可說是荷蘭在自由政策時代向蘇東開發的出發點。

一八六〇年荷蘭又在勿里洞開始錫鑛的開掘，那是由勿里洞公司經營的，差不多同時候在婆羅洲西部荷蘭又加强它的統治。在那里，早有中國人移殖甚多，其間並成立公司，開採金鑛。這公司的組織有如一個自治政府，非常强烈，它和當地政府時常發生鬭爭，形成對立狀態。總督羅却生爲了爭奪那里金鑛的利益，便派了一師團兵去。中國僑民有組織的起來抵抗，戰爭繼續好久，至一八五四年蒙特拉陀（Montrado）一役，中國的起義軍領袖被殺了。起義者被殺的不可計數。反抗始被壓下了，但中國人仍舊有他們地下的組織，從事鬭爭。這就是通常稱爲三合會的。荷蘭政府利用偵探的幫助，經過好久的偵查，才發現了這祕密組織的會議地點及搜獲了會員名單，三合會才被撲滅。到一八五六年，荷蘭人的政治緊固了。中國人大部分被殺害，其餘的也屈服下來，在土地上流他們的血汗。

一八五七年，在東婆羅洲的馬辰爆發了反荷的人民起義。人民消滅了荷蘭的州長，並殺害了鑛山的二個歐籍職員。那鑛山是由荷蘭私人公司租借而開採的。一八五九年荷蘭平復了一部分的起義軍，就把整個東婆羅洲併入自己的領地內並廢除了國王。但馬辰的人民却還繼續鬭爭了好久。

到了一八七〇年，土地的法令已經頒布了。荷印政府開始實行自由政策。於是又有一八七三年的亞齊戰爭。這才將荷印領土最前面的一塊界石放下，但竟費了三十年的工夫。

第三節 伯特里戰爭及米囊加姆社會形態

在外島征略中，一八二一年在蘇門答臘西部發生的伯特里戰爭，那該是一樁重要的歷史事件。因爲基本上應該看作是商業資本企圖破壞共同社會的封建政權，從而走上反帝的路的。

十七世紀的時候，米囊加姆原是亞齊的屬領。回教商人勢力伸入米囊加姆，使那里的王國內部發生分化。但印度教及封建領主還困守它的壁壘。之後王國內部發生了戰爭。它分爲三個小國，其一建都于松牙峇拉（Soenga Tarap），其一建都于巴加龍揚（Pagar Roejoeng），其一建都于梭羅亞梭（Soeroeaso）。他們都請求東印度公司的幫助。因之東印度公司得在巴東帝古（Tikoe）等處建立了商館的分行。這是一六六二年的事。

但這一商品經濟的觸鬚的伸入，無疑引起了米囊加姆社會的變化。一種新興商人階級出現了。

自回教商業伸入米囊加姆以後，那里的商人却是向外發展的，現在是展開內部的商業鬭爭了。他們有了原始積蓄，到麥加去進香。一八〇三年在巴東特拉（Padangdarat）就有三個回教徒去麥加，從回教的清眞教派亞杜衛華哈（Badawi Abdoelwahab）學得了教義。他們主張回教徒不能抽烟吃酒，衣服要穿得素樸，對謨罕謨德不必把他神聖化，因爲他也是人。他們成爲哈其(Hadji)後，便回到米囊加姆來。他們企圖改變習俗，建立這一派新教。其中一個是哈其•密司金(Hadji Miskin)宣傳不遺餘力，但最初總遭每一村人的驅逐。可是他在加孟教區終於得到了冬古•南•林吉（Toeankoe Nan Rintjeh）的支持。所謂冬古南林吉就是那里回教的長老。他又和另外六個回教學者共同約定；傳佈清眞教義。他們一共八個教徒，巡行於米囊加姆境內。他們不給人絲毫憐憫，如果有人反對，便採取斷然的手段。人們全都叫他

們『無神論』者（Kafir）並指爲『八大盜』之後，他們有不少教徒，他們便和舊教徒于美拉比（Merapi）高原展開鬭爭，用武力征服了這一區域。

他們一律都穿着白色衣服，所以又有人稱他們爲『白黨』。『白黨』的規條是不許賭博抽烟鬬鷄和嚼西里（Sirin）[1]。的婦人猶如亞剌伯人，必須蒙着面紗，才許出門。冬古・南・林占曾命令將一婦人處死，因她要吃西里。他們的教義傳至教區白帝坡（Batipoe）里馬坡落（Limapoeloeh）。那里的村長不肯信從他們，即被他們殺戮。每一鄉區是這樣的都給平服下來了。他們乃宣佈了新的禮儀作法，舉冬姑・伊曼（Toeankoe Imam）和冬古・加里爲宗教長老，決定一切法令。

這使米囊加娒的國王們恐懼了。他們的統治權會不會被奪去呢？米囊加娒的拉迦們乃跟冬古們商議，企圖恢復境內的安靜與秩序。在會議中冬古・巴西曼（Toeankoe Paseman）宣言拉迦們心懷不測，欲謀殺害，因之就假作發狂，將皇族們殺掉。祗有巴加龍揚的拉迦和二個孩子得脫身，逃至巴東投訴于萊佛士。那時萊佛士正佔領彭古魯州。這消息頗使米囊加娒人高興，因爲他們認爲萊佛士將會以兵力把這巴東特拉人捉去正法。但萊佛士則僅在西馬橫（Semawang）築了一個堡砦，以資防守。因爲他還須對付荷兵的侵入。不久之後，那里爲荷兵所佔領了。英軍退去。拉迦巴格龍揚和若干村長又請求荷蘭援助（一八二一年）。荷兵幾次進剿，並未收到勝利，祗能預防于西馬橫和棻那特棻衛（Tanah Datar）一線。一八二八年棻那特棻衛又爲英軍所奪佔。在英荷軍爭奪戰中，舊教徒不能得到實際的援助，新教徒便得擴展它的勢力了。

---

[1] 西里是一種植物葉子，土人把它拌着石灰檳榔放在嘴中咀嚼。接着又用老烟抹去嘴上紅色，放在口內一同咀嚼。據說有刺激性，吃慣的人非吃不可。

他們的統治權以邦迦爾（Bandjol）爲中心，直到寥州（Rao）和巴達區（Tanah Batak）。

不久，因第博•尼格羅在爪哇起義，荷兵被調至爪哇去。荷州長斯都爾（Sdoul）祇在花的國（Fort De Kock）等處建立堡砦，以資防守。至一八三一年，荷蘭派中校愛勞（Liutenant Kolonel Elout）到米囊加娒重與新教徒作戰。首先征服了巴東特拉至寥州一線。少校米却而斯又沿西海岸進攻，擊敗亞齊人兵力，直到打板奴里（Tapa noeli）。這時冬古們祇有以邦迦爾爲基地，築城據守了。他們選冬古•伊曼爲首長。冬古•伊曼不遺餘力，加緊境內的生產，團結境內人民，並建築境邊的堡壘，卒使荷兵屢攻不勝。之後，荷蘭派里爾士將軍（Rilsz）來征。伊曼生聚教訓，努力抵抗，邦迦爾自一八三三年被圍，至一八三七年始被攻破。冬古•伊曼被執，放逐于安汶。所謂伯達里的戰爭便從此告結束。而米囊加娒也全部淪爲荷蘭的領土了。

我們從上面歷史叙述中，便可以看出新教徒的改革運動，是代表商業資本家的意識的。他們一方面推翻了封建領主的政權，另一方面改革着腐化的習俗。他們白色的衣服，就是城市商人的標記。他們雖然沒有顯明的政治口號，但他們的政治目的却隱藏在宗教的改革運動之中。米囊加娒在這一種宗教改革運動之前，三種社會形態是矛盾地結合着的，這就是經濟的農業共同社會形態，政治的封建形態，回教的思想意識形態。回教由亞齊人傳入，異族的侵略使封建的印度教作爲政治上保護農業共同社會的武器了。於是由回教與印度教的調和，而產生了適合于農業共同社會的阿大法（Adat）。新教徒從破壞阿大法入手改革，進而推翻封建統治。之後，又遭遇帝國主義的攻擊，便轉上反帝鬥爭的道路。這正是自由商人意識的表現。而米囊加娒社會自荷蘭政治深入後，王國是不復存在了。農業共同社會的土地共有制，也一部分被破壞了。小農制便在此確立起來。但農村以個別單位，保有他們阿大法中各種民主主義社會組織形態。

據荷蘭學者亞爾弗萊特・馬斯（Allfleit Mas）氏的中央蘇門答臘橫斷記的考察記錄，他對于米囊加娒的社會的考察有如下幾點特徵：

第一，在那里農業主要是種植稻子。其次，爲瓜果玉蜀黍與小麥亦間有種植。稻田分三種。（一）水田，行灌漑之法，（二）沼澤田及（三）陸田。水田年種一次，陸田則採休耕制。耕作採取共同勞動方式●主要均由女人負担工作，稻熟時或下種時則呼隣招友一起工作，不取報酬；惟相互殺鷄作菜大吃一餐。●有一千昆特爾（Quintaal 合一百基羅格蘭）以上者，收入穀倉他們以米的一成奉納哈其稻收三日後，則開稻會舞蹈游樂以誌慶。富者間有殺牛慶祝的事。

第二，關于土地森林爲共同所有。鄉區長爲森林之監視者居民得鄉區長允許後，可採其柴薪及其他以十分之一奉納鄉區長。個人所有土地則屬于女性。一家之主婦死後，土地所有權卽分配其姊妹。她們在這產業上，共同耕作。如有異議則可領得一份自行耕種。其夫則無土地以外的財產權。妻死後，財產平等分配與其母家之姊妹。各人所有物的界限極嚴，非回教徒的外人不能侵入其領地。一切村中居民，權利同，義務亦同。富人與上等階級並無特權。異鄉人留住時對一切公共物的利用，須付十一之稅。土地以過剩者分給。如欲買得一部分土地，須向鄉區長申請，然後合各族長者實地檢分。但亦有將土地分爲三種的區域；一卽 Rimba 爲原生林等地。二卽 Balukar 爲曾耕種而現爲新林之地。三，爲 Saso 卽爲舊日住宅區或尚有建築物存在之場所。此三種區域的土地權，爲鄉區長或回教長老所支配。居民欲利用任何土地，僅宴席一次卽可。富人

●共同勞動爪哇語爲"Gotong rojong"米囊加娒語爲 Be-pelarik。至今尚有的印尼農村的一種耕作方式。

●在今日若干農村招來共同收穫者則取其收穫量幾分之幾，而自己被人邀去工作時也一樣。

則須添加米二十或十昆特衡。貸者不必付租錢。又水田賣買時鄉區長得取其賣價一成，餘爲公家費用。私人遺產之水田，鄉區長無過問權利。遺產出賣時，必須召開家族會議，成年以上，皆得參加。決定後僅通知拉迦即可。如水田爲男子所有，家族會議由男子的兄弟姊妹及其姊妹的丈夫集議。男方的女眷，無發言權。如水田爲女子所有，則由女方之兄弟姊妹及女方之父母集議，女子的丈夫無發言權，女方之父可列席；但不能作決定。一家族中以長女之長男爲 Mamak，管理家族財產。如無長男，即取消此項制度，從男性家族中選舉一麥麥。如所生之長男不甚伶俐，則選其子之母之次子而伶俐者充任之。而麥麥好像是家族的代表人，並非所有了這家族的財產。在此，男子在家族中一切權利均被限制了。

第三，以哥答泰魯（Kotataloek）爲例，其政治組織如下：哥答泰魯爲一個城市，四個鄉區組織而成。設一拉督 Datoek 爲長，主持五鄉宗教事宜，但政治權力則不及其他鄉區（Bandjar），祇限于其本城市。政治主權在鄉區長。有四鄉區長（Panghoeloe）下設警長四人（Doebalang），議會之官吏（Mentere）四人。四鄉區長合拉督五人，成爲一部落（Negari）。此部落隸屬於哥答泰魯。荷政府之命令，則由拉督轉遞與鄉長，以至其屬下及村民。部落中有事，則在鄉區議事堂中解決之，但須得全場一致通過。執行政府命令，有長老會議。所謂長老，均爲選出的，凡村民年齡在十五歲以上而已結婚的即可被選。長老會議如不同意鄉區長命令，則請求猶豫執行。凡事必須同意而後可。

皇位有繼承權利，但經選舉過程。繼承的則兄終弟及，如無弟則由子繼承。

廣日（Koeatan）地方選舉拉迦，採如下方法：拉迦死時，即由其家族通知副王（Datoek barlima），副王通知各拉督，再由拉督通知鄉區長警長及官吏，共赴拉迦宮中，瞻仰遺容，並行葬式。

於是各鄉區召集會議，大都爲鄉區中主要人物。此時祇有五個鄉區長有發言權，餘則作爲公證人而已。首先由五位拉

督中推選一議長（Maharadja bisai）宜述依法誰可繼承王位的理由；接着，便進行會議。其後拉督發言，僅能表示同意與否。正式繼承者決定後，再由五位拉督中間選出一位副王，代理行政。死皇有弟，依法得承繼爲皇。如無子嗣，則以五拉督中選出之議長繼承爲皇。

于是這一支配階級的家族，便成爲這一國家的貴族了，子息即稱爲「恩古」（Anghoe）。

從以上各點看來，很明白地顯示了原始共產制與封建私有制的混合。而共同勞動的工作方式，包有民主主義因素的政治組織，却幾乎成爲印尼民族的社會特質的一般。自荷蘭確立了所謂自治區的法令後，民主主義精神，在上部政治（即蘇丹之繼承與行政方式）方面，已經被取消了。而下部鄉村之間却還部分保留着。如果讓我們把這一社會形態作爲一個例子來看，便可以理解印尼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基礎構成了。

第四節、印尼社會變革的一般特徵

在帝國主義殖民政策之下，一切的設施都爲了它母國的利益。政策的性質，都適應着母國資本主義的性質。那是一定的法則。沒有人可以否定的。不論是丹吉爾斯時期，萊佛士時期，以至波庶時期，那其間政策的變更，都依循着其母國社會性質而變更。我們在上面叙述中已經可以看到了。

在荷蘭統治和英國統治之間，有一個完全共通之點，那便是對爪哇的努力，是他們政策中佔第一位的。這也可以說他們都集中全力來剝削爪哇。這因爲爪哇比印尼任何一區來的富庶。勞動力也比任何地方來的多。而政治經濟文化也比任何一區來的高。可被利用爲剝削工具的封建階級也比任何一區是更組織化了。爪哇社會的發展，因之也成爲印尼的標本。

同時他們對于外領各島，除若干區域如彭迦和安汶以及馬加撒，作爲防衛爪哇的軍事政治經濟的衛星外，則一般以單純的商品經濟去搾取當地的人民。而十九世紀中葉荷蘭對外島的征略，正可看作爲後一期——自由政策時代——開發外島的準備工程。

高爾基對俄國沙皇警察制度的描寫，是最適合用在荷蘭。這以前對印尼的經濟剝削組織上，爪哇就是這蛛網的中心。荷蘭這隻貪得無厭的蜘蛛，守衛在那里，把商品經濟的網絲，飄放到荒漠之野的原始林上去，兜捕一切可能獲得的飛蟲，大小不計。而在它守衛的中心點上，蜘蛛嚼吃着人民的脂膏，這是屬于爪哇人的；將脂膏灌到蜘蛛的肚里去，——這就是荷蘭的貪婪的肚子。

商品經濟冲激印尼社會的影響，大致有如下的三種形態：

第一，在那荷蘭軍事政治經濟力量直接到達的區域，商品經濟或通過封建領主的手，或通過中國商人的手，以急速的律度進行着。在那里，或者共同社會還是分別獨立的社會組織，還沒有封建化，或者已有了氏族的聯合組織，農業生產還和漁獵生產相互結合着。這樣的區域爲商品經濟所冲激的結果，便發生如下的現象：農業共同社會立刻解體了，農村馬上破產，氏族的首長提升爲封建主，共同社會的成員變作了商品，或者轉化爲封建主的奴隸，或者當作奴隸而出賣。那些從商品價格游離出來的奴隸，便成爲完全孤立的個人，幽魂似的，漂泊在山涯水濱之間。私有社會的習慣，不適合他們勞動、撙節、積累，對他們毫無興趣，懶怠支配着他們在荒漠的碩莪林中，找求他們的食物。㊀一到食物足夠的時候，他們再也不想做什麼，

㊀ 碩莪爲印尼熱帶植物之一，土人將他鎚成粉粒，用水濾過，以它的漿水的沈澱物作食。中國的西谷米，即爲此項粉所製成。

成天睡在亞搭屋中，歌唱着度日。但自然他們一大部分是轉入于奴隸勞動，離開土地不知到那里去了。在印尼若干距離荷蘭商館不遠的沿海農村，情形便是這樣。碩克王國就是一例。

第二，是荷蘭帝國主義集中統治的區域，軍事經濟政治發揮着最大的進攻力量的區域，如爪哇。但封建領主和貴族商人的力量也是最强大的，那就不斷發生衝突。最初，是封建領主與貴族商人聯合着人民，一同反抗。之後，是形成了封建領主與貴族商人的矛盾，展開內戰。而人民則站在貴族商人的一面。封建領主就投向帝國主義方面去了。貴族商人也逐漸妥協，轉上封建領主寄食生活，或淪爲社會的掠奪的大盜，農業共同體自動搖分化而穩定，再自動搖分化而穩定，終於轉上全面的奴隸勞動(丹吉爾斯時期)。又從奴隸勞動解放一部分，而發生了小農制(萊佛士時期)。但馬上又在封建權利的恢復中，而變爲農奴制了(波庶時期)。爪哇的歷史就以這一種奴隸的血漬寫成的。

第三，帝國主義的商品經濟因交通的阻礙，而未能深入的地區，或因回教商人的勢力强大，而未能深入(如亞齊)；或因農業共同社會已發展爲相互有機的聯系，在交換它們相互間生產品時，有抵抗外來商品流入的力量；而帝國主義又不能以强大的政治軍事力量予以破壞。於是相反地部落的商人得有向外活動的機會，商人的原始積蓄轉來牢固這農業社會。男女幾乎有一半發生分工的狀態，女子守家，發展農業，男子經商，富庶這農業社會。然而，它也限制了原始積蓄向外發展的機會。這是商業資本向土地轉化的過程，而不是土地資本(如果有私人制出現了的時候)向商業和工業轉化的過程。因之最原始的女性中心制也被保留，下來穩定這商業資本向土地轉化的過程。今天還保留這種社會形態的殘餘影子的米南

資本論第五編第十四章四二一頁中，曾描寫着土人那種生活，非常有趣。我在蘇門答臘沿海岸還見到過這種土人。

加姆就是如此發展的

我們在前節米蘭加姆社會考察中，就顯出了這一種社會發展的痕跡。

在這三種社會形態的發展中，我們又可看出印尼社會發展的不平衡的規律。其間幾乎沒有一個統一的基礎。然而印尼民族統一基礎的形成，却在于後一時期，即在最近的七十年中。這有待于我們以後的考察了。

第五節　殖民政府七十年統治下的印尼社會總結

印尼在荷蘭設立殖民政府以來，七十年的統治中，不論是實行強迫種植制的爪哇，或是未曾實行的外領，而由于商品經濟的冲激，歐洲機器生產品的輸入，貨幣的流通，農業共同社會一般地說來，是解體了。土地從村社公有的，已成為分種領有的私有制了。(固然還有許多區域保存村社公有性質)這是這一時期中印尼社會改變的主要特徵之一。

其次，在土地私有制之上，僅有單純商品經濟控制區域，農民還是一自由農的身分，封建領主還不能完全廢棄習慣法，剝奪共同社會出來的自由；而在強迫種植實行的爪哇，即使農民從共同社會出來，已經可以免除帝國主義與封建主全面奴役共同社會的奴隸身分和負担；但另一種勞役和半奴隸的生產方式，即使這似乎取得自由的身分的農民，更淪入于奴隸生活的苦痛中。終於以不斷的飢荒的餓死成萬農民的生命，去乞得帝國主義半點的憐憫，取消了強迫種植制。這是農奴生產的社會形態。

再次，印尼本土的統治階層，在單純的商品經濟控制的區域，發展了自由商人和貴族商人的勢力。封建領主的權力，遂漸失墜；促進了農業社會部分的繁榮。但由于機器生產品的輸入，與土產的交換過程的頻繁，手工業品是被打擊了。然而，由

于鐵器的大量輸入，也幫助了那些落後區域農業生產工具的改進。而在爪哇，則是一方面封建領主和封建官僚得到更多的搾取的機會，轉而鞏固封建勢力；土著商人便迅速的退敗；早已有了的鐵器手工業生產及其他手工業生產，却全被擊碎了。

最後在這種農奴的生產形態之上，印尼的民族文化，由于封建階層的腐化，自由商人沒有發展，幾乎全在黑暗時期。即使在丹吉爾斯時代，已經發行了一種報紙，但這于文盲的爪哇人民，毫無關係。一八四二年出了一張馬來文的『虹』（Bianglala）的報紙，但完全是宣傳基督教的。即使萊佛士時代，已設有科學藝術協會，但這官家研究機關，於印尼人民是無緣的。只有回教徒的學者和傳道師中，吸收着部分的回教文化，人民大衆還全處在文化的黑暗期中。印尼的民族文化，除孫陀王國以後，略有貴族階級的作品外，就很少見到了。而印度教時代的印度建築及雕刻藝術，那又祇是奴隸生產供給的藝術品。——大都是印度文化的模放。一般所謂文化遺產，也祇有 Raden Saleh, Hang Tuah 和 Sedjarah Melajoe 三數作品。(一)在荷蘭統治下的印尼，直到自由政策時代，方有印尼人民受教育和享受文化生活的機會呢。

殖民政府七十年統治下的印尼社會，大致如此。

(一) 出自馬來亞。

第六章　荷蘭統治下的印尼社會(下)

第一節　殖民政策的改革原因

一八七〇年以後，荷蘭對印尼開始採取自由政策。自由政策的基本精神，據官家學者所標榜，那是荷蘭想從這時期起開始注意殖民地人民的福利了。而這一種政策的改革主要是由於自由思想家們對本國內作廣大的呼籲。歷史家往往以這種現象的表現，說明荷蘭對印尼殖民政策改變的原因。

但我們還須注意事實的更基本的原因。

第一，我們認爲强迫種植制，是沿着東印度公司時代『商品掠奪』的剝削方式，向更高一個階段發展，而採取了『勞動力掠奪』的剝削方式。依照制度的規定，農民須在其所得的土地上，留出五分之一的土地爲政府種植指定的作物，歸交政府。這就是說農民應將他五分之一的勞動量供給政府。而農民要再生產勞動力，必須有一定的生活資料，恢復他的體力。但農民顯然不是政府的工銀勞動者，沒有一定的適合於他們生活指數的工銀保障他們的生活，使他們再生產勞動力。保障他們生活的祇有那五分之四的土地上的生產品，大半所謂米作物。但在政府獎勵特種品生產的市場上，米的市場價格必然是非常低落的。在這一時期爪哇的手工業已經完全被歐洲機器生產品打得粉碎了。農民以低價的米作物去換取高價的日用品，那就使他們自身經濟，成比例地下落。這也就是農民爲自己維持生活而生產的勞動量，在以米作物與機器生產

的日用品交換上，又成比例地支出了一大部分無償勞動。於是逼得農民自己也不得不來種植商品市場上有價值的種植物。所以事實上從一八三〇年八月起，政府規定的五分之一的指定種植物的耕種面積，到後來便逐漸擴大爲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直到全部五分之五都種植這項種植物了。其間農民還有爲補足五分之一的缺額，被逼而種植的，有爲封建領主官僚的强迫而種植的。於是商品——交換價值的生產，侵食了自給的使用價值的生產，造成了米糧的絕對恐慌，和勞動力的枯竭。因爲農民已經不能在自己一份的土地上，生產其恢復勞動力的生活資料了。勞動力的枯竭，也就是勞動力掠奪的事，到了一定程度之後成爲不可能了。㊀

㊀ 井出和太在荷蘭資本主義的批判中說：『這强迫種植制，對於農民是不可忍的重負。後來弄到官有耕地的農民，爲逃避種種規定，轉住到私有地去。人口稠密的地方失却二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的人口。三寶瓏州的迦巴一八四一年前半年移住到別處去的，就有二千人以上。終於祇留下村長一個人了。……一八四三年和一八四八年之間，飢餓頻仍。……某一地方三三六・〇〇〇人口減少到一二〇・〇〇〇人口。另一地方八九・〇〇〇住民，減到九千人。一八四九——五〇年間素以土地肥沃著稱的爪哇中部，發生了大飢饉。餓死的有三十萬人以上。眞是悲慘之極了。……波底總督關於强迫種植制曾於一八三二年有如下的命令：生產品以印尼居民每年一人二盾，一家族五盾，爲繳付標準額。以此計算來看，就必須生產印度藍二百萬噸，蔗糖四十萬担，米二百萬噸，咖啡四十萬担，煙草十萬噸，及絹千五百噸。各州區長官必須按照其居民數目供出一定量的生產品，但人口調查决不是正確的。一八四〇年爪哇的生產計咖啡百萬担，蔗糖百萬担，印度藍二百萬噸，煙草與茶爲國家栽培，成績不好。但一八三〇年烟草輸出價值十八萬盾，至一八四〇年有一百二十萬盾。一八四五年達二百三

第二，由於荷蘭從印尼人民剝削中獲得了大批財富，促進了荷蘭本國工業的發展，工業資本家的力量超過商業——高利貸者。他們需要工業品的海外購買者，這就不能讓印尼人民絕對在貧困死亡中過活。恢復殖民地人民的購買力，正是他們所企求的。但在這樣被剝削得半死了的民族裏要恢復他們購買力來支持荷蘭的工業資本，並不容易的。他們所需要

十萬盾。茶之生產一八六一年達一百九十五萬噸。

和這相反的，米的輸出減少了。從一八四一——四五年平均四百二十九萬盾，到一八四六——五〇年平均三百十七萬盾。輸入的方面，從二十三萬三千盾增加到六十一萬二千盾。土民買綿織品沒有錢，輸入銳減，自一千三百十萬盾到九百八十萬盾。

正如上述統計所示：土民生活由於強迫種植，蔗糖農場工作比米作勞動多三倍困難。一家族之咖啡樹平均數，從二百五十株增加到二千株。這不當的命令，使農民再也沒有時間爲自己耕作。他們正愁沒有弄到吃的時候，又被拖出到植藍農場去勞動了。他們運載重荷，他們在工場勞動，開掘灌溉水道，建設道路橋梁。他們無錢買物，無錢買鹽買衣。他們歌着『出生，結婚，和埋葬，一世挨在藍農場。』這是出色的說明。

還因爲荷蘭苛虐的暴政，爲破壞爪哇王國的勢力，禁止米的貿易。從前除爲自家食用以外，有餘米販賣於市場的農民，一遭米的禁止，耕作毫無利益。因而引起軍隊乃至盜賊掠奪財富，這正是必然之理。

在荷蘭統治下，不但破壞了爪哇社會組織，而且改變了土民人生觀。金錢一到手，便再不想工作。這種習慣也養成了。荷蘭統治下實行強迫勞動義務種植幾二百年，土民之經濟觀念便根本破壞了。他們除農業外全不知求生的路。』

的是在海外殖民開發他們農工業强制種植制，是束縛他們這一發展的，而商業高利貸者又一向在超經濟剝削下獲得利潤的。如果殖民地的勞動力已經枯竭，那麽他們的利潤的吸取也不能繼續，他們也有改變這制度的要求。於是在荷蘭工業資本的要求—殖民地私人企業的發展—上，保持一部分超經濟的剝削於他們也是更有利的，因之所謂自由政策時代勞役制和人頭稅，並沒有廢止。一八七〇年土地法令頒佈後，咖啡種植依然存在，經過相當年份之後，才宣告廢止。印尼歷史作者孫怒巴班尼(Sanoesi Pane)記載道：『印尼的蔗糖業自一八七〇年後便轉讓給特權者們，更來的進步了，荷政府咖啡種植益益退步，强迫種植是逐漸地一部分一部分地取消的。一九一二年從勿丹取消起，漸次至加老橫（Krawang）迦巴拉蘭彭巴馬奴根（Pamanoekan）民那大（Minado）（一九二〇年）安特來斯（Andales）打板奴利（Tapanoeli)(一九〇八年）之後，又在吉利文和萊第翁(Madioen)最後連伯里恩根也取消了。荷蘭那種超經濟剝削是通過荷蘭的全个統治時期的。而另一方面爲了增加些工業資本的市場，使爪哇的農民從强迫勞動下解放出來後建立了小農制；讓他們有自給自足的餘裕，轉而增加他們的購買力。而在他們這一種自耕農的生產基礎之旁（特別是在外島）則歡迎外國資本的輸入，大量開闢起農場來。把印尼的經濟基礎分成二个世界，小農生產與農場生產。前者是讓印尼人民自給自足的，後者爲帝國主義的利潤而生產的。荷蘭以商品經濟和奴隸勞役的二條橫杆給它連繫起來，以商品經濟活動小農生產的印尼境內市場，以奴隸勞役調節農村人口與園坵工人(即所謂契約工人)，吸取農民的剩餘生產品，和剩餘勞動力。這就是說，祇有將印尼人民的勞動力商品化了，荷蘭的帝國主義剝削才能繼續下去。所以，這一政策的改變，是完全依循着荷

● 該書爲爪哇巴里波斯答加書店出版，爲日本軍政監部所監編。

蘭資本主義的性質的。

第三，特別是十九世紀的七十年代，列寧所指出的那以資本輸出爲特質的帝國主義時代已經到來了。由於荷蘭資本主義本身的脆弱，他不能鎖住印尼的大門，而再獨佔下去。如果荷蘭不開放印尼的門戶，帝國主義資本輸出的路被堵塞了一道，這將會更快地引起帝國主義間矛盾的爆發。而事實上，荷蘭也非借助各帝國主義的力量不能保持其本身的發展。荷蘭所標榜的，顧到殖民地人民福利的自由政策，那不過是荷蘭不能抗禦強大的資本帝國的壓迫，而開放了印尼的門戶吧了。

但因之，印尼便成爲在荷蘭宗主權下的各帝國主義共同的殖民地了。

第四，那麼我們要問，這樣純爲荷蘭母國打算的政策怎麼能使爪哇的人民能夠稍得蘇生的機會呢？關於這，我們祇要看他的土地法令，就有一個極大的作用。土地法令裏規定有二部分：其一，土地國有，非原住民不得收買。其二，外國人經政府許可得租借土地，以七十年爲限。內領最高面積爲五百荷畝，外領一區面積最高爲五千荷畝。此外如有大資本希望在外領各島開發的，可貸與更大面積，最高爲五萬荷畝。但必須經總督與荷印評議會贊同。而以上這些企業公司又須是荷蘭國民所有的，或是在荷蘭和荷印設立的。否則沒有申請的資格。這種土地國有的宣佈，是爲的防止外國資本永遠侵佔了土地，有損於荷蘭的宗主權。然而七十五年的長期租借，則又等於印尼土地爲各帝國主義共同分割了。這些用意是容易看出的。但它還有進一步作用，這就是限制了華僑商業資本向土地轉化。因華僑商業資本是零碎的分散的，沒有作大企業的能力。同時，華僑大都又不願意作荷蘭國民的，如果華僑商業資本不能向土地轉化，資本便不易擴大；而大農場開闢以後，商業事務由公司直接經營，以仲介商爲業的華僑資本便失却了一大活動地盤，這使華僑商業資本便衰退了。另一方面，印尼的商

人就有了活動的地盤。因為封建領主從土地出租上獲得一定的租費，這作了他商業的活動資本，便和自耕農的生產結合起來，在市場上去爭取原始積蓄了、特別是商業資本有少許積蓄的區域，這土地禁止售予外國人的法令，將更打擊了華僑商業，使土著商人逐漸興起了。所以這一土地法令，又是實際上企圖抑制華僑資本來給予印尼民族一些小恩惠的。

所謂自由政策，正也是荷蘭殖民政策的必然發展。荷蘭帝國主義決沒有放棄過本身利益至上主義。

第二節　自由政策的進程

自一八七〇年至一九四二年三月，荷蘭失掉東印度為止，一般都可稱為自由政策時代。但這里似乎也可以分做三個階段。這就是自一八七〇年到一九〇〇年止為第一階段，自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六年止為第二階段，自一九一六年到一九四二年為第三階段。

在第一階段裏，那是荷蘭以『注意印尼人福利』做標榜，而鼓勵歐洲私人資本開發印尼的階段。在這一階段裏，荷蘭對外島的征略不斷的擴大着軍事到達的地方也就是政治深入的地方，政治深入的地方，接着又是資本像蜜蜂一樣麕集在那裏釀起蜜來了。特別是樊•萊斯 (O Ven Rees)任東印度總督前後這些年(一八八四)對於外領政治的深入更為密切注意。即就樊•萊斯本人說他反對一般對於注意土人福利的說法，他認為這不過使政府勢力不能達到一任其自然的土王的區域。然而這些區域在實行自由政策時，非統攝於殖民地政府之下不可的。在這一時期裏，荷蘭對於亞齊的征戰(一八七三—一九〇四)是最好的例子。自由政策在它表面上看來那是殖民政府退處於當地居民的保護者與公斷者的地位，而在使外國資本源源輸入之際，不致有損於荷蘭領土的主權，和有干涉人民的行動。因之，在開放資本的大門之前，

却首先要將印尼的國境關閉起來，用政治作爲護牆，然後再吸引外國資本的輸入

所以，在這一階段裏，殖民政府首先在政治組織强固的爪哇作了一次試驗，證明了自由政策的成功。一般歷史家認爲這一政策——土地租借法令，對於私人企業與國民經濟兩方面都有益處，特別是製糖業，自一八七〇年後在爪哇國民企業中表示很大的進步。一八四〇年强迫種植制時代種植面積爲三七•八〇〇海單爾，至一八八〇年則爲四八•九〇〇海單爾，一八九〇年七二•〇〇〇海單爾，一九〇〇年九一•〇〇〇海單爾。在三十年中幾乎增加二倍。從其產量方面說。以一九〇五年爲例，爪哇產糖七•七〇〇•〇〇〇担，咖啡三三二•〇〇〇担，——政府自植的三二〇•〇〇〇英畝不計。茶爲三•九六〇•〇〇〇基羅，烟葉爲七•二〇〇•〇〇〇基羅。規寧皮爲三•五七〇•〇〇〇基羅，可可爲四七五•〇〇〇基羅。印度藍爲一四四•〇〇〇基羅。而政府在這巨大的出口貨稅及租稅中，去取得了强迫種植制所失去的一部分。不但政府財政上沒有什麼困難，還將每年平均六百五十萬盾來建築鐵道以便商運。同時又爲征服亞齊費去了好幾百萬盾。這一土地長期出租的政策，對於荷蘭資本主義是非常有利的。

在第二階段裏，外島的開發開始了。自然在這以前，外島個別區域的農場和錫鑛已經開始了。但在這時期却是處於普遍發展的現象。以蘇門答臘爲例，在一九一五年前各國在蘇門答臘投資的情形有如下表：

國名	烟草	樹膠•茶	合計
荷蘭本國	四四•四〇一千盾	四六•〇〇〇千盾	九〇•四〇一千盾
荷印政府	——	五•〇〇〇	五•〇〇〇
英國	九•四三二	六〇•〇〇〇	六九•四三二

法國	——	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
德國	——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比國	——	一•八〇〇	一•八〇〇
瑞士	六〇〇	——	六〇〇

其中僅就英國來說，最初在蘇門答臘的投資幾全在烟草樹膠和茶方面。有三大公司，即United Langket Plantations Company (一八八九年設立，資金四五〇•〇〇〇磅。) Angle Sumatra Rubber Co (一九〇七年設立資金九〇•〇〇〇磅)Sumatra Deli Rubber Estates(一九〇七年設立，資金二四〇•〇〇〇磅。)

同時在煤礦方面，巴東高原沙華龍特Sawah Loento 的煤礦是一八九二年開始採掘的，至一九一四年，共採得五•三二〇•四七五米突噸。奥姆比林(Oembirin) 煤礦在一九一一—一四年，每年超過四十萬米突噸。巨港煤礦自一八九六年來年出一千噸，但至一九一八年三月便產煤二•五〇〇米突噸，五月至五•〇〇〇噸。在石油方面一九一〇年在巨港州的如下:

Moeara Enin	(米突噸)一一二•〇〇〇
Karang Ringin	一四•〇〇〇
Banja Sari	二一•〇〇〇
Babat	一一五•〇〇〇
Suban Djarigi	一〇五•〇〇〇

Lamatang 二五•〇〇〇

在蘇東州的——

Telaga Sard 一〇•〇〇〇

Bulutelang 二二五•〇〇〇

在亞齊的——

Psurenla 二三五•〇〇〇

從以上的數字看來，蘇門答臘在這一時期中因外資輸入，而企業發展的情況，已可見一般了。

然而，在爪哇並不因爲這自由政策能維持它長期的向上與進步。在一八九九年及一九〇〇年，三寶壠發生了食糧的恐慌事件。這充分說明了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規律下，爪哇人民依然陷在『賤賣貴買』的絕望經濟生活裏；同時有土地的農民，一樣爲它所支配，去更多生產交換價值的生產品，而縮小了食糧生產。爪哇人民經濟生活的衰落此後依然繼續下去。終於成爲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發生之前的經濟恐慌的前奏曲（約在一九〇七——〇八年）。這逼得荷蘭政府不得不於一九〇五年起撥出四十萬萬（分十五年分期撥付）盾來津貼東印度政府。人們認爲那是荷蘭母國惠贈殖民地一筆恩款；但這正是荷蘭面臨着世界經濟恐慌的到來，不得不在這印尼一架被剝削的『生產機』上，加添一些油上去。要不然，這付機器將會停止了生產。

外國資本向殖民地輸入，打通了資本主義發展的一重難關。但到殖民地投資的生產發展，商品過剩，與殖民地人民經濟衰落這相互因果的結果發生了，則又造成了資本主義的矛盾，爆發了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階段開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中，一方面大戰引起了印尼人民的覺醒運動，自一九〇五年萌芽的近代民族運動，發展到這時，是更高揚了。使荷蘭不得不在政治上來適應這情勢，於是在一九一五年匆匆地就設立了國民議會，羅列些御派議員，組織個代表民意聊備咨詢的機關。另一方面，爲了歐洲機器製品的不能輸入，開始了工業化的政策，首先是華僑商業資本和印尼的商業資本向輕工業部分轉化。這裏有烟草製造業、白帶業、（即印花布業）編帽業、皮革業、窰磁業。到了大戰以後所謂工業化計劃，又復逆轉。但資本主義由於再分割而恢復其一時的穩定之後，印尼的社會是益發成爲國際資本主義的典型殖民地了。這一階段正是國際資本使印尼陷於更難超拔的殖民地位的時期。

第三節　亞齊之戰

在一八二四年英荷協定中，全印尼的領土上祗有亞齊是被允許獨立的。這獨立的全國，事實上是爲回教商人所控制着。每一個方國（Segi）等於一個大的商業聯合公司，每一個烏拉巴侖（Oeleebalang）等於一個公司的單位。而這些烏拉巴侖的首長大都駐驛在各港口上，而又爲貴族階級號稱德古（Teukoe）者所指揮。其上則有蘇丹。這一種社會組織狀態，我們已在上面提到過了。這種社會主要以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爲它生產基礎，而以單純的商業貿易爲它交換手段。但自英國資本主義侵入了馬來亞以後，亞齊社會實際上已成爲英國的原料供給地和商品推銷市場。手工業早已衰退了。農村的生產雖然沒有完全崩潰，而農民離開鄉村流爲海盜的，却日見其多了。但回教商人和貴族都依然有它巨大的財富和豪華的生活。英國也因爲亞齊的商業和馬來半島的關係非常密切，所以不願將亞齊的宗主權完全放在荷蘭手中。亞齊的獨立全

緝荷英之間這一種矛盾的存在。

但自一八六九年蘇伊士運河開闢以來，西方各國與遠東的交通大大地接近了。馬六甲海峽海運日繁，在馬六甲海峽的門口，這亞齊的區域也自然顯得重要起來。在一八七〇年亞齊蘇丹馬摩舍(Mahmoed Sjah 為蘇丹 Saelaiman Ali Iskandar Sjah之子)登位。他獲得了土耳其法國美國和意大利的幫助不少，這使荷蘭覺得有把這大門首先關閉的必要。

無疑的蘇伊士運河一開闢星嘉坡的商業地位更重要了。英國不願這亞齊在它自已獨立的名義下成為國際的商港，相反地，亞齊如果放在荷蘭統治下，在以英國資本控制着荷蘭資本的現勢下來說，那麼亞齊放在荷蘭手中是更容易使亞齊成為英國的原料供給地的。正因為新嘉坡及檳城的商業日趨繁盛，亞齊的原料供給地地位也日見鞏固，亞齊人民生活便日趨困難；回教商人的地位也動搖了——他們成為英國商業的附庸，幾乎沒有自由活動的地位，這便任着亞齊失業農民流為海盜，常常打刦馬六甲海峽上的商船。而這件事轉過來又成為荷蘭征略亞齊的藉口了。

那時亞齊為人所知道的，便是大亞齊彼第爾（Pedir）加耶（Tanah Gajo）和亞拉斯（Alias)。他們各有各的首長，而大亞齊則立蘇丹。蘇丹的管理區域即在亞齊的港口海岸。因之他對各部落依然有相當勢力。亞齊蘇丹從海岸各港口有極大的收入，而且還有海軍，相當強固。他的海口勢力從東海岸到西海岸。因之，他對荷蘭和碩克蘇丹訂立的條約非常不滿。他從日里以至亞沙漢的勢力被侵奪了。他因之便向國外求援，最後和美國訂了密約。美國想攫取這一塊土地，荷蘭便於一八七三年三月七日對亞齊宣戰了。荷蘭派去三千六百士兵，由古來爾將軍（Djendarae Kohler）率領，向大亞齊那邊登陸，佔領了相當強固的堡壘和回教寺院。但不久古來爾戰死，撤回了兵。這年七月又換了樊斯韋登將軍（Ven Sweten）帶領八千士兵捲土重來，佔領區逐漸擴大，將大亞齊沿海區改為哥打拉迦（Kataradjar）但亞齊人的游

擊戰不斷展開，荷蘭直接統治區哥答拉迦時受威脅之後，斯韋登被爪哇召回，祇留下三千士兵，由皮爾將軍統率。皮爾採取海口封鎖政策，想以此來打擊亞齊人民的反荷力量。但亞齊人民有足夠的土地生產，不需要外來的交換；依然不斷攻擊荷兵。一八七八年，荷蘭又派將軍海登（Karel V. D. Heyden）爲亞齊省長（Goebernoer）。在他的時代，將大亞齊全部佔領了。在一八七九年中幾乎聽不到槍聲了。荷蘭以爲這亞齊不再可能反抗。於是在一八八一年派了一位文官滙文（Pruys van der Hoeven）來代替海登將軍。在他到任不久，大亞齊的戰爭又爆發了。鄉村屬於荷蘭的都被攻擊。荷蘭祇有武裝保護搬遷。英國商船被刼，迫得荷蘭向英國賠付了十萬盾，使荷蘭全國譁然。在這近十年的戰爭中，荷印政府竟支出了一百五十萬盾。這時候在亞齊西面，有一位德古烏馬爾（Teukoe Oemar）的建立了十六個碉堡，包圍了哥答拉迦。沿着山脚，並由海軍守住海岸，忽然對荷蘭宣佈了「宗教戰爭」(Perang Sabil)。舉謨罕默德達烏第（MD. Dawat）爲蘇丹，建回教寺於英特拉波里（Indripoeri）號召亞齊人民爲民族而鬥爭。荷蘭舖設的鐵道到處被破壞，自一八八四年到一八九六年間，荷蘭幾乎要保衛它佔領地的中心都覺困難萬分，而亞齊人民由於游擊戰的展開，力量與意志反而更統一了。

這時候，（一八九一年）有一位亞拉伯語言學家胡爾羅尼（Dr. C. Snorick Hurgronje）到亞齊實地考察了一次，他對於征服亞齊寫了一個計劃。他指出三個要點：（一）守住古馬拉一線（Merzampingkan Keumala）（二）不與敵人談判，接續不斷予以打擊；（三）建立公司信用（亞齊人直至此時尚稱荷蘭爲東印度公司）。推進農業手工業和商業。但荷蘭起初並未實行他的計劃，每每進攻一個鄉村，還時常不斷的奸淫擄掠，甚至將所有村中屋子及回教堂統統燒去。帝國主義的掠奪戰爭，本來是與人民爲敵的。亞齊人民還是不斷進攻着荷蘭一切的佔領地。

但在一八九二年的時候，德古烏馬爾忽然投降到荷軍中去了。他自稱願意幫助荷軍肅清鄉村，他並在實際行動上表示給荷蘭政府看。許多鄉村爲他所佔領，在一八九三年極得荷蘭信任，升爲大司令官，他有二百五十名組成的一支軍隊，並予以一切經費。荷蘭這一計策在於分裂亞齊人，引起亞齊人的內戰。到一八九六年亞齊人的游擊隊益發强大了，荷蘭軍在亞奴加龍（Aneu Galong）被亞齊人大敗了。荷蘭軍隊的最高司令官請求德古烏馬爾協助去掃清拉姆克拉（Lam Kra）區的游擊隊，荷軍與德古軍共同於這一年三月三十日出發至二十六日德古烏馬爾有了八百八十挺機關槍，不少的子彈與金錢。到了二十九日，德古烏馬爾實行反叛，與荷軍開火了。

荷蘭自受這一切大打擊後，於是再拿起胡爾赫尼的計劃來，切實執行起來，並在佔領區內約法三章。一切居民均須備有居住證，居民不許有武器，並不許居住于山涯之間。居民及鄉村有暗助反抗軍者處罰，這樣寬猛兼施之下，直到萬福士收復了全亞齊爲止。這已經是一九〇四年了。亞齊人民反帝鬥爭經不起荷蘭的『經濟攻勢』而失敗了。各地土侯便和荷蘭訂條約，定亞齊王國爲荷印殖民地。各地土王不得與他國聯絡，以荷蘭之敵友爲敵友。各地土王得遵照荷皇執行一切政令。

亞齊人民的反荷戰爭，無疑是民族反帝戰爭。這一戰爭之所以能如此堅持，直到三十年之久，那有如下的幾個因素：

第一，是亞齊的社會組織充分保有了地方自治的民主主義性質，所以在亞齊戰爭中的人民領袖此起彼落的不計其數。每一個鄉村幾乎成爲一個民主的反帝堡壘，每一個蒙正，都成爲人民的反帝領袖。

第二，是亞齊反荷戰爭中充分表現了民族統一戰線的力量。封建領主很少叛變到帝國主義方面去，因爲他們已經成爲貴族商業家，他們不從土地的封建剝削上去寄托生活，他們的財產依賴于商港的收入。而回教學者實際是自由商人，與農民的利益相結合的。因之造成了他們封建主回教商人與農民的統一戰線。而以回教爲他們戰爭的指導原理。古爾赫尼

的計劃即以經濟攻勢來分散他們統一戰線，這眞是釜底抽薪的毒計。

第三，亞齊戰爭中那游擊戰術也是堅持戰爭三十年的因素之一。亞齊人知道怎樣敵進我退，敵退我進，聲東擊西，避實就虛，裏應外合，一切好的戰術。這在我們談到關於亞齊之戰的記事中，都可以看得出來。而亞齊的依山憑海，東西分成二概的地理形勢，又有利於這游擊戰術的。

亞齊戰爭的光輝成就是充分說明了人民之戰的意義。

但亞齊戰爭終於失敗了的歷史教訓，也是深刻的。這就是在那時亞齊不可能發動一個全印尼的民族戰爭。亞齊區域以外一切帝國主義的經營，都有利於帝國主義力量的生長。回教指導原理固然是以喚起亞齊人民視死如歸的戰鬥精神，而一經帝國主義以經濟來改善其佔領區的人民生活的時候，這便動搖了游擊區人民的意志了。因爲戰爭而破壞了的生產基礎，沒有及時加以改進，抗戰的經濟已粉碎了。亞齊人民的反帝起義便也失敗了。

第四節　部落之爭與反土地掠奪的起義

商業的發展，引起部落間的內爭，而土地國有法令及長期租借法令的公布與執行，則引起了人民及土地掠奪的起義：這是在印尼歷史中常常可以發見的事實。

一般說來，一八七三年的土地法令，主要是指那些荒漠的鄉土未開墾的原生林。雖然它們也許屬於部落王國所有，但並無人利用它們來種植的土地。在這些土地上，居民社會大都還處在原始氏族社會時期；部落的王國雖然建立了，但幾乎都是外來的侵略者，即文化較高的其他部落或王國的貴族。他們佔領了這些氏族的鄉村，便自己稱號爲拉迦和蘇丹。而那

時候，西歐中東印度中國的商船已非常活躍的出現於那些區域的港口海岸。這些拉迦蘇丹佔領了那些部落，主要是在爭取對外的貿易權。他們的豪華的享樂生活都依賴對各鄉村土產的征收。這便那些落後氏族社會為共同供應這種摔取，並保障氏族成員間的生活，結成農業共同社會的生產形態。在共同勞作之上抽去一定巴仙的賦貢，將生產品分配給各成員的家屬所有。他們之間或者還可利用撙節下來的一部分所謂剩餘品，去市上換取家族間的必要品。商品經濟的勢力漸漸支配了他們生活的方式。同時在那些自立為王的貴族間，因生產品的掠奪發生內爭。之後，又因為大地出租，土地的利益使貴族們貪欲日益增大，大量的村社的土地被佔領了去。於是人民及土地掠奪的起義也發生了。

這樣社會的變革情形，我們到處可以在今天帝國主義大農場林立的區域之前一時期的歷史中看到。印尼的蘇門答臘的東海岸州，是全印尼帝國主義資本異常深入的地方。這一區域社會的變革，也顯出它特徵來。

今日之所謂『東海岸州』，那是西北以烏里巴爾門（Olepalman）與亞齊州為界，東南以加姆巴爾河（S. Kampar）的河口為界與寥州相鄰接，西南則以橫斷的大山脈與打板奴里及西海岸州為界。在那里一些部落，十六世紀以前幾乎完全是誰也不知道的原始共產社會的單位。在十六世紀時，始有二個部落王國為人們所知道。這就是前面說過的亞羅王國和碩克王國（舊稱加西王國）略提到過。

之後，亞齊的蘇丹聯合彼弟爾的拉迦想進攻馬來半島的柔佛王國。他們發現了在班年（Panei）那里有一個小王國，是西海岸巴迦龍揚（Pagar Roejoeng）王國的『殖民地』。亞齊蘇丹伊斯康達爾（Iskandar Moeda）征服了它，娶那王族的公主為妻。之後，就傳位給他的後裔，建立了亞沙漢王國。

亞羅王國到一六一二年便失傳了。而在一六一四年，便有日里（Deli）王國出現。日里王國是冬古·西甲巴陀加

(Toeankoe Sri Padoeka) 建立的大約他是印度人的後裔，而從亞齊支分過來的。

一六六九年日里王國爲碩克王國所征服，和亞齊王國分離了。那時碩克是柔佛王國的殖民地，因之日里也間接地屬於柔佛了。一七〇五年巴都巴拉 (Batoe Bara) 也從亞齊王國分離，而爲碩克所有。東海岸州這時有四個部落爲碩克所征服：即除日里外有打那波蒂 (Tanah Poetih)，古波 (Koeboe)；亞沙漢和巴都巴拉。巴都巴拉的社會組織是四個氏族聯合起來的 (Soekoenan Berampat) 依照米裏加姆的社會組織形式，這可證明那里是米裏加姆民族的殖民地，正如馬來半島的森美蘭一樣。

一七四五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從柔佛王國手裏，取得了碩克王國的宗主權，這樣蘇東一區也成爲荷蘭的領地了。因之亞齊王國便常常和英國相聯絡，來干涉東海岸州各部落。

自從荷蘭復國以來(一九一八年)英國對於東海岸州的侵入野心，始終沒有停止過。一九一八年英國代表弗寬哈爾 (Major Farquhar) 和亞齊訂立互助條約，想侵入蘇東。之後因爲英荷協定的妨礙，英國代表約翰·安徒生 (John Anderson) 自檳城直至蘇東與各地土王訂立條約，想直接取得土產的貿易權利。雖然一八二四年英荷協定將領土明白劃定，但英國對蘇東貿易依然佔支配的地位。

由於商業的發展，蘇東的部落王國之爭，便不斷興起了。據一八二二年出口估計，日里的出口土產計二萬六千担：主要爲煙葉，(那時已有土人自己種植了)還有象牙等。據安徒生的估計，那時日里居民已有七千人，而內地的馬達人不計在內。蘇丹從進出貨稅中每年最少可得四千五百元。那時棉蘭居民僅二百人，此外日里大 (Deli Toea) 布羅支那 (Boeloe Tjina) 另成一個部落，由蘇丹西里亞馬所管轄，但隸屬於日里·松牙 (Soenggol) 有二萬居民，是獨立的。

總督盧邦生時代，對蘇西巴東正注意經營，但也並不會把蘇東忘却。特別是英荷爲蘇東相互抗議，不斷的交涉，使他憂慮。到了一八五四年亞齊勢力又伸入了日里與亞齊相互劃定國界，而以日里爲亞齊的自治領。封日里爲亞齊王的『九世孫』（Tjap Sembilan）刻成圖章，執行政令。這一種相互間的關係，從一句古老的諺語中可以看出：

『固然亞齊是麥加都的露台而日里也是亞齊王國的露台。』

'Adapoen Atjeh adalah serambi Makktoe Lmosjarrafah dan Deli serambi Keradjaan Atjeh'

這就是說亞齊王國不能沒有日里這塊土地做他出口的港灣。那時亞齊和蘇東的商業情形從這話裏很可以想見了但郎格（Langkat）王國的王太子似乎不願亞齊勢力的伸入，他聯合了秦孟（Tamiang）巴都巴拉，雪里冷（Serdang）彼拉（Perak）和英特拉・摩達（Indra Moeda）等皇族向駐節於孟加麗斯的副州長請求保護。這使荷蘭對於蘇東更加關心了。舊日通過碩克王國來結合各地小王國的方法，始終不能防止英國和亞齊的侵入。殖民政府命令廖州的州長納丘爾（Netscher）實地訪察各地。他率領駐節碩克的副州長及縣長和碩克王國的大員們出巡蘇東。自班年，雪里冷（Serdang）到日里和各地土王訂立了協定，造成荷蘭直接統屬各地土王的形勢。這使蘇東的對外族侵入的防護力量加强了。

一八六三年五月間荷人尼夫斯（Niehuys）開始到日里試驗種植煙葉，得到很大的成功。這決定蘇東成爲歐洲資本開闢大農場的命運。開始十二年之間，煙葉生產的情形有如下的數字：

一八七三	二・五〇〇・〇〇〇盾	一八七四	二・八五〇・〇〇〇盾
一八七五	三・九〇〇・〇〇〇	一八七六	六・五〇〇・〇〇〇

一八七七	六•八〇〇•〇〇〇	一八七八	九•二〇〇•〇〇〇
一八七九	一〇•三五〇•〇〇〇	一八八〇	一一•二五〇•〇〇〇
一八八一	一四•七五〇•〇〇〇	一八八二	二一•五〇〇•〇〇〇
一八八三	一九•一五〇•〇〇〇	一八八四	二七•五五〇•〇〇〇

這一種生產數目的增加便是土地被大量出租。而土地的大量出租是說明二件事實：第一，是將過去農村所有的土地權由於荷蘭與各地土王訂約之後，轉移爲皇族所有了。那自然引起了皇族間的土地權之爭執。第二，是村社的土地權被掠奪了。種植家們決不會關心到農民的土地，總揀他所需要的來建立農場，農民因之羣起反對，展開了戰爭的事，也發生了。

即就日里王國而言過去就包括如下的屬地：

(一)日里本區（Daerah Deli Sendiri）

(二)十二城市溝（Oeroeng Sepoeloeh Doea Kota）

(三)西南白日里溝（Oeroeng Senembah Deli）

(四)西爾白耶孟溝（Oeroeng Serbanjaman）

(五)彼爾查區（Dearah Pertjoet）

(六)白拉岸平原（Padang Bedagai）❶

一 Oeroeng 是水道，那些部落以水道聯結而聚居，這裏可以看出那時的農業的發展，但今天日里和雪里冷的原住民農業是

而日里的港口，即在今日的老武漢〔Laboean〕日里王國和雪里冷王國以西南白日里爲界，

一八一四年以前，這西南白日里還是各氏族聯合自治的部落，是馬達民族的居住區域，他們由四個『甘光』(Kampoeng)●聯合而成，即 Medan Senembah, Taloek Geraga, Pataembah 和 Sigara Gara 他們共舉一個首長(Kedjoeroean或譯書記)管理事務，他們之間還沒有拉迦和蘇丹。一八一四年日里蘇丹以彼查爾河的區域應屬於日里，因之將鄰近彼查爾河的巴都姆白的土地也劃爲自己的了，他便派了人接管，而把這派去的西里巴格馬拉迦做了西南白(Senembah)的首長了。村社的民主組織，是這樣被打擊的。一八五八年西利巴格馬拉迦去世，沒有兒子，他妻子嫁給了西南白區之下的棉蘭西南白村的村長灑痕舍(Djohan Sjah)，因之，他便有統轄這四個甘光的權力了。但篤落岸拉加(Teloek Geraga)的村長不服，投訴到普里冷王國去，於是，雪里冷和日里的戰爭便展開了。

戰爭因荷軍的進剿，而解決。而相互間爭奪『甘光』的事，却依然不斷發生。最後荷蘭的權力便直接控制了這些區域，雖然沒有廢去蘇丹的自治權；而荷蘭對那些土地却有權大批出租了。

但一八七二年馬達人的反土地分割鬭爭，以及馬達人，加有人中國苦力的反資本鬭爭一直的繼續着，直到十九世紀末葉開始消滅了。

到一八七一年爲止，蘇丹已和外國企業家訂立二十個租田契約，出租的土地有一萬七千九百海單爾，在一八七二年

非常衰落的，比較發達的却在山嶺高地了。

● Kampoeng 的意義即等於英文的 Community 這便是農村共同體的專名，華僑多直譯爲『甘光』。

五月日里蘇丹又要將丁彭郎格（Timbang Langkat）收爲已有，和郎格的王族發生爭執。因之那里拉督們便和他淵戰。蘇丹請荷軍鎭壓，二百二十二人的聯隊，八十門的大砲便從老武漢登陸。可是一到了 Ratterdam 和 Perseverance 農場那里，就遭馬達人的攻擊，使荷兵不能深入。

馬達人進攻得非常厲害，荷軍繞道從民禮進到松牙，捕獲了六十個首領及村長，荷軍約定他們九天內要將爲首的拉督們交出。但馬達人並不願意遵行，他們還不斷擴大起義。戰爭進行了一個月，還不能解決。蘇丹因之發動自己的衛軍去幫打，但一樣也遭到起義軍的攻擊。

起義軍終於失敗了。十月間拉督們被捕放逐，起義軍便散處到鄉村，進行原始的個別暴動和屠殺了。而他們這種行動又和中國的，加耶的苦力相互連結起來的。

在蘇東大農場建立過程中，使歐洲企業家最感困難的，是勞動力的缺乏。富有原始性的勇猛的加耶人，和馬達人不是這些企業家理想的苦力。他們因之到檳城去收買『中國猪子。』——從中國流出來的過剩勞動力。也有一部分是『印度拏疤』（Voor Indiers）那時歐人叫吉林人的苦力的叫法。）這是開始於一八六四年的事。

但招請那些『印度拏疤，』大槪是由企業家和船家訂定預付訂錢的。他們最初和船家約定，薪給相當高，但到了日里工銀却祇有幾個林吉一月了。那時馬來人就有這樣的諺語：

『在檳城約定給我十個大銀幣，

來日里你竟給我三個爛鉛片！』

“Koel Pe'nang djandji tjepoeloe ringgi gadje, tjampe tanah deli, tiga ringgi katji.”

這就可以看出那時雇用苦力的情形完全是和奴隸的販賣一樣的。

所謂中國豬仔的販賣情形那是更悲慘的。『二十年來目睹怪現狀』中已經將那販賣豬仔描寫過走江湖的流氓們和外國企業家相勾結，深入到中國南方小市鎮，在污黑的茶坊上，誘騙失業農民到南洋來。他們付給他一筆安家費，在賣身契約上押了一個花押，就給送到馬來亞的鑛山、樹膠園和日里的烟園裏來。梁紹文的南洋遊記也描寫過這些中國豬子在鑛山農場中的生活；一切足以墮落工人的設備，在那里都具備的：烟館、賭博、酒店、私娼。工頭們包做着這些生意，讓那些豬仔上那里去興奮疲乏了的精神。他們在那里儘可賒欠，等到苦力們滿了契約上的期限可以贖身的時候，那一筆欠賬又需你重訂一個新的契約。於是他們就老死在那些工作場中了。因之中國苦力到了一個新的環境下，便學會了偷逃的本領。他們被賣日里之後，最初是三三四四的逃亡，之後却竟『集團逃亡』了。曾經有過一次有八十個苦力趁了一隻華舡（Wangkang）從日里逃到檳城去，等到他們在檳城把所有的錢化光了，他們再改了個姓名，重訂新約，又回到日里來。

企業家們自然不會把這件事看作是工人生活應該改良的問題，而總認爲蘇丹的警力不足的緣故。

其實，那時蘇丹的警力的確是很不夠的，他有二十個警士組成的警察隊，一個十五盾一月薪水的警長，警士十二盾一月。警衛力量確實不夠。但自一八七三年起，蘇東已分爲四個縣治，●由州長自行管理了。但蘇丹仍有它自治權利，特別是司法方面和稅收方面，常常形成蘇丹和州政府及企業家方面的糾葛。

● 第一個縣治自泰孟（Tamiang）至巴東白拉岸 Padang Balagai。設副分州長一，縣長一。駐老武漢。第二縣治爲[illegible]沙漢包括峇都巴拉，駐丹絨巴里。設縣長一。第三縣治在老武漢白都（Laboean Batoe）。第四縣治在碉克各設縣長一人。

自然，最初是蘇丹的稅收權利被縮小了。進出口稅、鴉片專賣權、酒稅、典當、賭稅、和魚市場稅都給州政府掠奪去了，祇留下物品內地流通的卡稅了。之後，又進而攫取司法權利。這是借因于中國苦力被判吊頸這件事的。在一八七一年日里烟園中，曾發生了中國苦力不堪荷蘭人的壓迫，將兩個荷蘭工頭殺死的事。蘇丹法院判決七個中國苦力吊頸而死，五個苦力終身勞役。●這在巴達維亞方面覺得處刑太重，於是又把土王司法權剝奪。歐人自有歐人法院處理，土人與其他東方人則由土王法院審理，而中國苦力則屬于歐人企業家的『財產』，不在土王權力範圍以內了。

歐人企業家並不滿意這事，因爲有許多事件需向巴達維亞控訴和審理，費時化錢。企業家們就向政府要求自己設立警所，保護農場治安，自己有審理苦力的司法權。事實上他們已經自己採取了這種步驟了。

在企業家們的高壓政策下，苦力們的叛亂就開始了。一八七六年八月松牙太華備農園（Onderneming Soengai Tawar）爲加耶的苦力們所洗刼。經理部被攻擊而且放火燒去了。九月加耶人又進攻丹臺姆（Tandem）園坵。園坵的監督荷人被殺，苦力中也有受傷的。金洋全部被刼了。第二天，那些暴動者又洗刼了加華拉貝谷米（Kawala Begoemit）。十月，在迭西基河畔加耶人和西侖摩達村（Sialang Moeda）的馬來人相匯合。於是個別暴動變作了廣大的起義。加耶人、中國人的苦力的反奴役鬥爭，和馬來人馬達人的反土地分割鬥爭，便匯合在一起了。在一次起義中，荷蘭企業家魯曼（Lohman）和他的妻子被擊傷，二個孩子被殺戮。那起義的隊伍也有被捉到的。四個馬達人，二個馬來人被殺掉。西侖摩

● 至今棉市郊外白嵜沙一帶有五祖廟一座，供奉此五位終身勞役的苦力。但華僑中則傳說此五人即上絞刑者。今昔之日里一書中所記與傳說不同。

達村村長被放逐，起義軍的首領拉迦彌被判監禁。

但起義軍的攻擊，還是繼續不斷，而且其中有不少的中國苦力參加。他們或者自己规掠鄉村，或者掠奪園坵頭家。這些苦力們或者是逃走的，或者是契約已滿了的。最後，荷蘭探悉了這起義隊伍的大司令是沙侖（Panglima Selan）一切都由他策劃進行的，他是加耶人，但爲馬達人所周知的。他的司令部在薛烏姆比（Si Oempik）荷軍於是大舉進攻，將起義軍擊敗了，沙侖自己乘機逃却。

荷蘭於是更加緊了蘇東的行政管理，但大農場的企業家直到十九世紀末，還賦有封建的特權。自己有司法警察，自己可以懲辦苦力。一個荷蘭的作者寫了一本小册『園坵苦力見聞錄』（De Praktijk der Koelie Ardonnantie）揭發那園坵虐待苦力的慘狀。他認爲園坵苦力的待遇，是完全違反基督教的原理的。因爲他們過的奴隷的模範生活。因爲他們把一切權利交給了他們的主人，而他們自己是沒有人的權利的。因爲他們已經失掉了人類的感覺了。官吏們儘管收受大頭家們的賄賂，對苦力的懲罰幾乎完全不按法律。日里是百萬富翁的世界，不是基督教的世界。在他那小册子中指出了如下幾個特徵的情況：

一、祇有很少的園坵注意到苦力和主人間的關係，所有園坵都是用手掌和手杖行事的。

二、犯有錯誤的苦力在審問之前一切暴虐的責罰是不斷的繼續着的。

三、禁閉得不夠，棒子的把戲還不曾玩夠，那就是還不到開審的時候。

四、被殺害者在歐人中間極少，而在土人和東方人中間常常發現。

五、在園坵裏大頭家猶如「皇帝」（Keer en Meester 主人的主人）工人們在他面前一直是得低頭的。

六、任何時候苦力沒有離開關坵的自由，連星期日也不許的。如果苦力自由離開的時候，一切刑罰都可任意落在他們身上。

這里，已分明可以看出大農場的發展，却正是奴隸勞役的繼續。在大農場開闢的前三十年間，印尼的土地竟成爲中國人，印尼人，印度人的奴隸勞動的『天堂』了。

第五節　再征略與再反抗

自從迪波尼格羅反荷鬬爭以後，爪哇的人民又經受了四五十年的强迫種植制的災難。勇敢而强頑的民族性被磨折到山羊似的柔順，在不斷的飢餓中去迎接慈悲的死神。印尼歷史作者沙里說：『强迫種植制給予爪哇人民的利益，是學會了種植技術和熬受最大的苦難。』這話似乎可以看作是沉痛的諷刺。同時在爪哇的封建主，也都各各在荷蘭意願的紙頭上，——那算作是條約的紙頭上畫上字。他們的地位一落千丈。自一九一一年起，封建主的一切特權被廢止了。他們祇做了政府的一位官吏，藉薪給過日。

在一八六八年，勿丹又發生過人民起義。一八九二年政府取消咖啡强迫種植。但私人種植也不見進步。一九〇〇年將巴達維亞的鐵路鋪設到安尼爾（Anjer）並與蘇門答臘南部構成一氣，以便于軍事運輸。五年以後又從彭加斯（Bangkis）接通到老步安（Loeboehan）這是爲了那里的椰子生產發展了。而勿丹人民也不再如以前幾世紀似的一直鬬爭了。許多勿丹人民離開故鄉，到巴達維亞柏里安良和南滂去求食了。勿丹農民漸漸轉入了工銀勞動的路子。但在一九二六年近代民族革命運動展開的時候勿丹又曾經成爲共產黨活動的中心區域。

一八九一——九三年在峇里加涅爾（Gianjar）和孟瓦韋（Mengoewi）兩個部落間，發生了戰事，孟瓦韋傾覆了。一九〇〇年彭里（Bangli）進攻加涅爾，加涅爾請助于荷蘭，加龍貢（Kloengkoeng）便企圖掠奪加涅爾，但荷蘭派去了三隻戰艦停泊古薩勃（Koesamba）阻止這一企圖。

一九〇四年五月建都於定巴利（Denpasar）的峇龍王國（Badoeng）因爲人民將坐礁的中國商船的貨物搶掠了，荷政府要求王侯賠款七千五百盾，但峇龍不能清付，荷軍便于一九〇五年初，將那里的海口封鎖起來，太彭南（Tab-anan）協助峇龍爲荷軍所包圍。這一年九月間荷軍登陸佔領了定巴利，峇龍拉迦戰死，皇族中另立新皇，建都于巴美查登（Pametjoetan）繼續抵抗。

荷軍又直下太彭南，拉迦受縛，在遣送龍目（Lombok）途中，他就和親屬們一起自殺了。荷軍卽强迫峇里全島領各部落放下武器，從此，定巴利、太彭南、加涅爾、彭里、加龍貢和加侖加斯姆（Karangasem）聯合起來成立一分州（Afdee-ling）由分州長統理一切。但加龍貢人民還不斷攻擊荷軍，直至其大領袖們戰死爲止，那是一九〇八年的時候。

荷政府又欲擴大龍目的統治，一八九二年二月，派了一位荷蘭官吏去跟龍目的拉迦商議，爲拉迦所拒。龍目的拉迦從新嘉坡買了兩隻汽船來，其中一船高升着龍目的國旗，荷人卽將那船搶去，並派三隻戰艦至亞姆彼南（Ampenan）。一八九二年五月，荷政府派州長一人去龍目，他要和拉迦會見，拉迦以病辭，要求會見王太子，亦被拒絕，但祇與皇子馬台（M-ad'e）及首相相見。他們認爲荷蘭不要參與皇族和薩薩克（Sasak）人民間的關係，荷蘭卽沒收了這二條汽船，不過因爲亞齊戰爭緊急，還不敢取斷然步驟。

一八九四年荷政府又派一州長到龍目，提出要求：（一）承認荷蘭統治權，（二）交出皇子馬台，（三）立刻滿意答復

拉迦請求考慮州長被逼回巴城。

七月五日，荷軍由維哲爾將軍（Djenderal Vetter）統率，到亞姆彼南港，再提出上述條件，並要求拉迦遜位于皇太子。賠償一切軍費，限四十八小時內答復。

到時，拉迦不予置答，荷軍即登陸。二日後，拉迦答復，一切條件均可答應。但皇子馬台不能交出。維哲爾認為必須交出，否則二日後即進軍征剿。之後，維哲爾得到消息，皇子馬台業已自殺，荷軍即向馬都拉姆（Mataram）開入。王太子即代父親即位。

在那時候，在却加拉尼格拉（Tjakranegara）的峇里人起義了。他們進攻荷軍二十六—二十七團，許多荷軍都戰死。於是荷軍便不得不從馬都拉姆撤退，在中途副司令獎・哈姆將軍（Van Ham）戰死。從馬都拉姆撤退至亞姆彼南的荷軍，又被圍起來。九月爪哇派援軍趕至，九月二十九日佔領馬都拉姆。十月十八日却加拉尼格拉失陷。十月二十日拉迦被捕。六日後皇太子死去。拉迦被遣送至巴城。一八九五年八月三十一日龍目成為荷蘭屬地了。

蘇姆峇華（Soembawa）是在一八七五年成為荷蘭屬地的。堂坡（Dompo）和比馬（Bima）是在一八八六年。而在一九〇八年時比馬人民曾經發動過二次起義。

在弗羅萊斯（Flores）是在一八七九年以政治方式擴張其統治權的。一八八九年有一隊礦山考察團派到弗羅萊斯中部去，因人民反對，被迫退回了。一八九〇年這考察團由兵隊保護前去，但護兵為人民軍所擊退了。自一九〇七年起至一九〇八年止，荷軍便包圍全島，搜奪人民槍械。

在彭達島，於一八七三年取消強迫種植制，改種肉豆蔻。因市場價格甚好，企業家獲利不少。但之後，又跌價了。彭達島自

哥昂總督以來，已成爲奴隸生產的『王國』。自此後，奴隸們又轉變爲工銀勞動者了。

西蘭（Se'ram）在一九〇四年爲荷蘭所征服。

婆尼（Boni）由亞羅巴格拉之助，而爲荷蘭征服之後，這武吉斯王亞羅巴格拉便作了那里代理統治者。他在一八七一年死亡後，由他的長女執行政令至一八九五年爲止，荷蘭另選她的夫兄繼任。但那時都拉迦（Toradja）依然不斷進攻，雖有勞越（Loewoei）之助，依然不能奪取都拉迦的政權。●婆尼又和華迦（Wadjo）作戰，華迦求援於荷軍（一八九七年）。婆尼軍被迫而退（一八九九年）。一年後，華迦爲婆尼所征服。一九〇二年婆尼軍爲迫使勞越拉迦償還婆尼人借款，進軍勞越。一九〇三年荷政府派船赴勞越征稅，爲勞越人所刼。勞越及臥亞（Goa）的人民時常反抗荷軍。

一九〇五年荷軍佔領巴萊巴萊（Pare' Pare'）意在禁止軍火入口，同時因爲馬加撒已經開埠徵稅，商人都從巴萊巴萊出入，封鎖它使馬加撒關稅可以增加。因此引起錫定蘭（Side'reng）的拉迦大爲不滿，他聯合梭平（Sopeng）臥亞（Goa）迦答巴侖聯合國（Persekoetoean Adjataparang）向荷軍進攻，但終於失敗了。

荷人又向婆尼進軍，要求進出口稅交給荷蘭，並由荷蘭管理其海口，爲婆尼所拒絕。一九〇五年荷軍佔領婆尼首都華帶姆波尼（Woetam Boni）拉迦出走後，又在華迦被捕。之後梭平錫定冷各地土王多被迫停止抵抗，各部落均告克復。

● 婆尼在西里伯斯島東南部；即馬加撒所在之尖角地帶。隔婆尼灣，東有勞越，其北部牛角形的地帶，爲都拉迦，即前述由四部落公社組成的。

臥亞的拉迦却並不聽命。他走避到迦答巴侖聯合國繼續反抗荷軍。後以大勢不可為，自殺。婆尼的反荷鬥爭至一九〇八年始告終結。

婆羅洲馬辰（Bandjarmasin）人民的反荷鬥爭，始終繼續着；人民領袖依然愛戴蘇丹謨罕默德・西門（Moehammad Seman）和棱拉巴蒂●後裔其登（Djidon）。那起義軍集中於杜孫胡羅（Doesoen Hoeloe）一八八三年七月，起義軍中有亞齊人的領袖投誠荷軍。起義軍因被擊退。起義軍守住摩亞立第韋（Moeara Ta'we）北部孟達羅安（Mandaroeian）高山與荷軍作戰，但又失敗了。

一八八四年五六月間，荷人與其登會談。荷人希望能獲解決，但幾天後美那溫（Menawing）河口荷船被射擊，那是婆拉斯古寧（Beras Koening）的蘇丹駐節區。十月，荷軍征略婆拉斯古寧。被蘇丹擊退。蘇丹軍進攻愈烈。其親屬丕爾巴答沙里（Perbatasari）赴古台（Koetei）購買軍火，中途被執。馬辰因此失了一位人民軍領袖。一八八六年蘇丹西門請求停戰，惟荷人應許其居住馬辰，意在羈困其統治。巴達維亞政府初不允其請，後祇准其携帶戚屬居住。蘇丹亦未移去。一八九九年九月康凱根（Kandangan）荷蘭知縣及其屬僚為人民所殺。荷蘭乃改變態度，於一九〇〇年在波羅査夫（Poeroek Tjahoe）設立兵營，人民成羣搬至格里馬登（Kalimatan）去，但無法為生，於是又起暴動了。至一九〇四年始獲解決。不久，由亞齊調來一支軍隊，加强鎮壓。馬辰蘇丹死亡，其親屬均被俘放逐。而婆羅洲的征戰也告了結束了。

在蘇門答臘占卑荷人因考察其地的土地，遭居民干涉。因之占碑州蘇丹泰哈（Taha）為荷人所不滿。一八七九年

● 爪哇的抗荷領袖。

在蘇丹泰哈與蘇丹那柴羅定（Nazaroe'ddin）之間，作了一次會議，蘇丹泰哈被要求遜位，而由蘇丹那柴羅定代督。一八八一年那柴羅定逝世，太子馬西羅定（Mahiloe'ddin）意願即位，但祇許他住在首都之外，並舉蘇丹泰哈的兄弟爲拉督。（候補王帝，王冠的繼承者）荷蘭在一八八二年和他簽訂了條約。

荷人以爲蘇丹泰哈業已屈服，但到一八八五年馬西羅定逝世後，荷人每遭攻擊。荷人以原選繼承王位的拉督爲蘇丹，並由一荷顧問指導他。是爲蘇丹亞馬柴諾定（Ahmad Zainoeddein）一八八八年後，蘇丹允許荷人得在占碑設立堡砦，但希望不過問內政。四年後，蘇丹柴諾定被免職，蘇丹泰哈與其他皇族另選一蘇丹，請求荷政府任命，荷政府不允所請，反將占碑劃入於巴拉涉州屬。於是蘇丹泰哈與荷軍展開戰爭，在蘇亞拉泰姆斐西（Soeara Tambesi）區荷軍及荷人均被攻擊。一九〇四年蘇丹泰哈駐節地被圍，戰死。有第波尼格羅之弟爲泰哈軍領袖，戰爭一直繼續下去。至一九〇四年泰哈之子得一匈牙利人之助，與荷人戰極烈。一九〇六年，蘇丹軍又爲荷軍擊敗，太子被執，放逐於外。

那時古林吉（Koerintji）爲反抗軍之根據地，受荷軍攻擊。在一九〇三年的大戰中，吉林吉北部失陷，但南部大敗荷軍。於是荷軍一再增援，古林吉南部亦告陷落。一九〇六年占碑與古林吉聯合成立一州。一九一二年，荷蘭又於占碑分設二十五個縣治。一九一六年人民反抗軍更爲擴大，其中有一荷人縣長被殺。荷蘭於是從占碑巴東班讓巨港及巴達維亞四路增兵進剿，始將反抗軍粉碎。

一八八三年時，荷蘭在打板奴利的統治，直到多渤湖區域。但在那裏，辛格孟格拉迦（Singa Mangaradja）還沒有被征服。那時候，孟格拉迦看到荷蘭步步侵入，即準備抵抗，他不許荷蘭侵入多渤湖這馬達人的聖地。他首先征服各部落，率軍包圍巴加拉，逼使荷蘭的傳教師離去他們到錫福霍龍（Siifoholon）和巴里岸（Balige）孟格拉迦又復進逼巴拉岸。

荷軍抵死阻住，並下令居民如有援助孟格拉迦者，即嚴厲懲辦。一八八四年荷軍增强兵力，進攻孟格拉迦，並未收效。荷軍還不能深入多勃湖西部林東（Lintong）區域。相反，孟格拉迦軍隊却進入了荷軍管轄區域，將荷軍擊退。荷軍乃再整軍力，進攻林東，孟格拉迦被逼而退。

一九〇四年荷蘭再派一支軍隊，由樊達林（Van Daalen）統率，一路進攻，自加耶部落至亞拉斯（Alas）和多勃湖。這使荷政府的佔領地更大了。

一九〇七年，荷政府又派軍隊一支，征剿由却里斯督夫(Christoffel)統率，與辛格·孟格拉迦展開血戰。孟格拉迦終於不支，戰死于巴巴（Papak）部落。

總計，荷蘭全征服印尼，還在二十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之間。因之，荷蘭全面統治印尼，其實也還是這一世紀開始的。這以前，除爪哇及若干海口外，荷蘭對印尼殖民地的意義，正如第三國際的綱領中所說『主要表現就是軍事佔領和土地霸佔』而已。但這以後的四十年間，由于外國資本的廣大輸入，印尼殖民地社會的性質便有所更變了。

荷蘭為實行他『自由政策』，一再發動外島的征略。他第一遭遇到的困難，便是印尼島嶼的分散，兵力不易集中。第二由于印尼社會大部分還處於部落社會狀態，人民原始性的反抗意識極為堅强，不易平服。而這種原始性的反抗，雖然沒有統一的指揮，但這種不動搖反强暴的意志，却無形中貫澈着，因而形成此起彼落的游擊式的戰爭。這便使荷軍疲于奔命了。

第六節　帝國主義經濟活動情況

帝國主義特徵之一，是金融資本佔帝國主義經濟的領導地。所以，帝國主義跟從事于『商品的掠奪』的商業資本主

義，和從事于『勞動力的掠奪』的工業資本主義有不同的地方，

荷印自一八七〇年實行自由政策（也有稱爲『合理政策』Ethische politiek的）時代起，作帝國主義經濟活動的槓杆的便是銀行資本的運用。我們首先從荷蘭的銀行資本的活動，就可以明白帝國主義是如何精巧地來進行它的剝削

荷蘭政府設立的銀行便是爪哇銀行（Javasche Bank）一八二九年開辦，正是强迫種植制實行的前一年。它是由尼德蘭貿易公司（Nederlandsche Handelmaatschapij）背後支持的。貿易公司包辦官營生產品的輸送販賣。那些生產品，是政府宣佈了土地國有，以五分之三的土地租金作五分之一的地上生產品的勞動的報償而取得的。政府不必以現金向農民去交換貨物，因之，銀行不必用硬幣在印尼境內大量流通；這便使荷蘭本國的銀子和金子不再流入印尼來。而爪哇銀行荷政府又給以無限的信用担保，有發行錢幣權，代理荷蘭政府金庫的出納，此外並兼營一般的銀行業務。所以自開辦以來，九百萬盾的資金，至一九三六年末已有七百五十四萬四千八百二十八盾的公積金。據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六年的統計，紅利的分撥，平均在一百萬上下，即百分之十前後。

但在强迫種植制時代，對銀行的活動顯然是不利的。首先，銀行在對外，對荷蘭本國——是用現金的，金或銀；但在爪哇境內現金的活動範圍很少；這使爪哇的對外匯率便減低了。在一八二七年到一八三九年間，爪哇對荷蘭的匯率是一百對七二和八十之比。這就是說在銀行方面固然要虧本到百分之二十八或百分之二十。但同樣却是印尼的土產在出口時它的價格減低了百分之二十八或百分之二十，雖然這些土產品是五分之一的土地上的無償勞動，價格的低落是荷印政府與荷蘭本國間的事，不關于種植者農民本身；但從農民爲交換價值而生產的土地面積的擴大方面看，（自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再到二分之一）那種金融政策正剝削了勞動者不少無償勞動。因之，銀行本身到一八四六年前後便發行了境內

流通的銅幣（Oeang tembaga）以收買農民自己所有的一份生產品。最後，又發行一盾的紙幣，而紙幣保存和荷蘭一樣價值，但對銅幣十分的兌換率是一與一百二十之比。又因落後社會中的農民對紙幣的使用沒有習慣，銀行便大量發行銅幣紙幣，成爲貨價折算的標準。這又使印尼保存銅幣的農民，無形中又支出了百分之二十的無償勞動。

然而銅幣的過分膨脹，一樣使紙幣的流通成爲問題。到了一八五四年五月一日，荷蘭本國決定三種銀幣：一盾的二盾半的、（爪哇舊有的「林吉」）和半盾的使用印尼境內，收回二千五百萬的紙幣。舊銅幣換了新銅幣，這樣荷印政府就從尼德蘭貿易公司脫離出來，使那公司之後轉向拓植銀行的業務方面去。而爪哇銀行的現金也充足了，一八五六年三月有一千七百萬，到一八八五年便有二千一百萬了。

拓植銀行大都爲自由政策時代發展的，這是一種荷印特有的企業形態，它和普通的農業銀行和拓植銀行性質不同，它經營農業金融外，還自己經營農業。它的業務共分貸款，共營，自營三種：

一、貸款業務　爲拓植銀行最初所注力的。一八八四年的恐慌使銀行業不得不以貸款方式挽救農業的危機。其辦法分兩種：一，收穫前貸款，由農業家與銀行訂定委托販賣契約，決定其可得的收穫量，貸與栽培資金，利率較爪哇銀行貼現率較高五釐，並應付販賣、輸送、貨棧、保險等各項費用，由全貨價中提取一釐半或二釐。二，是土地設備及企業抵押貸款，由借款人逐年分期償還。

但貸款業務盛行一時之後，必然是農業家的權利爲銀行所掠奪。於是便轉移到共營和自營方面去。這實被銀行所吞侵的大都是資本不足的歐人企業家，中國人的糖業和封建領主們的種植園。大概那些貸款的債務不能履行的公司，便由强制執行和留置權的行使，而由銀行收買成爲自營。

二自營　自一九〇四年後，農業貸款幾乎完全消滅，銀行也脫離其自身業務成為種植公司了。但在形式上，農園還是以個別企業形式出現的。銀行以貸款方式供應其資本。

三、共營　是從農業放款到自營的過渡業務。銀行接受其股票的一部分，作為償還貸款的。因之，銀行確保其管理權。其中有土侯領地拓植公司，專注力于共營。共營也是土侯領有的土地與銀行資本共同結合的事業。它除獲得生產品販賣權，管理者業務費外，還可取得紅利及手續費這二重利益。

荷印拓植銀行共有七家爪哇的糖業為此七家所自營和管理的佔絕對優勢，這七家便是：

一、荷印農業公司

二、荷京商業公司

三、殖民銀行

四、侯領地拓殖公司

五、荷京國際信用貿易公司

六、尼德蘭貿易公司

七、荷印商業銀行

其中荷京國際信用貿易公司，大規模經營進出口業。荷印商業銀行和尼德蘭貿易公司則兼營普通銀行業務。此外，均以農業放款及自營共營為目標。

從下面的表上，我們可以看出它的動態。（單位以千盾計）

公司名	候領地拓植公司	荷京商業公司	殖民銀行	荷印農業公司	荷京國際信用貿易公司
創立年	一八八八	一八七九	一八八一	一八八四	一八三六
負債					
已收資本金	二、五三〇	四〇、〇〇〇	一六、五〇〇	四、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
公積金	—	一五、〇〇〇	一、一二七	九五〇	二、五一四
公司債	—	—	四、八〇〇		
資產					
流動資產	六九〇	三〇、二一四	七、五八五	一一〇	五、五九一
放款	七〇五	八〇四	一六四	三八一	六、二〇〇
證券投資	—	—	—	—	六八七
農園放款	八、四五二	—	三、七五六	四二七	四、六二九
所有原料	七八	八六	—	一九四	—
生產物	一、一二六	九、六八九	二、二七一	三、一七六	不明
農園投資	四、五〇〇	—	八、七六〇	一、六五三	一、三五六
收穫計算	六一一	四、三〇六	五〇〇	二五六	不明
所有農園	四、〇〇〇	一八、二五八	八、六五〇	—	不明

固定財產	三五〇	——	六七〇	——	二、一九九
紅利%	〇	八	〇	〇	〇

這里所謂農園放款，大概是非自營的農園，而農園投資則已爲共營的農園。但據日人淺香末起的南洋經濟研究說自一九〇四年後，栽培前貸款已經消滅了。所以這二者基本上都可看作是共營業務，這二者再和自營農業的數字來看，分明說出銀行資本侵吞農業資本的狀態，而成爲農業托拉斯的性質了。

但顯然的可以看出，這種銀行業務沒有直接剝削到印尼的自耕農身上。因之，自一九〇〇年起荷印政府又有所謂人民金融制度的設施。這金融制度由中央金庫貸款與各縣府銀行。中央金庫以五百萬盾以內之款，貸與無其他資本之縣府銀行作營業資金。其下設米穀銀行與鄉村銀行兩種：前者爲米穀貸放，後者爲現金借款。前者由銀行購米穀存儲，應農民缺糧時的借貸，農民至收穫時以米穀償還，銀行之年利率是二五——五〇%。後者應農民小額借款，營業基金以農民之存款及由所謂人民金融銀行借入之款充當的。年利竟在二分四釐到三分。而二者向人民金融銀行借入之款利息是頗低的。因之獲益的仍舊不是農民而是鄉村中銀行業務的經營者。

人民金融銀行於爪哇各省，及各島均設一家。一九三五年末政府供給的資金達二百八十七萬五千二百五十盾。存款有四千二百六十八萬二百九十七盾，貸款計二千三百二十八萬八千六百五十盾。貸存二方比較，餘二千多萬。

這說明一樁事實，農村的小有產者的數目增加了。

但從兩者營業狀況來看則又有相反的情形。

第一表　鄉村銀行營業狀況

年次	銀行數	借款人數（單位千人）	借出額（千盾）
一九三一	六、六二五	一、一七〇	三四、一一九•〇
一九三二	六、七一一	一、〇二七	二一、七一九•〇
一九三三	六、七二三	一、〇一一	一七、四九二•〇
一九三四	六、七四一	九九三•三	一六、四五三•二
一九三五	六、六七八	九二九•四	一四、七八八•五

第二表　米穀銀行營業狀況　（金額「千盾」，人數「千人」，穀量「十萬基羅」）

年次	銀行數	資		借出谷量	借谷人數
		穀量	金額		
一九三一	五、六八二	一、三〇七•二	一〇、二二五•八	一、〇五二•一	一、〇八九•二
一九三二	五、五八二	一、三一二•二	九、四三八•八	一、〇六二•五	一、〇八六•七
一九三三	五、五四五	一、三〇七•九	九、三〇八•五	一、〇六一•〇	一、一一五•一
一九三四	五、五五〇	一、三一一•六	九、四一五•五	一、〇六八•七	一、一一四•五
一九三五	五、五七九	一、三五九•四	八、〇七八•一	一、〇六〇•七	一、一九六•一

上面兩個表說明一件事實。第一個表借款雖然並不增加，借的數却漸漸減少，而平均每人借得的數目却是從『二九』盾到『一五盾。』這充分說明人民借款能力減低；而並不是借款的人缺少，農民生活改善了。因爲人數減少的比例很

少出借款額減少的比例很大。這是證明農民無力借款。同樣穀量的貸放，也表現出這個事實。借谷的人數增多，借出谷量却並不怎樣提高。以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五年算，谷量僅多八萬基羅，而人數却增多十一萬人左右。前者每人平均的能借得十基羅左右，而後者每人祇能平均借到八基羅多一點。

從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帝國主義經濟活動使農村有了小有產者出現，而大多數農民却淪于更窮乏的境地了。這是帝國主義銀行資本控制農業資本，及其在鄉村經濟中所發現的作用。

★　★　★　★

其次我們從生產方面來加以考察，則有如下的情形。

第一，土地的出租數量有如下的數字（一千海脫爾）

年次	爪哇	外島	每年出租的平均數 爪哇	每年出租的平均數 外島
一八八三	七七	一一二	—	—
一八八三——一九〇〇	二三六	四一六	一三	二三
一九〇一——一九一八	一六四	六九四	九	三八
一九一九——一九三六	一二三	四五七	七	二五

這可見爪哇出租的土地逐漸縮小，而且事實上現在已無大批土地可以出租了，除非再從農民手中把土地掠奪過來。在外島却照例擴大。一九一九——一九三六年較之前十年漸低。是因爲樹膠種植等受到限制，因世界不景氣的影響。

但就印尼整個農業耕地面積來說。據一九三九年的統計，爪哇的農業耕地面積是分大農場栽培農業，計六〇九、二九六海單爾。土民農業，計八、九三九、〇〇〇海單爾。全印尼大農場面積合計爲一、二〇四、二三五海單爾。爪哇從事於大農場以外的農業的農民七、九〇〇、〇〇〇人，外領爲四、一〇〇、〇〇〇人。爪哇一個農人平均耕種在一海單爾以上，外領土人農業比較衰落，恐未必有一海單爾，我們沒有統計可給以估定。如果也以一海單爾算，則兩共人數即爲一千二百萬人；也可以說全印尼人民的農業耕地面積在一千二百萬海單爾左右。這和大農場的相比較，爲十與一之比。從這一點說，印尼人民經濟，特別是爪哇，是大部分依賴于原始農業經濟之上；而和出口生產的農場經濟顯然分離的，甚至於相互平行的。

第二，從生產品的數量來看，則有如下四個表：

（A）農產品的收穫量　（以千噸爲單位）

年次	糖	烟	咖啡	椰子	胡椒	茶	樹膠	規寧	棕梠椰油
一八八〇	二二一	一四	六四	—	—	二•四	—	〇•一五	—
一九〇〇	七四四	七八	五四	九四	一二	六•六	—	五•六	—
一九一〇	一、二八〇	一〇九	二四	二四八	二六	一五	一	九	—
一九二〇	一、五七七	七二	七〇	一八二	一九	四八	七九	一〇	二
一九二五	二、三二一	一一六	一〇二	三五七	一九	五三	一九五	一一	九
一九二七	二、九七一	一二一	一一八	四六五	二九	七六	二六三	一二	三六

一九三三	一、三九九	九七	一一二	四九六	四五	七五	二八八	八	一一二
一九三五	五一六	一一二	一一七	四九三	六〇	七二	三〇〇	九	一四八
一九三七	一、四一五	一一七	一三八	五〇六	三二	七五	四五四	一一	一九九
一九三九	一、五七九	?	一二一	五三七	七一	八三	三八三	一二	二四四

（B）鑛產品收穫量：

年次	爪哇石油	外領石油	石炭	錫（以上千噸計）	金	銀（以上噸單位）
一九〇〇	九六	四三五	二〇三	一八	〇•七	二•三
一九一〇	一四八	一、三五三	五四五	二二	四•八	一六•〇
一九一五	二五七	一、三八六	六一九	二〇	四•一	四一•七
一九二〇	三五二	二、〇一三	一、〇九六	二二	二•八	三一•八
一九二五	二四五	二、八二一	一、四〇一	三二	四•一	七五•二
一九三〇	六〇一	四、九三〇	一、八七一	三五	三•四	六五•一
一九三五	四六五	五、六一六	一、一一一	二一	二•一	二一•八
一九三九	八四一	七、一〇八	一、七八一	三一	二•五	一九•二

（C）生產品的總價額（單位百萬噸）

年次	爪哇	外島
一八六三	一四九	三五
一八九四	一三七	四六
一九〇四	一七一	九六

（全印尼合計數字如下：）

年次	合計
一九一三	六七一
一九一八	六七二
一九二〇	二、二五七
一九二二	一、一四二
一九二四	一、五四四
一九二八	一、五七七
一九三二	五四一
一九三六	五八九
一九三七	九九〇
一九四〇	九三一

（D）各種主要生產品總價額的百分比如下：

年次	糖	樹膠	石油	其他
一八八五	四五	二	—	五三
一八九五	三六	一	一	六二
一九〇五	二八	五	八	五九
一九一五	二八	八	一八	四六
一九二〇	四八	八	一四	三〇
一九二五	二二	三三	一〇	三五
一九三〇	二二	一五	一六	三七
一九三二	一八	六	一八	五八
一九三四	九	二〇	二〇	五一
一九三六	六	二四	一六	五四
一九三八	七	二三	二四	四六
一九四〇	六	四〇	一九	三五

從上列各表看來，到一九一四年，農業生產和鑛業出產進步非常之快，但因爲第一次大戰發生了，出口貨活動便有波動，特別是農園受到影響。在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八年間，出口雖受打擊，但價格却上昇了。之後，價格又下落。一九三二年出產品總額大跌，這因爲遭了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的恐慌。至一九三六年以後，因爲糖、錫、和樹膠訂立了國際生產限制協定，

生產品價格稍稍上升了。

同時，在各種生產品中，糖是印尼生產品佔主要的，之後，讓位給樹膠。糖是因爲國外的競爭劇烈，價格下跌，樹膠因爲外島種植加多。

這便說明印尼生產經濟和國際關係的密切，成爲帝國主義經濟活動中不可分割的一環。

第三，從印尼人生產品與外國資本的生產品出口貨總價額的百分比來看，有如下表：

年次	爪哇馬都拉				外領				全印尼			
	外人農場	印尼人農場	鑛產	其他	外人農場	印尼人農場	鑛產	其他	外人農場	印尼人農場	鑛產	其他
一九一〇	六五、五	一二、三	一〇、九	一一、二	X	X	X	X	五五、六	二一、二	一六、二	（六）
一九二〇	X	X	九、五	X	X	X	四六、九	X	六〇、〇	一七、四	一六、六	（六）
一九二五	七四、六	一二、一	七、三	六、〇	三〇、八	四五、〇	二三、八	〇、四	五〇、三	二八、六	五、一	（六）
一九三〇	七一、五	一二、四	七、六	八、五	二八、七	三一、九	三五、九	三、九	四九、五	二二、五	二一、九	六、一
一九三五	五九、九	一九、八	一〇、四	九、九	二三、九	三一、五	四〇、二	四、三	三八、七	二六、七	二七、八	六、八
一九三六	五八、〇	二一、二	一一、九	八、八	三三、六	二六、七	三五、九	三、八	四二、六	二四、七	二七、三	五、四
一九三九	一四、八	一四、七	一一、〇	五、五	二五、七	三〇、八	四〇、九	二、五	四一、六	二四、八	二九、九	三、七

這里，鑛業生產品不是印尼人所有的。全荷印出口貨價額中，印尼人的佔百分二十五左右。但在外島，土人的農業生產品的出口貨價額却超過外國人的農場生產。荷印概況的作者並指出：「爪哇出口貨之總量中，土人生產品祇佔百分之十，

外島却有半數以上是土人的生產。』但以印尼人實際生產數目說，從農業土地面積來看，外實農業地不過佔十分之二，便可估計印尼人民經濟依緊于國際市場的因素極少，（除農業工銀勞動者以外）而帝國主義的生產經濟，則建築在二个基礎上：其一，爲對印尼土地的掠奪，其二爲對印尼無產階級勞動力的剝削。

更次從貿易的輸出入額來看，有如下的情形：

年份	進口貨價額	出口貨價額	入超數額（以百萬盾爲單位）
一九〇四	四二九、四	六八四、六	二五五、二
一九〇五	三九九、五	七七〇、九	三七一、四
一九〇六	四四六、二	八六八、一	四二一、九
一九〇七	四九六、七	七九三、三	二九六、六
一九〇八	五六七、八	六七九、九	一一二、一
一九〇九	七九三、三	二、一六七、五	一、三七四、二
一九二〇	一、三一〇、八	二、二三八、九	九二八、一
一九二一	一、二四四、四	一、一九五、九	四八、五（一）
一九二二	八四二、三	一、一五三、〇	三一〇、七
一九二三	六五一、四	一、三八〇、五	七二九、一
一九二四	七〇六、五	一、五五七、三	八五〇、八

一九二五	八六二、六	一、八一八、四	九五〇、八
一九二六	九二四、一	一、六〇〇、五	六七六、四
一九二七	九二七、一	一、六五六、二	七二九、一
一九二八	一、〇三〇、二	一、五八九、九	五五九、一
一九二九	一、一六六、〇	一、四八七、八	三二一、八
一九三〇	九二二、三	一、一九一、五	二六九、二
一九三一	六〇九、五	八一八、二	二〇八、三
一九三二	四〇九、九	六一二、七	二〇二、八
一九三三	三三一、四	五二四、九	一九三、五
一九三四	二九一、六	五四九、八	二五八、二
一九三五	二七七、九	五〇五、三	二二七、四
一九三六	二八七、三	六三〇、七	三四三、四
一九三七	五一六、〇	一、〇一七、三	四九六、三
一九三八	四九七、四	七一四、四	二一七、〇

這里，很明白表現出印尼貿易歷年都是入超但入超是否屬于印尼人民的呢，不，大部分是外資純利的支出，官吏的薪給，軍隊的費用，以及外債的支付，和官吏養老金等等費用。相反地，那些進口貨却是些紡濊物品，磁器及其他工業日用品，而

這一部分却是印尼人民所消費的。他們大都是從自給生產的剩餘部分，去從境內市場中交換得來的。這種生產品都是食用品供給都市人民的消費，而不被包含在出口貿易額裏的。因之輸出的總數百分之七十五是屬于非印尼人民所有，主要是帝國主義者所有，而輸入部分却又大部分爲印尼農民所支付，而轉入到城市居民的食用品的供給上去。試看輸入品的數額：

印尼主要輸入品目表（單位千盾）

	一九三九年	與一九三八年的比較（＋）增（－）減
棉織物紐及服裝品等	一二三、〇四六	（＋）二・四〇一
飲食料品嗜好品	八六、八一五	（－）一・九四二
機械器具武器品	六一、三五七	（－）五・二一五
金屬及金屬製品	五九、一九四	（＋）九九一
化學藥品染料品	四九、四四二	（＋）七・八四七
車輪及另件	三三、二〇二	（－）七・三二二
紙及紙製品	一六、三八二	（－）六六
其他及共計	五一九、二八七	（＋）三三・八九七

其中的紡織品佔五分之一，大部分爲印尼農民所需要的。印尼人民在這輸入品中的消費量，怕不會少于五分之一。這又是帝國主義商品經濟對印尼農民的一種剝削形態。

最後：我們從生產的收支與資本的活動情形來看，有如下表（以百萬盾為單位）：

種類	一九二五—二七	一九二八—三〇	一九三一—三三	一九三四—三六	一九三七—三九
（一）收入與支出					
出超●	二、三六九	一、一五六	五九六	八四五	九八五
國外支出	七四一	七三三	六二一	四八九	四五六
差額	一、六一八	四二三	（負）二五	三五六	五二九
被流出的利潤	九一〇	七一六	一二〇	九七	三八一
統計—— 收入（十）	七一八	—	—	二五九	一四八
支出（一）	—	三〇三	一四五	—	—
（二）資本活動					
存款	一六五	三四二	四一二	一七九	一一四
還債與放款	二〇六	三三八	二二六	三二二	二一三
資本進額（十）	—	四	一八六	—	—

● 此間數字與貿易輸出入口額，表中略有出入。

統計——————					
資本出額(一)	一四一	—	一四三	九九	
合計	(十)五七七	(一)二九九	(十)四一	(十)一一六	(十)四九

這種生產的收支與資本的活動，與印尼人的經濟生活是非常疏遠的。如果說出超所得中印尼人民也包括百分之二十五，那麼，印尼人從輸入品所消費的怕也在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他們在這里早已對銷了。而除了利潤之外，所得的盈餘全屬于外國資本家。對于印尼人民生計毫無增益。

★　★　★　★

總結上面帝國主義的經濟活動看來，帝國主義至少有如下幾種剝削形態：

第一，是銀行資本侵吞土著原始積蓄資本及私人中小企業資本，並打擊小農經濟，(取高利貸而代之)的剝削形態。

第二，是農礦場企業資本搾取印尼農工業勞動者，分割土地的剝削形態。

第三，是商業資本搾取農村經濟的剝削形態。

如果我們再將那些還不曾提及的徭役制和各種封建形態的稅則加上，那麼它還有一種超經濟的剝削形態。正和印尼的社會一樣，它至今還含有人類社會各個歷史階段的各種社會形態。而荷蘭之統治印尼至今也還保存着奴隸生產和農奴生產以及商業資本、企業資本而至金融資本的各種剝削形態。這正是集成人類歷史上所有殘酷行為的大觀了。

第七章　印尼社會的結構

我們已經把印尼的歷史的動態敍述過，最後，我們又把帝國主義的經濟活動作一個漫畫。我們對於印尼社會得到的印象是透過整個歷史階段長期處於奴隸制社會狀態中。如果說奴隸制社會的特點是在同一的土地上構成二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以一個世界作爲另一個世界生長發展的基礎，那麼殖民時代的印尼社會也正是變相的奴隸制。

現在我們試把印尼社會的橫斷面剖開來，並作一番詳細的考察：

按照社會科學的觀點，社會構成及其變革是這樣的：

第一，社會是人類爲求生存而建立了一定的生產關係的集體，因之：（一）它以社會的經濟構造爲地盤，（二）在此地盤上建築起法制政治的上層建築，（三）更形成與此相適應的社會意識形態。

第二，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便和原來的生產關係發生衝突，於是社會革命的時代便到來了。經濟基礎一有變動，巨大的上層建築便隨之而緩緩的或急劇的變革。

第一點就是指社會的構成，第二點是指社會的變革，我們已經從印尼社會動態中約略地描述過印尼社會的變革過程，現在我們就要來考察印尼社會的結構。

第一節　印尼社會的經濟構造

任何社會的經濟構造總有主要的生產關係和隸屬的生產關係的不同。所謂生產關係包含生產工具的所有關係，生產品的所有關係和勞動力的所有關係。這就構成了社會上人和人的關係。建立了法制及政治制度。並產生相適應的意識形態——藝術、哲學、科學、宗教等等。換一句話說，生產關係也就是生產力的所有關係。生產力便是生產工具（如機器及煤之類）生產對象（如織布的棉花之類）和勞動力（出賣勞動力的工人）三者的總和。我們要研究印尼社會的經濟構造就須從這些方面來加以探討。

一．印尼社會的生產基礎

印尼是個怎樣社會呢？它的生產基礎還是建築在農業生產上，還是建築在工業生產上？我們已在帝國主義的經濟活動一節中，提供一些材料，但工業生產與農業生產的比例情形則從下列一表可資說明：

印尼農產物輸出貿易的地位（單位百萬盾）：

年次	農產物（%）	鑛產物（%）	其他	合計金額
一九三一年	五〇七（六九・七）	一八八（二五・二）	五二（六・九）	七四七
一九三六年	三六二（六七・三）	一四七（二七・三）	二九（五・四）	五三八
一九三七年	六〇〇（六九・四）	二五八（二七・一）	三三（三・五）	九五一
一九三八年	四二六（六四・七）	二〇三（三〇・九）	二九（四・四）	六五八
一九三九年	四九五（六六・四）	二二三（二九・九）	二八（三・七）	七四六

從這裏，印尼的生產基礎，農業生產是佔百分之七十弱。礦產物佔百分之三十不到。其他生產，不過百分之四和五而已。所謂其他生產是指手工業生產的。印尼在手工業中作爲出口品來看的有編帽，有臼帶業（即印花布業）有傘業，其他則多非輸出品，所以工業生產品佔很少的輸出數字。

但這是從輸出額中來推算的，還不能說明印尼生產基礎的實際情形。固然，印尼的礦產主要是石油和錫，幾乎全部爲輸出而生產，但印尼的農業除農園生產爲輸出而生產外，還有印尼農民爲自給自足的目的而生產。因之，我們必須進一步來考察印尼的農業耕種面積。

在印尼土地的可耕面積和已耕面積要得到正確的估計，是很困難的比較可以計算的是外國資本的農園耕種面積。至一九三九年止：在爪哇馬哇和馬都拉已經耕植的，有六〇七、四六八海單爾，在外領爲五九六、七六七海單爾。至於土人自已的農業耕種面積，在爪哇馬都拉合計即有八、九三九、〇〇〇海單爾，還比外領與爪哇合計起來的外資農園面積（僅佔一〇二〇四〇二三五荷畝）已成爲八與一之比了。又據錢香末起的南洋經濟研究中所指出，印尼農民除從事於農場農業者外，有七百九十萬人從事原始農業。外領計四百十萬人，合計一千二百萬人。爪哇此項農民約每一人耕作一畝。如果外島也以同樣比例來計算，那就有一千二百萬畝的原始農業耕種地面積了。

而外島的輸出品中，印尼人要佔百分之五十以上。從外島與爪哇的輸入出品的比例來看，又是如下情形：

荷印總輸出入額，爪哇與外領的比率：

輸出		輸入	
爪哇	外領	爪哇	外領

一九〇〇年	六八・三%	三一・七%	六八・六%	三一・四%
一九二九年	四九・一%	五〇・九%	六三・六%	三六・四%
一九三七年	三〇・五%	六九・五%	六四・〇%	三六・〇%
一九三八年	三二・九%	六七・五%	六五・八%	三四・二%
一九三九年	三六・一%	六三・九%	七〇・〇%	三〇・〇%

這里外領輸出額的不斷增加，便說明外領印尼人的農業耕種面積的擴大。而這種擴大的耕種面積，封建土侯的種植農場，怕要佔相當數目。

但以印尼的人口來估計，七千萬印尼人中爪哇要佔三分之二來的多，因之，外島自耕農的耕地面積不會超過爪哇，而且一定在比例上更小的。因爲輸出生產的增大，就是自給生產的減少。不過印尼人口是全住在鄉村的，直到現在他們還有許多農民賴熱帶生產力的强大過着採集經濟的生活。以城市人口論，全印尼除六個城市超出十萬，蘇島巨港亦在十萬以上外，沒有更大的人口的城市，而城市人口僅佔總人口百分之三・七。七千萬印尼人中城市居民總數不過一百二十多萬，城市人口的缺少就足以反映印尼農民數額的增多，小農經濟、原始農經濟的耕田面積，一定是很廣大的。同時，以全印尼的土地面積算，爪哇的面積較任何大島（婆羅洲，蘇門答臘）爲小，而爪哇人口的密度，每平方公里竟至三一四・五人。外島則每平方公里祇一〇・七人，把這一點和外領的農園面積合着來看，又可以斷定外領不知有多少未墾的土地和野生林存在，這些地方正是大可開發的天府之區。

從小農經濟的耕田面積說，印尼人民一大半還過着自給自足的經濟生活；這一種經濟生活在一定的限度內可以作

反帝鬥爭的持久戰的條件之一。從未墾的荒土看，印尼如果建立了一個人民政權的國家，它的前途將是無可限量的。

二、農業生產力

大農場生產和小農生產，其生產力在生產工具方面說，都是非常低落的。

印尼在蘇門答臘的東海岸，是近代農場的最發達的地方，但除農業生產品加製部分應用機器外，在種植和收割的時候很少有用機器的。在那里，大部聚集着爪哇的勞工，也有一部分華工，用極簡單的農具從事耕作和收穫。但工作時却用集體勞動的方法，這種集體勞動方法是農業共同社會時代遺留下來的。在爪哇的自耕農中已經不大再採用了，有變成個人勞動的方式的；而在大農場裏却把這種勞動方式保存下來。我們說它保存下來，因爲它還一樣用着簡單的生產工具。但也因爲那些農場裏的種植物，大都是樹膠、棕梠油、黃梨、絲類；有些工作是非人工不辦的。不過主要原因却還因爲爪哇有過剩的勞動人口。在企業家計算下，改進生產技術的費用，如果比較僱用多量而工價低廉的勞工，在同樣收穫量上却占更多生產資本的話，那自然是不把生產技術改進更來的好了。所以印尼大農場的生產技術是絕對低落的。在這一點上印尼就顯出典型的殖民地形態。

原住民的小農作業生產力的低落，從收穫量上可以看出。下表是一種比較：

每一海單爾的收穫量

越南	一一・九 昆特爾（quintaal 一昆特爾等於一百基羅）
緬甸	一六・一

泰國　一四・四

爪哇及馬都拉　一五・三

日本　三八・二

除日本外，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一般可以看出生產力的低落，而土質和氣候，則日本未必勝過這些殖民地。從全印尼說，爪哇的農業技術超過外領各島。在三四世紀的時候，爪哇人已有從印度傳來的農業技術了，外領各島除很小區域外，還處在原始農業狀態。農民的生產工具，祇有一刀一斧一鋤和一剷草刀，有的農村連斧頭也是相互借用的。收穫時多用採摘方式，有許多農場也是成羣結隊用手採集的。施肥的事很少見到，種植後照例鋤幾次草就等待收穫了。但也有些區域，已經發展到牛耕田地的，畦界分得很淸楚。耕種工具大致和中國的南方江浙兩省差不多，這在蘇門答臘西部就是如此，灌漑工程也不十分發達，全爪哇八・〇一七・三〇〇海單爾非農場的本土農業中，僅三・三七七・二〇〇與灌漑有關的土地。這是最近十年的平均額，至一九四〇年已有三百七十一萬六千海單爾。這些灌漑工程自然爲水稻的種植而設的。但爪哇米的出產，經常是出超，自一九三六至三九年平均出超在十二萬噸多。外領各島一般都是種植陸稻，就因爲灌漑工程不甚發達，但也有若干地帶實行灌漑和階段耕作，如蘇東的西馬龍地區。至於牛耕，一般是不十分普遍，特別是在大農場林立的蘇東各地和其他原生林尚未開闢的居民區。在那些地區，或者因爲土地肥沃的被農場奪去，或者是因爲居民的社會業已分解，經濟衰敗不堪無法提高生產力。但在離大農場較遠的高地，共同社會因商品經濟而轉入農業自然經濟，農民經濟生活提高，生產技術也有改進了。以蘇島論，每年米糧是入超，自一九三五——三九年平均在四十萬噸。

三　與小農經濟相結合的手工業

我們已經在第二章中指出，印尼在農業共同社會時手工業者是作爲村社的一個手工品供應者，到各家族裏去勞動的。這種手工業室內勞動的性質，使手工業者沒有自製的工藝品向市場出賣，作爲一種商品流轉，而發展到手工業作坊和工場方面去，因此它不但不易和農業分離，而且也不能和農業共同社會分離的工藝的發達不能促進社會的分化，而往往成爲統治階級賞心悅目的娛樂或豪華生活的點綴品。馬克思指出東方社會發展的遲緩原因，就在這一點。

但自帝國主義商品經濟侵入了以後，手工業和農業結合被打散了，室內勞動的方式也被改變了，並由帝國主義剝削的加緊，奴隸勞動的強行，強迫種植制的推行，使印尼在爪哇方面的人民經濟完全破產。一八七〇年以後，所謂『自由政策』和『門戶開放政策』實行後，農業經濟又和手工業部分結合起來。那種結合方式採取兩種方式：其一，是由農家自製蓆延，瓦器、竹器製造普勞爲供自己的需要或一區內的市場的需要而製造。其二，是印花業、捲煙葉和編帽子業、皮革業等業是由中小資本家集資組織公司分發原料到各農家去，利用農家婦女孩子業餘的時間，來從事製造的。這是小農經濟因大農場經濟及帝國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而遭了自身的危機，造成了農民的勞動力過剩現象，因而將本來應該以手工業工廠進行的手工業改爲以各農家爲據點，把它和農業結合起來，去穩定小農經濟。這正是過去室內勞動的工作方式的恢復，它和在大農場中集體勞動工作方式的恢復，可以成對照的。這正是帝國主義者設想出來的精緻的剝削方式，因爲這樣，資本家可以在農民身上，用更低的價格去購買他的剩餘勞動。資本家自身可以省却許多工廠設備費用。即以印花業來說，一九三七年輸出額是爲二萬萬二千萬基羅米突，金額爲一百萬三千七百多盾。資本家僅將外來的原料轉手給農家，費去若干少數的印刷材料，便可獲得很大的利純。這是一種以不必過大的資本，而能獲得更多的剩餘價值的剝削方式。這種手工業的室內勞動是在一定的資本的目的下而活動，在另一方面，又成爲穩定爲帝國主義所破毀的小農經濟的有力因素。爪哇

的小農，便這樣踏在半餓半飽狀態中。這正也是一九二七——二九年以來，荷蘭帝國主義消滅革命力量最巧妙的辦法。

在這些手工業與國際市場接觸的便是印花業和編帽業製傘業。一九三四年編帽生產有二千萬盾，金額達八十萬盾。傘的生產額一九三九年有一百五十萬把。

此外和農業相結合的還有捲煙業。捲煙業生產方式分兩種，一種是一般工廠生產方法，由工人入廠捲煙，另一種則又分發到農家去包捲的。一九三六年用玉蜀黍葉捲的捲煙（主要爲苦力所消費）有一千三百八十萬盾，紙煙有四百五十萬盾。一九三九年，前者有一千八百八十萬盾，後者有一千二百萬盾。消費在國內市場的佔多數，從捲煙數目激增來看，足見印尼國內煙市場的擴大，也可見印尼人民經濟地位的低落，他們無力來購買高價的舶來品。

四、土地制度與商業高利貸剝削

我們已經一再說過，一八七〇年荷印政府土地國有的宣言，那是爲要吸引歐人企業資本，建立大量種植農場，實行帝國主義對印尼土地的佔領和分割。因之，凡是不能由印尼人民證明其土地所有權的，就爲政府所掠奪了。但印尼社會是農業公社形態中轉變出來的。今日印尼人民所有的土地，基本上是屬於村落所有的，沒有個人的所有權。這使這土地法令執行時，便發生困難。因之，政府又規定這種印尼人民共有地，(Communal Bezit) 名義上歸爲國有，而實際上部落的居民有其處分的權利。這一類土地就叫做『不自由的國有地』。

這種村落共有地的處分，有如下各種方法：

A. 由村落管理，限定一定期限分配給村民，期限滿了，另以其他土地兌換。在東爪哇有三十萬海單爾的土地，是這樣的。

但不是一般情形：

B.村落管理也有區分權，幾乎固定的或世襲的村民，分配到一定量的土地使用。爪哇耕地的一大半就是這樣，還有三種情形：（一）某一村落的土地不能給讓給他村居民，（二）在特定的範圍下可以移讓村外居民，（三）但一般情形則以可能移讓給村民以外的為多。

C.共有保管地：主要為秣場，村民可以自由利用。

D.為宗教上的目的而使用的共有地。

E.本來為村落共有地，但因村長或村吏的特權，而移歸其個人管理。

這種村落共有地管理權，是屬於全體村民的，土地契約由村落的當事者作代表簽訂。利用土地和耕作土地，除共有保管地外，都是個別進行的。即以個別所有其一分而耕種，但耕作的方式，過去實行共同勞動法，即爪哇語所謂：『高度樂耘』(Gotong Rejeong) 但今日一般已經耕作個別化了。

從以上這種土地所有權看來，還大部保存着農業共同社會的殘餘，在這種習慣法限制之下，土地兼併的事就不容易發生。相反的，在商品經濟的影響下，它却成為保障共有地向小農分有土地制——自耕農——發展過程的順利，這也成為爪哇和蘇門答臘西部及亞齊等地農業自然經濟的確立的基礎。

但同時這一種土地制度也是造成自歐人資本大量輸入印尼後，使大農場生產經濟和小農生產經濟儼然劃分為兩個世界的原因。

除這種村落共有地外，還有印尼蘇丹拉迦的所謂士侯領地和私人領地兩種。士侯領地在爪哇的梭羅和日惹，在外島

許多印尼土侯自治區，所在多是。這全是封建的土地制度。過去這些領地內的農民，就如王族的奴僕一樣，農民幾乎失掉人身的自由。有直接的隸屬關係；自一九一八年加以改革後，那種隸屬關係漸漸疏遠了，領內村落差不多取得了和共有地村落的地位一樣了。他們祇對封建領主負有納貢的義務。

但這種土侯領地是怎樣發生的，因爲從整個印尼的歷史來考察，（其實在印度支那及菲列濱和東印度羣島都一樣）一般土地制以原始農業公社共有制爲特色的。而這種封建的土地制的產生，是在二種情形之下。第一種，有些封建王國雖然領有了許多部落建立起來的，但各部落下的農村，却還保有了共同社會形態，以一個共同社會爲單位，作爲王國的『奴隸生產』的基礎。一到商業發展以後，爲進行商品掠奪，便實行軍事管制；但又爲回教商業——商業自由的原則所破壞。共同社會從軍事管制下又恢復過來。直到西歐商業資本侵入，大王國被削弱和征服，封建主退守一隅，便直接佔有各村落的土地了，梭羅和日惹的土侯領地便這樣形成。另一種，是那些地區的社會還處原始公社的前一階段，回教商人和因回教商業影響社會發展得較高的民族侵入到那里之後，即以這些村落及其周圍的土地宣布爲自已所有——亦即以這些地區爲殖民地——而建立封建王國起來，接着又馬上受到歐洲資本的輸入，開闢農場，在和土侯訂立條約的時候，便被認爲那些土地是土侯所有了。這在蘇島東海岸州許多自治領裏土地的情形便是如此。

至於私領地，(Particulier Land Lerijen) 那是東印度公司時代，將佔領的土地拍賣給荷蘭人，中國人，和農業公司的。丹吉爾斯和萊佛士時代也拍賣過其土地的所有者，不但有完全所有權，而且有支配領內居民，及課以貢租和賦役之權，有課以刑罰的一部分公法上的權利。那土地宛如一個小王國，地主類似於土侯的地位。荷印政府於一九一〇年發布命令於：必要時得由政府以命令收買這項私領地編入國有地去。私領地未被收回前的稅收保留着，但對領地居民公法上的

特權被取消了。有許多私領地被收囘了，但尙餘不少。一九三七年還有二十九個私領地，佔土地面積十萬四千九百海岸畝。至日本進入爪哇後，曾將此項私領地沒收。

從這種土地制度看來，印尼人民耕作的土地，大致從如下這些土地上取得：（一）村落共有地，（二）王侯領地內自治區村落地，（三）私領地內長期租借地。此外，還有少許私領地之小作栽培和巴拉湧州之國有椰子栽培地的租借地。印尼人的土地權利被限制。農民占有地除共同社會以外，不得處分。因之，印尼私人要以廣大的土地來大規模開闢農場也就不可能。而它就自然地成爲與歐人大農場相對照的小農耕作地的保護者了。

但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整個控制之下，印尼農民爲自給的農業生產不得不被命定似的轉向爲交換價值的生產了。生產物市場化一天天擴大，中間商人便以這些農民爲剝削的對象，分布到所有村落去。最初是向印尼農民收買爲輸出而耕作的農產物，之後，則又販賣食用的農產品，最後則放高利貸，而將農民的生產品給控制了。

情形是這樣的：第一，印尼農民一般缺少私有社會的習慣，計數觀念缺乏；儲藏撙節積蓄致富的觀念也很淡薄。第二，相反的共同社會的習慣未曾破除；家族間生產相互借取，並不返還。第三，農民經濟一般低落，非立時得到現款，生活不能周轉。因之，一般中間商人便在城市之中開設土產行家，依親友同鄉關係分布『吉爾』小店於大小深僻鄉村，收買農民出產物，並輸入各農村日常需用品，布匹另件以至鹹魚油煙等。他們在收買土產時，利用農民缺乏計數觀念隨便高下價格，與市場價格常常要抑低一半或三分之一。遇有農民急需向吉爾賒貨，此種中間商人，亦大都衡量其勞動能力與土地財產，酌量賒予；但常常增添貨賬。農民一遇收穫，常以實物償還欠款，商人則又折價取償；每每不能償清貨賬。其有經濟情形較好之農民，初時爲欲獲取現金應用，將農產物出賣，一到再生產時，則又缺乏資本；或生產物尙不能收穫時，而生活遭遇困難，又向商人

借款。借款照例用田頭作物作押，如向商人借款，即以當時某種生產品最低價格折算，預計將來償還數目並先扣除利息。例如借款二十盾以將來收上的椰子作抵，市價椰子爲一鈁一粒，則將來償還時須付椰子二百粒，商人必預計將來椰子價格能至一鈁半或二鈁，即將來椰子價格不高，商人可稍爲儲藏些時，等市場缺貨時放出；而此時先前押抵椰子的主人，也許正是椰子的購買者。其付款方法，借款二十盾，如以二分或二分半計，則以付十六盾或十五盾半作爲二十盾算，即預除利息是也。這種剝削方法是雙重的，甚至是多重的。收貨時剝削一重，放款時剝削一重，收到的貨儲藏些時轉又賣給出賣人又是一重。更有甚者，爲青田賣田。農民因急需款項，向商人借金，即以稻田的青苗，椰園的幼菓，及其他未熟的作物出賣，出賣後，農民仍舊須在田園中工作，培養該項作物，商人有權監督其工程。因之商人即使不能買入土地，或取得土地所有權，而已取得其田面的管理權，農民轉爲他的農奴，事實上商人即爲無名義的實際地主。此種商業高利貸者即爲佔一百三十萬人口之我們華僑。他們的數目約在十七萬人以上，散布於印尼各島任何一角落上。華印兩民族間的糾紛必須從此中去把握其關鍵。其次，戰前日本人步華僑後塵，在東爪哇之馬爾迦育，特羅耶貢等地亦佔有特殊勢力。

商業高利貸剝削的結果，逼使農民離開土地爲大農場生產了不少過剩勞動力，驅大批農民等立在農場門口，大農場因此得儘量壓低苦力的工價，有所謂契約工人制的奴隸勞動出現了。

五. 大農場生產與國際資本主義之關係

印尼農業的主力，自然是大農場生產的企業形態。這是近代的資本制的農業經營和前資本主義時期的生產力和生產方法相結合的生產形態。它和印尼本土農業以自給自足的食糧耕作爲宗旨的小農生產，完全背道而馳的。在那些農場

上，專門栽培可作爲輸出品的特殊熱帶農產物。經營者主要爲荷蘭人，歐美人，日本人。有個人經營的，有公司組織的，有官營的。而以公司組織的爲最多。官營的在强迫種植時代佔壓倒的多數，今日則僅保留若干特殊作物，含有模範，試驗農場的意味了。

大農場企業之發展原因我們已在上面說過，是荷蘭帝國主義剝削印尼殖民地歷史的必然。但也是鎭定歐美帝國主義列强對印尼的侵略野心並以印尼的開發的任務的完成。轉來鞏固其統治力量的。這正是以弱小的荷蘭來統治一個比較自己要大過五十八倍的土地的印尼之最巧妙的祕訣。實際上到一九〇九年爲止，在爪哇外國投資除少數英國人和中國人的甘蔗園外，全部農場是荷蘭人的。但貿易權除砂糖中國商人操持一部分外，幾乎都是英國和德國人所把持的。在外領，一九〇九年時，已有相當的外國投資尤其是蘇門答臘煙草栽培是德國，瑞典及英國人作爲先驅者而開闢的。

一九〇九年爲一轉換期，樹膠栽培業勃與。英國人資本首先侵入，其他各國追隨而來，率使印尼樹膠生產量佔全世界生產量百分之三九。一九〇四年世界大戰爆發，英國荷蘭本國的市場被割斷了，印尼農產物的世界市場轉向美國日本亞細亞各地，這又吸引外資的侵入蘇門答臘的開發更進一步。但因後來世界不景氣影響，顯出熱帶農作物的不安定狀態，便決定調整生產量。但並不順利。因爲農作物價格低下，輸出金額大受影響。這使礦產物金額相對地提高了。

從大農場投資額來看，印尼爲各帝國主義共同殖民地的事實更爲明瞭。但投資額推算，是不正確的，一九二七年由荷蘭本國調查，包含農業以外的全印尼投資額爲五十萬萬盾，一九二九年爪哇銀行的調查爲三十五萬萬盾，此後農業投資並無若何增減。

在此三十五萬萬盾中，爪哇的農業投資爲十三萬萬三千萬盾，蘇門答臘爲七萬萬三千萬盾。佔二十萬萬六千萬盾。大

農場企業除爪哇蘇門答臘外他處便不多見了。大體上，在印尼總投資額中農場企業投資佔成其國別及數額比例如下，

國別	數額	比例
荷蘭	一、五三五、八三〇、〇〇〇	七四•三%
英國	二七八、〇五三、〇〇〇	一三•五
法國及比利時	一一一、八二八、〇〇〇	五•四
美國	五三、〇三五、〇〇〇	二•七
日本	一九、六二八、〇〇〇	一•〇
德國	一七、九〇五、〇〇〇	〇•九
瑞士	五、二一三、〇〇〇	〇•二
意大利	二、一九四、〇〇〇	〇•一
其他（包含中國人）	四一、〇九七、〇〇〇	二•〇
合計	二、〇六四、七八三、〇〇〇	一〇〇•〇

此項數字略有出入。例如日本投資按照昭和十年台灣總督府之調查，爲三千六百五十五萬，照此表看來卽過小了。若從種植物之種別來看此二十萬萬盾中七萬萬九千萬爲爪哇之砂糖投資。其中除一千四百萬英國資本和三百七十萬日本資本外，全部屬於荷蘭。其次爲樹膠投資，近六萬萬六千萬盾。荷蘭以外各國都有參加外國投資有七成集中於樹膠。這如砂糖集中栽培於爪哇一樣，樹膠幾乎大部以蘇島爲中心。（蘇島三萬萬十千萬盾，爪哇二萬萬七千萬盾。）

砂糖與樹膠以外其次爲茶，計二萬萬盾，咖啡一萬萬三千萬盾，煙草一萬萬二千萬盾，油棕櫚，椰子九千萬盾（全部在

蘇島，）黃梨絲四千萬盾（全部在蘇島，）規寧二千五百萬盾，大致如此。

從上述國際資本的關係看來，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有像印尼那樣把國際資本聯結得如此密切的。印尼反帝鬥爭也便得須從這種關係上去把握。它可以作為世界帝國主義重建其聯合陣線的經濟基地，以至於政治軍事的基地，同樣它也可以作為東方各民族人民粉碎帝國主義聯合陣線的革命基地。

六、國際資本與土地勞動及商業高利貸的關係

大農場之獲得土地，由於一八七〇年的土地法令。但實際上的取得如下：

（一）印尼人共有地的租借　村落共有地，為印尼人農業保留地，非大農場租借土地之正常對象。但爪哇製糖業却不少侵入此項土地。租借有限制。例如年限為三年半，土地租價不能少於規定之最低價額，面積也受限制。禁止印尼人村落土地三分之一以上出租與外人。契約由租借者與村落間訂定。

（二）王侯領地租借　外島如蘇島大農場，即以此方法取得。爪哇之梭羅與日惹二王侯領地租借者與蘇丹直接訂立契約。如該領地為當地住民使用，當租借時王侯對其住民有支配權，使農戶成為農場勞動者而使用。一九一八年改革後雖為王侯領地，但由村落使用者，則與村落直接訂立契約，勞動則與農民自由訂契約。外島取得該項土地，有各種不同方法，王侯自治區中政府可直接貸土地與租借者，但訂立契約則直接由企業家與自治區王侯間進行，土地大都訂立長期租約。一九一九年以後，荷印政府準備改自治區租借為國有地租借，為期七十五年，但未見切實執行。

（三）國有地的租借　以爪哇為最典型的。在外島亦僅次於王侯領地租借。租價最初五年免收，以後視土地肥瘠，分別

辦理，期限爲七十五年，面積自五百荷畝（海單衔）至五千荷畝。

（四）私領地　此項土地以爪哇爲多，任意可租給大農場企業者。但因一部已由印尼人零碎長期租借去了，有一部分爲印尼人小農生產基礎，故並未全部成爲大農場。又有歐印人家貧從事小本農業，曾從政府贖回部分中領得永租借地。

以一九三七年爲例，其出借情況如下（單位海單衔）：

	爪哇	外領
私領地	四八八、九四五	三、二四五
國有地租借	五九八、五六四	六〇〇、七五〇
侯領地借入	六〇、四一〇	一、〇六三、六二〇
共有地借入	九三、九三〇	四一七
小農業用地租借	一〇、七七四	六三四
政府農場	二〇、五二五	一〇、六七九
計	一、二七三、一四八	一、六七九、三四五
全印尼共計	二、九五二、四九三	

一年之間出租者竟達二百萬海單衔，其中除小農業用地租借外，卽爲各帝國主義所分割而去的土地。

從這種土地租借方式上看，誰都可以理解荷蘭分割印尼土地的目的，但爲什麼過去共同社會的土地制還從習慣去上予以保留和限制呢？荷蘭帝國主義口頭上說是爲了保護土人的農業，但實際上在大農場生產中苦力勞動力的再生產

是必須有一定的生活資料的，即必須有食用品的生產，來維持大農場專爲輸出目的的生產之進行。保留共有地的村落所有權，既可使豪貴與中國商業資本家不致兼併土地，造成小農生產之順利進行，以供給農場苦力之生活資料。這是第一個目的。

其次，如果印尼人可以兼併土地，則印尼之農場栽培業將駕凌歐人資本之生產。因當地居民生活簡陋，不必如歐洲農場，其業主及經理部之設置有如皇家花園那樣的花費，而勞動力由於民族關係也便於取得。故即使印尼人有爲輸出目的而生產的，亦必須分散其力量，不使駕凌於大農場經營之上。一遇到像樹膠業那樣情形，印尼人自行栽培者極多；出產過度膨脹，便予以生產限制，這是第二个目的。

但其中又有矛盾：因印尼的小農經濟如果大大發展，必然使農民安於自己的耕作，而農場的勞動力便皆缺乏。帝國主義者便和中間商人劃定地盤，任他們在小農生產上展開活動，一方面作他對小農生產物集積的買辦；另一方面讓他進行高利貸剝削，做事實上的地主，結果造成農村破產，農民離開鄉土，勞動力泛濫市場，可以任大企家任意低價購買進來，造成契約工人制的穩定基礎。這是一種做法。

由於小農生產的建立，爪哇人口曾經一時的激增；但又由於高利貸剝削，使小農生產無法擴大而且倒退；於是農業勞動人口過剩了。帝國主義便採取勞工移植的政策，爪哇勞工移到外島去的在一九三〇年即有四十五萬人，也有二萬多人移到馬來亞去。其中八萬是中國苦力。並全都用契約束縛他們。因爲外島地廣人稀，如果沒有契約限制他們人身自由，他們在外島容易取得土地，進行小農生產，或容易爲外島封建領主所雇用，擴大印尼人自己種植園的勢力，而打擊了歐人資本的大農場生產，這又是一種做法。

但小農生產還不能讓其自然地崩潰的一定量的園坵工人的生活資料非予以維持不可；於是在一九三一年以後又有鄉村銀行的設立，限制高利貸的剝削，穩定小農生產。而事實所趨，借款手續之麻煩，抵押方式之機械，●不適於農民之習慣，高利貸與銀行借款相互並行，祇能做到一部分的穩定目的，但這也還是一種做法。

雖然在小農生產與大農場生產的生產形態上，和帝國主義經濟基礎與印尼人民經濟基礎是平行的看來各不相關的，但其微妙的剝削關係的網絲，人們所不能見的網絲，就是如上所描述的。

七．鑛業生產與英美的鬥爭

印尼以金銀的出產，引起東方古國的入侵，造成印度統治時代；印尼又以香料的出產，引起西方列強的入侵，造成今日殖民地地位。豐富的物產給予印尼人民的運命却是非常之悲慘。

據一般估計與調查，印尼地下資源極爲豐富。煤、石油、錫不用說，是主要的鑛產；此外，鐵、金、銀、白金、銅、硫璜、鎳、鉛、沃素、燐、黃所在多有，在婆羅洲還有小量的金鋼鑽採取。

石油之主要產地爲蘇島及婆羅洲，爪哇中東部及馬都拉北部。錫之主要產地爲蘇島東北部各小島——即彭加勿里洞。煤之主要產地在蘇島南部及婆羅洲中東部，金銀主要產地爲蘇島西南部及西里伯斯北部牛角形地帶上。鐵鑛埋藏在西里伯斯中央部及婆羅洲東南部、南蘇島西部已有開掘；鎳在勿丹與彭逵島有大量擁藏。硫璜在蘇門答臘亦有不少埋藏

●見哈拉哈普著之印尼之今日一書。

量，從礦產埋藏量看，印尼做一工業國的條件較日本為優。

荷蘭對於印尼礦業抱獨占原則；大體上採官營和官民共營辦法，但在印尼沒有確立重工業基礎的情形下，荷蘭以保存地下資源為目的；不開放鑛業。故至今印尼鑛業主要為石油、煤與錫。

煤之產量第二次大戰每年約一百數十萬噸，僅足自給，但以七千萬之人口二百萬噸不足之煤，事實上不過說印尼工業之不發達而已。煤之投資額為四千二百萬，內中三千萬屬於政府，一千二百萬為民間投資。官營煤礦有三處，二處在蘇島南部，民營的在婆羅州，規模極小。總計埋藏量估計為七萬萬七千餘噸。

石油為印尼礦業之王，也為英美競爭主要目標。一八九三年開始開採，十年間，生產量倍加。一九三九年產八百萬噸，佔世界總產量百分之二八，為世界第五位，其生產量歷年情況如下：

一九二五年	三、〇六六、一六一(噸)	一九三〇年	五、五三一、四八二(噸)
一九三四年	六、〇四二、二〇〇	一九三七年	七、二六二、〇〇八
一九三九年	七、九四八、六九四		

表示歷年增加狀態，其投資總額為如下情況：

荷蘭	二四八、四八〇、〇〇〇盾	英國	一二三、六〇〇、〇〇〇盾
美國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盾	日本	二、〇〇〇、〇〇〇盾

資本之演進與結合，顯出它競爭的劇烈。一八八七年荷印政府創立多爾奢（Dordtsche P. Mij）石油公司，開發爪哇油田。一八九〇年創立勞耶爾達庶（Royal Dutch Co.）石油公司，開採蘇門答臘島油田。同時英國西利運輸

貿易公司（Shell Transport and Trading Co）創立貝殼石油公司開採婆羅洲油田。最初荷英雙方面以个別立場抵制美國尼幾西州之斯丹達公司資本之侵入。但因世界石油市場斯丹達公司競爭力極爲强大，於是英荷於一九〇七年聯合設立巴達夫奢（Balaafsch P. Mij）石油公司，資本共三萬萬盾。英與荷之比例爲四與六，實際投資在五萬萬盾以上。英國握有實權。巴達夫奢公司再併合其他小石油公司以抗美國世界石油市場之霸權。一九一二年荷蘭又設一石油會社，一即尼德蘭殖民地石油公司（Ned, Koloniale P. Mij）資本二千四百五十萬盾。獲得各地油田。這次大戰前，該公司產量激增足與巴達夫奢公司相並。但巴達夫奢公司出產石油之運銷權，在印尼以外歸英國之亞細亞公司，故通過販賣網而實際支配了它的生產。又如尼德蘭殖民地石油公司和美國斯丹達爾公司之分公司，也在亞細亞公司命令之下，但美國操世界石油之霸權，足以左右世界市場。因之，也轉而支配了亞細亞公司的運銷。印尼的石油業，潛密裏又爲美國資本所控制。即使在投資額上荷蘭佔很大成數，而事實上荷印政府僅能盡保護之責而已。

印尼錫之重要佔世界第三位，次於馬來亞和玻璃維亞，佔全世界產額百分之十五（一九三九年）。投資額政府二千萬盾，民間一千七百萬盾。勿里洞錫礦公司擁有印尼之極大的礦業勢力，出產品質以彭加爲最優，大半出產經星洲海峽貿易公司（Straits Trading Co.）加工輸出。勞動條件極劣，苦力大半爲華僑。支配錫之需要量的是美國，約在百分之五十，由美國購買。因之印尼之錫須看美國之景氣。一九三八年美國經濟恐慌，產量即被限制。一九三九年美國景況恢復，產量又增若干。一九四〇年美國向馬來亞印尼買入七萬五千噸。一九二八年錫之產量爲三五、五〇〇噸，一九三七年爲三九、七六〇噸，一九三九年爲二八、二〇〇噸。但一九三九年輸出額中，有前年所積剩之錫，故產量不見增加。

總合上述看來，印尼礦業依緊於國際市場極强。荷蘭欲抱獨佔原則，以資本力量薄弱，仍不可能。但礦業與英美之關係，

則美國較英國尤强。此次印荷談判，荷蘭允許爪哇之印尼人自己有統治權，而不允許蘇門答臘割入，卽蘇島爲礦業中心地，美國不願支持，由英國調停而得協議（卽爪蘇聯合爲印尼獨立共和國）之故。

八、荷印商品經濟之國際網及統治機構之經濟脊柱（租稅制）

印尼作爲國際資本主義的原料供給地，資本輸入地，和工業品的傾銷地這是跟世界一切資本主義，半資本主義及附庸國、殖民地建立了不可分離的關係的。這在它的貿易的對手國的情形中可以看出來。我們已在前章把帝國主義經濟一般活動從貿易數字上加以考察，現在我們要從各個對手國方面關係之緊密上來加以考察。下列兩表說明這一事實：

國別	輸出額			輸入額		
	一九三七	一九三八	一九三九	一九三七	一九三八	一九三九
荷蘭	一九•五八三	三四•一〇九	一〇九•〇八九	九三•八九〇	一〇六•一七〇	九九•二七一
英國	五〇•二二四	三五•一三一	三四•一九七	四〇•八九八	三八•一六二	三三•三二八
德國	二八•〇九九	二三•七七五	一四•〇一九	四一•八七四	四九•〇五三	四[illegible]•二〇三
法國	二三•九六三	一一•一九八	一〇•九五二	七•一八六	九•四一〇	九•二四一
比國	七•二二三	五•三六二	三•五一〇	一五•四八五	一三•一八九	一二•六〇三
意國	一二•九一三	九•二五二	一六•六一九	四•五九六	五•〇五二	六•一九八
丹麥	一八•三四六	九•八六九	五•二七九	——	——	——

挪威	七・二四六	五・二六二	六・一五一	——	——	——
蘇聯	二・〇一二	三・三七三	六二八	——	——	——
全歐統計	〔三四六・二九四〕	〔二四五・六二九〕	〔二〇七・八八七〕	〔二二〇・〇一八〕	〔二三九・七八六〕	〔二一七・二三三〕
北美合衆國	一七七・八五九	八九・二九八	一六四・九三一	四九・九二六	六〇・二〇五	六三・七〇六
加拿大	八九三	一・二二五	八五七	——	——	——
荷領西印度	一・〇〇三	二・二九二	一・四八四	——	——	——
全美統計	〔一八五・八四八〕	〔九九一・一九五〕	〔一五六・四五三〕	〔五三・七七六〕	〔六四・四一九〕	〔六七・七一三〕
日本	四二・三四五	二〇・六四六	二四・六九九	一二四・四二六	七一・八二七	八五・〇〇〇
新嘉坡	一七九・〇四三	一〇九・二二九	一二五・〇四八	三六・五九一	三六・一七六	三三・八〇七
印度 緬甸 合計	六・一七五	五・〇八八 一〇六	二三・四一三 五二九	一二・八八七	一一・一六九 七・二〇二	九・三〇二 五・五八一
馬來半島	三・四七三	三・四七〇	四・七一三	——	——	——
檳城	一一・七一九	七・五七〇	一九・三二八	——	——	——
泰國	二・六三六	二・七三九	三・一二三	——	——	——
越南	一・九六九	一・九二八	三・七七八	——	——	——
香港	一五・五〇四	一三・二九四	一三・四三二	六・七〇五	六・四六七	六・七〇五
中國	一三・四五八	九・七〇九	九・八一七	八・七二四	八・二四八	一〇・一三八

湄監	一五八	六〇	三•六九三	—	—	—
菲列濱	六•一五二	五•九四五	四•七九七	—	—	—
全亞總計	〔二九七•五八九〕	〔一九二•〇一四〕	〔二六〇•一七三〕	〔一九九•三四八〕	〔一五四•二四二〕	〔一六四•二三一〕
澳洲	二九•五三一	二八•四六九	三四•三一三	一二•一二六	一三•二三九	一五•三二一
紐西蘭	七•八〇九	七•五四九	七•〇八九	—	—	—
埃及	三〇•三二六	二九•三四八	二五•一八八	—	—	—
南阿聯邦	六•八〇七	五•一一七	五•八三九	—	—	—
總計	九五一•一九四	六五七•七九五	七四六•三二七	四九〇•五七九	四七八•四五〇	四七二•四四三

如果將對輸出國和對輸入國的貨價總額做一次比例按排其等次，那就有如下兩表：

（一）印尼輸出國位次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第五位
一九三七年	荷蘭（二〇%）	新嘉坡（二〇%）	美國（一八•六%）	英國（五•二%）	日本（六%）
一九三八年	荷蘭（二〇%）	新嘉坡（一六•五%）	美國（一三•五%）	英國（五•三%）	埃及（五%）
一九三九年	美國（一九•五%）	新嘉坡（一六•四%）	荷蘭（一四•八%）	奧洲紐西蘭（五•五%）	英國（四•六%

（二）印尼輸入國位次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第五位

一九三七年 日本(二五・五%) 荷蘭(一九%) 美國(一〇%) 德國(八・三%) 英國(七・七%)

一九三八年 荷蘭(二一・八%) 日本(一四・八%) 美國(一二・四%) 德國(一〇・一%) 英國 新嘉坡(共八%)

一九三九年 荷蘭(二〇・六%) 日本(一八・一%) 美國(一三%) 德國(八・八%) 英國(七・八%)

而在一九四〇年的估計則為：

輸出國 美國(三二・四%) 新嘉坡 (二〇・八%) 英國(六・三%)、荷蘭與日本(共五・五%)

輸入國 美國(二二・二%) 日本 (二二・七%) 荷蘭(一四%) 英國(八・一%) 不 明

以上的統計說明了什麼呢？第一，英國對印尼的關係是不能輕視的。不論輸出輸入，英國本國的關係並不十分重要，但如加上新嘉坡、澳洲、埃及、香港、紐西蘭、印度、南非聯邦、加拿大等屬領與殖民地，在輸出總額中佔十分之四弱，成為印尼重要資源之最多的獲得者。在輸入總額中合計也不劣於荷蘭本國。第二，美國對印尼地位日趨重要。雖然因為一九三九年歐洲戰事發生，美國趁機加强其地位，但以戰後美國之獨佔世界情形看來，美國對印尼的野心將更擴大，這是無疑的事。第三，荷蘭的地位不斷在降落。戰後的荷蘭更不用說了。

國際帝國主義和印尼關係的緊密和疏遠程度，不論在生產關係上，在貿易關係上，總是英美荷連結在一起而構成的。然而荷蘭是印尼的宗主國，要提防各帝國主義掠奪宗主權，他就不得不一方面從半封建主義的剝削中求鞏固他統治的地位，另一方面，不得不作為一个天秤平衡帝國主義間的勢力，使其矛盾不至激化。它因之是更可能成為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鋼骨與水泥。印尼不同於中國的特點，它要利用帝國主義的矛盾來分散帝國主義的結合，從其相互矛盾中爆發反帝革命鬥爭的機會極少，如果首先不無條件推翻荷蘭統治的話。

那麼作爲荷蘭統治的脊梁的到底是什麼呢？那就是他半封建的剝削制度但這還是指這一世紀說的，至於強迫種植時期，那是完全以掠奪姿態出現的九萬萬盾純利的收獲，是最好的例子。

自一九一八年後，荷印財政會計脫離本國的關係。財政收入全額租稅。世界恐慌以前，吸引歐美資本進入印尼，從他們企業的租稅收入中占歲入總額百分之四十。這里包括關稅和土地的租借官營企業純利收入佔百分之二十。但受恐慌影響以後，居民的租稅負担日益增加。

其封建稅租制之存在，第一，是強迫勞動（Heerendiensten）或譯義務勞役，始終沒有廢止。全印尼七千萬人中有一千五百萬是在這一法令有効區內的。一九二七年完全數字應服勞役的有三百零七萬人。那時人口還不過六千萬勞役的日子從二十四天到四十天，在一九三〇年前，蘇島若干地方竟有到三个月之久的。資本主義的學者認爲這制度足以懲罰印尼民族的天生惰性，而推進社會的進步，這正是奴隸主的口吻。他們全不懂得奴隸制下奴隸生產的低下，是由於恢復體力的生活資料的缺乏。至於私領地中居民爲地主負担公共勞役的，竟至五十二日。其次是鴉片食鹽專賣與典當業專營。據一九二八年統計，鴉片專利爲三一、〇四〇、〇〇〇盾，食鹽專利爲一〇、九九四、〇〇〇盾典當業名爲防止高利貸，但一年間利益竟至一四、四八四、〇〇〇盾。這種稅則，不但直接剝削印尼下層人民，而且是束縛勞動階級永遠在貧困中的鎖鍊即就鴉片論，華僑勞工之間受害最大，許多契約工人因吸鴉片而永遠被縛於契約之中。許多小農也因它永遠老死於小塊土地之上，不能過一天安樂的日子。典當業則以印尼人民經濟的窮乏，多是周轉不靈，不能贖回，而被沒收的。利得之大，卽在於此。再次政務費支出中，文武官恩給金之比例，是八千萬盾中佔五千九百萬盾，在七成以上。佔政府總經費一成一分。這些都充分表現出封建的剝削形態。

凡登波須在荷印概況中有這樣一段記錄：

『土人中納所得稅最多的是每年進款在一百到四百盾之間的人。亞洲外國人，是每年進款四百盾至一千二百盾之間的，歐洲人是進款一千二百盾到五千盾之間的。所以歐人雖在全人口佔最少數，但進款佔絕高地位。（每年有到五十萬盾的）民族間經濟的分野還可從另一方法來說明，從歐人所納之所得稅全數中有百分之八一·二七是從每年進款五千盾至二十萬盾之人的收入。土人所納全數中之百分八五·五是從每年進款一百二十盾至一千二百盾的人之收入。其他亞洲人所納全數之百分之五十三是從每年進款四百盾至五千盾。……從這些數目中，荷印的經濟金字塔是建築在極廣闊的底層上，這底層便是本土人民，金字塔逐漸升起，中間部分是亞洲人，及到塔頂亞洲各國人也漸形減少，由歐洲人完成這塔的頂尖。』

這就是印尼全部的經濟結構。然而可惜的是凡登波須沒有指出這些歐洲人的進款却大都是從礦場農場那成百萬印尼勞動人民的無償勞動——剩餘價值之獲得呢！印尼整個經濟金字塔是印尼人民汗血結成的。

蘇聯世界經濟地理的作者維特威爾說：

『印度支那與東印度羣島的主要區域是殖民地經濟典型的實例。有製造工業極小的發展，有價廉的熱帶農產物或礦物原料的生產，却是專門化了的。在從土人手中奪來的土地上，（常常採取強迫租借的形式）歐洲的資本家組織了大規模的培植農場，廣大地徵用賣身契約的工人被強制勞動着（其中有當地的居民和外來的中國苦力）和這種大規模農場並列的，有極小塊分地的小農經濟起着很大的作用。這些小農爲債務所壓迫並處在中間商及高利貸者的奴役之中。』

印尼的經濟結構就是大農場生產經濟和小農生產經濟形成二個對立的世界。

第二節　印尼的社會政治組織

一•殖民地印尼社會之歷史形態

印尼的社會組織，據荷人台敢•安格里諾（De Kost Angelino）在殖民地的政策（Colonal Policy）一書中所描寫是這樣的：

『東方的社會從各方面求其自給自足。商品勞力的交換和有限的貨幣的需用，祇爲的供購買若干商品和貢納賦稅。所以它那貨物的轉換極慢，而經濟區域極小。家庭和社會的需要就是個人分任勞力或協助的唯一標準。從這樣小範圍的部落經濟造成了居民一種意識：不愛接受工資勞動。這意識和西歐人完全不同。沒有收穫的勞力，他們覺得討厭，到豐收的時節，他們預備了需要的食糧，少量的貨幣固然是各處需要的，但他們祇以少數農產品是預備銷售到大的市場去的。所以人們所稱道的『豐收』的意義，是指糧食的豐富而不是指金錢。

因爲東方社會的恬淡，自然界的平靜，及其人民思想之囿於局部，所以自然地禁止個人從作用上、財富上、或勢力上分化出來。他們相互間的倚賴，與一致的環境趣味及勞力，使其部落精神永遠存在。這種精神是以血統爲基本的而老是不易消滅。即使有時擴大成爲地域上的一個社區，但血統觀念仍舊是它的基本。』

這考察確是把握了印尼社會形態的一面，接着他又作如下的論斷：

「照常例看，東方社會是顯著的一種廣闊的田野的集體，沒有都市存在，表面上好像有無數的城市即在非洲腹地，經過好幾百年的歷史，也有不少大城市，在市內住了百萬以上的居民，但是通常的這種城市與希臘羅馬時代的都市共和國，或中古時代的歐洲都市全不相同。古代的歐洲城市能保障其自身的發育，自己行其分工制度，用他自身的力量，謀發展。市內人民的勤惰受自然淘汰律的作用，而產生優勝劣敗的現象。因此，中古時代的歐洲城市是自身成一個世界，自己具有靈魂，確立於世，與四周鄉村相頡抗。所以城市與鄉野之別，究如截然的城牆及高塔與無際的田野一樣的不同。但這種精神在東方的都市全無所見。東方城市之存亡，有些祇憑統治者之好惡，封建勢力之興敗，或因官吏們一時之所好，建築了若干私邸別業，於是就成了都市。可是其自身全無基礎。此種城市之所以能增加，亦由於環境之驅使，或因生活所迫，憧憬着將來的財富而參加。所以可稱爲偶然集聚，而在都市自身並未成爲真正的城市，這現象真似 Skengler 所說：「東方的城市沒有靈魂存在。」」

這考察確然也把握了印尼社會形態的另一面，雖然他祇捉住了它的現象的一面。

但我們這裏應該加以補充的是，第一，從第一段引文看，那正是印尼農業共同社會的寫照，自然經濟——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的經濟，是人民生活的主要基礎。每一個部落中間都能自給自足，無需廣泛地與外界構成交換關係。我們祇要從其現存的土地制度中，便可看出這種社會形態至今還保留其殘餘影響。第二，從引文的第二段看，更可以證明我們曾經指出印尼社會是一種變態的奴隸制社會，它不同於希臘羅馬奴隸主所有了奴隸，在其自有的領土上種植，或在其自有的作場上製造，奴隸的勞動力是其財產的一部分，奴隸有如他的生產工具，可以由自己安置於一個適合的地方，從事生產。印尼社會的統治者祇是所有了各個農業共同社會或部落，不是所有了共同社會和部落的個人。因之，這些統治者祇能對共同

社會或部落氏族作全面奴隸勞動之徵取。同時它又不是中世紀的封建社會封建主領有了大批土地，使農民在租得的土地上束縛得緊緊的不能解放，他在名義上給予農民以人身的自由，因而造成農民或其家庭的經濟單位。這種個人的經濟單位，串結在地租的剝削的網絲上，使安居於城市的地主，有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城市的繁榮依緊于對個別農奴的剝削而印尼封建主的剝削，却是祇在城市和農村之間聯結了一條吸血的管子——貢納關係，而這一條吸血的管子的傳送人，便是共同社會中的首長，或經民主推選或由世襲。這就使印尼的城市成為『沒有靈魂』了。封建主相互間爭奪一起，這條吸血的管子就會斷掉。而這情形的造成，主要原因是在於印尼的歷史一貫是異族入侵的歷史。

異族入侵使印尼社會從部落而至於各島嶼與全印尼之民族淪為奴隸，及奴隸生產的地位，那是印尼社會的特點之一。

二•印尼社會的不平衡狀況

但以上是就一般的特徵而言，可是從西歐勢力侵入以後，印尼社會的變化是非常之大的。這種變化的程度，由於帝國主義的經濟之深入與否而不同。因之，也形成印尼各種不同程度的社會形態。我們在第二章上已予以概略的描寫了。這裏如果予以再概括，主要可以分做三種形態：

第一，是小農經濟相當發達，大農場經濟並行發展，封建勢力除一二地域外全部崩潰，有相當的輕工業，和相當的礦產。部落經濟已失掉了作用，個人經濟已起着很大的作用。這一種社會形態更接近於中國。爪哇便是這樣。全爪哇以家長為單位的統計，內中有百分之二為政府的官員。百分之五為歐洲資本家所經營的工商業雇員，百分之八是雇用於本地的工商

業百分之三是富農百分之四十七是自已有土地的農民，百分之三十五是工人，工人大部分受雇於各種農場從這些數字上看，個人經濟的活動是非常明顯了。其中百分之四十七的農民，也不是共同體社會經濟構成的因素，而是和都市經濟相連結起來了。

第二，是大農場經濟占主要生產地位。大農場經濟中有封建主、農場經濟的活動。小農經濟若干區域為部落形式所封鎖，它有時作為對都市商品經濟的調節器，如我們在上面所敘述的米蘭加娜的社會形態。由於本身農業的發展，將許多社會的成員分出外面去覓食，成為商業的遠征軍，但又以部落原始氏族女性中心制控制它，在若干區域受回教商業的影響，廣泛地發展了小農經濟。但在有些區域大農場經濟吞了小農經濟；並使封建領主在與帝國主義訂約後，成為封建領地而更發展其私有農場經濟。生產主要原則為了輸入，工業不甚發展，礦業畸形的發達。這種形態接近於馬來亞社會。蘇門答臘便是這樣。蘇門答臘農場用地，全面積佔一百四十四萬七千一百二十五海單爾，其中私有地佔八百十四海脫爾，農業租借地佔九十四萬二千三百二十二海單爾，（內九十萬二千四百零六海單爾為封建主領地及村有地）；農場永租地為四十三萬三千六百五十九海單爾，（內中包括當地封建主領有及村落領有地十三萬三千 七百另三海單爾；）小農業租借地為五百十六海單爾。而全蘇島人民粮食生產每年不足四分之三•五。小農經濟之衰落便是說明工銀勞動者人數之更擴大，自然經濟近於破滅狀態，而作為殖民地經濟形態說明却是更高級化了。

第三，是小農經濟還處於更落後的狀態，共同社會的殘餘還保存着，個別城市經濟完全依賴於個別農場經濟，或者是作為一個特殊的生產單位而將其他生產經濟完全打落了。前者為婆羅洲及大東州各島，後者如主要礦場區的彭加等小島及一直作為奴隸生產基地下來的彭逐等小島。這里的印尼人或者還過着原始生活，或者過着全面奴隸勞動。這又是一

種殖民地社會形態。在印尼的落後區域，正有如第三國際綱領中所描寫的：『在至今尚爲更落後的國家內，沒有工資勞動，或者也是很少數居民中大多數仍過着部落生活，原始的部落式的殘餘仍然存在，民族資產階級等乎沒有，而外國帝國主義的主要表現就是軍事佔領和土地霸佔。』

印尼社會的不平衡是使印尼革命成爲困難的一個阻力，而上述的這些社會形態，在其發展過程中，便成爲社區與社區間的對立形態；後又成爲各島嶼間的對立形態。地方主義的鬥爭就從革命鬥爭中出現了。

三、印尼社會階級構成中的統一形態

如上所述，印尼具有繁多的社會形態，是不能否定的，但從印尼人民的階級構成上來看，印尼社會的統一基礎還是存在的。

我們在印尼社會生產關係中，已可看出印尼社會的階級構成的大體。這裏作爲印尼社會階級『探知器』的，有如下的數字（以千人爲單位）：

	爪哇	外領	計
原始生產	九、四二九	四、七六五	一四、一九三
原住民農業	七、九〇六	四、〇九〇	一一、九九六
農園勞動者	九六二	三八八	一、三五〇
牧畜業	二六〇	二二	二八二

水產業	一三一	一二六	二五七
工　業	一、六五五	四四九	二、一〇五
交通業	二〇六	八三	二九〇
商　業	九〇八	一八一	一、〇九〇
自由職業	一〇八	四一	一五〇
公務員	三七六	一一五	四九一
其　他	一、七五三	二〇三	一、九五七
計	一四、四三八	五、八四一	二〇、二七九

這是一九三〇年的統計，以總人口五千九百十三萬八千人中間之二千零二十七萬九千人就業者中間的比例，很顯然地可以看出一點，僅就印尼人來說在一千四百四十三萬八千人中那小農和農業工業勞動者的數字佔百分之七〇以上。如果將所謂『其他』一項目再包括進去，那數字在一千三百零四萬三千人，因爲在印尼沒有固定職業的，大都是一些雜工。幾乎佔全職業人口百分之九十七以上，這是一。

還有印尼人民除官吏律師教員商人以外，都是聚居於農村，沒有一個農家不是都從事日常勞動的。祇有少數貴族地主是寄生階級，所以從事原始農業的人數比數字中不知大過幾倍，這是二。

這里正和印尼人的生產關係相吻合，原始農業的小農及農場、礦場、交通業、工廠的勞動者成爲印尼社會最廣大的階級。他們是社會的最底層。不論他們是工資勞動者，或者是半工資的奴隸勞動者，（如契約的工人）或者是部落生產及自

耕的小農，他們的經濟地位幾乎全等於除勞動外，沒有其他的財產。廣大的勞動戰線就是他們的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

其次，從歐洲人，中國人和其他東方人的職業人口來作一比較，則有如下表：

	歐洲人	中國人	其他東方人（單位千人）
原始生產	一八、八〇〇	一四四、八八八	七、〇〇〇
工業	四、六七六	九三、九八八	五、〇五八
交通	一〇、九八五	一二、七五四	一、七一二
商業	一一、四一五	一七一、九七九	一九、〇五四
自由職業	一一、二九〇	七、一六一	八四二
官吏	二〇、七三一	三、〇三九	四九五
其他	七、四二四	三六、一二六	一、九九一

在這里很可以看出幾點：其一，在一九三〇年總歐洲人口爲二十四萬三千餘人，有職業人口約八萬五千餘人。而中國人一百二十三萬總人口中，有職業人口爲四十六萬八千餘人，約爲三分之一，但其二，四十六萬有職業中國人口，勞動階級（如果包括無固定的『其他』一項）爲二十八萬六千餘人，佔五分之三強。相反的，歐人的參加生產部門的不過三萬二千人，而且大都是工場農場及交通機關的管理者。其三，歐人中以官吏佔最大多數，中國人中以商人佔最大多數。但將各生產部勞動者與商人的中國職業人口總數作比較，商人爲三分之一，工農及雜工爲三分之二。

因之，三分之二的中國人，在印尼是和印尼的勞動者同樣爲印尼社會的最底層。這一事實是值得我們深長思索的。特

別是印尼工農是應該記取這一事實。

再次從經濟上來看這社會的階級統治，那就是巨大的國際資本主義的統治下，由歐洲十一萬多的商人作經紀人，並以十七萬中國商人，一百萬多的印尼商人，二萬左右的其他民族商人來壓迫並剝削一千三百另四萬三千印尼工農（單就職業人口說的，從農民的家族來說也就是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印尼貧苦人民）和二十八萬中國工農一萬多其他民族工人。事實就是如此。

然而卽就工人的待遇方面，民族之間也大有不同。前世紀末還一世紀初期，據日里的今昔作者指出國坵工人中國苦力平均每月可得到五十元至六十元，爪哇工人每月經常是男子七元，婦女四元半。而據凡登波須的指出，蘇東契約工人的工資比爪哇工人的工資要高出七十倍。那就是說平均每月男子不過一盾，女子不過半盾了。印尼歷史作者班尼指出印尼國坵工人薪水平均每天不過幾仙，這決不是過甚之詞；而事實上印尼爪哇人，在戰前以幾仙過日的，正是華僑所習見的事。印尼民族的生活和古代奴隸制社會的奴隸是完全沒有分別的。

四、與土地制度相適應的自治領（或名自治區）

作爲印尼社會的特色的，我們已經指出是農業共同社會的殘餘形態，同樣作爲印尼政治組織的特色的，那就是所謂『自治區』。這種自治區在統治性質方面說，是間接統治。其在意義上說，是以原始的部落形式或以封建的『割據』形式，阻止印尼民族的統一。

這決不是荷蘭統治殖民地的創見，而是荷蘭採取於英國統治印度的。英國在印度扶植了大小六百個的封建領主所

有約自治區。荷蘭在印尼卻扶持二百五十五個自治區，至今爲止，其中有十三個自治區是訂立了政治條約的。❶其餘則爲一九〇七年萬福士總督的簡要宣言所包括。自治區面積大小相差極遠。除爪哇的梭羅日惹兩特別區有二百多萬人口以外，人口也是相距極大的。在亞齊和蒂摩爾有以一個鄉村作爲一自治區的，人口不過幾百，由不識字的首長統治着。

但自治區的統治形態也有種種不同。其一，是訂有條約的統治區，在那里王侯保有封建的權利，行着獨裁政治。凡是在土地制度上王侯領地存在的地方，也就是這種封建政治的存在的地方。其二，是一個分散的鄉村自治制。那是由幾個鄉村相互聯合而成的。例如亞齊有自七個蒙正（Moekin）聯合而成的，但也有自二個『蒙正』聯合而成的。那些自治區卽爲過去烏拉巴侖所轉化過來的。這些小自治區則由區長或縣長（Contraul）給以聯系而加以控制。它依然是適應它原來的農村經濟單位。第三，是在農村共同社會相互聯合內部實行其原始民主制度，而在其聯合民主組織之上由荷印政府直接加以統治。這種民主聯合組織叫做區鄉會議（Kerapatan Negeri）。這種區鄉會議的議員，主要由各村選出的村長，或者經鄉村同意而由州長委任的。同時，委任的議員，鄉村亦可運用權利而加以改任。這樣的直接統治區卻是更多民主主義精神的自治區。敏門答臘的米南加堡的社會組織就是如此。❷

❶ 此數字係根據歐羅默德渉第之自治區政府概況（De Zelfbesturende Landschappen Buitengewesten）但凡登波須之印尼概況則謂有二百八十二處，爪哇佔四處。

❷ 見 Sedikit Pemandangan Tentang Kerapatan-negeri Minangkabau. Olah Dadoek Toemanggoeng Gadang

這三種形態的自治區，常常因荷印政府的法令而改變其不同的組織關係。而每一法令的改訂則又依據於帝國主義的經濟發展程度而定。一九〇七年帝國主義的農場經濟及其他鑛業經濟正圖擴大，便發表所謂『扼要宣言』（Kerte Verklaring）使政府的權力得以深入鄉區。扼要宣言主要的有五點：（一）凡與地方治安文化及人民自由有妨害時，荷印政府得加以注意而擴大其勢力，（二）放棄以前之放任政策，（三）以和平方法改變政府與自治區政治關係，（四）消除試用武力的情勢，堅持印尼人自治政府應努力於人民福利及經濟發展之原則，（五）自治區與直轄區之聯治方法，由印尼方面請求，或政府鑒於人民利益必需時應促其實現。然而因了這宣言使荷印政府勢力深入鄉區，鄉區之經濟即生動搖；這於帝國主義大農場經濟帶來不好的影響，於是又有一九二七年公布的自治法規。這一自治法規的重要處有三點：第一，近海區域大都廢除自治區；第二，自治區最高統治區屬於直轄區的州長省長，以至總督，各自治區中的統治權又握在顧問或駐箚官手中；第三，制定自治區長官私人財政，與行政財政，而將港口警權、及管理電報、電話、鑛務、勞資問題、非公衆土地出租等等劃歸直轄區。這在統治意義上說，更加強了直接統治力量，而在經濟意義上說，可以防止荷蘭以外的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之任意的侵入。

正如小農經濟日益受農場經濟所支配一樣，自治區的自治權利也日益為直接統治所削弱。

五、與買辦經濟相適應的甲必丹制

出現於直接統治的城市中，還有一種間接統治制。卽東方外來民族的甲必丹制。這一制度，特別在華僑社會中發揮它極大的作用。在每一城市或市鎭上，由荷印政府委任一商業巨頭作甲必丹。在州的範圍中則有比甲必丹權力更高的瑪腰，

而實行僑民的『自治』。甲必丹和瑪腰為政府收徵稅賦，管理僑民居住與旅行出入及出生等等瑣屑事務。但其意義則防止民族與民族間的階級的聯合，而造成民族間的隔膜與分離。這一制度特別適合於中國封建社會的習俗。它的統治路線由同鄉結合而伸展到下層的勞動分子。每一個同鄉組織，成為商業各一部分的最大集合體。（福建幫的土產，客幫的洋貨，廣幫的手工業及金業）將一切勤勞階層統集於為商業巨頭所操縱的同鄉會中，而又由同鄉會的巨頭在甲必丹制之下分佔統治的地盤。另一方面又使一切小商人沿着這種路線上散布到各鄉村去，進行商業高利貸剝削。形成了印尼的華僑社會一個非常堅强的商業高利貸保壘，其自身很難發生分化。它正和商業高利貸從城市向鄉村發展一樣，華僑的統治機構也是以城市包括鄉村的。臨近城市的鄉村中的小農，一律屬於城市的甲必丹管理；而由土人自治區分離出來。但華僑自身中也進行高利貸剝削。農前的預貸常常作為同鄉情面的恩賜，而給予鄉村的同僑小農。因之，使這些小農不敢對城市商人說一個『不』字，而自身經濟却永遠縛在高利貸中。❶到了老死無路的時候，於是又有所謂老人院的慈善功德，在這一種封建『自治』制下，印尼華僑社會就給荷蘭培養得非常落後與頑固，下層工農分子變作同鄉頭家的保鑣，共同為『剿滅番人』而奮鬥了。

六、帝國主義資本統治的政治組織形態

❶ 華僑在蘇島東海岸州從事小菜園耕作者極多。其取得土地之法：（一）由村長租借荒地五年或十年為期，（二）由同僑討娶爪哇女人以公民資格領取一份土地。

荷蘭自十九世紀初期建立殖民地政府以來，到一八五四年爲止，印尼只能算是國王的私產，和荷蘭本國統治是相分離的，但自一八五四年後，荷蘭國會有參予殖民地政府事宜的權利。毫無疑義的，這不過是爲自由政策—門戶開放的準備。最初國會還不過要求國王對印尼財政作負責的報告，和參予若干意見之後，到一八八四年國會便有權管理印尼荷政府的權利，由內閣中的殖民部長對國會負責。但國王的最後否決權和同意權並沒有取銷。

印尼的總督是由內閣選薦，而由國王委任的。它一身兼有二種任務。其一對印尼一切的行政事宜他要對國會負責，而他又在責任上是屬於殖民部下的行政官吏，但他是國王的代表出現於印尼殖民地上，所以他又被稱爲『副王』(Radja Moeda)，他又一樣可以代行同意權和否決權。這又在權力上高於內閣和國會了。這一種矛盾的權力組織形態，充分表現出資本主義的獨占與競爭的兩種矛盾的性格。

但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它不論如何實行間接統治，或美其名曰『自治』，而荷蘭帝國主義始終沒有在其政治上抹去過露骨的封建專制——獨佔統治的政治組織形態。國會和內閣或和國王之間，對殖民地如何加强其剝削，這目標是始終一致的。自由政策時代經濟上的開放，却是政治上獨佔統治的加强步驟。因爲荷蘭本國資本力量不能克服外來資本的侵入，只有加强其對印尼的政治獨佔統治，方能保障荷蘭資本的發展，足以與外資相頡抗。

一九〇三年頒布了地方分權制的法令 (Oendang-oendang decentralisatie)，這樣就在一九〇四年各地設立議會。首先在巴達維亞設立市政廳，之後在勿登濯衛 (Butenjorg)（一九〇五年）設立市政廳。至一九〇七年，地方議會不少設立於爪哇及外島各地。

這些政廳和議會主要是負相道路的修築廣場的修葺管理自來水衛生及墓場等等事宜。在地方議會中議員包括歐

人，印尼人和其他東方人而以歐洲人佔大多數。這不是政權的開放，而是政治力量的增强與集中。

一九二二年分權制再予擴大。至一九二五年九月將勿丹州、巴達維亞州、偎里恩痕州、吉利汶州合併爲西爪哇省，重分爲十八縣（Keboepatian）作爲試驗。一九二八年五月又設置中爪哇省及東爪哇省。前者分二十六縣，後者分三十二縣。若干府又聯合成爲州（Keresidenan）。縣設縣長，州設州長。縣設縣議會。議員半由選舉，半由委任。

一九三八年後，分外島爲三省，卽蘇門答臘省、婆羅省及大東省。每省設一省長，省設省議會，議員亦爲一半選舉一半委派。於此之上，再建立國民會議。

但國民會議原已於一九一八年成立，最初有議員三十九人，二十人選舉（印尼人占五席，歐人與其他東方人佔十五席），十九人委派（印尼人十席，歐洲人及其他東方人九席。）主席一人由荷皇任命。其委任議員，由總督任命。議會沒有立法權利，僅係咨詢性質，有時亦可向政府提出質問，但沒有强制政府改正或執行權力。一九二五年改爲六十一人：其比例爲二十五席印尼人，三十席荷人，至多五席至少三席爲其他東方人。一九三一年始將印尼人，與荷人二十五與三十之比改爲三十與二十五之比。五席東方人中中國人占四席，亞拉伯人占一席。

然而所謂選舉，在自治區內僅限於王族首領的推選。在直轄區亦無所謂眞正的普選。第一級選舉地方議員，事實上不過就各民族間按席位推選而已。第二級則由議會遞次而上，依各民族席位各互選其高一級的議員。順次而產生所謂民選議員。但這樣半官半民的議會，其產生原因及作用又在那里呢？

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革命浪潮同樣影響到印尼民族。一九〇八年前後，印尼的近代民族運動也產生了。自良韻社（Boedi Oetoemo）而至回教聯盟，都表現出印尼小資產階級的興起。由於印尼社會底層勤勞無產者的廣大，民

族運動最容易走向極端反帝的傾向;他們認爲:『政府進行干涉印尼人的生活方法時,就會促使鄉村人民接受民族運動者的鼓動。』㊀國民議會在印尼原始民主主義的基礎上,予以改裝,便可以杜止從原始民主主義的精神上迎合新的革命潮流而爆發反帝的革命鬥爭。因爲這種議會制度,是將一些新起的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懷柔過來而離開了人民

其次,在國際資本大量輸入的印尼,爲調節荷蘭與其他國家的資本之衝突,並加强政府與荷蘭資本對外資的抵抗,就不能將印尼的荷蘭行政人員與企業家處在完全隔離,或太過疏淡的狀態中。荷蘭資本與荷印政治的聯合戰線是必須建立的。再以這爲中心,而以中國人的資本及印尼人的地方勢力爲它的護衛,這一戰線就堅强了國民會議及地方議會的建立。正是適應這一種目的的。

誰都知道在國民會議中最佔勢力的就是荷蘭的企業家協會。這一事實,就足夠說明這僞裝的『民主制』正是加强資本獨佔的成分的。(這里說獨佔的成分,是因爲荷蘭資本事實不能獨佔印尼。)

印尼的政治組織在外形上,比較任何帝國主義彷彿更來的開明一點。但實質上,却是以這種開明,而實行它更殘酷的專制的。在所謂國民會議的外形下,一九二七——二九年間,因革命而被充軍與屠殺的卽在一萬三千人以上。一九二九年荷印與法越所訂立的防共協定,開世界反共協定的先聲。而人民結社集會的自由完全被剝削。五個人以上的集會如果沒得到當局的允許,卽被判爲有罪。一切國際的新思想和中國的新文化書籍,均被禁止入口。印尼人不許唱民族的歌聲。華人學校不許有附印國旗的書藉。一月一次政治部向學校圖書館進行檢查,學生作文課上不許有愛國的字眼出現,完全是法

㊀ Snonek Hurgronje 的話。

西斯統治的實質

軟弱的資本主義卻是更殘暴的帝國主義，這就是荷蘭殖民地政治組織的表現

第三節　荷蘭的宗教文化政策

一般說來，荷蘭對印尼從來沒有過一定的宗教文化政策。但同時，荷蘭在印尼一切宗教及文化教育的措施，從來也沒有脫離過保衛帝國主義的利益的原則。

東印度公司第一步踏上印尼的土地的時候，荷蘭人就看出印尼回教的勢力不可輕侮。葡萄牙人雖然佔有了馬六甲並在摩鹿加羣島有它不少的商業根據地，但到處遇到回教徒的反抗和回教王國——丹馬與亞齊的進攻。在那時候，荷蘭就不得不『與衆不同』，放棄『把宗教作爲帝國主義侵略的先鋒』政策。及至荷蘭登上爪哇之後，又連年遭到各回教王國的反抗，特別是回教勢力頗大的勿丹在荷蘭整個統治的時間，一直繼續不斷的遇到人民反抗的事。亞齊戰爭的教訓更使荷蘭對印尼回教民族的強悍感到恐懼。宗教無補於帝國主義利益的時候，這大旗也就好收藏到財庫裏去了。一八五五年荷印政府法規就明白地限制着一切基督教牧師，或任何傳道師，非先得總督特許，就不能到印尼傳教。如果有時傳教認爲有害於荷蘭帝國主義的利益時，總督的特許也可收回和取消。

但到了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國際資本已將印尼這個殖民地逐漸現代化了，宗教戰爭的事成爲不可能發生了。政府才開始變更態度，允許各派宗教的活動，但還劃定活動區域範圍。這時，印尼比較重要的城市和區域，耶蘇教逐漸普遍了。到一九二八年，看看若干區域宗教的活動的確相當鞏固了政治的勢力，如摩鹿加羣島的安汶，西里伯斯的米那哈沙，富地居

民，入了基督教後，對荷蘭人的關係更密切了。於是開放教禁，除注意教會是否會促成地方上政治的不安以外，允許任何教會的活動。

在印尼，荷蘭對於傳教事宜非常審慎；所以產生了一種特別的組織，叫做『教會領事館』（Missions Consulate）。天主教與基督教都各有他們領事館。凡是教會一切事宜，政府向領事館說話；而教會傳教時的困難以及意見，也可由領事館向總督直接貢獻。同時，這種教會領事館又和各祖國教會相互連系，事實上，也有調節各國資本向印尼發展的作用。在中國天主教與基督教的矛盾，常常是英法資本矛盾的反映；而在宗教活動被限制的印尼，却比較很少看到這事實。

荷蘭根本不注意於印尼人的民族文化及教育。東印度公司時代不必說了。除純粹商品掠取以外，他們不會注意過印尼人民的福利。自一八四八年起。荷印政府開始撥出二萬五千盾供爪哇人的學校經費，但其目的在培養印尼人作政府的官吏，加强行政効率。因爲荷蘭人認爲封建領主們的子弟，再不能給予以傳統的官職了。一八八七年之前，荷印政府才有所謂『教育部』。到一八八二年，教育經費才加到一百二十五萬盾，這因爲自由政策的實施，外國資本的輸入，農場工廠的設立，商業運輸交通的發展，在在需要人力；不僅是政府官吏的培養了。更重要的是工農商業技術人員的訓練，以及適應國坵城市衛生設備醫學人才的訓練。所以決定了荷印政府文化教育政策從少數人的訓練，到比較廣大的基礎人才的培養；從實用教育而到民衆教育的擴大，從教會活動，教會學校部分津貼到民族同化政策的部分實施。但歷年的教育經費，祇佔政府支出總額中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九。一九三八年在預算總額三萬萬六千八百五十九萬二千盾中，宗教教育部的總預算爲二千四百三十萬佔百分之七弱而已。但這里還包括部務費用，及宗教費用，教育費之小是可以想見的。

現在我們試把荷印帝國主義宗教教育的結果，來加以考察。

第一，關於基督教的主要根據地，爲安汶及安汶附近各島，傳教有三百多年歷史，葡萄牙初進時已經開始了。其次爲米那哈沙，在西里伯斯南部。居民入教的已有八十年歷史。再次爲蘇門答臘馬達高原，爲時不過二三十年。

第二，這些區域基督教之所以能發達，其一因爲社會的落後，如米那哈沙荷蘭人進佔時，還處在原始共產社會，而回教勢力又薄弱。馬達高原居民大都信原始宗教，而蘇東開埠以後，社會飛躍地改變，居民容易接受這物質文明帶來的宗教。其二，因爲帝國主義統治歷史較久，如安汶島。又如爪哇是回教勢力相當强盛的地方，但到一九三〇年前後，基督教徒也已有九千多人了。至今恐將不止此數。

第三，全印尼的基督教徒已有一百五十萬人以上。這在七千萬印尼人口中，自然是極少數的，但它們在城市中和各企業上却佔極大的經濟政治的勢力。

關於教育方面，據一九四〇年荷印統計書，有如下的情形：

A 識字的和能書寫荷文的

	識字的人數		能書寫荷文的人數	
	男	女	男	女
歐洲人	一〇〇、二一九	八〇、二八五	九五、二六六	七八、八二三
印尼人	三、一〇四、四八七	六四一、七三三	一四〇、六六三	四七、〇四五
中國人	二八六、三五四	五七、七九三	二五、九五四	一四、一四一

在這里，如果印尼人的總人口以六千萬計算，那麼十六個人中間，就有一個人識字的。佔百分之六·二六。三十個人中

間有一個能寫荷文的，佔百分之三•三。在中國人中間，六個人裏面就有一人識字的，佔百分之一六•七。三十二個人中間有一個能寫荷文的，佔百分之三•一二。

印尼人的識字程度，和教育程度，其低下是可以想見了。

B. 宗教學校及學生的數目(一九三九年統計)

	中立的		耶蘇教的		天主教的		回教的	
	學校數	學生數	學校數	學生數	學校數	學生數	學校數	學生數
鄉村學校	九七	九、一五一	一、七三五	一三八、○七七	五八二	六○、七一五	一一四	一三、五三○
完全小學	一	四八五	一九	三、三五○	五	八七六		
聯接學校	二六	二、九九四	一五六	一五、○二一	八七	八、一五八	三○	三、○四四

C. 中高級學校數及學生人數(一九三九年統計)

	中立的		天主教的		基督教的		回教的	
	學校	學生	學校	學生	學校	學生	學校	學生
中等學校	一	九六	一	八八	三	一四○		
師資訓練學校			二一	五○四	一四	三三六	三	七二

市立的		私立的		天主教的		基督教的	
學校	學生	學校	學生	學校	學生	學校	敎生

工業專門學校	二	三一八	一	二六〇	三	一七四	三	一四三
機械學校			二	末知				
商科學校	一	二〇〇	一	九八				
家政學校			六	五四一	二	二五六	二	一一五

D. 社會教育的統計(一九三九年)

(一)政府自行出版書籍	爪哇文	巽達文	馬都拉文	馬來文	總計
印尼文一般讀物數	一、二一二	四〇八	九〇	六二六	二、三三六
(二)私人出版銷售書籍數	一、二四八、二五八	三四〇、四六六	二二、四四二	五二九、四九三	二、一四〇、六五九

E. 書籍和讀者數目(一九三九年統計)

	內領	外領	總計
書籍數	一、七一八	六一七	二、三三六
讀者數	二六四、一七八	六八、七六八	三三二、九四四
與居民的比例數	六•四六%	三•七七%	五•六三%

F. 報刊發行數(限於印尼文的)

報紙	內領	外領	總計
印尼文(印尼人辦的)	二八	一五	四三

印尼文(中國人辦的)	一一	六	一七
周刊			
印尼文(印尼人辦的)	一一一	六四	一七五
印尼文(中國人辦的)	九		九
月刊			
印尼文(印尼人辦的)	三二一(包括未定期的)	一〇八	四二九
印尼文(中國人辦的)	一七	二	一九

這一連串的數字說明些什麼呢?

第一，它說明了有百分之九十四的印尼人與教育文化毫無因緣，我們已從職業人口中來加以估計，印尼人民有百分之九十七是勞動階級。這就可見印尼的工農勞動者間僅有百分之三是識字的。

第二，印尼之所謂教育，始終沒有脫離宗教教育的聯系。宗教學校學生數目與中立學校之比是百分之五。而這百分之五的中立學校中，又往往有宗教課加入。學校不脫離宗教的依賴，那便思想的自由被限制了。結果造成對思想的排外性，一切新的思想無緣在印尼的知識分子中發生作用。而事實上正也如此。在印尼不但由於荷印政府的反動，禁止一切社會科學書籍的輸入，而在識荷文或英文的印尼領袖中間，也一樣追從西歐自由資產階級的思想，對於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很少瞭解的。印尼的左翼革命即使曾經展開過，但左翼文化運動却不曾出現過。

第三，中等教育一般表示衰落，社會教育絕對的不普遍。

第四，實用的教育的側重，完全適應帝國主義經濟的政治的目的，訓練一些沒有中心思想的技術人才。

但這正也是帝國主義文化政策的基本原則，再加上印尼國民經濟的衰落，民族資產階級的缺如，不能以自己的力量來發展文化與教育，即在印尼的智識分子也沒有印度那樣文化的高度，實在是無足怪的。

第四節　印尼的民族文化與社會意識形態

一、作爲社會指導原理的回教

從印尼的社會發展上看，社會的變革或改變外力壓迫的因素，佔相當重要。由於外力的壓迫，促使內部的崩潰，於是吸收了外來的因素作爲內部的生長的力量，而再向前發展。這情形好像脫逸了人類社會史的一般規律，但今日殖民地社會一般規律却正是這樣的。

印尼的整個歷史就是殖民地歷史。

因之，它沒有特樹一支的民族文化，或宗教。它的民族文化，包括了古代的、中世紀的、和近代的各種文化的形態；它的宗教有原始宗教、印度教、佛教、舊教（Adat）的殘餘形態，及回教、基督教的現代宗教觀念。但不論怎樣，印尼總是回教民族，而以回教教義作爲他社會指導原理的。

從回教的社會意識形態方面說，我們幾次說過，那是自由商人的意識形態。它進入印尼以後發生了三種作用。

第一，它分化了封建的統治機構，解消了奴隸剝削的生產形態。它使封建王國對外貿易的商業掠奪的方式改變爲眞

會意義上的貿易，基於貨幣的交換法則，來進行合理的商業。因之，它又對農業共同社會的奴隸生產形態，起了消解的作用，企圖使奴隸們從共同社會分離出來，成爲個別的自耕農，增加農業的商品生產。這在爪哇回教發展過程中，分明可以看出發生了這一作用。

第二，它提高了原始公社的生產，促進了部落間的交換，因之，在對外貿易的發展中，回教徒在那裏便建立了封建的王國，轉使它自由貿易的原則變爲商品掠奪的說教。這在蘇門答臘的東海岸州，及婆羅州的坤甸，馬辰等區域，分明有這一種痕跡。

第三，但接着回教而來的卻是基督教的商業勢力。十字軍的東征使回教從歐洲潰敗下來，亞拉伯人的商業祗能局處於近東及非洲的一角；敗退的殘卒就紛紛向中國印度進發。他在印度的西北部找到了他的根據地，使印度的原始農業和商業結合起來。他接着又到印度尼西亞找到了極大的世界。不意他的工作任務——那打破部落的隔離，從小農基礎上建立統一的封建王國的工作任務——還沒有十分完成，竟又遭遇了舊日的強敵——基督教商人，這使他不得不更深入鄉村和農民，加緊聯系，因之使它的教義成爲印尼民族的反帝的武器。在亞齊三十年的戰爭中，回教徒不但宣布了宗教戰爭，實際上每一蒙正中一所回教寺，是盡了戰爭的精神動員的作用的。

回教從其教義方面說，是更適合於農業共同社會的意識形態的。一位印尼的回教徒亞爾蒙哥尼（D. Almoeng-gony）在其回教社會基礎（Basis Masjarakat Islam）的小冊子中說：

『回教的社會基礎所包含的原理，是非常廣泛的，一切在指向社會的富裕的改革。如果將它社會理想給予概括，那有如下的原理：

一仁愛萬物與共同生活，(即民我同胞物我同與之意)。如果能在共同生活中互愛，那就相互溝通，相互監視，發生了共同的感覺，指導作有利益的事，尋取幸福。互愛又能促進社會互助，互愛造成一般的共同感覺，贏得生活的永久合理法則。

二、忠誠於上帝，自覺地承認人為上帝所創造，賦予一切智識，指示生活目的臻於人生完滿之境，不至各行各是。

三、理想與互愛要相互鼓勵，充滿生活的熱情，不要生活在個別的互愛之中。

四、親近與遠離要有選擇，因為有些人生活卑賤，他陷沒在社會的渣滓的泥沼裏。

他又指出回教的社會原理八大項：一、平等 (Komologie)，二、同感(Harmonie)，三、友愛 (Solidariteit)，四、羣體生活 (Mealschappelijk)，五、敬神(Beriman Kepada Toehan)，六、主持神的正義 (Beriman Keadilan Toehan)，七、自正，(Zelfcorrectie)，八、仁智勇 (Berboedi Berilmoe Beramal)。幾幾乎將人類一切優良教條，都包括在內了。自然是回教徒的誇張。但回教和基督教精神頗有相同之點，是無疑的。這就是自由、博愛、平等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而這民主主義進入到印尼社會，便發生了和農業共同社會意識形態相融合的現象，一方面它解放了共同社會對個人的束縛，而另一方面卻又在個人私有制度上擴大互助的作用。爪哇『共同樂耘』的組織，就從這中間產生。

但這是生活上的自然的演變，不一定基於回教教義的指導。因為在商品經濟的影響下，共同社會的生產形態向小農經濟的生產形態的轉變過程中，而又遭遇到奴隸勞動 (强迫種植制) 的剝削，農民祇有以『共同樂耘』的方法來保衛自己了。在廣大的印尼的工農階層，他們除實踐回教祈禱、禁食和閹割㊀的教條外，澈底理解回教教義的並不見多。在若干落後農村中，連回教徒依然對不可克服的自然力加以禮拜，祛病驅邪還常常用檳榔花、稷飯、酸柑及其他果實，用蕉葉盛住

向猴頭或樹畔山嶺禱祝，如同中國的巫祝一般。

相反地在印尼的商人和貴族間却以回教作爲他們生活和統治的武器。商人及小資產階級把回教作爲反帝的武器，將回教運動與民族運動結合起來。貴族則以回教作爲統治的武器，在其領地的居民之間，使自身成爲謨罕謨德的化身。采褒加婀伯達里戰爭首先指出『謨罕默德也是人，不必禮拜。』其意義即在反對統治者對回教神權的運用。

而回教最大的作用却在普遍貧乏的人民經濟上，它起了各部落民族間的聯系作用。它在印尼反帝鬥爭中，是統一民族感情的一個重要槓杆。

二、民族藝術中所反映的社會意識

在今日印尼人民中最愛好的藝術是『華揚』（Wajang）這是印尼最原始的藝術，隨着時代的演變而逐漸發展下來的。

據台敢爾在印尼歷史大綱中所紀載：華揚本來是一種宗教的教義的宣傳，最初祇有僧侶能夠演述這華揚演出的故事。古代的印尼人信靈魂之說，我們已在前面說到過。但靈魂之說常常與祖先崇拜的觀念混合在一起。他們相信所謂『靈』是變成每一個小孩的因素，藏住宿在人的『亞里亞里』（Ari Ari 可譯作陰部下股，或丹田，但更好怕是譯作生殖器）裏面所謂『亞里亞里』那又是古代印尼人將祖先崇拜與生殖器崇拜連合起來的象徵物。在原始公社的時候，『華

●回教慣例，凡入教者必先將生殖器包皮割破一點，非回教徒與回教女子結婚時，必須先入教行割禮。

揚』是描寫着種種奇形怪狀的畫片演出的，那裏出現的畫象，是象徵所謂『靈』的，像一個傀儡，沒有手脚和骨頭的。但他們又認『靈』一離開了人身，便變作了『精』(Djin)精是一種影子，像人一樣，不過它是大頭短手短脚的。因之，他們將這種『精』剪影下來，在光的反映下演出。印尼人稱敬神叫 Sembajang 印尼人也有把華揚叫做 Bajang 的。華揚在古代印尼社會是一種敬神的儀式。之後，却變作了一種戲劇。這種劇的起源，便明顯的反映了原始共產社會的意識形態。

到了印度教統一印尼的時候，東爪哇孫陀王國興起，這孫陀王國我們曾指出是印尼第三階級的上升，印尼人有了自己的製鐵業，是在這一生產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因之，印尼的古代自己的藝術也上升爲宮廷藝術了。大約在達爾馬溫舍(Dharmawangsa)時候，曾有用梵文的字母來拼爪哇的民族語言的文字出現，這就叫做加韋(Kawi)語的。他們把印度的敘事詩摩訶婆羅多(Mahabarata)和羅摩耶那(Romjana)譯出，散佈到民間去。❶前者一共有十八卷，每一卷用『巴爾華』(Parwa)爲名，現在祗留三卷，那就是亞第巴爾華(Adiparwa)維拉答巴爾華(Wiratparwa)比斯馬巴爾華(Bismaparwa)。至今這三卷故事，還是巴里民族的生活法則。之後，(一一一五—一一三〇)又有斯馬拉達加那(Smaradakana)一書，是加馬舍華拉(Kamsjawara)王朝的出品。至今，這書還作爪哇人的占卜之用。這種敘事詩散布到爪哇民間去的方法，就是採用『華揚』來演出的。演時用水牛的皮或布作的風采奇異的人物，塗上華麗巧妙的顏色，用長長的竹柄或者藤條，做着左右顧盼，亦步亦趨的動作，把它的影子用燈火反映到白布幕上去。有如中國的木偶戲和現代的影戲兩種方法的配合的。演時還配合着各種樂器：這樂器有木琴、有鉦、有長笛、短笛、橫笛，這配合中國流入的磬等。

❶ 有人譯爲羅摩耶那，是爪哇人的創作。

並加以演出人物的說明，依照上述的敍事詩，宣傳宮廷英雄的浪漫故事。它最初是宮廷娛樂的一種，之後才散佈到民間去。這又充分說明封建藝術與原始藝術的揉合的形態，而成為印尼的獨特的藝術。

但自印度教統治到現在，華揚並沒有很快的改變，它一共有好多種方式演出，即：(一)華揚波爾華(Wayang poerwa atan koelit，(二) 華揚吉陀 Wajang gedog，(三) 華揚吉里蒂 Wajang kelitik atan karoetjil，(四) 華揚哥里 Wajang gole'k，(五)假面戲 Topeng，(六) 華揚華安 Wajang wong，(七)華揚比比 Wajang b'ebe'r。❶華揚波爾華是古代流傳下來的戲劇，主要意義在於敬神，傀儡形狀多作神的形狀。現在演出時首先要焚燒『甘文煙』(Kemen-jan，即爪哇的香。述說華揚的主題的人，大都為僧侶中最為人所敬重的。演出開始總先以一山景，映在幕布上。這幕布是放在舞台的木框上，的幕布後面放一銅燈，燈下坐一演員，旁邊有一箱子放着傀儡(和其他道具如武器等)箱上繫着二三塊敲打的金屬樂器(如 Keprak，kepyak 等) 演員用腳打擊，如果他要模仿作戰，他就指示後面拿搥子的打起銅聲來。傀儡的影子收下後，演員就說話，解說其中故事。故事大都是出自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耶那。解說時有唱的部分，也有說的部分。華揚吉陀的演出與華揚波爾華相同，但所說的故事是關於帝王的或部落王族的 (Raden pandji) 華揚吉里蒂演出時也用布幕，演到一半，演者便從幕洞中來說明華揚的意義，之後不再用幕，就用皮紮的木做的傀儡演出。他演的大都是馬迦巴葉王國的丹馬爾華侖 (Damarwoelan)。巴迦迦侖王國的華諾羅 (Sijoeng Wanaro)。 華揚哥里是用的木製傀儡，手和身體一部分用布包住，另一部分身體袒露着。這種華揚是白天演出的，多故事是關於亞米爾哈姆柴 (Amir-

❶ 其中多為爪哇語，無法譯出。

Hamzah）的多，有時也有演丹馬爾華侖的『多寶』也是華揚的一種，可以說是假面戲跳舞和打詼諧出。華揚華安那是正式由人演出的古典劇了。演員頭戴有紋章的鳥帽子，從腰到膝穿着沙籠，膝以下纏着白布，背後帶弓與曲刀兩腕以下的背插着美麗的鳥羽和其他飾物，耳環長垂，腕環玲瑯，是四位男優合跳的。●這種舞劇據說是荷蘭已經入侵時，馬帶拉姆王國孟古尼格羅第一時代才出現的，但也有人說比這還更早。華揚比比爾是用紙剪的畫面投影而演出的，由演者述說王族的故事。此外還有華揚亞羅（Wajang Arok）所謂出陣舞。大都華揚的發展，是從宗教禮拜舞樂到神性英雄故事的表現，再到封建帝皇歷史傳說的演出，方法上是從影子戲到傀儡戲到演員自身的出演。但現在影子戲（Wajang koelit）祇有馬來半島的北部依然有演出；在馬辰也有演出。現在爲印尼人民最愛好的藝術即爲弄銀（Rong gen）是或在舞亭或在舞台上，由演員一邊跳舞一邊歌唱而演出。跳舞動作簡單，其吸收觀衆全在對唱的歌詞。

這種華揚藝術本質上還不能說是戲劇，是戲劇和舞樂的混合體，隨各地的情形的不同，而有地方劇的出現，如爪哇東部有 Loedroek，日惹加爾答有 le'nong 都是平民的戲劇。還有 Kelopraķ 是一種新的由演員演出的戲劇。演出時也採取分幕。

回教進到印尼後，也常利用這種藝術形式，宣傳宗教教義。故事的內容則多採自波斯的，例如亞米爾哈姆柴就是。

文學方面，在印尼以馬來詩歌爲最著，有四行詩（Pantoen）和故事詩（Sja'ir）四行詩常間句押韻。如下：

● Wang 與 Wong 的音相近，爪哇人發音，有常將 a 讀 o 音的，而 Wong，一爲爪哇奴隸。可見這種戲演出，是宮廷的奴隸。

Laksemana berbadjoe besi
Masoek kehoetan mematong rotan
Toean laksana lemboe kasi
Galak sahadja tiada melawan

（意譯：大將官身穿鐵甲袍，
要入山林採藤條，
你是傻閹了的公牛，
徒有威勢不會戰鬥。）

叙事詩大都也是四行一節構成的。馬來文學中最有名的便是『Hang Toeah』的，這是馬來民族的英雄叙事。是馬來民族文學遺產中爲世所聞名的。叙事詩的格式，有如下列：

Dilihat Ken Tamboehan majatnja ada
Oendakan penoerat menampar dada
Cendakan penoerat menangis sendiri
Memeloek mentjioem majatnja istri
Adoeh toean sang lir-sari
Hilang dimana poen kakang tjari
Adinda ingroen diiwa roepawan
Kakang poen bela mati sekalian

金太彭的死體終於找到，
溫達金不禁胸頭急跳；
溫達金自個兒哭泣，
擁抱着親吻着妻的屍體。
啊喲，你如花一樣的英姿！
消失到那里去了，阿哥怎樣找你！
親愛的妹妹美麗的靈魂兒啊！
阿哥也祗有爲你報仇而死了！

這是 Ken Tamboehan 叙事詩中的一節，詩的形式也是四行成節，二行一韻，節與節之間則聯韻。它大約是爪哇的部落叙事詩（Sjair pandji 或可譯作氏族叙事詩，王族叙事詩，因爲舊日的印尼都是氏族形成的部落王國。）但之後，

在梭羅王國，孟古尼加拉第五的時候，却有一種『誓』體詩出現，這就如中國『湯誓』『牧誓』一樣的東西。我們試把它譯載兩節於下，以見一斑：

30	Kedeedeekan para pahlawan	咨爾多士，
	Djika dalam perang soetji	如遇聖戰，
	Djangan menoeroet kehendak	毋隨己志，
	Panah ibaratnja diri	爾猶如矢，
	Ditangan Se'napati	唯孫納巴蒂是依。
	Dia berhak melepasmoe	彼有權令爾，
	Menceroet tidak membantah	毋得爭議！
	Bila dilepaskan pas'ei	放矢必及其時，
	Teroes madjoe	勇往前馳，
	Djangan takoetkan bahoja	毋危險是慮！
37	Djikalan dimedan perang	如在戰場，
	Maesoeh menjerahkan diri	有敵舉降，
	Takloek memboeang sendjata	繳械是尚；
	Djanganlah diboenoehi	毋得殺戕。

Tawan dan kasihani　　　　　恤其有傷!
Tapi bila kanboenoeh　　　　如予戕殺,
Itoe berbeatosiksa　　　　　審問必彰。
Melanggar hoekoem perdjoerit　是離士律,爾罪難赦!
Dan berdosa　　　　　　　　唯爾所行,
Pangkal "kekalahan perang"　敗戰之方。

這已經是荷蘭佔領爪哇,封建主偏居於梭羅時候的作品了。這裏充滿了紀律嚴明的回教徒殺敵的精神,特別是不殺戰俘的表現中,可見印尼的民族道德之所在。

在這以前,爪哇還有一種像中國的變文體的作品,現在從異道文學中還可找到這種詩篇。例如有一篇叫做 Raden Maending Laja Di Koesoemah 的,就講的是英雄冒險故事。它有時說白,有時歌唱。在爪哇演唱這種故事詩的,大都是瞎子,有如中國江南的夏夜,由瞎子演唱梁山伯祝英台一樣。唱時,先作祈禱。這種變文體的敘事詩,顯然是印度文學形式的模做,雜採着佛教、印度教、回教的教訓。其形式,我們試摘錄一節,如下:

Maka raksasa itoe menerkam kedak memakan Moending Loja, tetapi Moending Loja tak tertangkap olehnja:

Tangkas melompat-lompat
Mentjibir menarinari

Liar melebihi koetol andjing

Koetoe andjing jang djantamya,

Djika tertoembcek-kedapatanl Ia menempile ng.

Maka berperanglah mereka itoe Moending Loja terpegang oleh raksasa

Ditangkap djadi djadi sesoeap

Dikoenjah koenjah tidak terkoenjah,

Terentang sepandjang gigi geraham

Pelompatan kedalam soengai

Bagai pajoeng tak delingkoep

Masoeklah Moending Loja kedalam peroet raksasa: lebar loeas boekan kepatang Moending Loja menghoenoes keris disajatnji rangkaian hati raksasa itoe

Disajat dieris iris

Ditjentjang dikerat kerat

Mamanda raksasa mend erit djerit

Katanji ada tjatjing L. sarang

Tjatjing koloeng berkoroemaen

那末，那個巨人橫斜里飛跳過來要吃蒙定拉耶，但是蒙定拉耶沒有被捉住，因爲那——

他活潑潑地跑掉跑掉，

扯着歪臉兒旋轉逍遙，

要比那狗蚤更爲兇暴。

狗蚤是匹雄的呢，

要是你想把捉來捏死，

他就跟你死打不討饒。

那麼，他們就打起來啦！蒙定拉耶給巨人抓住了，

捉到後谷落一口吞掉，

嚼呀嚼的還沒嚼了，

長臼齒不去嚼到。

還好比鐵餅兒放在河裏，

兩傘還不會打開半邊。

蒙定拉耶就走進到巨人的肚子裏了。這可廣大得不是玩的，蒙定拉耶拔出了古利斯刀，割取這巨人的心臟。

他割得古里古魯的，

細心地割下一片又一片，

巨人老爺叫得呃哎呃哎，

他說我肚里有蛔虫來攪，

蛔虫都起來暴動。

這種以巨人與武士戰鬥爲主題的故事詩，在爪哇至今作爲民間故事流傳下來的還很多，那是爪哇農民對自然巨人的鬥爭的寫照。之後則轉變爲強暴反抗的敘述。在這種作品裏印尼民族那種天眞的幽默味是和四行詩一樣充滿着的。這是民間文學，跟舊詞比起來，完全顯出二種社會意識形態。

我們在印尼文學作品中，充分可以看出印尼社會的多樣性。而且它和西歐文化是完全處於遠隔狀態的。這就可以看出荷蘭的殖民政策，是如何把印尼人民當作奴隸；讓他們在古舊的生活中自生自滅。

但之後，也有都市情調和東方的鄉村情調出現了。這就是平常稱作彭沙灣（Bangsawan）的樂劇。那種樂劇的故事，有取之于馬來文學的，也有取之於西方文學裏的。劇本的主題大都以娛樂爲主，插科打諢有如中國『大世界』中演出的滑稽劇，帶有低級趣味，這是都市生活與鄉村生活交流過程中醜惡的一面。接着又有新的話劇出現。話劇開始時大都採用荷蘭語。之後，因爲印尼的演員增多。改用印尼語，那是印尼文化第一步接受西方文化而發展的。

在這一世紀開始，印尼有他們自己的民族文化運動，這運動幾乎和中國一樣，最初是隨革命高潮的興起而一起展開。接着革命鬥爭隱蔽了文化運動之後，隨革命高潮的低落，而革命的要求在文學形式的包藏下，另一姿態興起了。

三・集體生活勞動與工農意識

商品經濟控制了印尼社會以後，個人的私有觀念逐漸普遍了。但一方面由于奴隸生產形態還部分保存着（如公路修築等等的徭役制，農場工人的契約制）另一方面由于人民經濟的極度衰落，生產的方式却依然保存着集體生活勞動的方式。這在大農場裏不必說了，他們共同耕作，共同居住，即在小農生產上也常常採取集體勞動方式。關于集體勞動，迦耶第莪諾（Djo Jo Di Goeno）曾經作如下的敍述：

『「共同樂耘」（Gotong Rojoeng）是句爪哇話。「共同」是肩負重物由二人共同肩負的意思，「樂耘」就是大家一夥熱熱鬧鬧的意思合而言之，即共同一夥兒熱熱鬧鬧捆東西的意思。

「共同樂耘」的習慣，早已深深地吸印在我們的心腦裏了。一切負重付稅重要的工作，什麼都共同負担的。如果一個農民要收割稻子，他不能雇人收割，或者要趕快收割，他就請村中的女人們一夥兒來收割。特別是諸人種稻子的時候是這樣，如果收穫完了，就打掃鄉村慶祝太平。一村與參與「共同樂耘」的，就預備了一切東西集到村公所來舉行慶祝，備了很好的菜餚，大吃一餐。這意思就是表示因爲「共同樂耘」，把力量大家貢獻出來，所以收穫很好。

如果誰家裏有工作，例如婚喪大事，那也一定大家集合一起，共同幫忙，把那些事情料理清楚。這樣的場合，也叫做「共同樂耘」。

還有一種現代方式的「共同樂耘」，例如有誰送兒子出外去唸書，培養成個大學生（Mahasiswa），可是學費非常大，做父親的負担不起，那也舉行「共同樂耘」。特別是那學生的近親，大家來湊學費，使那學生的學業可以繼續下去。

全爪哇的鄉區政府的組織，是築在「共同樂耘」基礎之上。一切村上公共的工作，例如守夜、修路、建築等等，都在

交換工作的原則上，來進行「共同樂耘」……不但鄉村如此，便是城市也一樣。小村落沒有一定政治組織的但也像鄉區政府一樣進行「共同樂耘」他們就以集會的方式來進行。在這種集會中就類似有一定政制的鄉區一樣，決定一切工作。

我們就以馬帶拉娜城來作一個例子吧，那種當時間的集會就如鄉村聯盟似的。

在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三〇年的荷蘭時代，不景氣影響各處鄉村發生許多事情，特別是盜竊守護的事，就非常重要了。這就有許多村落用集會方式來解決這事情，而且各鄉村間有聯防的事訂立宗旨……。這也是「共同樂耘」的精神的發展……」

這種『共同樂耘』首先勞動方面，其次到生活與社會方面，它是互助精神的一般應用。不但在爪哇，幾乎印尼的各地都有這種民主互助精神存在着。實際上它正是共同社會的生活習慣，對近代私有社會生活方式的適應。

但這種集體生活勞動的方式，祗能見之於印尼工農大衆之間，因之，他們的思想意識是充分表現爲民主互助的，據我個人的考察，他們的思想意識有如下的特點：

一、他們對任何事愛好集體行動，並能遵守公共秩序。

二、他們歡喜羣居生活，不願孤處寡居，愛和人親近扳談，即在路上遇不識的人也要打個招呼問一聲話。

三、他們缺少佔有慾，不愛撙節與積蓄，別人的所有權也常常被忽視，計算的觀念極微。

四、他們愛以勞動去換取生活所需，但勞動所得如果足以維持多日生活時，他們便不厭再勞動了。

五、生活的欲望極低，幾世紀的貧苦的磨練，減削了他們的競爭心與好勝心，但極惡等級觀念，極喜新奇的事物，對於新

事新物的接受性很大

六、貧富不能作爲等級的觀念來看。他們都極自尊，很少有貧者向富者低頭獻媚的事。民族間的貧富之別，使他們一律仇恨異族。

七、他們幾乎全體都是樂天主義者，愛好音樂和跳舞。卽使他們的歌聲抑鬱淒涼，但他們卻看作是快樂的享受。他們對於藝術的感覺，比中國的工農要敏銳得多。

八、很容易結成共同的意志，善作原始性的反抗。每一行動都粗野而率直。

九、男女的貞操觀念不濃。婚姻的離合都很自由，基于各人的志願。

十、家庭觀念極淡，男女各憑自己的勞力生活。在家的從不掛念出門的，出門的也很少掛念家庭。一家之中，後妻的前夫的子女，或後夫的前妻的子女，相互雜處，並不感到麻煩。

在大農場工作的工人，不論勞動和生活，是更集體化了。大都有充分的反帝的意識，對孟陀兒—工頭都沒有好感。但他們卻沒有自覺地將這種階級的意識集結起來，表現爲反抗的力量。主要由於印尼的文化啓蒙運動和工人組織運動還沒有展開。

所以綜觀印尼的工農意識，雖然有充分的民主精神，但缺少階級的覺醒，工農的民主精神必須經過階級思想的淘冶，那才是堅實基礎上的民主精神。在印尼階級思想的教育問題，比任何問題是更重要的問題。

四、新文化運動與個人主義

印尼人民的文化生活，正和他們經濟生活相同，跟統治者是沒有密接的關係的，經濟上的强力的强制——奴隸制的存在，這使帝國主義以文化力量來保其利益的事就成爲不必要了。但由於政府組織的擴大，就吸收了當地民族的一部分工作人員，這部分工作人員自然而然地受到西歐文化思想的影響，而漸漸成爲一種勢力了。

商品經濟分化了共同社會，確定個人私有權；但工農大衆之間還用「共同樂耘」的集體生活與勞動的方法來保衛自己的經濟生活。在這里，印度教時代的共同社會的精神，回教的平民思想是被吸收而溶化了；它成爲印尼工農大衆獨特的生活意識。但回教的平民思想與商業相結合時，就分明發展了個人主義的思想，而當他的商業受到其他民族的產業所阻礙時，就聯合工農的力量發動强烈的反抗，爭取商業自由原則的實現。三百年來，荷蘭在印尼的獨占統治逼使回教在思想戰線上退保到鄉村與宮廷之間。一到自由政策實行以後，回教的自由商人又部分出現了。這時他們首先遇到的勁敵是壟斷資本，而不再是荷蘭帝國主義了。因爲經濟的規律已決定他們祇能在國際資本發展的路線上去覓取相當的利潤，這時候，爲工農所吸收的回教平民思想，已經和商人的個人主義分成二個不同的方向而發展了。

最初是從貴族的子弟，之後也有部分的商業資產者的子弟，被吸收到荷蘭的統治階級方面來。他們受到西歐自由主義思想的淘冶，也受到資本主義科學文化的訓練，他們的文化生活幾乎和印尼的工農大衆完全隔離的。如果荷印政府能夠更早注意印尼的歐化教育，那麼這一部門的智識分子將循着政府官吏的生活的路而發展爲大資產階級，猶如今日印度的大資產階級似的。但荷蘭的純利益的殖民政策顯然妨害了這一部分智識分子的前進。他們祇能成爲政府小的公務員，他們的薪給與荷人的比較相差在八十倍左右，這使他們生活上受到威脅，不得不採取自衛行動。而那時歐洲的革命運動，正在展開；東方的日本又復擊敗了俄羅斯帝國；世界的經濟危機直接影響了這殖民地人民生活。在這樣種種複雜的原

因之下，他們首先揭起了民族運動。稱爲良知社（Boedi oetomo）的政治性的集社出現了。這是在一九〇八年的時候。這一集社在思想意識上，是印尼人自由主義思想的發展的表現。

但這種組織更多注意於政治的經濟的改變，顯然不是文化運動的一翼。而可以作爲印尼新文化的啓蒙運動的則是打門色斯華（Teman Siswa）運動。『打門』是『園地』的意思，『色斯華』是『學生』的意思，打門色斯華也就是學生園地。創立這一運動的是蘇耶尼赫（R. m. Soewardi Soerjaningrat）因鼓吹革命，而被充軍出去。六年後還鄉，他就想從教育中來培植印尼革命力量。他把局限於少數智識分子的民族運動，擴大到廣大的印尼人民大衆的基礎上去。再以這種從歐洲文化中吸取來的優秀部分來引發印尼民族的固有文化。他這一文化運動，方法上從教育入手，目的在喚醒民族意識。而文化本身的發展上，在於以西歐的精華，科學的方法，陶鍊本地的藝術固有的文明，使印尼的人民依照其社會的歷史與習俗而向前推進到世界歷史之前。他要把印尼民族成爲一個獨立自尊的民族；但也顯然的，因爲印尼人民經濟力量的不足，這運動還不能十分的擴大。而且和城市的民族運動，不免有脫節的現象。

一九二六年前後，印尼的左翼民族運動，不斷受打擊；城市智識分子感受政治的高壓政策，於是以讀書會爲組織方式的民族運動展開了。這一運動的中心人物是蘇托摩博士，一位泗水醫科專門學校的教授。無疑的，這是主要以西歐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爲骨幹的。它要求印尼民族的統一。他們宣言印尼有統一的領土；這就是印度尼西亞。印尼有統一的語言，這就是印度尼西亞語；印尼有統一的民族，這就是印度尼西亞民族。同時，他們在某些部分還是反對回教的思想意識的，這就是回教徒要把民族運動結集於宗教運動的左右，而不將宗教運動作爲民族運動一翼而展開。他們提出口號：去麥加還不如準備去利拿島。如果說，回教商人表現了封建社會末期的商業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則這時期的讀書會運動，有如

中國的全盤歐化論者一般是更傾向於資本主義前期工業資產階級的意識的。

但這一讀書會運動却以民族運動來代替了，沒有在文化運動本身上獲得多少成就。至一九三六年以後，荷蘭對殖民地的政治高壓更加强了。民族運動者不斷被逮捕和放逐，而由於打門色斯華的教育運動在社會底層上普遍起來，這種富有民族意識的運動和城市的讀書會運動相合流，這就在革命的低潮中揭起了印尼的新文學運動。他們運動的經過是這樣的：

『大約在一九二九年的開頭，我——作者亞爾美因·彭尼自稱——企圖約幾個梭羅學校裏朋友來出版一冊文學雜誌，事情沒有成功。一九三〇年初頭，亞美爾·享柴（Amir Hamzah）和我送了一份章程草案給幾個人，其中如耶明（Yamin）孫怒西彭尼，希望他們來出版一個文學雜誌，也沒有成功。

看來還沒有到時間吧。在那時還只能個別出版些書籍，如孫怒西彭尼的愛之流（Pantjoeran Tjinta）在一九二六年出版，內容是散文詩。但在這時在蘇門答臘用馬來語寫的雜誌已經出版了，時在一九二二年，由耶明主編，但也只譯有諾特·蘇羅特（Note Soerato）的一篇著作叫做玉蘭花束（Melahknoppen）的。那時候很多青年受泰戈爾和蘇羅特的影響寫散文詩，或者那個時候是個抒情的時代，把愛的感覺注射到民族上去——而民族主義還沒有成熟。

一九二六年還出版了沉思的迸發（Pertjikan permenoengan）和擴大，是盧斯丹·愛芬第（Roestam Effendi）作的。擴大是一種劇曲，這使印尼文學出現了新形式——戲曲的形式。沉思的迸發是一些詩篇的結集，其中有不少桑納體的（Sonnet）也都是新形式的集合。

一九三〇年，文學向戲曲推進，金阿六（Ken Arok）和假如美之神已經說話了（Kalan Dewi Tara Soedahberkala）已經在巴城出版了，這二篇作品是耶明以極大的努力，對印尼的語言與文化給予以新的貢獻。

年青的印度尼細亞雜誌在一九三〇年年底出版，其中有不少的印尼語寫的現代詩篇。

一九三一年，馬達吉拉那出版，係桑西彭尼所作。

一九三三年年底，太第爾亞里舍巴那（Takdir Alisjahbana）亞美爾享柴和我，乘時舉行了一次文學的集會新文學雜誌（Poedjangga baroe）便這樣出世了……』

這一新文學運動是配合當時印尼社會民族資本的萌芽，配合西歐資本主義的思想，在個人主義的基礎上，要求個性解放的。這在新藝術的要求一文中，很明顯地表示出來。

舊的已經死了。我們民族的詩篇已不能從老遠的泥沼的血脈中去取得力量了。逐漸地消失的枝葉和西里葉●是一天天地凋謝了。

這幾世紀來泊泊地流放着靜潔的水泉已經乾涸了，濺出來的可資沐浴的地方，只留下些水蒸氣了，好好地把這已舊的不能再使它新鮮的汚水隱蔽起來吧。

這產生藝術的生命的舉世聞名的婆羅浮陀爾●已經崩壞了。他們的胸中並不因此感到震動。

● 西里葉是印尼民族愛喫的食物之一。

● 中爪哇的古佛寺。

聖潔而高貴的生命，已經高揚，留下來的祗有包藏起來了幾世紀來印尼民族非常留意於婚嫁之日的那各種各色的花包也已經過時了，不再以此來慶晏了。新婚者床上，撒着雜色的花朵，而今天新婚者也不再以此為希望了。

我們的民族的季節，是不能分辨出重要的和不重要的，我們被束縛于那已經消失了的所謂高貴而聖潔的微渺而短暫的東西上面，我們應該解放了。

是這樣的，我們民族漂浮其上，不久怕要沉沒在底裏。在我們民族社會一世紀一世紀地駕着改革的車子，向前進去，是愈來愈輕，愈來愈沒有內容了。宗教變成嘴上的玩意，信仰變做了庸俗，眞理變作了沒有吸收心在裏的瑣談……逐漸地我們的民族，消失了理想，消失了希望和宗旨。在背後崩壞了推動力，和活動力，在前面也消失了方向。

是這樣的，我們的民族愈來愈倒下去了。藝術是一面民族精神的鏡子，它將確實地照給我們全民應該改革的精神。藝術在各方面是使人類行動中那些要消失的生命，給它永久保留下來的。

★ ★ ★ ★

我們應該前進，向前邁，追隨這時代。

對我們更重要的事，是新的生命，新的信仰、理想、希望、應該在我們民族的胸中炎炎地燒起。我們對世界要有新的觀點，在鄉國應該追隨新時代的印記。

是的，我們應該在一切情形下建設個新的東方。一切世界問題都站在我們的面前；而在我們民族歷史裏彷彿沒有見到確實的，我們應該從那時代中已經沒有位置了的一切網羅和束縛解放我們的頭腦與思維，而面向一切的事件。

印尼民族被燃起的新的生命，猶如一個旅行者，熱情地站在沙漠的冷水之中，已經顯現出來了。但它猶如遇到猛烈颶風，揚起了巨浪，不能抵抗，也不能追隨而上。

新印尼是站在新時代之前，它十分希望組織個新的世界，追隨新的理想，這理想是滾沸在年青一代的血液中。他已覺得足夠力量需建立一個適合于生命與時代的巨麗的沖激的建築物，而毀棄一切舊的在這極端混亂的狀態下，他將開闢一條自己的道路，信任自己的力量，沒有恐懼和戰慄。

面向新世界的面影，毀棄胸頭的舊品迷戀；向自己的心起誓，一定到那目的地，不再徘徊瞻顧！」

這種新的向往，就是出發於個人的解放與舊的毀棄之上。我們很可以理解印尼的新文學運動正和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基本上是一樣的，它也像五四當初小河的歌唱似的：

「各自開放了生命，那從舊日習俗的網羅下解放出來，讓生命的感覺擴大擴大，奔放奔放，隨着微波，隨着巨浪，帶着震慄，帶着搖蕩，帶着一一的韻律而奔放！」

但由於民族環境的不同，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要打倒的是封建禮教，提出的口號是科學與民主，而印尼新文學運動是從個人的解放，到民族的解放。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從民主與科學，馬上轉上馬克思主義的介紹研究，之後，又展開新興社會科學的思想運動；而印尼(一)由於帝國主義文化封鎖政策，(二)由於運動的負担者深炙歐洲資本主義文化之傳統，只能停留於資本主義民主主義的思想範疇中，因之，新文學運動便向個人主義的極端方面走去了。於是又有人想從個人主義的浪漫文學，轉向客觀的自然主義的文學來。上面寫新文學的要求的同一作者，在其運動的第一周年的紀念就指出道：

「大家是過分愛把頑固的思想予以揭發，而不大關心於把高貴的民族建設工作，放在肩上，去提高我們的心靈與精神。」

然而在自然主義者，如採怒西彭尼則認爲文學的傾向是要不得的『我拒絕文學中的一切傾向這並不是說藝術家不能作他心中願望的叙述。如果這願望是和他的生活構成一片的，自然可以。他可以是一個法西斯者，描寫法西斯生活，或者法西斯實情，但我要求他不要將法西斯主義提供給我，因爲他不能要求并强迫我作爲他主義的理論的追從者。』這種爲文學而文學的自然主義觀點也出現了。但不久却又出現了現實主義文學的要求，這就是今日印尼內閣總理沙里爾。沙里爾看來是個貴遜派的社會主義者，他有蕭伯納式的幽默，但更來的溫和一些。他認爲文字是應該爲人民的，但不是僅僅追隨人民的要求的。『我們的文學決不是那還是原始的，沒有經過磨鍊的，人民精神的表現，我們的文學應是教育人民大衆的這方能使人民的思想與感覺有了價値。文學就應這樣。我們的文學應該把人民的思想和感覺提到可能的高度。』這里他是表現了對人民不信任的觀點。他是愛人民的，但他是以紳士的社會主義來看人民，而認爲對人民却沒有可學之處。他有一個高度的標準，那就是歐洲的文明！

在這樣範圍並不廣大的新文化運動中，首先第一，個人主義的思想在印尼智識分子中確立了。他們把印尼共同社會發展下的集體生活的方式，都作爲陳腐的東西摒棄了。這是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包括官吏和商人）的抬頭的社會形態是一致的。然而在個人主義派生下來，又發生狹義的民族主義思想。狹義民族主義思想成爲印尼民族的中心思想，普及於城市的商人與鄉村的小農。印尼民族的商業經濟與小農經濟的結合，是成爲抵抗外族經濟侵略的唯一的武器。他們在三百五十年的帝國主義壓迫之下，固然普遍地反帝，而偏又遭遇到華僑商業資本的壓迫，所以他們又排華。然而他們的智識分子又大都浸潤于資本主義的文化之中，他們企求着印尼有個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他們因之又是反蘇的。我們從耶明，麥都英拉對於印尼古代英雄無批判的崇拜的作品中，從名醫生亞美衛稱蘇聯爲赤色帝國主義的論文中，從名記者哈拉

哈曾和亞美爾的稱贊德意與日本帝國主義的言詞中，●從亞米因・彭尼超人性質的女性(劇曲)美爾巴蒂(Merpati)的描寫中，處處顯現了狹義的民族主義的獨斷精神。從這一精神出發，他們思想的法西斯主義是存在着。印尼的智識分子甚至於廣大的羣衆，在其三百五十年來極端殘酷的被奴役的生活中，養成了對任何一個民族不信任的觀點。他們透過荷蘭帝國主義這一付殘酷的鏡子去照映世界上一切的民族與國家。他們不能不成爲狹義民族主義者。因之，他們是從排外的心理上來反帝的。

個人主義思想的另一方面派生出來的，是個人英雄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這在他們民族運動的過程中，更充分可以看出來。我們且俟下章予以說明。而表現在文學上的就是浪漫主義作品的興盛。那些作品不出兩種主題：戀愛與革命和革命與偵探。前者往往將一個民族運動者描寫成爲非常神聖而高貴的英雄；後者則往往將革命者描寫成爲非常神祕的人物，能與一切國際偵探鬥法。麥都英拉的紅百合(Rol Patjar Merah Indoenesia)就是一個例子。由於荷印政府對革命的高壓政策，使革命智識分子在空想中去求得革命的勝利，這也是客觀所決定的。

印尼的社會思想怕還必須經過社會科學的洗禮吧！

● 亞美爾對於中國問題的看法，認爲應與日修和，與德國訂協定，見雜文集。

第八章　印尼民族構成及其民族運動

第一節　印尼社會特點的總括

印尼社會的結構，我們已在上面予以分析。如果讓我們再予以總括，那可舉出如下的特點：

第一，從地理的條件說，印尼是個熱帶區域，而又橫貫着千百里的火山山脈，土地非常肥沃，自然生產條件極爲具備。他不但適合於熱帶性特殊的農作物的栽培，他還有豐富的礦產的儲藏。它可以構成一個世界的龐大的經濟單位。但因爲他是大小二千多個集合而成的國家，海上的交通，如果沒有足夠程度的發達，地域間的隔離和分散，使印尼構成一個現代國家，成爲非常困難。

第二，從歷史上看，印尼歷史是一貫異族入侵的歷史。固然印尼各個部落社會得以相互聯系而成爲封建王國，又從封建王國而轉變爲一個殖民地單位，打破了部落和地理的隔離，是有賴於這些入侵的民族的高度文化的輸入，但也因爲使印尼社會成爲永遠繼續演變的奴隸制社會。這一歷史的積壓，加在印尼人民的身上，使印尼人民大都爲狹義民族主義者。

第三，印尼社會的發展，是在極度不平衡的規律中震蕩，部落社會的時候，一大部分的部落是依自然規律各自生長發展的；印尼人統治的時候，則又將若干部落被集中於封建統治之下，而予以强制的改革，但强制力不及的地方，依然自然地延續着。但也像行星繞太陽而走似的，被這種王國的權力所影響，而有變化。從印尼整個規模說，是在各別的島嶼上有他一

個中心區域，作爲其他小部落的影響力量，而各別圍繞在這一中心區域中，直到王國發展後，商品掠奪的網，深入了各部落漸漸形成統一了。但帝國主義侵入以後，他又被分散，被結合，他的發展不平衡的規律，一般是依區域範圍（如內領與外領）和商品經濟深入程度的比例上表現出來之後，却又依生產的方法（大農場生產與小農生產）和城市經濟與鄉村經濟之顯然對立上，表現出這不平衡的規律。這一種不平衡規律表現的方面逐漸擴大，就造成如下的二種情形：其一撤去了部落民族間和地方（卽島嶼分裂）間的對立，使印尼民族有了統一的可能的基礎。其二，在人民經濟生活上，使城市產業工人，大農場工人和鄉村貧苦的小農有結成一條共同生活戰線的可能。

第四，因爲荷蘭帝國主義要强佔印尼的土地，在村社所有的土地制度上，宣佈了土地國有的法令：這使土地兼併，大地主出現的條件，被束縛了。印尼人民一般都容易取得土地。私人地主的土地的封建剝削，一般不是印尼社會的特徵，相反地，荷蘭帝國主義就是印尼的唯一的地主；而個別的封建領主，都成爲荷蘭帝國主義的小總管，他們變作了被豢養的寄生階級，動物園中的古代珍獸。因之，印尼沒有存在着像中國那樣必須經過艱苦的土地革命的必要，而是反帝和反封建成爲不可分的一個任務了。反帝的完成以後，便也解決了土地問題。

第五，由於荷蘭帝國主義本身的脆弱，使印尼人民長久處於奴隸勞役狀態中，等到奴隸勞役的方式再也不能進行時候，國際資本衝決而來，印尼已經不是荷蘭單獨的殖民地，而變成國際帝國主義共同殖民地了。因之，印尼人民反帝任務是異常艱苦的。它沒有中國一樣可以利用帝國主義的矛盾，而生長革命的力量。因爲荷蘭帝國主義就是國際資本結合的槓杆；而中國結合帝國主義的槓杆，多少還操在自己民族的手裏。而印尼在這方面沒有自主的力量。所以印尼反對帝國主義的勝利，是有賴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整個的崩潰。

我們對於印度尼西亞社會結構的簡單鉤勒就是如此。如果我們再把這一種鉤勒和印度中國的社會結構約略來作一個比較，那將更明顯地顯出它的特點來

這比較，大致是這樣的：

第一，對於帝國主義的統治關係說，印度尼西亞在名義上和印度一樣有特定的宗主國，但實際上是和半殖民地的中國更接近：它是國際帝國主義共同統治的殖民地。而今天中國卻正在被一些反動分子拉上到美帝國主義獨佔殖民地的運命，印尼卻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破裂了的環境中，抓住了獨立的機紐。

第二，印度的民族資產階級是由佔全國三分之一的土地貴族和封建諸侯的後裔，——即大地主階級之下，那大佃農階級轉化出來的另外一部分是從英國殖民地政府的官吏轉化出來。這些資產階級在印度的工業內，已經具有足以威脅英國資本的力量，但爲鎮壓印度的無產階級起見，則又往往與英國資本相結合。經過這一次世界大戰；由於美國銀行資本的輸入及英國自身對於軍火製造的要求，已經促進了印度的重工業生產，增强了印度資產階級的實力，同時也使印度資本和英國資本構成不可分離的一環。在相反方面，經過這次戰爭也擴大了印度無產階級的陣營，將使此後印度的民族運動有新的轉變。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力量非常薄弱，民族工業資本並不强大，相反的，地主官僚和高利貸者出身的商業資本家，一方面和帝國主義的資本相勾結，得到資本的再積蓄，向土地轉化，使土地更集中；另一方面與地方的官僚軍閥勢力相勾結，造成政治上的割據局面。微弱的工業資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稍見發展，但跟着又喘息在帝國主義的沉重的壓迫下。中國的工業無產階級一方面和地方軍閥官僚形成對立，另一方面卻和帝國主義形成直接的對立。近年以來，中國的商業資產階級又和帝國主義的銀行資本相結合。他們利用政治勢力，操縱工業生產品價格的漲跌及股票市場的升降，而

變成爲握有國家金融命脈的大資產階級。在中國八年的抗戰，大資產階級除利用國權發財者外，一般是受了很大的打擊。他們以通貨的絕對膨脹的方式將自己的損失轉嫁於人民身上，同時又藉美金的輸入來杜塞自己將决的經濟的堤防因此，在另一方面又造成戰後大資產階級絕大的活動的出路。他們將利用國家建設的名義，廣泛地利用外資，擴大自己的經濟地盤。但中國的政治如果能急速轉上民主的聯合政府，那末日本戰前戰後費心竭力設施在東北的重工業，可作爲中國國家資本的重心，來調節這種大資產階級資本的活動，才不至於變成美國資本獨占的殖民地。在印度尼西亞絕少有原住民族的資產階級，也絕少有像印度似的大地主和大佃農。可作爲印度尼西亞的資產階級看的是華僑資本家，他們在基本上固然已爲印度尼西亞民族經濟形成一整個的環節，不能分離。但當他們的祖國——中國情形較爲好轉的時候，便會把資本的一部分游離到中國去。這使印度尼西亞民族財富更加貧乏了。在另一方面，不論印度和中國很少有像印度尼西亞那樣，把主要經濟基礎放在大農場上的。農業無產階級的數量超過工廠無產階級不知有多少倍，這又和中國印度完全不同的。

第三，若從印度尼西亞的各個地域的發展情形來看，則馬來亞的殖民地形態接近於印度，爪哇的殖民地形態又接近於中國。而有些完全未發達的區域，居民還停留在原始社會狀態。帝國主義僅僅表現爲土地的掠奪和佔領，則又接近於從前第三國際綱領中所描畫的殖民地的第三種形態。

第四，在中國和印度內部雖然有不同的民族，但大都不是外來的，已有相當久遠的定居歷史，更不是以僑民身分出現的。內部的對立，主要是階級的對立，在印度回教聯盟與印度國民會議派的對立，大體是封建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對立，而印度尼西亞可作爲民族資產階級的，唯一是華僑。於是基本上是階級的對立，在表面上却表現爲民族的對立，同時又因印度

尼西亞社會不像印度和中國一樣曾經有過統一的有力的王國，在資本主義勢力未侵入前，其自身已準備向更高級的社會制度轉化，而印度尼西亞則始終停止在古代社會狀態中，於是由部落社會所造成的民族隔膜很顯然存在着。

第五，在中國和印度都有它們深厚的民族文化的遺產，這種文化遺產，對外來文化固然有排拒作用，但在另一方面，卻正可改造它，用它來大量消化資本主義的以及社會主義的文化。而在印度尼西亞則自始至終在接受外來文化過程中生長。如果能將帝國主義文化統制政策撤除，那麼它接受外來文化的消化力量，將會超過那有民族固有文化的中國和印度。

從以上各種比較看來，印度尼西亞社會的主要特徵比較是更和中國相接近，但自然還有它獨具的特點。印度尼西亞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因之也有它自己的步驟、重心和策略。㊀

第二節　印尼民族構成及其統一基礎

印尼的民族可分為外來民族與本土民族，外來民族之間，歷來的統計都分為歐洲人、中國人、和其他東方人三項。第三項內包括亞拉伯人和印度人。論他們的數量那是極少的，一九三〇年的統計數字如下：

	男	女	共計

㊀ 這一節文字係在日本統治下逃亡時在山芭中對印尼社會描寫的輪廓，現在把那時寫的小冊子擴大了，內容完全改寫了，但還保留這一節。

歐洲人	三七、六四四	一一二、七七三	二四〇、四一七
中國人	七四八、九九七	四八四、二七一	一，二三二、二一四
其他亞洲人	六三、六四九	五一、八八六	一一五、五三五

共計也不在一百七十萬以上。歐洲人不上三十萬，但他們却是印尼人的主人——統治者。中國人男女之差數極大，當可是一部分沒有家室的勞動者的數目，他們同樣是被歐洲人直接剝削的，但也無疑的，其中一部分商人是作了歐洲統治者的經濟代理人。其他亞洲人數目極少，而男女的差別也不大。這說明二點：其一是其中有不少的商人；其二是那些亞洲人幾乎已經是印尼的定居民族了。他們是和印尼人逐漸打成一片了。（中國商人中間也有這情形。）

總之，這一些外來民族之間是操縱着印尼的經濟的大權。

其次，本土民族如以部落民族的界限分別來看，則其在百萬人以上者有如下各民族：

名稱	地域	人數
爪哇人	爪哇東中部	二七、八〇八、六二三
巽達人	爪哇西部	八、五九四、八三四
馬都拉人	馬都拉及爪哇東部	四、三〇五、八六二
米囊加姆人	蘇門答臘西海岸	一、九八八、六四八
武吉斯人	西里伯斯南部	一、五三三、〇三五
馬達人	蘇門答臘東海岸	一、二〇七、五一四

巴里人　　巴里及龍目　　一、二一一、六五九

其在五十萬以上者則有望加錫人、亞齊人、馬來人、巴拉溈人等。其他少數部落民族爲數極多，但從其宗教風習分別類觀，則有如下的情形

(一)信回教而以小農農業經濟爲其社會生活之主體者，則爲爪哇、馬都拉、巽達、亞齊、米囊加娛、馬來各部落民族。在家庭制度上，爪哇盛行一夫多妻制。亞齊以一夫一妻制爲原則。早婚，不與異族結婚，又禁親族互婚。米囊加娛本爲馬來族之一支系，但採女系中心制，不與異族結婚，丈夫入贅女家，女子深居簡出，財產分家族財產與成年人私有財產，夫婦財產遺產繼承權則屬于女家長遺族。

(二)信耶蘇教，而農業經濟尚有保有農村公社的殘餘形態的，則爲馬達族。馬達族有三十二萬人以上之耶蘇教徒，近年以來回教亦漸被接受，但社會意識一般還保留原始信仰的殘餘。神分上中下三等，上神居于天上，中神出現人間，下神居于地下，統稱爲德巴特(Debata)。五六十年前，蘇東尚未開闢，馬達族之農村公社依然未曾崩潰，家庭聚族而居，有八家六家合居于一大屋中的。其他如米納哈沙人、安汶人，則多信耶蘇教。他們之間做荷蘭官吏及下級警士的極多。

(三)信原始宗教而經濟生活尚處原始公社制的，則婆羅洲之達耶克、摩鹿加之巴布亞、新幾尼亞之加燕族。其間，達耶克已建立家族制度，一屋中常有二十或三十的家庭聚居，中分族長、自由人及奴隸三級。巴布亞爲波璃西尼亞人種，捲髮如羊毛。他們嗜食烟草，平常以碩莪爲主要食品。加燕族的社會以年齡分階級，以圖騰爲結合，家族觀念極薄，各族皆愛以自然物文飾身體。

(四)信印度教而以農業畜牧經濟爲社會生活主體的，則爲巴里族。

（五）在農業經濟之上，善于經商者，則爲馬來族、亞齊族、武吉斯族及米囊加姆族。而印尼之馬來族沿海一帶，以漁鹽經濟爲生的，也不在少數。

從以上分別看來，印尼民族是非常不統一的。但印尼民族有它統一的基礎存在。上面所說的情形祇能看作是印尼社會發展不平衡的一個特徵，但不能認爲民族的不統一的根據。因爲任何一個社會裏都有主要的生產關係與隷屬的生產關係，其間自然顯示不平衡的發展；但主要的生產關係却是作爲社會的主要因素來考察的，在印尼也是一樣。

第一，在六千萬（現在通稱七千萬）印尼人口中，爪哇、馬都拉以及蘇門答臘一共就有五千萬人口。而這些區域裏的人民幾乎大多數都是生活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之上。其他各島的人民也還都從事于原始農業勞動，與小農經濟是相連結的，共同的經濟生活是構成印尼的民族統一的一個條件。

第二，印尼的民族雖然各有他們的民族語，但作爲印度尼西亞的通用語是從馬來發展出來的現代印度尼西亞語。這語言以前流行于都市，現在已流行于鄉村各地了。我們即使深入到極偏僻的鄉村，印度尼西亞語也一樣通行，較之中國地方語的隔膜更少。在印度尼西亞有他們自己的民族文字的是巽達、爪哇、馬都拉。他們固然也發行民族語言的書册，但印尼語文的書册一樣是他們的讀物。一九三九年印尼人自行出版的五十二萬九千四百九十三册的書籍中，在爪哇語區域銷行九萬八千八百八十册，在巽達語區域爲三萬五千九百二十五册，在馬都拉語區域銷行一萬一千一百十二册，在馬來語區域爲三十八萬三千五百七十六册。文字語言的共同，曾是已經存在的，這也是民族統一的一個條件。

第三，印尼的共同經濟生活，反映爲印尼共同的生活意識，而回教又成爲印尼風習的統一中心。這又是構成印尼民族統一的一個條件。

第四，印尼民族有他們共同的領土，那是不用說了。雖然由于島嶼的繁多地理上使印尼民族的聯合成爲困難但這些島嶼分裂開來，就不能作爲一個單獨的防衛體。在印尼民族獨立鬥爭中，是不能分割的。在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常常利用小島嶼作爲侵入印尼中心區域的跳板，分割了印尼的領土，那就使印尼獨立鬥爭失敗的，但這也是構成民族的統一的一個條件。

構成印尼民族的四大條件是具備的。但每一條件都顯出它不夠充分和脆弱處，則又是事實。因之，印尼民族的獨立運動還不能發揮其完全統一的力量。這裏就指示了這樣一個原則：印尼必須以民族分立的政策，加强其各別民族區域的反帝力量而統一于一個目標上：那就是聯邦制的建立，來貫澈反帝的任務。

第三節　從經濟的缺口中流出了民族運動

在印尼殖民地經濟中，大農場生產與小農生產的對立，商品經濟與自然經濟的對立，那是非常明顯的。這結果首先第一動搖了印尼社會的原有組織；第二劃清了民族經濟的分野；第三部分促進了印尼民族的商業經濟。這樣相互衝突的因素便存在了。

第一，矛盾的爆發，便在荷蘭人與荷印人中間。國際資本的衝入，使荷蘭資本不能獨佔印尼殖民地。但荷蘭人來印尼的日見其多，而且不同於其他歐洲人，他們把印尼看作是自己的國土，往往移住下來，於是有所謂『歐亞混血種』出現。他們的經濟地位在國際資本競爭下一天天低落了。他們的生活比歐洲人要低下一百倍。這就使他發生了一種要求：共同合作，救濟他們中間貧窮的。即於一八九八年就組織了『歐印人聯合會』(Lndische Bond)。荷印政府對這種組織予以支

持且分給少量土地給他們。但這幫助對他們是無濟于事的。資本的原則是趨向獨佔小塊土地的種植不能解救被商品經濟所支配的可憐境地。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給予他們私有土地，和土地法令相抵觸，引起印尼人的不滿。而在歐印人中間一樣感到不滿，他們於是在一九〇七年進一步組織一個政黨叫做「英秀德」(Isulinde)是以台敢衛 (Douwes Dekker)爲領袖的。這個組織接受了歐洲革命的思想，而以民族革命爲目的的。他認爲印尼民族應該獨立解放，而民族的構成應該包括歐印人，東方其他民族，及印尼人，放棄種族膚色的分別。由各民族聯合組織獨立的印尼政府。這組織在日後發展中常與印尼民族運動聯合，而且表現爲社會主義的色彩，印尼的左翼民族運動是起源于這一組織的。

第二，在自治政策擴大後，華僑的商業資本是大受打擊了。他們不能再在商業上獲得類乎獨佔的權利。而又爲其本身資本與土地法令所限制，資本沒有出路。尤其是在當時（本世紀的開始）政府將華僑的包賣鴉片和包營典當業權利剝奪了去，經濟危機加深了。他們首先是以爪哇華僑智識分子爲中心，發起一個自覺運動，他們向政府要求司法上、教育上，華人應與歐洲人有同等權利。再說，早在一八九四年中國和日本作戰，菲列濱人民的反西班牙的鬥爭展開，至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日本又打敗帝俄。這一連串歷史事實，使東方民族覺得自己有力量來反抗西方民族了。從中國人方面說，反滿的革命運動也由孫中山先生領導，大大的展開。華僑深痛祖國的積弱，早已有政治組織存在。這影響到印尼民族方面，也成爲革命的動力之一了。

第三，印尼民族之間，一方面普遍的人民經濟的崩潰，另一方面卻也出現了小資產階級，那些小資產階級深受了西洋文化的影響，又有部分的商業經濟活動，在各方形勢的促進下，就有梭第羅荷蘇陀 (Dr Wahidin Soedirohosodo) 其人，發起了一種組織，以保護印尼智識分子利益爲前提的政黨，這就叫做良智社 (Boedi Oetomo)〔他在一九〇六年到

一九〇七年之間，周游了整個爪哇，集積資金，目的在于能幫助印尼的平民子弟在國內受了教育後，還能到荷蘭去受教育當初的時候，良輯社不過是一種社會事業的結合，參加的分子主要爲政府官吏及智識分子。他沒有什麽一定的政治目的，有呢也一般是依附于政府各種政策的。但後來社員擴大了，在荷蘭留學生中也有了加入，成立了印度尼西亞公會，政治傾向便漸漸明顯起來。可是在一九一〇年前後，中爪哇印尼人的印花布業受外國貨輸入的打擊，遭遇到危急，而那時印花布業操縱在中國商人手中。中國商人將競爭中的損失轉嫁給經營印花布業的印尼人身上。這使印尼人不得不以中國商人爲對象而展開鬥爭。再說一九一一年中國辛亥革命成功，華僑自視爲大國民，對印人態度益發驕橫，他們即之組織了回教商業聯合會，想從印尼民族經濟合作中來抵抗外來民族的經濟壓迫。在一九一一年，先後在波谷爾和梭羅成立了兩個回教商業聯合會 (Sorekat Dagang Islam) 前者由印尼商人蒂爾都第梭羅 (R.M. Tirtoadisoerjo) 領導，後者由商人沙曼夫第 (T.H. Samanhoedi) 領導。而在梭羅的回教商業聯合會曾公開發動抵制中國商人的運動，別的地方，華印兩民族之間也發生騷動。荷印政府曾禁止它的集會，之後還曾搜查領導者的住宅，並沒有什麽危害治安的證據，但因之將這經濟集社性質的團體推上政治鬥爭的道路了。以後它就成爲印尼有最多群衆的回教聯盟的前身。

在經濟的決口中，印尼民族運動的浪潮湧了出來，但正也如印尼社會一樣，這運動還一樣憑藉着外來的吸引力而才湧出的。

第四節　印尼民族運動的發展

作爲人民的經濟鬥爭的工具的團體，到了一定的階段，必然會轉變到政治鬥爭方面去，有時還往往和宗教運動文化

運動結合着，這是歷史的一般規律。

回教商業聯合會成立以後，馬上引起了政府的注意；不久之後，這組織改名爲回教聯盟（Sarikat Islam），一九一二年有泗水的却克洛米那特（Tjakrominato）也組織了回教聯盟相互之間，並沒有什麼聯絡，同年十二月，在日惹將回教的謨罕默德教會聯合起來其間的領導者爲達倫（H. Dahlan）同年十二月英秀震改爲印尼國民黨（Nationale Indisch Party）領導者除台敢爾外，有吉都（Tjipto Mangoenkoesoemo）和蘇耶尼赫（即打門色斯華的發起者。）這一政黨的民族主義的色彩越來越濃。在相互激盪影響之下，良鵠社也變更過去的作風，決定了政治綱領，以參加政府之議會鬥爭，和民族自治爲原則。他們認爲那時以一特殊階級來管理全印尼人民是不對的，政治法律應由人民來制定，而又應該爲人民的。（Oendang² jang diboeat oleh rakjat (bangsa) oentoek rakjat）回教聯盟也在一九一三年七月廿六日在泗水建立了中央委員會，相互聯合起來。因之，荷印政府對這些政治團體，不得不加以限制；除良鵠社准予登記外，其餘一概拒絕，認爲非法團體。這使台敢爾領導的印尼國民黨提出了印尼獨立的口號。在一切文章上攻擊荷蘭政府。在一九一三年荷蘭獨立一百年紀念中，荷蘭政府又向印尼人民徵索紀念特捐。這時候台敢爾和吉都蘇耶尼赫三人聯合起來組織了一個『原住民委員會』（Comite Boemipoetera）他們提出口號『我們不能這麼一直下去了！』『從荷蘭手中解放出來』因之三位領袖遭了充軍，到一九一八年才允許回到印尼一九一五年三月七日在惹加爾答由薩丁曼博士（Dr. Satiman）聯合一切文化人成立一（Trikoro Dharmo）後來改名爲『青年的爪哇』

在這以前，印尼的民族運動還僅限于爪哇。而一切政黨的政綱，都是不明顯的。獨立的口號也不是他們中心的口號。他們大都是傾向于議會合法鬥爭。

一九一六年，回教聯盟爲加强領導，組織總部于泗水。同年六月十七——廿四日，開第一次國民會議（National Kongress）於萬隆，他們討論的政治方針，依然沒有提出獨立口號，他們祇決定展開回教活動，消滅大地主（Tanah Partikoelir）他們針鋒依然針對中國人私有地的地主和封建領主。因爲那時爪哇人口已激劇增加，農民獲得土地已經成問題，使小農生產衰落，給予回教商業以不利。

不久，回教聯盟勢力已影響蘇門答臘。在占卑成立了「兄弟會」（Sarekat Abang）這是回教民族運動深入下層的第一個組織。但印尼下層人民是具有充分反帝精神的，組織一形成後，馬上付之于直接行動，暴動展開了。一九一六年八月「兄弟會」人們將荷人縣長和印尼官吏殺掉；以這一事爲契機，一方面使回教聯盟的上層領導者，要設法來阻止這種反帝運動，而另一方面因爲聯盟的擴大，羣衆意志的反映也更明顯，反帝火炬顯出光來，使回教聯盟領導發生分化。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二十七日，回教聯盟開第二次國民會議于巴達維亞，決定了政綱，以建立印尼民族自己的政府爲理想。但也進行地方政府選舉的活動，民族解放運動，農業金融及保護國家等等工作。而且決定爭取將要設立的國民會議的席位。

但這決議不爲三寶壠回盟的領導者西馬溫（Semawen）所同意。於是却克羅和西馬溫之間發生爭執，西馬溫有不少的追隨者，他更着重于回盟本身的組織與擴大，配合當時革命的潮流，在人民中展開積極的活動。終於發展到三萬的盟員，二萬是正式的盟員，還有三萬同情回盟的羣衆。

在這以前，一九一四年本來在三寶壠已成立了一個印尼社會民主聯盟（Lndische Sosial Democratie Vereaminging）由斯內維里（Sneevliet）布朗斯哲德爾（Brondsteder）和台敢爾（D. Dekker）建立的，這是受俄

國革命的影響而組織的這一組織勢力普及于印尼，西馬溫和他的朋友受這一組織的影響極大。國際主義思想第一次發現在印尼民族運動中但第一步也碰到回教商人意識的障礙。回教聯盟分做兩派，叫做白色回教聯盟和赤色回教聯盟，前者由却克羅領導主張議會鬥爭；後者爲西馬溫領導，和共產主義者有同一的理想主張組織羣衆，增强反帝力量。雖然同爲要求民族解放，但前者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後者是更多代表小農大衆的利益的。

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日，終於成立了印尼共產黨於三寶壠。以西馬溫爲領袖。人們於是知道西馬溫在回盟中是一個怎樣的人物；而同時白色回盟也派代表出席國民會議，那代表也就是却克羅自己。

國民會議於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八日正式成立。出席的代表有白色回盟、良鵠社、英秀黨、和荷蘭社會勞動民主黨（Sacial Demokratische Arbeiderspartij）的印尼分部，即上述的社會民主聯盟，以及其他各議員。而上述各政黨在國民會議中結成一個政治聯盟，展開議會鬥爭。他們共同的目的，第一要使議會成爲人民的議會；第二要擴大人民的權利。

但回教聯盟對于共產黨的關係到底如何，還沒有得到解決。同時也要決定回盟政治原則到底是什麼。第五次會議在日惹召集，有人提出以反對資本主義爲黨的任務；但未得決定，祇一致認爲回盟的態度應該和共產黨不同。一九二一年十月六日在泗水開第六次會議時，各方表現回盟應成爲國民會議性質的黨，這使西馬溫陳馬六甲和他的同志們不能同意。西馬溫就被迫離開了回盟中央領導部。同年九月共產黨在三寶壠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這里決定回盟的分裂了。誰同意却克羅的加入白色回盟，誰同意西馬溫的加入赤色回盟。而許多回盟的支部都脫離了白色回盟而加入了西馬溫所領導的赤色回盟。

共產黨當時得到廣大的羣衆的擁護，到處有共產黨支部建立，那支部比回盟支部更多。西馬溫積極推進共產黨，共同

領導幹部有陳馬六甲，西里明（Alimin）達爾梭諾（Darsono）米斯巴赫（Misbach）和摩沙（Moeso）他們運動的中心，在工人階級方面一九二三年九月終於建立了總工會。

却克羅與西馬溫分道揚鑣以後，白色同盟就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一月間在吉里汶召開第一次會議，他們企圖把所有的回教徒組織到自己一邊來，和赤色同盟及共產黨相對抗，但結果却使白色同盟非改變自己政治方向不可了。因為羣衆已逐漸減少，然而帝國主義的懷柔政策已經得了成功，國民會議的誘力使回教聯盟上層分子作了工農政黨的勁敵。他們為了爭取羣衆，於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月間在茉莉芬召開大會，後即改名為回教聯合黨（Partai Sarekat Islam）而且宣布了不合作政策，這意義是在緩和羣衆的左傾，以不合作口號結集羣衆，分化革命力量。這時，共產黨方面又組織人民聯盟（Sarekat Rakjat）來抵抗回教聯合黨，此時印尼共產黨已有三十個支部，一萬一千的黨員，人民聯盟有三十一個支部，三萬一千一百的盟員。

這時，印尼的民族運動者對國民會議已表示失望，一向支持政府的良鵠社到此時也召開大會，討論不合作政策，但終於被否決了。良鵠社始終浸沈在改良主義的政治色彩中，成為最右的一翼。

在左翼運動者着着展開，左右翼的鬥爭又激化的時候，這使帝國主義的鐵鏈打下來了。一九二三年四月間，爪哇鐵路工人大罷工，人數在二千五百以上。帝國主義者認為違犯治安法令，立即將西馬溫與陳馬六甲逮捕起來，至八月間決定放逐出國。這使廣大的羣衆為了失却他們的領導者，愈益發憤起來。自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之間，印尼的共產主義運動竟反而更趨高潮，普遍于印尼的各地，成為殖民政府最大的威脅了。固然印尼共產黨的目的是要推翻殖民地政府的，但這是最終的目的，要選取一定的時間，才可以直接推翻政府，而不是日常鬬爭的工作。然而這種最後的目的，却被羣衆看作了當

的行動。印尼人民萬分憎恨荷蘭政府，在共產黨這一種宣傳下，他們原始性的暴動遍及了印尼各地。西里伯斯、多里多里的暴動，蘇門答臘、沙龍岡鐵鑛工人的暴動，勿丹美納斯城的暴動，伯拉恩根州及巨港各地的暴動，繼續不斷的發生，而共產黨的領袖也繼續不斷的被逮捕與放逐。到了一九二六年，回教聯盟固然已不能以不合作而挽救其頹勢，共產黨的勢力却也被帝國主義的鐵鎚所擊碎，而漸漸失却中心領導力量了。在這暴動中印尼人民被捕者計一萬三千人。其中有四千五百人被正法或坐牢。共黨領袖被放逐到所謂『赤土』的波文利摯島（Boven Rignel）的計兩千一百零一人。其中有一千一百二十二人爲男子，四百五十八人爲女子，五百二十七人爲孩子。

對于一九二六——二七年間印尼人民的反帝起義，有許多批評者指責那時共產黨政策的錯誤。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有一位國民會議的議員發表談話，據說從他考察過利摯島以後，他知道有許多放逐到赤土去的人，如果仔細予以研究是不應該放逐的。因爲從他向他們問話中，知道有大部分人都不同意那時共產黨的暴動政策的。但如果談蘇西沙龍岡的暴動來舉一個例，實際上沙龍岡人民的暴動完全由于當時荷蘭政府的苛稅雜捐的繁重，人民再也不能負担了。一個鄉村的人民要還傭傭稅、國稅、州政府的徭役、鄉村的徭役以及市場稅等等。在爪哇呢，則有所得稅、地稅、收穫稅、一周一次的守夜金，這種殘酷的封建剝削是迫使人民暴動的主因。●

當左翼共產黨運動被撲滅後，回教聯盟也分裂了。蘇基曼（Soekiman）、沙林（Salin）以至加爾督沙維爾耶（Kartosoewirjo）都紛紛脫退了。沙林另組覺醒社。

● 見薈比絲 Arif Loebis 著的印尼帝國主義與民族運動。

終於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中間偏左的國民黨，在萬隆成立了。領導者爲蘇加諾。這國民黨要求民族獨立，但採取不合作的合法鬥爭。

蘇加諾是却克羅的女婿，貴族的後裔，他開初藉同却克羅推進回教聯盟，爲却克羅所關注。後來到泗水高等市民學校（Hoegere Burgerschool）唸書，就加入青年的爪哇活動。之後他又轉入萬隆高等工業專門學校，他的思想開始和却克羅分離。一九二四年他在萬隆讀書會展開活動，至共產黨被打擊後，他開始插入民族運動，組織國民黨。同時，從前發起良鵠社的蘇托摩博士也在泗水組織了印尼民族統一黨。他們二人的目標是相同的：爲印尼民族的統一與解放。而方法也是相同的，首先從讀書會文化運動入手，之後，推進政黨活動。但前者採取不合作手段，後者始終追求議會鬥爭的幻想。同時他們的構成分子是市民階級，不是工農大衆，也是一樣的。因之，在殖民地政府看來，並不是十分可怕的組織。

共產黨被撲滅了，國民黨運動展開，回教聯盟也開始復活了。於是有各政團的聯合民族政黨同盟（Permoepakatan Partai Politik Kebangsaan）這是國民黨、回教聯盟、蘇島聯合會、良鵠社、印尼讀書會、巴達維亞協會幾個政團聯合而成立的，其中領導者爲伊斯哈。（Mr. Ishak）

一九二九年蘇加諾被捕，放逐到弗羅萊斯島去，之後又搬到彭古魯。國民黨於是分裂了，決定解散；由沙爾托諾（Sartono）耶明和沙里夫丁（Sjarifdin）組織印尼黨（Partindo）時在一九三〇年。而國民黨的組織負責者哈達依然把國民黨保持下去，但改名爲印尼國民教育社。直至哈達被放逐到彭達島去。

荷印政府對民族運動依然不斷打擊。印尼黨的活動一樣受了限制。於是由加岸、耶明和沙里夫丁領導組織印尼人民運動社。（Gerindo）時在一九三七年，不久內部分裂，耶明脫離該社，另組印尼統一黨。一九三八年回教聯盟改爲印尼回

教黨，由蘇基曼領導，以發揮可蘭經精神爲宗旨。至一九三九年民族政黨聯盟改爲印尼政治聯合會。（Gaboengan Politik Indonesia） 同時又舉行國民會議，他們企圖在世界大戰中，遵循議會鬥爭的路線，提出殖民政府的改革理想。但他們顯然失敗了。他們提出徵召印尼人民參加軍隊，鞏固印尼國防的要求，也被拒絕了。直到荷蘭帝國主義投降爲止，印尼的民族運動又走上另一個方向。

第五節 印尼民族運動的特質

在陳馬六甲的巴里一冊小冊子中，他曾簡單地批評了印尼民族運動。

「大約有四十多年歷史的印尼現代革命運動，或者是領導機構很有組織，而脫離了羣衆，或者是廣大的羣衆基礎而缺少組織的領導。前者如良鵠社、印尼國民黨、大印尼黨；後者爲回教聯盟、印尼共產黨，而印尼人民運動社，印尼政治聯合會也可以算在這一類。前者是官僚智識分子，不明白羣衆的要求，或者怕羣衆迅速發展並完成其正確的革命性。後者是充滿了鬥爭的精神，但是對階級哲學，階級的策略與戰略，階級的堅忍與紀律，都缺乏認識；回教聯盟也好，印尼共產黨也好，他們都被推動走上歧路。（企圖奪取有完全軍事統治的政權。）」

這在對印尼民族運動一般批評上是對的。但我們必須深入地把握它的特質。

第一，我們認爲印尼人民經濟一般的低落，文化的大衆運動不曾展開，而且也無法展開，而印尼人民一向具有勇猛的鬥爭精神；這種直覺的反强暴壓迫的鬥爭，染紅着印尼整個的歷史、但這種鬥爭如果不能在新的思想和新的認識中發展，那就成爲無紀律的暴動，而遭到慘痛的失敗。印尼共產黨作了羣衆的尾巴，祇把握了羣衆的情緒和要求，而沒有把這種要

求和情緒推到更高度的有紀律的行動中。回教聯盟上層領導者的右傾與分化，使羣衆不能在一定的階級立場上，結成民族統一戰線，這是它失敗的原因之一；之後，回教聯盟間接地作了反共產主義的一翼，幫助了帝國主義的統治，這又是不可否定的事實。

第二，從印尼民族運動的發展上，看一個政黨趨向左傾，馬上可以得到廣大的羣衆。但它如果趨向右傾，便遭分裂。不但羣衆的基礎沒有，而領導幹部中爭領導權的個人英雄主義作用也充分表現出來了。這充分說明了印尼社會的階級構成，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人民大衆是這左傾政黨的支持者，而極少數的市民階級完全受舊民主主義思想所熏染，祇能在溫情的改良主義上進行民族解放工作的，就構成上層民族運動的基礎。他們沒有獨立的強大的民族資產階級作爲後盾。他們祇是一些自由主義的智識分子和小商人的集合。他們不是以階級爲背景來展開政治組織活動，他們是以個人爲中心來組織的。因之，他們的政治路線和策略都非常不明確，不穩固。但這兩者正也是印尼歷史的運命。

第三，也因爲印尼民族的構成相當複雜，地方主義的鬥爭也在其民族運動中出現。蘇門答臘的一部分民族運動會給沙帶曼的大爪哇主義予以批評❶，西里伯斯武吉斯人也反對爪哇人領導西里伯斯的民族運動❷。但這主要是荷蘭的地方分權政策分離民族統一的作用發生于印尼民族運動的領導幹部之間。所以，印尼民族運動不建築于廣大的工農羣衆之上，將沒有它統一的基礎。

❶ 見之於照美爾的雜文集。

❷ 見之於哈拉哈普的今日的印尼。

第四，就因爲印尼社會的市民階層，不過是廣大工農大衆之上突了出來的一個尖角，民族運動中的政治偏向，便也更明顯了。印尼共產黨，以及後來陳馬六甲和巴里明在國外活動的巴里黨，他們希望將社會革命在民族革命中一次完成。但他們沒有計算到：（一）任何殖民地革命如果在帝國主義世界體系沒有崩潰的時候，得不到帝國主義本國的無產階級及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社會革命是不可能勝利的。印尼不是外蒙，是非常明顯的。（二）印尼是國際帝國主義共同的殖民地，它的反帝任務幾乎是全面的。爲了加强鬥爭的力量，它不是印尼工農大衆單獨所能負担得了的。它還須帝國主義在東方一個民族中——例如中國與日本——被擊敗，或者與東方一切民族革命力量聯合起來才能擊破帝國主義聯合陣線，而這一工作的展開，又在于印尼境內各東方民族住民的聯合，爲它第一步爭取華僑資產階級的合作，仍舊爲印尼民族解放頭等重大的任務！然而印尼共產黨以至巴里黨卻過早地希望建立勞動人民共和國了。同樣，在以國民黨爲中心的印尼民族運動，一般是狹義民族主義運動。他們對舊民主主義的幻想非常之高，特別是他們的出發點建立于三種邏輯上：（一）民族精神，（二）民族欲望，（三）民族忠誠。●而不從改善人民生活的鬥爭中去展開運動。他們的綱領一般有它合理之處，但他們階級利益卻縮小他們行動的範圍，他們不會在階級基礎或職業單位中去組織羣衆，他們祇以文字宣傳及演說，去吸引羣衆，因之他們祇是一些小市民的結合。小市民的恐蘇與排華意識也就在行動上表現出來了。卽使在他們的政綱上還企望亞洲各民族的聯合。

● 見耶蘇納核辛的蘇加諾鬥爭史話（M. Yunan Nasution: Riwajah Ringkas Penghidoepan dan Perdjoengan IR. Soekarno.）

第五；在印尼左右兩派的民族運動中，對帝國主義本質理解都一樣薄弱。雖然左派方面不以蘇聯爲赤色帝國主義，但在右派的羣衆中特別受回教思想意識所支配的，一樣懷疑蘇聯、而在右派的民族運動中，反帝不過是反荷的同義語。他們在文字上，在宣傳上，都引日本帝國主義是他們的好朋友，而且他們對中國問題的看法，也認爲中國在東方應該與日本締結和平條約，西方則應聯絡德意。●所以在他們的政綱中，所謂聯合亞洲民族，就成爲日本大亞洲主義的基礎了。

總之，印尼民族爲荷蘭帝國主義殘酷剝削了三百五十年，他們的目光深深地被鎖在黑暗的地窖下，偶然見到的一些曙光，却又是帝國主義鏡子上反映過來的，這便使印尼民族運動有它一定的局限性了。

● 見之於亞美爾的雜文集。

第九章　日本統治後印尼社會的變質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發動了太平洋的戰爭。這戰爭的意義，在日本帝國主義方面說，要從向太平洋各民族的掠奪中來增强對中國作戰的力量，特別是在它戰時生產上，人民生活所需的生產被縮小而感到極大的缺乏，造成人民普遍的厭戰心理；對太平洋各民族物資的掠奪成爲它繼續戰爭的必要關鍵。但在太平洋的各民族方面說，是日本帝國主義首先粉碎了西方帝國主義的鎖索，使各民族革命力量得從中生長起來。太平洋各民族正確的反帝戰略必須堅定地站在反法西斯的一條陣線上，去加速動搖日本的統治，爭取民族的獨立解放，從有利于民族革命力量生長的條件上，採取特殊的方式，與日本帝國主義相配合。太平洋各民族的反法西斯鬥爭必須貫串反帝鬥爭的本質。但印尼民族運動的領導者很少把握到這點，他們和日本帝國主義採取全面合作的行動，他對于民族解放是真誠的。但他們沒有認識『帝國主義是垂死資本主義』這一個歷史的法則。他們在其歷史哲學上承認資本主義世界的永久與絕對，因之，他們也不明白『抓住帝國主義連環中最頑强的一節，用全力予以粉碎，然後便易于粉碎它的全環』這一個戰略的意識。他們祇被承認利用一個力量來打擊另一個力量，藉此來取得局部的勝利。他們甚至承認法西斯主義將是不會被打倒的。印度的甘地的估計和蘇加諾的觀點，正是如出一轍的。全面合作的結果：蘇加諾教育了他的人民起來爲民族解放而鬥爭，但也使印尼中上層領導者之間生活意識與行動上逐漸法西斯化了。這正也是印尼歷史所造成的狹義民族主義進一步的發展！

陳馬六甲在巴里中分析三年半以來，印尼社會情形的變化，有如下的話：

『日本將要離開印尼了。在這三年來日本軍事領導之下，印尼的變化是非常之大的。這是印尼歷史上，從來不會有過的變動。和平時期的帝國主義經濟（從印尼取來原料輸給宗主國，在印尼推銷宗主國的商品，在印尼投資）現在變作了戰時經濟。作爲輸出外國去的商品，如糖、樹膠、金雞納、咖啡、煤油、錫等等，現在被用于戰爭的需要上，有很多的生產被減少。如茶、咖啡、樹膠，因爲它不能輸出國外去了。但同時其他的生產被擴大，如鋼鐵、機器及藥品的生產；新的生產被建立起來了。如造船業。幾百萬的農民，被變成勞動工人，遣送到外地，或召集在整個的爪哇。幾乎沒有一個青年壯年能夠脫逃這種法令的束縛和工作。如參加工業及國防，如參加少年團、先鋒隊、保衛鄉土軍，補充海軍。同時，有很多小商人、書記、學生變成了老板、大商人、或投機商人。國家的高級官吏，以前屬于荷蘭人的，現在已移到印尼人手裏……這巨大的變化，並不是平時幾十年的變化，而是祗有三年半時間中的變化……』

這里他指出了，第一，生產基礎的變化。印尼應于戰時的需要，已經加強了工業化的程度。第二，是人民生活方式的變化；商業資產階級的抬頭，和人民武裝戰鬥組織的加强。而這一種變化，却正是今天反帝鬥爭的基礎。

但特別重要的却是生產關係的變化。日本推翻了荷蘭在印尼的統治，而將一切生產所有權放在日本軍政府的管理之下。日本投降以後，印尼的共和國成立了。共和國也就成爲這些生產企業的所有者，管理着了。印尼共和國的憲法上（三十三條）就被規定如下的原則：

『經濟組織建立于「共同一體」原則之上。重要生產機關有關國計民生的，由國家管理。土地、水道、自然的富源由國家管理，用以富裕人民的生活。』

他雖然還沒有完全提出重工業、礦場、遠洋貿易、遠洋航行、銀行國營、土地國有的明確口號，但已向這一方面推進了。這

一生產關係的變革，如果印尼共和國能貫澈其反帝的鬥爭，那將使印尼社會走上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的路。

其次，由于日本的戰時經濟採取所謂『現地主義』的這現地主義即是在任何一個區域要造成生產的自給自足的基礎，糧食增產運動普遍到各個區域，甚至在不能從事輸出生產的園坵中也以同一園坵的工人從事于糧食的增產，而成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而這在一種自給自足的各別經濟單位之上，如果能去除日本時代那交換的限制和高度的政府的掠取，那正是爲今日的印尼作了最好的反帝戰鬥的經濟堡壘。

再次，日本爲集中其自身的掠奪首先打擊到的是華僑資本。華僑的商業資本，在日本貿易統制下已一般的衰退了。雖然也還有不少的投機商人做了暴發戶。但華僑的生活水準是一般降低了。這使印尼與華僑民族間經濟的分野，不甚明顯起來；基本上，有助于兩民族的合作的，但歷史的積壓太重，民族間的矛盾還未能消除。在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的經濟現地主義；使印尼與日本合作的官吏，利用權力，投機走私，而成爲富翁。這幾乎成爲今天市民階級反對荷蘭的一種力量。

最後，由于日本要加強抵抗聯合國進攻的力量，不得不以僞獨立來相號召。因之，他又不能不追隨印尼人民獨立的要求，在政權上予以最大限度的開放，印尼人民的覺醒程度是大大的提高了。外國記者考察了遠東形勢以後，認爲日本在軍事上是失敗了，但在政治上獲得了勝利。印尼人民的覺醒程度也證明了這一個事實。

從以上這種生產上、經濟上、生活意識上的改變，却處處在顯示日本造成了印尼社會質的改變的條件，而有待于印尼人民自身去完成的，但我們還不能否認以下這樣的事實：

第一，由于日本軍事强迫勞役的結果，印尼的工農大衆已趨于除一付骨架外已沒有別的財產。他們連勞動力的再生產都成爲不可能了。又由于日本貿易的現地主義與生產品的高度掠奪，印尼的農村是一般地更敗退了。

第二，印尼人民從日本取得利益的是智識分子小商人。這造成今日印尼獨立鬥爭主要是市民階級爭取勝利的鬥爭。因而形成獨立鬥爭的展開與廣大工農生活的改善看作兩件不相關的事了。如果印尼獨立鬥爭不放在廣大工農生活與利益的保障上，那麼市民階級在獲得一定程度的利益的保障後，也很有可能向荷蘭妥協，而更進一步加强其對工農大衆的剝削的。

第十章　印尼獨立諸問題

第六節　印尼民族運動中的兩條路線

在荷蘭的統治時代，印尼的民族運動始終在抽搐症的狀態中，荷蘭對印尼民族運動表現爲三種態度。第一種，爲緩和印尼智識分子及上層分子的反抗，不時提出荷印政府的統治將逐漸移交印尼，首先成立地方議會，使封建階層和商人結合起來，鞏固地方政權。而荷蘭本國社會黨人又常常作些文章，批評荷印政府政策，表示開明。第二，對各政黨的活動多採監視態度，但對溫和派的政黨盡量爭取合作，如良鵠社，而對于擁有羣衆的政黨領袖，則予以拉攏，並使之內部分化，如回教聯盟。但第三，無論怎樣，如果一個政黨與羣衆密切接合時，那就無情予以打擊和屠殺。如對共產黨和國民黨。因之，自一九二九年再一次大檢舉後，印尼民族運動和羣衆組織運動就完全脫節了。而政黨一和羣衆分離，那內部的分裂也更明顯了。

一般有羣衆性的政黨，大都採取不合作的態度；但反帝國主義的口號除共產黨外，回教聯盟等是始終不敢提出來的。所有政黨都沒有自己明確的鬥爭綱領。共產黨最盛的時候，似乎也不會有計劃來進行鬥爭，特別在公開鬥爭與祕密鬥爭的配合上。史太林認爲過左的蘇維埃運動的理想，也祇是領導者一部分人這樣的認識，而事實上在鬥爭展開中，羣衆還是繼續印尼歷史的傳統，直覺地反抗帝國主義的暴政，蘇維埃的口號並不在羣衆中展開。但當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印尼共產黨領袖被放逐于國外的越來越多了。他們會在馬來亞、菲列濱及中國等地展開國外的活動。這時候，他們會

經發表了曼谷宣言，指示了印尼革命的理想和路線。據陳馬六甲在經濟計劃一冊小册子的序文中說：「同志們如果對于我的信仰還不很知道，請看一看我一九二四年寫的印尼共和國的要略（Naar De Repobilik Indoenesia）青年精神（Semangat Moeda）和羣衆行動在印尼，（Masse Akai In Indonesia）青年精神是在馬尼拉寫的，也在馬尼拉出版，羣衆行動是在新嘉坡寫和出版的：那時一九二六年的事情還沒有發生。那些小册子的主旨在解决共產黨應如何組織，對共產黨的追從者應如何陶冶，並以如何適當的行動與羣衆行動相配合。那明顯地是批評那些軍事行動的方式的。我是，負責印尼共產黨的活動的，而且還負責那時的遠東的一部分工作。我覺得職責所在，應該防止共產黨在敵人鼓動下跌倒，特別要使印尼共產黨在羣衆行動的正軌上，一直走下去。」這似乎表明他對那時印尼國內共產黨行動的不滿。而在一九二六年大革命失敗後，他和亞里明蘇巴加（Soebakat）泰明（Djamaloedin Tamin）組織了巴里黨，提出了廣泛的國際路線。這在印尼民族運動中算是有了一個較爲明確的政治鬥爭綱領了。但于那時的國際形勢與從實際行動上來培養印尼革命力量似乎走得太上前了，太上前便和羣衆脫節落了個空。

差不多在同一的時候，蘇加諾的國民黨也成立了。國民黨也和歷來的政黨不同，它扼要地規定了政治綱領，而且揭出了反帝國主義的口號。我們覺得這二條不同的路線，有加以介紹的必要。

國民黨的政治鬥爭出發點，我們說過是基于如下三個原則：從『民族精神』出發，針對『民族要求』，而歸向於『民族忠誠』。這顯然是市民階級的意識表現，基於唯心論哲學原理上的。但之後，工作綱領定出來了，分如下三部分：

第一部分：

一、加强民族理想與印尼的統一。

二、散佈有關於民族歷史和改革民族權利的智識。

三、與亞細亞各民族加强連繫。

四、掃除妨害自身的自由活動的自由，寫作的自由，及集社結會自由的障礙。

第二部分：

一、改進人民生活。

二、協助民族商業與國家手工業。

三、建立民族銀行和合作社，撲滅高利貸。

第三部分：

一、推進民族教育。

二、改善婦女地位。

三、指導同情印尼民族的移住民。

四、組織工會農會改進人民衛生，掃除抽吸鴉片及飲烈性的酒類的習慣。

這一種政綱在爭取民主自由與各民族聯合各點上，有它妥當性；但在第二部分，它所側重的止於商業與金融上的改革，而不注意工農大衆的基本要求，如廢除契約工人制、勞役制，及提倡農村合作、農業生產，這可見他針對的不是帝國主義，而是中國的商業資本，但中國商業資本高利貸的進行，是依附於帝國主義的剝削系統的。我們已在上面論印尼經濟結構中指出了。而這似乎不爲小市民階級國民黨領袖者所理解。

當國民黨運動展開的時候，帝國主義的鐵爪又向蘇加諾身上放下來了。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蘇氏被捕，判刑四年。他寫了一篇文字其中的 Incipit Vita Nona 意思是『自今以後我將改變我的生活』。當時在獄中一位朋友就懷疑他這種說法，便請問他的意思所在，他回答說：『不！這話沒有什麼意思，一個領袖決不能因判罪而有改變，我進獄時是一個領袖，出去後也還是一個領袖』。在這裏一件小事上可以看出小市民的意識的本質了。

蘇加諾在被捕審問的時候，他盡力辯明反帝不就是反荷，他雖然理解『帝國主義是一種學說，是一種觀念，是一種欲望，是一種力量，是一種組織，是一種運用政治勢力於別人國家或另一民族的經濟之上的東西……』但他力辨自己行動的合法。這裏充分表現了印尼小市民絕望的呼喊。

相反地，在陳馬六甲巴里的理想中放下了一個太過遠大的前景，而於當前的印尼反帝鬥爭獨特的任務被疏忽了。他們劃出亞細利亞的理想，以與世界大同的理想相配合，這是有其正確性的。他們的大同世界把世界劃分爲八個或九個的經濟單位，而亞細利亞熱帶區也成爲一個單位。這一個亞細利亞的聯邦，是無產階級國際共和國性質的。在這一共和國裏，祇有勞動者有選舉和被選舉權。勞動者是包括用頭腦勞動和用手勞動的。這個共和國並剝奪一切高利貸者、不工作的資本家、寄生階級的選舉權利。國家的生產與分配，由勞動者代表負担生活以互助平等爲基礎。印尼的民族鬥爭是針對這一個理想的，但這僅能說是一個理想，却不是現階段中實踐的步驟。

固然，印尼的獨立鬥爭，他也指出一些獨特的任務，那就是實現重工業國有的社會主義，生產與分配社會主義化，實行計劃經濟，建立勞動人民的政權，以人民意志爲最高的立法。

再次，他還指出在今天的鬥爭中，必須做到如下四件事：第一，各階層人民堅强團結。第二，貫澈百分之百的獨立。第三，不

使外國資本阻礙印尼工業的發展。第四，經濟由國家計劃管理進行。反對建立資本主義印尼共和國的一切企圖。

但理論原則的實現，必須把握實際情形的每一步發展，來改變它的策略；而擴大的理想的宣傳，每使實際鬥爭脫離現實的發展的客觀規律。在今天民族獨立鬥爭中，過分强調巴里黨的理想，正也是一種偏向。如果我們把國民黨和巴里黨的策略路線看來，那是兩種分明不同的路線。前者是單純的民族解放，以建立印尼資本主義社會爲目標的，後者是國際革命的路線，而以建立印尼社會主義社會爲目標的。這兩條路線分明的對立，實際上是削弱了印尼革命的力量的。

第二節　民族運動偏向的發展

我們已經說過，不論從印尼的人民經濟構成，文化思想的積蓄，以及荷蘭的高壓政策各方面來看，都容易使印尼民族運動走上狹義的民族主義的路。他們沒有理解被壓迫民族解放問題，在以整個資本主義的統治規模來說，它是階級壓迫的問題；因之，民族問題必須依從於階級問題。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則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印尼的民族運動中受土耳其的影響極大，而且以土耳其的革命爲他理想的，等到印尼民族解放必須與其他民族聯合的時候，他們就非常容易地走上大東亞主義了。將階級壓迫的事實，轉化爲西方民族壓迫東方民族的問題了。日本在這一方面取得了印尼若干民族運動者的信任，即使印尼的人民在日本法西斯軍事壓迫下被屠殺，被餓死，而印尼的人民領袖却依然說着同生共死的一套理論。

在這裏，今日被看作是左派的領袖蘇巴佐（Soebadja）這第一次內閣的外交部長的演詞，和蘇加諾的演說是很可以對照來看的。

蘇巴佐在日軍登陸後六個月的紀念日中作過如下的演說.

『日本軍到印尼來，我印尼人民是看出一個解放的機會的。他們同意日本，首先是因爲他們反對荷蘭。

『荷蘭的殖民政府是非常可恨的。

『人們相信祇有日本能夠把亞洲國家一個個的從西方帝國主義的網羅下解放出來.

『這一象徵就是「亞細亞是爲亞細亞民族」的口號已使印尼的人民的精神燃燒起來了.

『印尼人民明白這情形，在戰爭的現在需要貢獻力量。

『而印尼人民更相信政府將會採取更實明的步驟，爭取東亞共榮圈理想的實現，使人民更相信亞細亞是爲亞細亞民族的。』

在蘇加諾則認爲『荷蘭的自由政策不過是一種欺騙，』它是一種分裂印尼民族統一的欺騙政策。他指出日本的政策和荷蘭的不同:

『從前，不論那個時候，統一是被消除了。人民被分離開來，相互搗亂，其中有幾十個政黨，而現在由政府指導統一爲一體了。

『從前，人民的精力被消滅於相互不斷的衝突上，現在人民的精力已經集中在一個黨的廚房了。——一個信仰，一個欲望，一個隊伍，一個生命!』

在日本懷柔政策下，印尼智識分子和領袖們很少能理解反法西斯的理論。印尼的共產黨直到荷蘭撤退全印尼時，也沒有從利古島放回來，個別的共產黨員的活動，却不能展開積極的反法西斯鬥爭。印尼反法西斯鬥爭在三種勢力配合下

個別地曾出現過。其一，是華僑青年的反日本法西斯的愛國行動，配合了印尼部分親荷反日的及有反法西斯認識的分子展開了鬥爭；這就是西婆羅洲的暴動。他們曾有計劃地以一部分人與日本合作，一部分人則進行地下反日的工作。其次是人民直接的反暴政鬥爭；那如亞齊人民的抗租鬥爭。亞齊人當日本攻下馬來亞的時候，曾經前去邀請日本來擊退荷軍的。但當日本統治了印尼三個月後，亞齊人民首先揭起反抗火炬，若干地方曾經與日軍展開武裝衝突。此外，如白里泰爾（Blitar）的人民反抗，也非常劇烈，暴動的領導者為梭普里第(Soepriadi)。第三，是荷蘭部分的散兵和安汶兵的個別反抗行動。在蘇島的哥德張宜山苞，他們曾經有過一個時期的游擊，但立刻被消滅了。此外，祇有一二個個別領袖不願與日本合作時，曾被捕下獄，如夏里夫亭和岸尼。

但印尼人民因反日本法西斯暴政而被屠殺的，即在婆羅洲已有二萬人。被徵調的勞工因饑餓病疾而死的，怕有二百萬人❶。這裏可以看出一個事實，祇有印尼人民自己是知道怎樣來反抗一切帝國主義的，而印尼的民族運動的領袖却往往離開了印尼人民的立場。

印尼的民族運動的領袖，迫切地要求民族的解放，或者是有意想從日本手中去找出一個解放的機會，並在日本的加強軍備中，去增強自己民族的軍事力量，準備為未來展開反帝鬥爭；或者認為日本法西斯有足夠力量能為東亞民族解放的。他們在日本一連串的傀儡劇中，他們便喊出『同生共死』的口號來了。而日本呢，也每在聯軍反攻加緊一步的時候，便對遠東民族作一次政治上的解放運動。一九四三年二月五日對印度鮑斯臨時政府的承認，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緬甸的

❶ 見魯比絲作的 Imperialisme dan pergerakan di Indonesia.

獨立，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菲列濱的獨立，同時又允許印尼馬來亞人民有參政權。在大東亞會議上發展太平洋憲章，來對抗邱吉爾的大西洋憲章。直到一九四四年九月七日小磯內閣又宣佈印尼準備獨立，這時印尼的領袖和人民漸漸一致，趨向於『獨立』鬥爭的目標了。在這時印尼的人民已經知道日本將不能再支持他們準備着未來的鬥爭，而領袖們却也進行一切獨立的準備，然而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佈投降後，印尼領袖蘇加諾廣播，在國際新形勢之下，印尼民族運動應採取新的方向了。印尼國民黨訓令所屬黨部有主要三點：鞏固青年組織並加以教育救濟戰後災黎，設立國民商業銀行，而特別指令印尼人民暫時保持沉默。鎮定！鎮定！大概也是三個鎮定吧！

但印尼人民並不能如領袖們所希望，他們認爲日本帝國主義倒了，而以聯合國名義而來的英國和荷蘭是必然要恢復印尼爲殖民地的。他們作爲領袖們的動力，而展開獨立鬥爭的旗幟了。巴里小册子中有這樣一段話：

『二個多月前，蘇加爾打宣言已經分析了對全世界及印尼政治、經濟、社會動態，並給以估計。這個分析是處在一切變動和動盪不定的時期。一方面是投降了的日本帝國主義在準備撤退，另一方面是掛着聯合國假面具的英荷帝國主義尚未侵印尼，將進行其爲世界人所共知的陰謀。正當那時候印度尼西亞領袖們，那些歷來做日本天皇帝國主義的同盟者的他們，無疑是在動搖；因爲他們預料中的『必勝』和『八紘一宇』政治之日印統一戰線，已完全失敗了。在將來，我們要感謝印尼的青年們，因爲他們才是眞正在八月十七日創造了印尼共和國的，正當印尼大領袖們在等待未爲「玉碎」」卽應「屈膝」的「東京命令」的時候，印尼青年卽推動印尼大領袖們宣佈了印尼獨立的眞正意義以及有自已主權的獨立共和國。』

蘇加諾是在爪哇青年甚至於以暴動相威脅而宣布獨立的，這眞是印尼人民眞正的意志和要求。而卽以印尼憲法公

布的日子追認爲獨立紀念日子。

但印尼的憲法却是在日本準備獨立時期訂立的，所謂國民委員會也是那時獨立準備委員會。印尼宣布了獨立以後，印尼人民首先進行肅奸鬥爭。那就是對親荷派安汶兵的進攻，其次各地自動地繳了日軍的械，這鬥爭一時引起了印尼社會的騷動。二个月後印尼內閣總理沙里爾即起草了一册我們的鬥爭警告印尼青年。

他在那册小書中，首先指出當前印尼社會的騷動，那是受了日本法西斯的鼓動，而這將使印尼的獨立失却國際的同情：『在我們國家裏這一種騷擾，不僅使資本家担憂，而且使全世界工人也担憂資本家們是渴望我國回復和平以後，他們放下的資本能得到收穫，工人們担憂這行動是全世界所知道的法西斯殘暴記號……』其次他指示青年要爭取世界資本家的同情：『資本家們將估量我們的鬥爭，沒有別的就是計算他的盈虧，如果他們不斷本他們會中立；如果賺錢，他們會同情；如果斷本；他們會反對；如果他判斷是一定斷本了，他們將以一切力量來反對我們。他們將以干涉軍來保衛資本。』再次，他認爲世界資本主義的削弱如何，還不能予以估計，但認爲還足夠强大『延長其健全的生命。』世界經濟損失是巨大的，也許會引起激烈的政治鬥爭，工人階級爲改造資本主義社會使成爲社會主義社會；這鬥爭將要加速。但相反的，舊組織還是要尋取一切方法增强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地位。『我們是生活在最後決定將是那一種制度從而決定人類運命的時代，這是說或者是新的帝國主義，或者是社會主義。』這兩方面鬥爭將要繼續下去，『我們將經受政治危機，一直下去；可能在經濟衰落之中而引起鬥爭和新世界戰爭。』再次，他認爲印尼的獨立，專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夠的。要看其他民族的力量如何。再次，他認印尼的殖民地社會，是帝國主義以合理的近代化（Ratio-modern）和封建主義結合起來的東西，而這些封建勢力，他認爲是存在鄉村中。所以今天印尼的革命和法國革命有點相同，固然在經濟關係上將有分別。因爲印尼

革命是要結束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但「我們社會革命的色彩，是在我們革命內部有可能趨向社會革命，但首先要看國際的情形及其可能性。主觀上，我們的社會革命是很容易解決而且深入的，但客觀上這可能性將要延長，一切需要看世界情形的改變。」最後他結論：『我們所處的是資本主義的世界，還着我們要注意不使這資本主義世界來敵視我們，要是打開我國的國門，使他們有經營資本的可能，而予以限制，那麼我們人民的安全將不會遭受干涉了。』

這一切就是沙里爾今天尼印獨立鬥爭的根據。不信資本主義世界的必然沒落，不信任印尼人民的鬥爭力量，並抹殺印尼人民反帝的基本要求，而祇歸因於日本人的挑唆，更不相信印尼自身經濟足以大大的增強和改造，而相反地對於帝國主義力量予以過分强大的估計。這就是自視爲社會主義者沙里爾的紳士風度，和自稱爲『現實主義政治』的方針。

在相反的方面，陳馬六甲是一個代表。他提出社會主義革命的口號，堅持反對帝國主義，他要建立戰爭經濟基礎。在和帝國主義鬥爭的時候，計劃經濟是無法實施的。他在戰略 (moest ehat) 一書裏，分析了九點：第一，地理條件是有利的，印尼的土地生產力量非常强大，一年之間有六个月雨將軍把門，印尼人民生活建築在農村，而不在於城市。第二，國際形勢是於印尼有利的。第三，印尼可以動員一千四百萬人來對付敵人大量動員的七百萬。印尼人口衆多，足以抗戰。祇要印尼能展開游擊戰爭，會使敵疲於奔命。第四，印尼人民是忠於獨立鬥爭的。如果在共同鬥爭中，民族的忠誠將更能提高。第五，軍事已在日本時有初步的訓練，軍械也能部分的製造。第六，戰爭中的智慧，印尼人在幾次戰爭中已表現了出來。而第七，紀律，第八，團結與統一，第九，組織，那更賴於主觀努力。他認爲紀律是上下共同遵守的問題，力量的統一因島嶼的分離成爲事實上的困難，但如果有共同的計劃，以爪哇爲中心，播擊出去，是不難統一的。但今天統一的困難在於相互間的猜疑，去除猜疑，尤在於組織的嚴密。在組織方面他認爲要建一个大的政黨，並宣佈重工業國有。再由這大政黨領導一个人民鬥爭本部。在這鬥

爭本部中實行社會主義生活。人民鬥爭本部的綱領，有如下：（一）建立鬥爭政府，由人民鬥爭隊伍產生。（二）建立人民軍隊。（三）分給貧農以土地。（四）工人參加管理生產。（五）計劃鬥爭經濟。（六）驅逐外國軍隊。（七）繳除日本軍械。總之，陳馬六甲是堅持抗戰到底的。而這一戰略的小册子則是他在泗水時（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日出版）寫的，如果把這意見和沙里爾一比較，那就顯出其間距離之遠了。

據耶明的記載，泗水慈加爾答和三寶壟的鬥爭，是在陳馬六甲協助下展開的。到了二月之間，印尼的人民統一戰線在波爾華加爾托成立了。這在陳馬六甲也許就是人民鬥爭本部的計劃之一吧。由於這統一戰線的成立，最低政治綱領的提出：印尼政府與人民及政黨之間的分裂便發生了。

人民統一戰線的七條政綱是這樣的：

一、談判應以外國軍隊離開印尼土地及領海並承認百分之百的獨立為條件。
二、人民的政府。
三、人民的軍隊。
四、解除日本武裝。
五、管理聯合國戰俘。
六、接管農場並經營農業生產。
七、接管工廠並經營工業生產。

但此中接管農場工廠主要似對荷蘭。在他人民統一戰線大會上，他有過這樣的話：「我們應該幫助鬥爭的公民，因為

他担心着他們祖國的獨立會碰到嚴重的危機，荷蘭如果再滿載武裝而來，這意義就是以戰爭來反對我們，是不宜而戰。如果荷蘭來時不以武裝那麽它將可以基於協議得到它部分的財產。但如果荷蘭再以侵略的方法來到這國土，這結果他將不能得一點兒財產。」㊀

這一最低綱領提出後，使沙里爾內閣不得不辭職了。辭職便是對這些政綱的拒絕。印尼內部發生了裂痕，到蘇加諾再任沙里爾組閣時，政府方面起草五條最低綱領和人民陣線相對抗。一、以承認印尼共和政府爲談判原則。二、準備在軍事社會或經濟上保衞印尼共和政府。三、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一致民主化。四、盡力促進生產，公平配給糧食及衣服。五、重要工業由政府統制。

這兩個綱領顯然表現了二種路線，同樣也是從二種階級意識對世界歷史不同的看法上出發的。第一，接管敵人工廠農場，改成爲重要農工業由政府統制；這便表示政府不敢首先取帝國主義的掠奪物轉變爲印尼國家財產。第二，解除日軍武裝，管理聯合國戰俘，可作爲談判的後盾的武器的，政府却一件也不敢使用。第三，政府人民化，軍隊人民化，這是反帝鬥爭持久戰的計劃和步驟，而後者却以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一致民主化作爲對案。前一綱領是從堅決反帝，廣泛動員人民抗戰的立場上出發，而後一綱領則處處表示準備妥協準備退讓。但通過這二個綱領最基本的不同點，則是在反帝鬥爭中印尼內部還是首先予以經濟的社會主義化呢？或者迎向資本主義的道路？這是印尼革命性質問題，而在政府方面却未予以

㊀ 見之於耶明所著：陳馬六甲——印尼共和國的先驅。此間所譯與外間所傳者不同。

㊁ 英文自由印尼之聲二月號。

注意的。

沙里爾重組內閣後，談判積極進行了。據觀察過報外交記者的紀載是這樣的：『關於承認爪哇共和政府問題，將於下星期一日在海牙開始舉行之談判中討論之。共和政府方面爲答謝該項承認之惠，乃允許外資無限制之投入。卡爾特使將參加塞摩漢樊穆克博士與印尼三代表談判。荷方建議中關於荷蘭王國憲法及印尼方面提案。經過前此談判，雙方已漸接近。惟距完全同意尚遠。至於爪哇與荷蘭將來的關係所提出各條件，係沙里爾和樊穆克談判，並得卡爾特使之協助，獲得一種妥協之結果。該協定第一條，即表示制定令人滿意之特別憲法。爪哇將成爲荷蘭王國內印尼聯邦中之爪哇獨立政府。印尼聯邦包括婆羅洲，西里伯斯，摩鹿加羣島及以前荷屬新幾尼亞。爪哇共和政府主權倘得到荷蘭政府承認，爪哇民族即保持與荷蘭王國關係。質言之，即爪哇承認荷蘭王國之保護權；反之，荷蘭政府承認共和政府主權。此自治政府憲法僅與愛爾蘭在英帝國範圍內，對內對外地位相類。荷蘭王國政府由一個最高內閣統制之。該最高內閣之任務有限，一切具有特殊性政務，由其他機關執行之最高內閣等於荷蘭王國樞密院，處理荷蘭印尼蘇里南及庫拉騷四聯邦政府。該項建議類似一種草案，將加入其他特別提案之已獲得雙方同意者。此種臨時協定爲海牙與吧城協定之前奏，後者除討論聯合國防問題外，兼涉及印尼方面承認荷蘭在爪哇仍保持財政大權。荷蘭依然確保經濟及財政勢力。內政上仍任用荷蘭人充官吏，爪哇共和政府之國防及外交，（在若干年內），由聯邦政府主持，設立外交機關，共同研究對外政策。在實際上於若干時間內，荷蘭依然統籌外交政策。僅有少數印尼人任西方外交職務。協定中之第三部份係關於經濟關係，其最重要之一點，即印尼聯邦不能拒絕外資之投入荷政府擬在此人口益增加，銷場益廣之地區投入荷資。印尼溫和派已接受荷資之投入。財政上之另一要點；印尼須担負一九四二年以前荷印政府所借之債。

改組荷蘭王國方案離完備尚遠，將提交海牙政府，並非已確定之方案，不過關一條獲得協定之路，許多問題與荷蘭最初建議相同。不過有三要點相異：（一）在談判前所規定者，在印尼主權未被承認前有一個甚長之過渡時期，在談判後，所定必需之過渡時期甚短，爪哇共和政府便得完全獨立。（二）荷蘭政府在印尼憲法之下，無固定的權力，不過依協定有數種權力（三）沙里爾氏在吧城談判達到其主張，關於外交由吧城與海牙共同監督下進行，至於國防之合作，須確定一個時期。」

在這一談判中，不但沒有依照五條最低綱領去迎接資本主義的前途，而且仍舊恢復印尼為荷蘭殖民地了。在外資無限制輸入之下，印尼民族要求得到解放，那是一種夢想。

但據印尼政府方面的公布，印尼提出四條建議如下：

一、承認爪哇馬都拉與蘇門答臘事實政府。

二、印尼政府與荷蘭訂結一臨時協定，放下武裝，停止戰鬥，共同建立印尼各島聯絡關係。

三、在荷印問題未獲解決以前，兩國在平等地位上共同管理工作。

四、在國際組織領導下，三年之間進行選舉；依照大西洋憲章原則解決未加入於印尼政府或不願加入及不肯解放之各島領土問題。

而這一提議被荷蘭拒絕了。荷蘭不願將蘇島包括在印尼事實政府之內。樊穆克帶了荷蘭建議而來，沙里爾準備接受，蘇加諾表示反對。於是發生了沙里爾被共和軍及牛頭黨所綁架的事件。蘇加諾即刻集中政權於一身，國防部長宣布沙里爾事件為業已被捕之陳馬六甲等所主使和策略，而印尼內部的紛爭也日益激烈了。

在這裏問題的中心，在於堅持反帝與否。『以抗日求統一，以統一求勝利』這是中國民族解放歷史法則。印尼內部的

統一與分裂正也是同一個法則的運用，如果印尼要堅持抗戰，那麼經濟上的社會政策便不能不予執行。事實上今天的印尼政府已將農場工廠接管，由這些農場的生產品——如樹膠、白糖之類——去換取印尼人民所需要的布疋，並來支持抗戰經濟的基礎。印尼政府的左傾偏向，不但沒有它社會的階級基礎，而且也是和歷史法則違背的。在印尼那人民的力量決不容帝國主義者和左傾的政府當局所忽視，這在我們歷史考察中已經可以看出來了。然而左傾的革命的浪漫主義一樣須在印尼人民的鬥爭行動中校正過來。但印尼今天主要的危機是政府的右傾而不是左傾。

第三節　印尼革命性質問題

在今天印尼反帝鬥爭中，人民方面要實行社會主義的口號，提得非常之高。不論在演講上文字上，各政黨的代表們總這樣叫喊着。二月裏吉里汶事變，共產黨領袖約沙夫被捕了，印尼共產黨再行改組發表宣言，認爲印尼共產黨在今天要支持政府，完成民族革命，但印尼共產黨之基本任務是由無產階級專政實行社會主義。

在社會黨領袖沙里爾和沙里夫亭之間也有不同的見解。沙里爾認爲印尼革命爲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但今天却走不通。沙里夫亭極力主張政府應集中權力，提出軍隊至上、政府至上、和領袖至上的口號。雷厲風行的將左派領袖予以逮捕，也出於沙里夫亭之手。

國民黨一方面如蘇南州長加岸，蘇島省宣傳部長亞第尼格雞氏則認爲印尼要實行社會主義必須經過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相反地，在爪哇的回教政黨却支持實行社會主義的主張也不少。

但印尼的革命性質決不能僅僅依據於各階級人民主觀的願望，應該依據客觀的條件。我們已經在上面把印尼社會

予以分析了，現在我們再總結起來，印尼革命的客觀條件是什麼呢？

第一，印尼今天革命是面臨着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崩潰的時候，荷蘭帝國主義力量絕對削弱的時候，社會主義的勢力已大大地伸張的時候，中國新民主主義及人民革命力量正在日趨抬頭，將要壓倒反動派帝國主義的附庸們的勢力的時候，遠東及近東民族革命日趨發展的時候，原子力生產將要在社會主義國家發揮出否定世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時候，以美國為中心的資本主義的獨佔世界企圖無法進行，而美國本國已面臨到不能解決其馬上將要襲來的資本主義的矛盾的時候——這時候不同於一九二七年以前，社會主義還被資本主義所包圍的時候，這時候，已是世界社會主義將要作廣域的發展，而在不同的程度上在不同的國度裏推進到社會主義的建設，或準備着有可能推進到社會主義的建設的基本條件的時候。今天印尼革命就是面臨到這樣的一個歷史時期。

第二，在印尼土地是國有的，封建領主的私領地，在總比例上成分不大。封建主義是建築在土地佔有關係上；而若干封建主私領地是在和帝國主義訂約下獲得共同社會的村有地，依然占很大勢力，農民的集體勞動生產方式依然流行着。印尼革命中土地革命的意義佔極少部分。反帝的任務的完成也就完成了反封建的任務。反帝與反封建的任務是融合成為一個了。因此在印尼的民族民主革命中間也就擴大了社會革命的性質了。

第三，印尼的資本主義生產基礎已經存在，大農場的生產，礦場的生產以及若干部分的重工業生產，也是存在的。如果以大農場生產礦場生產以及工業生產和小農生產結合起來，來作為抗戰經濟的基礎，待時持久，坐困帝國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發，這於印尼民族解放是一個有利的條件。

第四，印尼社會中沒有強大的資產階級，日本時代新興的小資產階級為今日政府的構成分子，但他們利益主要建築

在商業的基礎上他們的力量如果不能與帝國主義相結合，無法作為領導廣大工農階級的力量；而在他們要求印尼獨立的目標下，他們祇有依從工農大衆的要求。可作為印尼資產階級的是華僑資本家，華僑資本在日本時代已經衰退了，印尼自然不能放棄這一部分資本的運用。

第五、印尼最大的困難便是資本的缺乏。但資本的流通依賴於健全金融制度的建立。金融制度的健全依賴於生產的富裕。貨幣作為流通資本及生產資本全在於生產基礎如何。在大農場、鑛場、生產國有條件下，生產物就是貨幣的担保品。而印尼農場鑛場生產物是帝國主義急切所需要的，利用帝國主義的矛盾[一]這些生產物很可能換得外匯。而華僑商業資本也在其中起穩定印尼貨幣的作用，印尼將不會缺少資本。

第六、特別還應該指出的由於印尼人民經濟一般的貧困，共同社會的意識相當濃厚，私有社會的思想意識並不強大，而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意識上的武器，是自然地存在的。它決不如有很强烈的私有觀念的中國農民一樣。

從以上各點看，要在印尼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是具有相當優良的條件的。但我們不能說這一前途沒有相當阻礙。

第一、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未除，國際帝國主義的壓力依然强大。

第二、人民的文化水準低落，一般地認識現實與眞理的能力不高，辨別領導者的眞偽是非以及革命的策略路線正確與否的能力也一般地低下。

第三、工農革命政黨力量衰弱，有組織的工農團體基礎沒有確立，人民原始性的反抗意識成為反帝鬥爭的障礙。

[一] 英國為要獲得蘇島樹膠，反對荷蘭海口封鎖；美國為要獲得蘇南煤油，已派代表直接與蘇南州長接洽。

第四狹義民族主義觀點極爲普遍〔一〕回教文化思想的狹隘性阻止正確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辯證唯物論——的發展，一般自由思想者拘於形式邏輯的觀點，不敢自主的發動革命力量。

第五、地方主義的觀點及爲帝國主義和日本法西斯時代所訓練出來的小官吏和小商人的貪污舞弊積習極濃，（自然是限於城市居民的一部分）。

第六、領袖中個人英雄主義以及小資產階級動搖不定的浪漫性極濃。

這些主觀的缺點，有的是主要的，有的是容易克服的，問題仍舊歸結到印尼是否能堅持反帝，按照印尼人民過去鬥爭的歷史，今日印尼一部分領袖要出賣反帝的偉大事業，除借用帝國主義的武力來屠殺人民外，是不大可能的。

但我們還必須加以說明這里印尼領袖所謂『社會主義革命』是以蘇聯初期的『新經濟政策』爲其模範的，例如巴里在保衛獨立的印尼一節云：

『第三、不能使外國資本阻礙印尼企業之發展。如果外國資本還可以租賃印尼土地與管轄印尼原料品，那麼這種情形必然發生。不論有怎樣好的計劃，並如何按照計劃去實行，如果外國通過其在印尼的資本就能影響我們的生產與分配，而好的計劃就將遭遇擱淺。我們歡迎我們生產品與外國機器交換，但生產的土地與分配必須由印尼國家管理。如果生產與分配放在沒有國際眼光和經驗，而又不顧人民大衆的需要的一二資本家之手，則不久經濟以至於政治都會落在外國人的手裏。印尼資本如果完全信任印尼資本家，則印尼將馬上成爲帝國主義的足球，比之戰前的

〔一〕在沙里爾我們的鬥爭中特別强調地指出這一點，但他是作爲迎接國際資本而予狹義民族主義以批判的。

南美與中國更協可以說是印尼的幸運，到今日爲止印尼人民之間還沒有足以影響國家政治方針的強大的資產階級。獨立的印尼不難領導當地人民走上集體主義的行列，並有規則的規定財產權利，生產，分配，生產，薪給和生活互助的經濟計劃。」

這裏就不否定私有財產，但要限制外國資本，特別它對於中國與印尼須以華僑資本爲橋梁而聯結起來，是他們在爭取國際援助的一點上所強調的。『印尼不怕華僑資本流入中國，如果中國需要在印尼的華僑資本，而印尼將因這資本從印尼移向中國得到幸福因爲這便可使印尼和新中國大部分的經驗和重要事物相接合在一起了。中國與印尼共同要助便能使雙方採取有利的步驟。』在這裏，對華僑資本的尊重是分明地指示了的。

至於社會主義經濟計劃之執行，陳馬六甲認爲那是在獨立有了保障以後，在戰時經濟計劃中，他提出五個要點：

一、增加生產糧食，分配糧食。

二、建立紡織廠，分配紡織品。

三、建立共同宿舍於安全區，準備城市人民之移居。

四、訂定物品貿易規則。

五、構通國外的貿易。

總之，從印尼客觀條件上，印尼要走向社會主義的革命，是比中國更簡捷的。如果在今天印尼反帝鬥爭中，能以一切社會政策來保障人民生活，那麼印尼的獨立是完全有希望的。而在抗戰期間印尼經濟上社會政策之實施，也就是將來印尼社會主義實現的基礎。

但這裏之所謂社會主義，卻是『社會主義之經濟因素和資本主義之經濟因素』同樣存在，在主要生產工具國有的條件下，再轉到社會主義經濟之確立的。從這意義上說，也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了。不過新民主主義的名詞，不爲印尼人所習用與理解，他們依然以社會主義來概括他們的機會。

但在印尼政府方面，對於印尼經濟計劃又採取不同的觀點。如果讓我們把哈達所寫的未來的印尼經濟問題一書扼要摘出來，那是這樣的：

一、將小農生產建立在合作制上，以互助爲原則。

二、工業生產，歡迎合作投資。

三、對外國資本之農場與以合理解決，歡迎外資合作生產。

四從事農業的工人，可自已集合建立合作農場，對政府負責。

五、修整交通工具暢通貿易。

六建立移植制度，仍以合作方式將人口過密島上居民，集體移至稀少處。

七、建立合理配給制度。

在這裏，主要在活動私人少許資本以合作方式增加生產，並歡迎外資與印尼國家資本之合作，藉此以培養富農，增殖商業資本，擴大印尼民族資本，這樣的目的和作用是非常明顯的，這便和前者以帝國主義生產基礎轉化爲國家資本從而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的觀點是不同的。據我們的考察，印尼如果沒有帝國主義生產基礎作爲國家資本，則以印尼人民小數資本結成聯合戰線，所謂合作制，以與外國資本相抵抗，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哈達對於印尼社會的認識，特別強調私有制的事實，這正和沙里佛對於印尼社會的認識特別強調鄉村的封建勢力一樣。這裏便顯示了他們資產階級的意識之所在了。當時蘇聯代表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印尼問題時，沙里佛表示驚奇不置，認爲蘇聯與印尼相距太遠，似乎沒有加以關心的必要。而當由英國作牽線人的荷印談判遭失敗以後，沙里佛仍舊不願將印尼問題提向聯合國去，印尼政府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妄想和依依不捨之情，那是脫離了印尼人民的要求的。

印尼將往那裏去呢？現在似乎還站在岐路上，我相信：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將會使印尼革命走上一條正確的道路，而且爲了保衛中國民主革命，印尼正是中國打擊國際侵略資本進攻的前哨。中國的民主戰士不能不注意印尼問題，因爲印尼的華僑資本，如果能作爲中國的工業資本而出現，它在中國可以削弱侵略資本的勢力，從而也將給予官僚資本以壓力。而中國在以民族私人資本與國家資本共同建設過程中，這就必然加強中國與印尼經濟的連系，使印尼加強其內部經濟的反帝力量。要不然，華僑資本如果僅以商業活動與家匯，和中國相聯系，則祇有作侵略資本與官僚資本的後援，那於中國和印尼是兩蒙其害的。但中國與印尼兩民族間的理解，尤賴於兩民族文化的交流。

在這裏，作者不過盡一次介紹的責任。